

萬載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上

表

謝封康樂侯表

宋 謝靈運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大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迺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復纘，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表

一

澤洽往德，恩覃來允，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庭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采謝康樂集補

奏疏

劾石亨疏

明侍郎 郭 瑾 邑進士

謹奏為糾劾事。臣忝司刑，不容縱奸，竊照武清公石亨者，起自布衣，遭逢盛世，托以股肱，授以兵柄，第宅富擬於王宮，金帛疊出於內帑，寵榮罕比際遇，非常為石亨者，正宜披肝摅

膽竭尺寸之微勞委身忘家圖萬一之補報豈期本官貌若謙恭而心實狡詐言似忠懇而行實乖違賄賂之門大開奔競之風盛起無功之人妄報有功而當陞無才之徒僞舉有才而可用子姪食祿者數十餘人親隸居官者百千餘輩布列要路擠排善良中外寒心縉紳側目潛構指揮鄒叔彝來私宅而講論天文擅差指揮盧昭往河南而辦理家事差人出入邊關而不敢阻擋用勢占種官田而莫敢誰何與販木植於山西而貪得無厭寄養馬騾於邊衛而擾害多端罪惡貫盈法典難宥若朝廷不加斧鉞之誅則奸臣益肆跋扈之心臣亦不忍同朝而坐視其奸也伏望皇上處以大公斷以懲奸欺則臣民幸甚天下幸甚

按雷禮明列卿傳有司寇本傳並載官給諫時條陳六事較諸採訪所錄尤足傳信當時辛少宰從益從京借抄寄局不知竟落誰手故仍存此

請籌兵餉疏

明巡按周燦進士

題爲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却敵外無救援內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被武昌在

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剝膚矣此時急作門庭之計上自  
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  
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  
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爲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  
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寧但西江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  
則祁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西江卽所以守閩粵守  
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一萬分布萍鄉萬載  
永新三路統以遊擊二員不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角  
犄互壯聲援賊往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  
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

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湊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  
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  
總爲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  
爲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爲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爲有用亦不  
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吸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  
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  
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准臣等所奏或募或  
調湊兵一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  
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二員一切廩餼  
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額容臣等與地方

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采府志

敬陳聞見疏

時官河南道御史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為敬陳聞見仰祈

聖鑒事竊維州縣為親民之官官廉明則政清而民服我

皇上肅清吏治慎簡賢良凡方面大員固多奉法兢兢潔已率屬

而州縣每有不能嚴防吏役勉飭清操者

臣籍隸江西職忝

言官謹就告養回籍後見聞所及敬為我

聖主陳之 一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宜禁也查書吏中惟庫吏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四

與官親近錢糧多經其手凡官未到任以前駐省既久資用必乏輒有結吏貨與多金先行結納官感其惠到任後即令承充庫吏從此有求必應招權納賄難保其無所有一切詭法侵帑情弊必由於此 一差役橫挐平民宜懲也查州縣中有差役串商家人出票挐人私押班房者往往並無原告祇係差役捏名報賄而所挐數十人多係農人力耕起家並不解賄或乘農忙之際或當除夕之前沿村訛詐強取穀石牲畜充伊飯費及僱轎之費甚至生員亦被毆辱又有因路斃無名男子即借命案為名妄挐平民輒逾數里及十里外凡小民殷實之家指為鄰佑管押取錢者此等均宜痛懲

一保甲捕緝宜整頓也查保甲以稽察奸宄捕緝以嚴緝盜賊二者相爲表裏今州縣各鄉設有保正並不挨查煙戶至有豪猾窩藏竊匪往往農民夜失牛隻曉尋踪跡輒在其家而窩戶公然苛勒事主贖錢始還原贓者鄰里畏懼不敢舉發互相容隱保甲之廢可想至於捕役一項臣回籍十年每聞各村莊屢有被竊之案並不聞有緝獲追贓之事而捕役多鮮衣肥澤其爲叅賊縱弛可知一大員過境供應宜省也查督撫司道俸入優厚旅費一切諒能自給原不必州縣供應今州縣於他省大員過境沿途皆有傳片知會遞辦供應至大員之家眷人等分作二三次到者州縣亦一體供給

取媚他境如此其在本省管轄上司尤不待言一衙署不宜攜帶多人也查大小官員簞簞白飭均宜儉以養廉若食指繁多焉能成儉今州縣署中家眷官親幕友家丁廚役人等竟有多至八九十人及百數人者養廉所入焉能供給若非侵挪庫項必係濫取於民一家丁挈眷外駐非宜也查外省各員隨帶家丁原宜在署服役今州縣中有聽家丁在民間租房娶妻并久住者迎親之日宴席盛設至有紳士希其輿援書寫對聯具送賀儀并挈伴冠服往賀殊爲乖廉恥之風長招搖之路臣一吏胥服色宜辨也查京城及各省衙門在官人役服色俱止用元青而江西省州縣吏胥竟多

有用紅青者至宜春萬載二縣近數年來諸捕快皂班莫不  
狐裘黃黃袍褂均用細毛以致皮貨爲之騰貴至有周身表  
裏俱係綢緞此皆駁削民膏所致宜加裁抑使知斂戢以  
上數條皆臣見聞所及不揣冒昧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所屬州縣凡有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橫  
挈平民以及保甲隱奸捕緝縱賊并州縣供應過境大吏浮  
費隨官人數過多家丁在外租住民房吏胥服色踰制者均  
嚴行禁止違者叅辦則政體益肅而閭閻益安矣再各省設  
立學官月課久不舉行有師生之名而無訓誨之實士習文  
風更難望其整飭所關非淺請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六

勅下各省學政實心董率以昭風厲而崇教化臣管窺愚見是否  
有當謹奏

請飭查詳審以杜徇庇疏

時官掌四川  
道御史

辛從益

爲請

旨飭查詳審以杜徇庇事伏查長蘆掣鹽法碼加增斤兩滋弊一  
案欽奉

諭旨查有圻等八綱總均著解任質審其校兌法碼之工部主事  
黃遐年前任戶部郎中現任天津府知府張大維均著解任歸  
案質審欽此仰見我

皇上肅清鹽政釐剔弊源務歸確實至意臣伏思此案法碼之弊

無論在部在商既經奏

旨審辦則工部鑄造時凡經手校兌之員俱應解任質審臣風聞大學士勒保之子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英奎當鑄造法碼時伊即在工部爲司員掌印監造則英奎自應解任質審乃英奎既未經

奏請解任而勒保隨同王大臣審辦此案亦未聲請迴避頗滋外議恐難保無瞻徇情事似應請

旨飭查將英奎一體解任俟黃退年張大繼到案時一并交部質審并令勒保將因何不聲請迴避之處明白回

奏臣又思法碼鑄造雖由工部其鑄前定式及鑄後頒發必由

高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七

戶部此次查出私增斤兩若係工部果有弊混則戶部亦不能無弊其戶部經手之員似不便承審此案自應一體迴避

臣風聞派出承審司員係戶部司官瑞弼及寬甯此二人皆曾任戶部山東司查山東司係鹽課專管其法碼定式必由該司校發而寬甯於十二年鑄造法碼時即已任山東司掌印郎中今此案即係二人承審亦難保無扶同迴護似應請旨將此案

勅交王大臣另派司員秉公詳審以成信讞臣愚昧之見未知是

否謹奏

請申明囤積之禁以昭平允疏

時巡視東城掌四川道

辛從益

爲請申明囤積之禁以昭平允事竊惟米商固慮其居奇糧食亦資其轉運米鋪之盈虛亦間闔生計所關也況京城爲四方士民雲集輻輳之區尤宜使米糧流行民食充足臣伏查例載五城各鋪戶所存米麥雜糧等項每種不得過一百六十石逾數囤積居奇者照違

制律治罪又載若非囤積居奇係流通糶賣者無論米石多寡俱聽其自便不在定限一百六十石之例於立限嚴防之中寓揆情變通之意務使商民兩便法良善也竊見五月內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私販米石及鋪戶囤積米石過多之案業經奉

旨交部審訊并准將查出之米總數一萬三千餘石交五城減價糶賣仰見我

皇上廣裕民食嚴抑奸商之至意臣伏思所奏各鋪戶有囤積而兼包送私運者有未包送私運而但囤積者有雖逾一百六十石之限而按之定例未可概指爲囤積者既難一律科罪況查所開各鋪戶米數有未至一百六十石亦指爲囤積者如西直門義盛之一百五十石零聚成之一百四十九石零慶長鋪之七十六石零裕源鋪之五十九石零皆米數未滿例限又並無包送情節乃一概指爲囤積奏請入官似與定例不符且京城各處米鋪甚多其存貯米數過一百六十石





皇上軫念窮黎一視同仁至意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奏

請飭督撫勿延擱賊報疏時掌河南道御史

辛從益

爲請飭督撫勿延擱賊報事竊維邪匪猖獗固由州縣平時不能弭賊臨時又不行早報所致然亦有地方已經稟報而督撫過於持重不卽發兵掩捕者聞昔川楚邪匪滋事之前有州縣曾經稟報上司而上司斥爲不曉事體因令其留省閒住不遣回任於是州縣相率諱盜不報以致賊匪滋熾卽如今年邪匪滋事肇於山東之金鄉縣臣風聞該縣紳士於六月間以邪匪聚衆密揭教官教官詳稟學臣張鵬展其時金鄉縣令在省辦案聞風懼經學臣詳問該縣情形屬實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十

卽飛咨撫臣同興比撫臣會商時猶以教官黨護秀才挾嫌捏控爲疑未肯卽行遣捕經學臣力爭以爲此事勢無兩立如果係邪匪聚衆謀逆豈可不辦倘並無此事而紳士挾嫌教官黨護則應治紳士教官以誣良之罪撫臣同興感悟乃允發吏卒掩捕因得究出首逆林清藏伏附京近地得以迅速查辦是該撫當該縣教官稟報時尙無捕賊之意反疑地方教官紳士爲誣告若非張鵬展力爭則金鄉已難保無滑縣之事幸同興終能舍己從善耳其初見則未免過於持重也臣恐各省督撫遇地方報賊之案遲疑不決以致坐失事機者不少夫百姓食毛踐土世荷

聖朝覆載生成之恩聞有邪氛孰不思告官捕緝以安桑梓惟是民望官以捕賊而官又望上司之助其捕賊若督撫聞報遲疑不發甚至斥州縣爲不曉事紳士爲挾嫌則州縣自審兵微力薄上司不爲救應恐轉誣以激變良民之罪於是雖有賊匪而不敢輕捕并不敢輕報良民知官之不肯捕賊也雖報賊而地方或指爲誣良轉恐與賊匪結讎遭其荼毒亦孰敢輕於首告乎是養癰貽患雖州縣諱盜之罪亦或由督撫有以致之臣伏思賊匪起事之初黨羽必少地方官一有所聞速行掩捕自可一網盡獲縱其中或有寃誣不難於鞫訊時分別開釋亦何必過於持重以致釀成大害如上年江西

龍泉縣邪教滋事撫臣先福聞報卽帶兵立時撲滅所誅人數無多而邪匪立淨此督撫聞報速捕之效也今言事者多以諱盜爲州縣罪臣愚以爲州縣諱盜不報上司之叅劾尙易而督撫聞報遲疑下情之仰達爲難今三省仰厯

旰宵指示諸將連獲勝仗殲戮賊匪幾盡賊無蔓延誠天下蒼生之福惟是善後之策不厭周詳請

旨特飭督撫嗣後遇州縣有邪匪聚衆之報卽一面飭令該州縣速發吏卒或移會鄰縣掩捕一面卽帶兵相視情形馳赴策應勿得過於持重遲疑不發如此則州縣易於捕賊百姓易於首賊矣加以修武備嚴保甲廣教化勿有名無實毋始勤

終怠化莠安良庶邪匪無所潛踪而百姓安居樂業億萬年

永享昇平之福臣賦性樸昧職忝言官不能仰裨

國家萬一然不敢不竭愚忱謹奏

請飭督撫詳慎甄別疏時掌河南道御史

辛從益

為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事近奉

上諭外任官員較之京員職守尤專著通諭各督撫先將所屬藩

臬兩司詳加察核其道府州縣丞倅佐貳以及候補人員著各

督撫督率藩臬兩司公同甄別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至意臣竊惟國家設立督撫卽古者咨牧分伯之

義責任綦重天下廣輪之大州縣之衆吏治之賢否得失豈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能一一周知故於封疆大臣寄之耳目俾藩司以下聽其舉

劾以為黜陟今欲澄汰衰庸非督撫之責而誰臣伏思外省

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

徇私之弊難逃

皇上洞鑒至督撫所居距京師千里或數千里地方所轄遼遠文

武歸其統屬司道以下平日鞠躬屏息唯唯聽命至於州縣

職分卑微其中縱有枉抑下情未易上達若果係公忠為國

明政體達時務之督撫則凡所甄別自係中正無私舉一人

而屬吏知勸黜一人而屬吏知儆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

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任性乖張則必有資

緣奔競之徒請謁營求希免衆革恐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倖逃吏議也夫年力衰頹一望可知自難欺於衆目若夫才識之平庸與人品之卑庸則有未易悉者衰固宜黜庸尤宜黜倘其才識人品果庸或姑息養奸或遲延廢事或審斷迂謬或徇縱書役或希耽安逸或妄肆營求如此之員年雖壯盛在所必黜倘其人年力雖老而志氣不衰辦事勤敏老成練達是固不可謂之庸亦不可謂之衰原不應入沙汰之列總在督撫公明簡別而已且督撫之好尙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矣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慤直之士爲庸迂矣甚至以利

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能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繁久懸不結錢糧之重宕延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於捕緝胥吏擾而不嚴於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加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鬪而官辦不易江蘇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銷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蕨豈無分攤此宜存體卹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逮訊并人證牽連委員轉輾催提供億連月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加以大員過境餽送爲勞家丁陋規婪索未免又或上司代人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囑薦幕友

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倘以此而令加甄別其徇私任性不問可知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叱州縣震恐駭汗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曰庸亦恐下情未通而所謂庸者非真庸也臣愚以爲督撫大吏必先有公忠體國之心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地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慎之心然後可以甄別人才恭惟我

皇上肅清吏治慎簡大僚各省督撫久在

聖明睿照之中諒無不公正廉明勉圖報稱惟是敬慎之心刻不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十四

可忘故書稱克艱孔子言爲臣不易倘督撫自恃公正廉明而不加以敬慎則甄別之際必有流爲徇私任性而不自覺者其在藩臬司道於督撫雖係屬員而接見常親已難保無愛憎之偏至於州縣以下微員尊卑濶絕甄別之際尤易任性夫能爲天下生民黜庸吏者亦能爲天下惜人才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甄別大小官員務存詳慎則吏治清而官無曠職亦無廢才

國家長收臂指之效海宇永享安謐之庥矣臣愚昧之見未知是否謹奏

請飭查兵丁橫拏平民子女疏

時官吏科給事中

辛從益

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近日凱撤兵丁帶有幼孩來京仰蒙

聖恩令大臣查訊如係逆犯子孫交部查辦若平人子女令原帶回之官兵妥爲收養仰見我

皇上仁至義盡體恤周摯之意臣伏思從逆子孫必須查明按律辦理以彰國憲而快人心且使梟獍餘孽不致留遺近地以清首善之區典至肅也至平人子女當兵燹之後蹂躪餘生經官兵招呼有情願跟隨託命者有迫於勢而不敢不從者卽使管兵大員紀律嚴明兵丁不致橫拏平民亦必有此二種若管兵大員相距稍遠兵丁等搜索村莊強拏平民子女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五

恐難保其必無臣思此等幼孩尙非無著流民不過因兵馬匆促父母兄弟不能相保以致流離散失大兵已過各有村落宗黨可歸若地方安靜之後

皇上撫恤難民而此等幼孩之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不無悽惻可憫卽或此等子女之父母兄弟俱已不存而伊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延又不能歸里繼守亦屬可矜且幼孩年穉無知跟隨倖生長成不無後悔況倥偬之際玉石難分其中或有仕宦子孫逃散相從至於不延血食亦未可定臣仰

體

皇上訓諭周詳軫恤幼孩之心再四思維若查明非從逆子孫並

懇

天恩飭各詢明居址村落發交該地方官送歸本宗以延嗣續亦可不致失所現在陝省軍功告竣若照此辦理亦免兵丁藉口收養強拏平民子女之弊是否可行敬陳愚昧謹奏

請嚴搜檢正文體疏

時官吏科給事中

辛從益

爲請嚴搜檢以別真才禁浮雜以正文體仰祈

聖鑒事竊惟科目憑文取士文章之醜疵真僞卽人才得失所關也是以軋茁必刪而懷挾有禁近年以來京闈及外省辦考各官未免意存寬厚不肯認真搜檢臣風聞各省鄉闈俱多懷挾之弊士子有潛帶蠅頭細字小卷或場前預囑執事人等帶藏闈中臨時密付並未經搜出者雖考官閱文至公而此等懷挾之徒徼倖獲中亦難保其必無至於三場疊試用覘學養三場中尤重頭場四書文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六

功令以清真雅正爲歸近來士子希圖詭遇往往擣摻僻書字句以炫新奇不顧題義如去年鄉試各省取中之文其平正無疵者固多而浮詭者亦不少如隱居以求其志三句題文有乘麟以理駕龍而游及金策書聖銀策書賢玉策書功等語於題殊爲廓落又如冉有曰旣庶矣爾節題文抄用鬻子東門曰虛南門曰堧西門曰疵北門曰側又用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夏禹之時民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有二



十三周成之時民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三等語  
雖出古書究於本題富教之義不切文體亦屬支離又如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三句題文云昔武王克殷使閔天進招  
華之桂於太廟使伯邑考進陽木之薑於羣廟使南宮适進  
九江之菌於祧廟按之題義俱爲漫溢且此數語未見所出  
惟近人所刻典制文琳註釋中有之稱係出尙書大傳臣查  
尙書大傳並無此語至於編造字句如山佩幾宮水佩幾羽  
詳深衣之度臣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見於玉藻  
非深衣所有且左徵角右宮羽凡佩玉皆然不分山佩水佩  
又如哲相滌山裳臣按哲相滌裳古無此事古者山龍繪於  
衣并不在裳若斯之類不勝枚舉此臣所見闡墨刊行之文  
也又如易經垂衣裳而天下治題文用東都賦盛三雍之上  
儀一段查三雍宮名自漢朝黃帝堯舜時無之且原賦云盛  
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  
而此文抄用因坊本注釋服字下有音匄二字連作爲匄遂  
悞認爲正文書爲舖鋪鴻藻信景鑠揚將世廟五字截去又  
如禮記韭曰豐本題抄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題文俱經  
臣簽出此臣磨勘分卷所見之文也又近來士子爭效王廣  
心尤侗之文臣查王尤文體最爲浮靡其遺用故實往往換  
字縮脚幾如唐人鷗閣虬戶之澀體費人猜想究其意義實

為膚淺是以

欽定本朝四書文概不收錄今乃復取而誦習摹倣之科名既撥效尤滋多遂成風尚於是有慕其浮藻腹笥不足以至如臣所云剽取子史字句抄成蠅頭小本希圖懷挾或托人藏帶倖中者臣思言為心聲若故為浮詭以希速售文體不正心術可知矧又出於懷挾乎現居會試之期天下人才萃於京師請

旨預飭典試分校各官嚴裁偽體務歸清真雅正其穿貫經史書卷紛綸者固宜取中亦必文從字順於題義實有發明至於二三場體裁雖無妨稍寬然徵引經傳總期於本題有關并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六

請

旨預飭搜檢大臣於入場士子衣服器用嚴搜外凡場中一切先進器具并運送夫役及書吏執事人等逐名搜檢又各考官及監試提調副都統內外簾各官之跟役鋪陳等項均照定例逐一驗明放入以免士子轉託藏帶之弊庶真才可得文體正而士習端矣再向例鄉會試之年不准條陳科場事務臣為掄才剔弊起見合併聲明謹奏

請飭查書吏婪索解員銀兩疏

時官吏科給事中

辛從益

為請嚴書吏濫索解員銀兩恭摺

奏聞仰祈

聖鑒事伏查本年三月間欽奉

上諭各省鞘銀解部自應隨到隨交若輾轉拖延難保不致滋弊  
竇著步軍統領隨時密查餉鞘一經解到派員押送赴部呈報  
勿令稽遲欽此乃近來餉銀到京雖經押送赴部而該部書吏  
必向解員勒索多金方准交收近有福建詔安知縣鍾師唐  
領解餉銀十萬兩來京於五月二十五日到部投交該部書  
吏不肯收文謂每餉銀萬兩除應給飯銀及隨解常例外須  
給伊私銀四百兩今官餉十萬兩除常例外應給伊私銀四  
千兩方准交收鍾師唐無奈因臣係同鄉向臣告知臣聞不  
勝詫異竊意餉銀既經到部耳目衆多書吏豈能久行延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十九

乃迄今日久該解員自派夫役晝夜守護不惟鞘銀未經兌  
交并投交亦未肯收是雖經押送到部而吏不准收仍不能  
隨到隨交且須晝夜防護刻刻不敢疏懈若非書吏人等實  
有勒索情弊何延至十餘日之久並不收納該解員鍾師唐  
之言似爲可信鍾師唐又云除伊解餉外尙有惠安知縣鄭  
鏗領解頭批餉銀十萬兩於五月十六日到部在伊前十日  
迄今亦未收交亦因爭論私銀之故是該部書吏拖延濫索  
尤屬顯然臣伏思解員領解鞘銀水陸數千里搬運照護一  
切人夫供贍所費不貲到部時諒無不急公投交以卸專責  
豈能復堪書吏稽延婪索至四千兩之多除臣所知之鍾師

唐鄭錡外并聞有江西廣東解到餉銀亦久未收交恐書吏向解員似此刁難訛索者正復不少殊爲大干法紀請

旨飭下該部嚴行查問如果屬實卽將該書吏奏交刑部究辦以懲貪詐臣又伏查收餉之事前經御史臣富勒禮奏准令該部於收餉時知會江南道御史協同監收在案惟是鞘銀到部與否御史豈能刻刻訪查若但俟收餉時有戶部監收知會始行稽查則未收之先該部書吏向解員一切婪索舞弊之處何由周知故事前則無從覺察事發則與有處分臣愚昧之見請

旨飭令各省嗣後解餉來京除備文送部外并備文送江南道御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史令解餉它同時分投庶幾御史得以確知餉到日期行文查問稍有延擱卽行糾察則書吏人等不敢延緩需索抑臣思解員所以多被書吏訛詐者惟恐兌銀時伊等能高下其手捏報虛欠也查解員例有本省帶來部頒之法碼請

勅令監收各官兌銀時務必親自秉公校兌庶書吏人等不敢藉以恐嚇取財矣臣爲慎重

帑項起見是否有當謹奏

劾章邱知縣掌責生監疏

時官山東學政

辛從益

爲知縣掌責生監上司久延不結恭摺

奏仰祈

聖鑒事伏查學政全書地方官擅責生員聽學政糾叅又載有司  
撻責生員視同齊民殊非恤士之意今後生員如果犯事情  
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斥革後治以應得之罪又載生員所  
犯有應戒飭者地方官會同教官將事由具詳學臣酌斷批  
准然後扑責如有任意呵叱擅自飭責者聽學臣查叅又載  
應戒飭之生員地方官擅自叱責者降二級留任等語臣推  
原立法之意優待士子正所以厚責士子使知自重也夫不  
詳學臣擅自叱責尙干吏議何況掌責詎有章邱知縣竇琛  
者專以掌責生監爲能狃不悛改臣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二  
月由青州回省路過章邱有生員周世儒劉紹宗監生李樹  
富馬化龍等先後呈控該縣浮收錢糧無論新漕帶征概令  
每斗折交京錢一千四百文伊等因求減舊漕折數被縣官  
濫刑掌責百餘並鎖項銬手等語臣恐該生等包漕捏控面  
加盤詰同聲呼冤臣旋接見該令詢以曾否掌責據稱因伊  
等抗糧不服鎖押反出言頂撞故加掌責是該縣掌責生監  
業已自認不諱該縣旋以該生等抗欠錢糧辱罵官長補文  
稟知臣以州縣浮收生監抗糧罵官均干法禁但俱係一面  
之詞而擅責生監已屬不合當經批交濟南府嚴訊乃該府  
並不審結惟將生員周世儒等押學至不得回籍過年而所  
控浮收之書役人等俱逍遙事外臣旋行文章邱學令查該

生等錢糧會否交清該學據縣牒稟覆周世儒等新舊錢糧俱於正月間完訖臣續據該生等呈稱新漕先完固不是抗舊漕懇減亦並非包今新舊糧米俱經如折數通完而寃不雪等語是該生等尚非敢於抗糧而此案至今二年未結經臣行文催審總以人證不齊爲詞臣思該生等身遭凌辱方疊求申雪豈反憚於赴審至書役等係在官人役一呼可至何難集訊顯係因所控浮收事情重大藉詞拖案而該令寶琛掌責手滑旋於去年十二月有武生郭予燕赴臣衙門具控稱因遞呈違式值該令醉怒喝役用牛皮掌掌責二十該令旋亦以該武生酒醉遞呈肆口頂撞當卽掌責二十等情

具稟是該令之掌責武生又已自認不諱亦經臣移交臬司委員審理至今未據詳覆臣伏思生員縱有不法亦應詳明學臣先革衣頂然後可施敲扑若所犯不至斥革亦當會同教官稟明戒飭今該縣並不詳稟輒擅自掌責待同盜賊一之謂甚乃至於再其毫無顧忌概可想見臣又伏思士爲四民之首所當養其廉恥加以禮貌則士亦顧名思義知自愛惜而不敢爲苟且之行以自別於齊民民知士之足重自相與慕效勉爲君子然後風俗之厚可不期而成夫爵位名器朝廷所以勸獎天下也生監雖微名器所關如係因罪被革則所責者罪人非責生監也若未經斥革動加掌責辱同盜

賊則衣頂不足為榮學校亦不足重何以服士心而伸士氣乎臣奉

命來東兢兢以整頓士習為務凡實係包漕開漕滋事健訟者經地方官詳到俱立行批革從不敢稍存姑息近年以來士習較前尚為安靜而地方官待士如此其虐使皆相習成風則武健嚴酷之吏皆以凌辱紳衿為能殊非

國家優待士子之意請

旨勅下山東巡撫將署章邱縣竇琛掌責生員及是否浮收并該生監等有無辱罵官長一并提審速結按律嚴究毋任聽原委之員因循拖緩以清塵牘事關州縣浮收擅責衿士臣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按試已周正在清釐積案不敢再容延緩謹奏

論官理穀當流弊疏

時官內閣學士

辛從益

為敬陳管見事竊查江西撫臣毓岱近有籌議民間質借穀石章程一摺奉

硃批細心妥為之總期有益於民貧富兩便方為至善也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惟恐撫臣有未諳民情土俗者以愛民之意而或成累民因期以貧富兩益臣恭讀之餘誠抃誠服臣伏查撫

臣原奏以推廣社倉成法為名因民間向有私開穀押者貧民得以物質穀以穀典錢其事甚便遂欲令官為經理庶刀

徒不得訛詐貧民不敢攔搶是其說雖曰調劑貧富其意實專爲防護富民也然如其法不惟於貧民無益且於富民有害大凡官多一令卽民多一累民間買賣典質緩急相通日用常行相安已久無論貧富皆知自計盈縮自趨便利惟其不關涉官吏所以相與無爲也今無故官爲經理欲照當舖之例勢必紛紛給帖則吏胥門丁紙筆飯食之費州縣年節之規名色疊出旣稱富戶所取必多縱使州縣自守清廉尙知約束安能保後任之不踵事增索彼富民積穀雖多亦欲自圖安靜豈肯以富戶自居坐受官府之擾累其必不樂領帖者情也然官府旣有給帖之令事在必行則不領官帖者

吏胥刁徒必加禁制必不准其典賣穀石則必有土豪市僧勾串書役慨然領帖以遂其壟斷之私官費旣多索價必倍攬利必專轉使良善富民有穀而不敢典賣此其爲富民害者一也江西各州縣倉庫豈能盡實往時有借買補倉穀爲名向富民短價勒買者旣而并不給其值富民顧恤身家往往入銀代穀以求解脫今若使富民承領押帖則凡官倉虧穀必惟該富戶是求此其爲富民害者二也往時貧民乏穀向富民典買東家講價不定尙可求之西家典買之途甚寬故貧民便之今乃惟給有官帖者始可交易則其途甚狹轉使市僧領帖得以居奇坐制民食民以物質穀則昂其質價



與買貴無殊民以錢贖穀則多方刁勒使不能如限取贖此其爲富民害而因爲貧民害者三也撫臣又曰農民於新穀既登賤價售人迨春夏米貴所儲早罄欲令農民於有穀時赴富家質當其意蓋欲民毋賣穀而祇許其當以爲穀尙可取贖也此又不達民情矣夫農民當有穀時孰不思量入爲出除計口受食外昏嫁日用一切亦欲賣錢使用凡典價祇可及賣價之半譬如時價每石可賣八百文如需錢八千使用則祇賣十石已足今若禁賣使典則祇得半價勢須出典二十石方足應用是使民無故而耗去二十石也將何以資朝夕又須按月加利則何如徑賣十石之爲省乎向來民間

典穀三年不贖則沒入其本其取息亦不過一分至二分而止無多至三分者今乃欲定爲以衣物典穀則每石加息穀三斗以穀典錢則每月加利二分五釐而又不得過一年之限過則沒入其本取息既苛限期又促斷難取贖是以二十石之穀止得半價甫及一年而盡沒之也其累貧民實甚臣所謂貧富交困者此也臣又思撫臣所以必給官帖之意爲恐穀押家被人訛詐及米貴時貧民沮米出境乘機攔搶也臣查此二者皆不常有之事遇荒歉之歲富民肯出穀典賣價縱稍昂貧民亦皆感悅惟其貪利無厭閉糴長價貧民求食不得始而羣起怨詈甚至搶奪者有之若夫歉歲阻米出

境原貧民不得已之計蓋江西諸郡山多水少產米既稀西  
隔大庾諸嶺川廣之米不通一遇荒歲惟藉本境之米以資  
生活若富商圖利裝運出境貧民羣起攔阻者有之蓋欲其  
賣與本境耳此二者皆因有穀之家爲富不仁所致非因賣  
穀而致然也總在良有司善爲勸導俾富戶毋閉糴苛索毋  
越境牟利并出官穀糶賑嚴禁強搶則米價自平民情自安  
並不關官之給帖否也若富戶藉有官給行帖居奇長價強  
行運米出境以致衆心不服激而生變則尤爲可慮臣竊意  
州縣中必有希圖添設當行可多收陋規者遂託言調劑民  
食懇懇撫臣入奏抑或地方豪猾勾串吏胥希圖給帖開  
行盤踞重利州縣受其朦蔽亦未可知要皆病民之事也臣  
愚以爲封疆大吏爲治宜總大綱因民所利去民所害買賣  
一切宜聽其自便況現在民間典賣穀石本屬相安譬人本  
無病而投以藥劑必轉滋其害臣籍隸江西仰體我  
皇上勤求民隱安富恤貧之至意見聞所及不敢不竭其愚忱謹  
奏

論江蘇收漕章程疏

時官江蘇學政

辛從益

爲奏明遵

旨查辨情形并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近日江蘇撫臣

陶澍

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橫索漕規一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二十六

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卽因此挾制以爲控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固不使不肖官吏婪索病民亦不容矜棍把持藉端訐告著該撫移咨學政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卽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徇縱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漕政肅清吏治整頓土習之至意臣伏思

國課理應早完凡食毛踐土皆所共知況生監讀聖賢書尤應輸忠效順首先完納爲四民倡乃至包漕抗糧勒索白規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七

風頽敗至此良可痛恨臣向聞江蘇有此陋習莅任之初卽出示嚴禁并於赴學講書及每郡發落諸生時逐加剴切訓誡其有開漕滋事者經地方官詳到無不批革發審茲復欽奉

諭旨彌切敬悚現在出示嚴飭各府生監俾知警惕并札飭各學教官查明欠糧抗糧之徒據實詳報分別停考交地方官押追甚者斥革審辦斷不敢稍存姑息惟是江蘇糧額本重豈堪淨收無節雖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而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尙肆苛求竟准浮收必滋流弊况以偏重行之其弊將何底止臣莅任以來控漕者紛紛如蘇松等屬所

呈除淋尖踢斛外每米一石浮收自四五斗至六七斗不等  
改收折色每石自四千八百文至五千八百五十文不等查  
各屬米價每石不過二兩數錢誠如所控浮收已甚其中固  
有刁生劣監因包漕不遂希圖挾制索規然豈無實係正身  
糧戶因無力浮交情急上控冀稍減其數者今撫臣奏稱數  
年以來控漕之案無歲不有積習相沿藉控爲抗仗訟分肥  
各等語意謂控漕之人卽包漕之人臣竊以爲未必盡然官  
之收漕必用書役官欲浮收勒折尤必委其權於書役書役  
性多貪狠自浮折全數交官外又必圖肥己橐不滿所欲必  
不給與印串官旣授以權柄勢不得不聽其所爲是官旣浮

收吏又朘削不獨爲瀆良小戶之害卽瀆良生監亦受其累  
累之不堪遂致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告漕之人如  
漕米未交亦當飭令完漕再予審辦此乃該省大吏現在辦  
漕章程凡遇控漕必先押回本州縣勒追其意自爲清漕起  
見然此法一行在衿棍固宜知所警懼特恐善良之戶橫被  
抑勒永無申雪之日夫交漕已清誰肯上控其未清者非盡  
糧戶有心拖欠蓋亦有不肖官吏未滿貪囊多方留難使不  
能清交者所賴地方大吏細核情形催令斛收實有頑抗乃  
予押追庶幾不致已甚今一例發回押追地方官操縱在手  
恨其上控未免加倍抑勒旣滿其苛浮之數又逼令具結自

誣方給糧串否則竟不斛收仍科以抗糧之罪蓋至糧清串給原告受困已深新漕又至豈能復求申雪是徒逼糧戶以浮交而無審辦之實也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之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遇事婪索小民是其常態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總在州縣得人能戢吏安民而已臣查近日太倉鎮洋青浦紳士各有公呈稱漕書蓄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各等語雖一面之詞豈盡無因今縱不能設法裁禁豈可張之轉令盛也夫生監身列膠庠其有包漕開漕儘可革辦不獨學政卽督撫皆得徑行斥革惟書役爲州縣收漕倚官爲庇印串在其掌握倘違例加倍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懲治之臣在任兩年生監因漕案被革者多矣卒未聞書役有因浮收獲咎者則書役之權重可知撫臣又稱州縣果有浮收入已情事必當執法嚴懲等語臣以爲此說未必能行該撫旣知州縣不得不浮收而許其浮收矣若又罪其浮收而加以叅辦此必無之事且州縣所浮收入已與否督撫又何從查知臣竊惟立法貴得其中誠有如

聖諭必兩持其平者且

國課本有定額而浮收并無窮期今如該撫所奏凡告漕者卽

謂之包漕是既予地方官以浮收之權又絕衆糧戶上控之路誠恐不肖官吏恃有此奏將來肆意橫徵逐年增長閭閻受害日深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劣衿固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伏乞

皇上飭下該督撫妥立章程毋使偏重務期衿棍蠹吏各有懲創庶幾漕政可清而涇良小民得沾實惠至臣職司訓士自當嚴切教誡隨時整頓斷不敢稍涉徇縱致貽地方官掣肘之嫌惟思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陳謹奏

題本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題旌義門本

國朝巡撫 伊星阿 滿洲

爲秉公舉義懇詳請

題以獎善良以廣甄陶事據署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李承鄴詳請據袁州府知府高芝詳請萬載縣知縣謝袞詳准儒學教諭彭振東訓導李孚查看得里民周繼德同居傳及六世丁口蕃至百餘姜家之被常溫田氏之荆不瘁由茲九世同處將遙企乎張公抑或八葉同堂堪追芳於陳室一門雍和萬邑景仰紳士旣同詞而請做學合遵例以聞並據查取世系事實理合造具清冊同族鄰甘結轉詳到縣卑職確查周繼德六世同堂委係屬實核對丁口亦屬相符並無虛捏合將

送到冊結詳請本府等情據此該袁州府高芝看得萬載縣民周繼德同居業經六世共爨已逾百人式好無尤雍睦之風足尙人言無間鄉里之頌堪憑於以徵

聖治之感興實可爲人倫之矜式旣符

旌典宜協輿情茲據該縣學查取冊結加具印結詳送前來理合具文詳請轉詳到司據該署布政使李承鄴查看得

聖治光昌海宇仰邇隆之盛

皇仁周浹閭閻稱樂利之休惟

朝廷之涵濡已深斯草野之雍和克著茲有萬載縣民周繼德者六世同居一門敦睦合炊煙於累代食德飲和聚丁口者百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餘型仁講讓兄弟則睦怡有序孫曾更繁衍多賢宜邀

旌表以樹風聲茲據該府縣學取造冊結具詳前來本署司查與例符相應詳請具

題請

旌等情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會典內載

旌表義門有累世同居和睦無間者建坊里門題名忠義孝悌祠內等語茲據署布政使李承鄴詳稱有萬載縣民周繼德者六世同居一門敦睦合炊煙於累代食德飲和聚丁口者百餘型仁講讓宜邀

旌典以樹風聲造具冊結請

題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冊結揭送禮部外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議

額天四議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一陳荒糧之苦看得本縣田糧自萬曆九年開丈十一二年再丈其時值巨盜李大鑾嘯聚黎源等處地方附近七八十里莊佃俱爲撲追逃散一切莊主俱爲究窩株連迨至盜戢民安舊佃無一復業新佃有難卒集而莊主磨貧又不能出辦牛種以致田產日任荒蕪國初版籍之田至今鞠爲茂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疏

三

其有與巨盜地方相遠而亦多荒蕪者又因本縣界在萬山田地如樓如梯萬曆丙子年元冥作祟巨浸稽天山谷之田榛莽蔽翳沙石傾壓至萬曆己酉年懷襄之勢甚於丙子魚鱗冊籍盡爲河伯所收夫田雖隨水去而糧則以戶存土既不毛徵復難貸民於是故土難安他鄉可適二三十年來逃亡相繼十室九空一望荆榛有不知係誰氏之田者及至徵糧荒者稱荒不荒者亦稱荒人人藉口莫可究詰又田地交易賣者因無冊籍利在速售減糧之多以爲少買者執稱有契樂其糧輕選田之肥以丟磽故買賣之後產去稅存紛紛相告無有甯日聽訟者冊籍銷亡難爲定案相蒙之弊莫有



甚於此者卑職以爲荒糧不清民欠不知其實而查荒之法不確藉荒之弊亦不少合無准其開丈將真正荒蕪田產原在某都某箇仍丈歸某都某箇另別爲上中下荒糧田冊漸召開墾且寬以三年緩其租賦其有不可以人力墾者存爲欠數項下不灑派於本箇則人無田磽賦重之苦另存荒於本甲則箇免盈縮不定之愆庶真正荒田有所確據而中有以熟作荒或半荒作全荒而通同爲奸者不得藉口田荒而恣其狡猾拖逋矣

一陳絕甲之苦看得本縣一百零四里卽是一百零四箇國初丈量分在城爲東西二隅在鄉爲懷舊鄉萬載鄉進城鄉

歐桂東鄉歐桂西鄉共五鄉後乃分爲六區二十四都都統箇箇統甲每箇有十甲而在城則謂之坊長在鄉則謂之里長居里之下則謂之甲首以坊統里以里統甲大小相制居平則講信修睦富官則勸納催輸中有變易名字淆亂簿書者法則有禁制甚善也然歷年旣久糧則一定不虧丁則且夕消長且業主滄桑屢變人戶星散流移法不弊而時弊法弊則全革其法時弊則但理其時今一甲之中有糧多丁衆者有寥寥二三丁者甚而有丁絕戶絕者卽有丁未盡絕而存一二子遺錢糧則無勻合者里長名號猶存每逢徵比之日承催無人勢必委之差役差役無從覓戶第以一二殘疾

病廢之人輪值應比肩輿廝養冒名當差牧豎乞兒頂差寒  
責而田連阡陌富豪有力之家詭入別都別甲藉口寄糧人  
戶不得與本齒之民分任差徭反坐享餘閒致有司莫可詰  
問錢糧何時得清而窮民何時脫苦乎此正所謂按圖索驥  
刻舟求劍時窮而法亦宜變者也卑職嘗繹糧里之名冠糧  
於里係里於糧義實相因有糧則有里無糧則無里可知也  
今繫累鞭笞以應官司之限半多無田無糧貧弱殘疾之人  
其能造頑逋有力之家使其糧之必完乎又有一種積年光  
棍借里長爲名包攬催徵代充比較日爲科斂使費那侵錢  
糧與衙役保歇表裏爲奸則又與於貧弱殘疾之甚者也合

無於每齒無糧里長盡爲免其差徭酌以本齒錢糧數多人  
丁繁衍者令其繼絕其有一甲之中丁盡戶絕全無里長卽  
以寄糧人戶承頂以今日之姓名補版圖之鬼錄或三年一  
審或五年一審與時上下隨糧變遷第於原初里長戶下明  
著某人承差某人共役庶籍定之民不必逃戶寄糧之戶不  
得躲差以紓困窮無賴之苦以清積逋隱匿之奸以杜攬納  
那侵之弊或亦興滅繼絕設法追徵之善術也況此中舊例  
一切解司錢糧及南運皆係里長起解今改爲官解別無他  
役繁苦止爲值年催糧自是富民有田有糧者往役之義卽  
如卑職浙中先年審役每以殷實富民僉充後條議均田每

若干畝當一里計畝均役間亦田有肥瘠兼帶殷實如市民則全論殷實矣此中風俗不甚相遠獨不可做而行之乎至如異府異縣隔界之民僑居之衆或有買田於本縣者客戶難追屢年不楚急則逃居原籍動費關提當於土著之外另立一戶於各區之末卽審立客長嚴催不惟有以示別主客不至混淆尤可防他日冒籍求榮之弊也

一陳加派之苦看得本縣山多阪少土瘠毛微百姓至貧甲於江右蓋以高山爲田與他邑平洋者異田廩山巔如屋之樓如登高之梯際晴易涸過雨易潰與他邑陂塘蓄洩者異最下者多居阨冲四山覆壓陽照不長陰多冷風與他邑暄

霽照被者異陞斜坎峭層累而上力作艱難與他邑片段易耕者異產穀多鎗米無什三與他邑斗穀半米者異本縣佃民多係撫瑞等府甯州上高新昌等州縣雜以閩楚易來易去牛租兩無所恃與他邑土著自耕者異佃民孤處窮谷形影相弔賊至無援水旱饑荒牛種盡於剽掠致多棄佃遠徙與他邑井煙稠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田不拋荒者異一衣帶水僅通瑞河秋成糶賣稻穀適當水涸又阻於上高高安浮橋以時啟閉舟楫爲難商賈罕至與他邑河大水深商艘市舶鱗集相望者異本縣之糧國初以鄉三斗卽九升疑爲三官斗折半成賦計田六畝科米一石與他邑二三百畝

五六十畝少亦二三十畝科米一石者異卽如袁州一府其  
賦重則三縣與萬載同而歷數前欵其民疲則萬載更與三  
縣異迄今本縣各鄉之田如白水書堂潭埠鐵山界瀏湯界  
首等田有送人認糧而不肯受者以此思田田可知已以此  
思糧糧何得不欠乎嘉靖年間耆民高儼等詣闕奏聞袁州  
科派獨重奉旨永不加派雖經勒石儀門無奈事遠年湮未  
幾而星子峽江等縣沙塞之田糧派入萬載夫他縣沙塞以  
萬載爲任苦之區萬載沙塞將安歸乎繼而新增各祿三色  
榜紙門殿陳設協濟楚省及遼餉等項加派日至愁苦日深  
天啟年間撫按兩臺疏題萬載高安等縣上疲應減免遼餉

而昔者高安何以上疲得免萬載何以上疲獨不免今者高  
安以上疲得量徵萬載何以上疲獨全徵同一奏章而恩波  
特外共爲羸弱而愷澤偏枯況今每畝三釐之加又不免矣  
將何以出一方於湯火乎卑職草議甫畢奉有部文獨將卑  
職首坐降級戴罪實以預徵四年分新餉全未有解倍加叅  
罰夫元二三年分舊餉尙逋欠以數千計必欲以預徵及額  
此萬不得之數也其奉公紀錄各官內開催科尙緩那諸存  
留期會未遑半繇稱貸是已如萬載者庫藏如洗有何存留  
鄉紳富民正額不足從何稱貸卑職一官不足惜苦此一方  
民痛上加痛其誰能堪此合無申請奏聞立賜減免兼准緩

徵得比於高安昔年免派之例自今以後年徵一年但得如額完解卽不待預徵亦不至積年逋欠矣

一陳賦重之苦看得萬載邑居山谷旱澇不常十無一稔田磽賦重甲於江省勒石永不加派所從來矣歲久事湮差日繁而額日增比之他郡邑積漸至倍民有殫其力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者而且困於李大鑿之兵火丁亡戶絕有田無人而且困於丙子己酉之洪水砂塞石陷有糧無田如書堂白水鐵山界瀏陽界黎源等處百里人煙鞠爲茂草糧額虛懸里甲空設於是逋負歲積官催重罰民苦流移自萬曆四十七年以前已爲撫按兩臺所軫恤題准上疲七分免三矣

不謂東事倥偬行派遼餉不照畝而照糧加派至五千七百九十七兩彼時山僻寡援下情難達屢經築舍控籲無門遂一任其加莫顧其後旣不得與高安共荷免派之恩亦不得與通省共依九釐之例重益加重苦益加苦而民之棄田不業逃亡轉徙者日甚一日至動色相戒率謂有田不如無田甚有送人承糧而不受者卽有田召佃土著人少皆藉高新楚瀏外人春利牛種秋收飽颺租入未半八口爲艱捄死不贍奚問追呼是本因瘠生情乃因情轉貧亦復因貧轉偷轉頑所以規避錢糧抗拒追比者不遺餘力每當比較通畝有欠至數百兩者止交一兩二兩通甲有欠至數十兩者止交

一錢二錢以鄉約勸諭之而不得以告誡董率之而不得以  
扑責懲戒之而不得甚則撻追枷追監追以盡法嚴處之而  
又不得一人如此人人復然一年如此年年復然民既如此  
士亦復然問其田則曰已荒也問其人則曰已逃也糧多挂  
次者則曰我已完三分也五分也糧少全逋者則曰我從來  
不完也欠不獨我也誅之不可勝誅遂使慈吏無所行其勸  
相嚴吏無所用其鞭笞民實窮於力之無可奈何官亦窮於  
法之無可奈何不得不降之又降直以官爲殉其真能化瘠  
土而沃壤乎其真能起不毛而樹藝乎其真能呼哀鴻而還  
集乎其真能以紙上之糧盡爲實徵之賦乎其真能以智窮

力竭之百姓盡變爲急公樂輸好義之百姓乎則積逋如山  
實繇積弊所致固宜糧荒賦重交徵倒懸士民之匍匐上控  
者一而再再而三也今奉有新功令直省錢糧見壓不等預  
徵勒限五分責成如期清楚然額有輕重地有肥磽糧有荒  
熟卽通省亦多不等以極凋極疲極多逋之邑欲與土沃民  
瀉糧輕派少者同科彼爲三釐此亦與之爲三釐彼爲五分  
此亦與之爲五分彼爲十分考成此亦與之爲十分考成其  
可得乎則如京邊遼餉自宜遵照七分免三之前旨而宗祿  
而南糧而協濟又不待言矣總之糧逋繇田荒田荒繇民逃  
民逃繇賦重申請丈量分別荒熟勢必缺額缺額必至攤派

攤之一邑不無偏枯攤之通省難免聚訟自非憲臺軫念一方民苦轉申題請委官丈量照出荒糧作何議處或如峽江星子舊例攤派沙塞或如高安豐城近例減免糧餉庶疲邑有瘳而令茲土者亦得以展布萬一矣若夫三釐之破格寬貸南米之引例緩徵以及協濟之派與門殿陳設之派增自天啟七年者懇求奏聞豁免事在憲臺俯徇輿情斟酌調劑獨斷施行與爲空名之徵派甯爲實受之蠲除夫如是則官無掣肘民有甦息京邊常賦亦可以如期全完未必非公私兩全之術也



藝文中之一

記

袁州先聖廟記

南唐學士

徐 鏞

進士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期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豈惟民哉太山之於邱垤鳳凰之於飛鳥也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逝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歿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苴茅布子姓於九州班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以濟人然而不屑意者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慙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一車二豎訪耆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以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此則夫子所受老子之元言老子所以釋負而去之之義也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璣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醢雞於道室警喪狗於東門野饌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已也甚約是以宰我有言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豈不謂然乎夫近道者道亦近之遠道者道亦遠之是以七國冰解羸秦灰滅所以夫子欲見於衛杞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袒哭望東魯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祀也則自關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焉夫子非求祀於人而人皆祀之非銜售於人而人爭售之自非大庇生民其孰能至於此聖歷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樂不絕如綫聖皇紹祚文思累洽掃太學之煨燼編羽陵之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大壬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尚書吏

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帷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事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而孔廟頽替誦堂飄雨顧禮器而絕惡振儒衣而淒泣於是攷圖牒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瑫始立廟於州城北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奠陔次大興力役糞牆俱壞非宰我之難朽壞屋可炊知顏生之不惑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戶靜深重簷掩靄徵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絳以藻泳靈衣兮披披華蕊兮襲襲黍稷令芳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

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爲崆峒夕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心是猶衣猿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冢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靈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

萬載縣志

卷二十

藝文記上

三

其鄉輸稅增里閭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託於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遇寇虐浚溝隍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大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重修縣治記

宋邑令 徐昇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於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隸於筠則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成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蘭相如風類

秀邁則有若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  
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舊治地勢隱然負山  
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  
將杜產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  
邑化爲坵墟繼而劇賊曹成馬友輩支黨蚊聚大者數萬小  
者數千據我鄆郭血肉我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  
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冬昇被命謬職宰字于時潰寇劉忠  
張成各擁衆蟠踞山谷兇燄蜂勃也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  
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類脫兔首鼠無復  
供衙諾士庶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予視縣治  
故所則林樾蔚然因嘆息曰昔衛有狄難渡河野處狼狽失  
措文公營楚邱建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  
縣治者所以臨衆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  
聽焉今圯廢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凶殘而  
扶療瘡痍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  
翦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  
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  
吏舍獄寺筦庫倉廩庖厨賓廡各有攸序而崇舉廣狹率視  
故址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而罔由科斂規  
模簡儉龕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凋殘而興土

木人不以爲病纔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爲亟者民人離散失  
所依而喜其有官府也嗟乎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  
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爲慮豈知一旦變  
亂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旣修復矣邑人自兵禍以來  
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寧有幾然則後之生於斯  
舍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昇雖及瓜將代不可不  
書其廢興之歲月俾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祝令新學記

宋博士 楊 愿 新喻進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  
羣山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易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爾惟皇宋慶厯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東  
二百步許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  
士乃立學於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  
乾道乙酉適有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托足焉學  
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  
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助實宰茲邑入學釋菜已  
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闢今寓其舍可乎關市之征孟  
子以爲暴今奪教養之地而居之於女安平盍亦返其本於  
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  
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

而順人心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爭輸財以供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辛卯迄役於七月丁亥莫享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廚湑浴庫廩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綜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近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秘書徧閱四庫皆所以風厲學宮藻

飾大平之巨觀今祝侯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爲詩章謂其首倡恢大義則茲事寥濶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愿老於壽罔之麓來歲槐黃之秋聞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異時峩冠振纓策名委贄爲天子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又孰敢議其歸宿也哉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鄱陽吳予似丞萬載且三年以書抵予曰丞於是邑政無細大皆得與聞庸詎可以負爲言韓文公謂偏嫌不可否事者蓋有激云爾走雖不才切有志焉惟是卒卒將受代而奔走臺府無虛月在邑之日無幾顧何以自見獨嘗念邑在萬山中民有疾疢無所求藥束手聽命於天往往不得永年乃捐所得添給等錢通若干緡請諸常平司願循環運惠民局藥以售諸邑使者著作郎章公良肱許焉又請諸常平司願屬諸邑大夫提督月附帳一申以貽悠久使者郎中袁公燮又許焉自是邑人無遠近皆得善藥庶幾持此以謝邑人願公記之余發書躍然復之曰仁人心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

無乎不在也推是心以往則隨用皆足以及物仁不可勝用矣心不在焉楚越肝膽但見人自人已自巳尙何望其誠求赤子哉學士大夫志乎仁者也而高者或渙溲於簿書之間卑者率佻倪於風埃之下視斯民疴癢疾痛若舉無預於吾身者此無他心有不存焉耳予似不鄙夷其官匪身之謀而惓惓乎斯民唯疾之憂是蓋心之所發見而非勉強爲之者誠能擴而充之細而理一州大而醫一國必將循標察本爬剔弊蠹培護根源以致其惻隱怵惕之心所謂暴征苛歛以剝民之髓膚者必不爲也所謂嚴刑峻法以殞民之軀命者必無有也則其愛民利物之功豈但創一藥局而已哉請以

是爲記乎予似曰可乃書以遺之

二先生祠記

宋丞相 眞德秀 浦城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古昔聖賢所爲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

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能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義尙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彝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

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莠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

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萍鄉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



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宋江西  
提刑黃震  
慈谿進士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爲可語者與余旣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廡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十

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絡繹非世俗翕翕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勉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旣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

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

按此記見黃氏日抄其結銜稱新除江西提刑而通志秩官僅載其知撫州錄之以備續志之補

尙古堂記

元翰林學士吳澄崇仁

人之所尙有萬不同尙名者進取百途以蕪於升尙利者計度百端以蕪於豐其他小術末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入尙之終身而不厭嵇康之達也而鍛劉毅之雄也而博則其下者又奚足怪夫其所尙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十一

卑者所尙亦卑萬載黃元瑜循循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以求異於人而其尙自有與人不同者若名利若小術若末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知尙作堂於所居之偏聚羣書及法帖名畫充牣其中而匾其堂曰尙古予聞而嘉嘆焉蓋人之所尙者今而元瑜之所尙者古彼尙今者喜其快已喜其銜俗而笑尙古者之淡且迂夫孰知淡中之至味迂中之至樂哉孟子言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以尙友古之人斯堂之名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瑜之所尙固已高於人而予又爲之次其品法帖名畫古矣而未爲古也古者莫如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

春秋古魯史非司馬遷班固以來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孫通曹褒以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之五七言也書經爲上古之書易經爲三古之易古莫古於此孰有出其上者黃氏之子若弟沈浸乎是含咀乎是因古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人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異此尙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與尙今以誤其子弟俾日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奚啻九地之視九天也哉元瑜名壁爲權茶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爲予言其作堂之意而予筆之以爲記云 采吳草廬集補

大本堂記

元奎章虞集崇仁閣學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十三

萬載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堦其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子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

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乎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感應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源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

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一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采學古錄補

三新宣聖廟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

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以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霽地壤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植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煩煩一事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鄙薄驕吝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勛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

焉縣令學官勉之

重修張巖書院記

虞集

袁州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張君千崖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嚴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有所自也千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

祥娶張氏則干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  
稟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  
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  
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材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  
黼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  
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  
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  
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  
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嶽則嶽麓書院在焉東望  
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  
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  
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  
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跡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  
遊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  
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  
則志易墮乏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  
孰究孰擴趨時尙者竊緒餘以鈎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  
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  
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

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致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錦江橋記

元學士 歐陽元 瀏陽

錦江橋者建成敖君玉溪嘗爲新昌通守自之官至受代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伯川又新之書揭記余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

讐爲先而能思以一已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云者雖出於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墜先人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伯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江發源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墩一爲隄岸二爲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爲岱山場鹽司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



道皆甃以石

淨安寺記

元僧柏庭

龍江山淨安院自唐武德八年創建於縣東北龍山之前羣  
峯聳拔古木蕭森龍河之水縈帶紆迴殿堂隱霧樓閣連雲  
春則幽谷香飄夏則百草陰繁秋風桂馥冬雪梅疎四時之  
景無不備真仙境也寺之僧皆慕西來祖意朝經暮懺祝延  
萬壽普福黎民至咸亨二年歲在辛未朝廷頒行科式勅天  
下僧衆請給文儀修奉十方作大利益至梁唐晉漢周五代  
之時寺朽僧稀迨唐明宗癸巳年祖師若冰重建殿宇法堂  
聿新其舊至周顯德四年丁巳樓殿傾圮草生連壁藤蔓牽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十八

椽迄乎大宋開寶四年辛未僧從緣奉縣帖續創殿堂丕興  
厥址至宋嘉定九年丙子南泉山祖師普庵曾遊於此有鐘  
銘垂於寺因敘之以誌歷代興廢俾後之僧衆世承罔有極  
哉大德三年己亥孟夏月記

重修仰山祠記

元謝詢

孚惠靈康二王姓蕭氏爲瀑淵湧躍之神雲八荒雨四極元  
功廣博出則爲人袁仰山其故宅也記載起晉代唐永徽至  
長安作兩書生附彭蠡徐璠舟鞭風駕霆一日夕至分宜縣  
靈異變彰施集雲第一峯與小釋迦寂公作庵時聽說法卽  
仰山寺古廟在瀑水龍潭上今遷堵田萬載縣西半舍地名

奇圃山水佳麗修梁鼇駕遠浦虹流列青瑣以前馳交翠環  
而後湧舊有仰山二王行宮至元丁亥秋七月大旱進義副  
尉達魯花赤萬奴承事郎縣尹王國用進義副尉主簿李珪  
縣尉王仁合誠請禱甘澍隨足一邑之民以生官僚主盟重  
建靈宇委請陽俊胡巖孫周庚張世茂李一躍袁辛張遜易  
寅翔李俊張佑龍阜高袁辛繼張程王發陽壽周仁徐信鄉  
老文興貴等幹緣修造各施貲財運木鳩工十二月庚申吉  
創正殿衆心輻輳眞宰桴昭士庶虔祈遐邇丕應祠庭日廣  
樓閣雲齊像設嚴鼓鐘備修廊表廡燦碧輝金左右壽山廟  
前隙地一區徐信置入躬領衆善友執鋤於四圍界內種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九

松萬餘株爲後修造用仍自捐金穀辛卯建竹渡橋甲午建  
潭埠橋丙申修紹江橋辛村橋壬寅修邑南浦橋瑞州府上  
高縣五里斜口橋下二十里端港橋處處興修源源利濟告  
天祝壽上報聖皇下爲生民祈禱善心充拓定力堅信可謂  
勇往精進福德智慧人也廬陵先生八十五歲由湘回經張  
函聞奇圃仰山之盛特進瞻謁有揖余言信等半生精力見  
於祠宇橋梁神像官董其事人勰其助合有紀載以垂永遠  
余諗之曰子之功子之行非言可旣孚惠銘之久矣如是因  
如是果受用無盡贊歎之至姑寓記云

南浦橋記

謝詢

縣之南爲適郡通道行不一里有溪流自西南來縈帶其前  
使命往來邑大夫送迎必涉焉故昔之爲政者礱石爲橋架  
木爲椽爲屋以便行者橋之有亭舊也壬辰以來燬於兵燹  
十五年間無有舉而復之者今朝廷清明邑大夫幕賓皆時  
英傑庶務集而百廢興橋之復舊蓋有其時也邑人文泰卿  
者精於醫賴以生活者衆悉以其報德之貲獨力爲之屋凡  
九間若柱若梁若椽若桷直而壯樸而不華內則因柱爲扶  
欄外則通爲版壁以障風雨簷棟黝聖規模一新活人而得  
之濟人而用之皆出於中心之誠而非尙浮屠因果之說徼  
福於冥冥之中也主簿黃君以正書南浦二字以標其額東

魯謝詢簿官之迹老於江南會而別別而會不知凡幾南浦  
固通於道塗者也登斯橋也覽山川之奇勝懷故鄉而不可  
到仰其命名之義思文通作賦之意烏不爲之悵然也哉因

述以爲記

按壬辰兵燹正元末紅巾據萬年也橋蓋洪武時  
修以正卽自中字郭志秩官 誤以自中爲另一

人更列以正名  
爲成化末年任

雲松巢記

明徵士 梁 寅 新喻

寅與胡君志同締交五十年凡海內之士少歷江湖而老安  
巖谷如吾二人之相與者蓋亦罕也君於學博洽而爲性冲  
素家昔在洪厓之下往來經彭蠡瞻廬阜又愛夫五老之峯  
思爲雲松之巢而累於盛名志未之遂迨職教上高遭時艱

阻晚而結廬萬載之野涂谿之上乃曰白雲蒼松吾朋儔也  
紫厓翠谷吾亭宇也身之安於是者心之樂於是奚必匡廬  
哉乃名其廬曰雲松巢而寓書於寅屬記其概寅復之曰太  
白之欲巢雲松也歲月之弗逮而素心之竟違君今以耆年  
恬處獲遂初志前人之所不得者得之矣而盍亦觀於雲中  
之鶴乎其翱翔乎埃垞之外超越乎溟渤之間朝與王喬俱  
夕與偃佺遊濯羽於扶桑揚音於丹邱樂何如也然在林之  
思恒不已者何也靜之欲動動之欲靜其天者然也寅與君  
弱歲相好白首弗渝山巖之棲時同意合方將覓雲松之巢  
挾丹霞以締盟指白水而旌信詎非願與君名泰其族出於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一

華林文章翰墨之傳於時者士大夫共知姑述其高雅之尙

云爾 采石門集補

青陽歸隱圖記

梁寅

敖君遂初家於萬載縣之野青陽山之傍當平時其伯父及  
先君以富貴文雅著稱其所居亭觀之美枕高跨深林穹石  
峻澗幽泉清而一時才名之士或經其鄉則必造其門遊觀  
之娛宴談之樂必流連意愜而後去兵興以來巨家俱毀今  
朝創業雖強鎮之悉平民生之復遂而君之家竟隳矣君以  
嘗食前朝之祿徵至闕下於是思其山棲之樂而自號曰青  
陽者因求孫子林氏爲青陽之圖且屬寅記其左按圖是山

在其居之西南可五里而屹然其中者曰青陽道院君之伯父玉谿翁所作也道院之左曰曾文迪之墓文迪唐末葬師楊筠松之弟子爲敖氏相葬故卒而葬於是也其右曰西爽亭以西方之爽氣爲可挹也西爽之西曰巖巖亭其前有雙石如門如亭峙乎石之上者也二亭之後其左曰白雲窩蓋周圍皆石而其中寬平可坐者也右曰鴻濛奧取杉之存膚者以爲亭之材而又覆以杉之膚蓋唯樸之尙而同於古初者也又其後曰碧霄壇於是而雩祭也山之北爲池池之中三石叅立者名之曰小蓬萊取其象也是山舊名觀邱而易之曰青陽本之道家言言人必受東方生氣乃可仙也山周

迴十餘里其西南北三面水縈之如玦葬家以爲有朝拱之象焉則宜其地之靈也寅嘗觀世之人莫不有所嗜其嗜之在是則樂之在是也凡以富以貴以飯啖以菹博以聲伎以遊畋無非樂也而一或失焉則慍且戚其甚者至於鬱悒而或傷其生焉斯嗜慾之弊也唯君子之樂則安於命適於義故無入而不自得焉雖顛沛之甚憂患之久而樂固自若也敖君之客於京師也其於山棲之樂不可得矣而察其中則夷然以安觀其外則粹然以和與昔若無異者則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庶幾乎君之得請而歸老於是山吾知其後之樂又有踰於前之樂也審矣君之家凡亭觀之美鉅公才士

形之文辭者多矣而今皆泯焉况又託之畫圖而又藉後來之記述安知其不同於泯者也是可感也雖然君之知寅也久則固不可以無述此記之所以作也

采石門集補

譙樓門廡記

明邑主簿

黃自中

萬載縣新作譙樓門廡既畢知縣趙君中謂其主簿黃自中曰斯役也縣丞馮君原禮實力其事具有牒縣辭盍徵書之以記歲月用示方來謹按其牘曰立綱陳紀守職奉公理廢復新宜在規措叨承簡命共撫茲邑欽奉律令公廨官舍修理勿違敬遵罔怠斯縣兵燹之後雖已建立廳事修葺未備爰有北門城樓暨空閑倉宇俱係劉氏撤與姪明德屯據時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三

所建軍民墮毀將成廢物遂理喻其居守者戒市民拆運其木瓦柱石勸率各都里長供給工食仍添助蓋瓦兼自捐已俸贖布帛犒人匠迺相物料量度長短起造甃覆以旃蒙大荒落之歲季冬丙寅作儀門兩廡吏舍明年仲春己未暨譙樓築廳前露臺甬道立戒石亭未始差斂稅民擾害鄉疇也原夫開設之初銓注令丞簿尉典史到任因見官治草創弗稱觀瞻僉議各出利便方策重建一新於是相時成事允屬通敏長材者焉然則締構經營非馮丞固莫爲功而協謀於前思繼於後繫非同寅之心則亦將曷賴焉乃余復何幸執筆從事以與有榮於其間獨惜典史韓昱遽先物故弗克共

落成耳乃相與備述其語勒諸石以詒後之人又明年秋秋朔記

賈令建學記

明湯熒進士

皇帝卽位之初年詔郡縣議學校養育人材以輔翼國家承天休命越甲寅八載之間政教大興郡縣吏虔恭厥職咸能出棟宇於塗炭之餘植藝倫於廢弛之後炳如也萬載知縣淮安賈侯志通下車以學校爲務嘗與士夫履觀故址某爲正殿某爲明倫堂某爲齋舍某爲廚庫某爲二先生祠某爲魁星堂雖平日案牘山積若無少暇及此者而規模之廣狹位次之伸縮工力之多寡費值之欠餘皆素定於胸中矣一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四

且咨於丞孔思道暨諸同寅咸相其志遂委財命工備物底績黝堊丹漆各中矩度巍然煥然其聖人在天之靈歟抑我侯經營之功同寅贊襄之至也嘗謂法度禁令可以集庶事不可以結人心至觀教化之效仁義恩澤又不出於法度禁令之外故民不期孝弟而孝弟自興不期忠信而忠信自立雖任其責者亦不自知其效之至此也且人材之出也固山川之氣所致其成也朝廷勉勵之功師友琢磨之力人材非聖化不能成王業非人材不能理詩曰於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之謂也爲吏者以朝廷之心爲心新令尹又以舊令尹之心爲心庶人材治化相維無窮已

混元經閣記

湯 燮

曜靈觀經閣乃混元教弟子劉又元所建也觀居縣西二十里懷舊鄉緬村里紫蓋山下相傳爲謝仲初遊覽藏修之所歷唐至宋靖康觀毀後仍建焉元壬辰法堂頽敗又元懼宗風之不振憂元範之無託乃竭已力告諸好事者備力備工辟其地新建是閣閣高三丈二尺四寸有二柱上祀元帝像卽其師高敬則所塑下爲居室以禮四方往來高士左楹以祀宗師右楹以祀檀信及歷世神主辛勤十年始完吾觀又元師弟子授受之業始以正一爲名初未及混元是閣之建其下開正一法堂所尊奉經以度人爲名亦未至於混元比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五

邂逅法師熊明德授以混元宗旨而深契其心始以是閣爲混元經閣夫學者旣以老氏爲宗老氏之言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非混元而何正一之用行混元之體固具乎其中矣夫混元者雖曰氣之始實未嘗有始也而亦不能無始也蓋其爲道出於未始有始之初非有朕兆可名非有聲臭可求非有形色可驗故謂之混元求混元於言語文字之間蓋日已遠矣經典云乎哉雖然學者不假乎言語文字以爲入道之門則混元之境何從而至熒儒者也萬載縣令學掾歐陽彥斌來瀏陽求碑文又元就以是記爲請余於混元之旨未悟因彥斌回質之師以求教焉或曰庶



後然後刻之可也洪武七年甲寅三月吉日

二里修浮橋記

明邑訓導

曾宜勉

廬陵儒士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而遙竹渡則沂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陽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燬於火竹渡續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每春洪水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往往官於斯匪困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武壬午貴池舒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晏如也顧尤亟於徒杠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六

董其役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眾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曰盍若更新庶耐悠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贊其成凡一毫之費一力之役不煩於民橋皆載舟水面隨其濶狹或九其舟或十五其舟貫以長索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兩岸旁立庵舍擇民復其身守之規模堅緻足以久遠車馬往來晨昏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費也凡若干緡非眾施協力而侯爲之倡孰能成哉眾請書其事刻板於菴以告來者噫龍江竹渡之有橋也成於我侯便於爾民凡偃僂而提攜負載而奔頓行者歌休息者不憂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

暨今寒暑代謝凡若干載乃始成之又誰之力歟是宜記之以貽後世使繼此爲縣者皆能行政若我侯則龍江竹渡之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桐岡書屋記

明祭酒

胡儼

南昌舉人

萬載邑治之北二里許其地曰桐岡其土豐衍其人近厚邑人劉文忠築室其間環龍江之水面紫蓋之峯又宅其地之勝者蓄古書教子孫際太平之興運樂邱園之閒暇所以求其志者裕也其子蓋登永樂乙未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溫厚而文雅足以見劉氏詩書之澤矣昔韋長孺能教其子傳其經並貴顯君子謂之重學司馬溫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七

未必能讀君子謂之貴德世之人勤一世以治生各有其業有其業者皆欲遺子孫士以詩書農以畎畝賈以貨工以藝古今天下皆然也然子孫賢不肖不能齊雖其業有本末或傳或否則亦豈能必哉故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積德者後必昌有賢子孫必食其報矣嘗觀宋之時范氏積德百年而有文正公其初孤貧無聊人不能堪乃能奮苦志於學而卒以功業顯聞又有出於韋氏上者豈假祖宗尺寸之業哉由是而言士大夫所以遺子孫者德與書不可偏廢也文忠蓄書旣教其子光顯矣優游暮齡豈不可淑其孫乎由子而孫繼繼承承亦豈有窮哉雖然積德與書以啟後人固在

文忠至於積學衍慶以顯揚先德又在子孫之自致何如耳  
蓋來求文余未嘗一至桐岡其山川景物有可題詠屬之能  
賦者獨書此以爲書屋之記云

綠陰書屋記

明侍讀

周

敘

吉水進士

綠陰書屋者刑科給事中郭君瑾未仕時藏修講學之所居  
也其地擁月臺紫蓋諸峯齒舉逶迤而龍江之水引清紆練  
出虹橋以達平曠喬木碧樹濃鬱隱映謂之綠陰池上君祖  
敏齋父孟牖結屋藏書以教君招致賢師友相切磋期於有  
成志甚篤也君克承先志研覃弗怠旣已出爲世用階清顯  
恆自念所以臻是者未嘗非書之由而祖父義方之所及然

牙籤插架手澤猶存而松楸雨露之思深矣不有記焉懼世  
德書香之無以詔後人也乃屬言於予予惟君子之學也每  
卽夫寬閑雅潔世紛弗接之地然後理以靜明節以苦勵蘊  
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此昔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  
所以專意肆力而暴著於世也然二君子者猶離家庭卽曠  
寂孰若君祖父處豐裕關幽篁使其子孫居慈孝樂地成爲  
已之功立顯揚之本乎且君復將宏德業茂繼述彰而大引  
而伸之此又子孫難得於祖父而祖父難必於子孫者也可  
謂交賢矣雖然先民有言書者用不敝取不竭可供無窮之  
求者也爲君後人亦勉於斯焉則其繼君而來又未可量書

屋之光榮詎有艾乎余嘉君之知所本也故記之而期於無已焉

志喜堂記

明禮部侍郎 王直 泰和

邦器名瑾以明經取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凡三年朝夕在天子左右以近道德之光上以爲稱是職推恩以所居官贈其父母亦贈孺人錫之敕命雲漢奎壁之文燦然昭映於其家邦器雖不能無感於心然深自喜余亦喜之或曰邦器得褒贈其親其喜蓋宜而子亦爲之喜何居余曰君子之喜獨以已哉蓋有同乎人者矣夫人子之生父母見其爲男也則喜之及其稍長知讀書就筆研矣則喜之及其志之遠大而能親師取友以成其德達其才則喜之既取於有司對於大廷而登科甲之榮則尤喜及列官華近職事樞要進退周旋如在天上則喜滋甚矣而人子之於親譬如萬物之於天地其生成之德豈能報哉惟冀得祿以爲養庶幾少慰焉然而有不得者此其心當何如也遭遇聖朝褒贈之典使父母平日喜幸之心一旦而與享之雖冥冥之中且慰悅矣豈獨其子之喜凡有愛親之心者蓋莫不喜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蓋行道者立身之本名之所以揚孝之所由顯也邦器今能顯其親矣其身益卓然自立則其名當永而所以顯其親者將不益大矣乎子於邦器不特

今日喜之冀猶有大喜於後也問者唯唯而去適其鄉友禮部員外郎易節時中來求言以贈乃述志喜一首以贈之遂名其堂曰志喜堂

陳令修學記

明學士

張元稹

南昌進士

萬邑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廡會食之所有廢焉而莫之舉有敝焉而莫之葺禮樂教化之地弗急於簿書期會固有司之常歟成化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才宏局來令是邑甫下車謁廟視學卽慨然興嗟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經營注措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就之志甫一月廟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

星門成旣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禮殿廡東西戟門及明倫堂成又數載庖室牲房學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廡廡宇成其費也弗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或廢焉起之而加宏壯或敝焉葺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街由是法制宜有煥然大備廟庭肅肅儼乎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爲令可爲急當務者矣學司訓葉福桂梧咸嘉君績欲詔之無窮乃諭於貳尹陳衡判簿王琇遣生員宋瑤鄒泰來南昌屬爲記夫廟學國家制自有定廢以壞舉之有司職固然也而固有忽焉弗之急急之而必待其人是何異於學者理本固有成厥毀

作厥墮非上之人有以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固曠治焉  
久今陳君乃毅然爲一新之諸士子來遊來歌觀茲盛美其  
亦反而有所興哉廟制焉久廢而備吾容有久廢而弗備者  
學制焉久頽而葺吾容有久頽而弗葺者因耳目之新日致  
所以自新而求無負於賢師帥異時出而登庸將有以推而  
大振天下之頽起天下之廢以補造化以福蒼生則陳君之  
功豈徒今茲右於廟學而已哉

重建雙虹橋記

張元禎

一橋梁之修於有司詎爲重以大者然古人占茲於政今人  
盛茲於舉古人曰小且理矧大輕且舉矧重今人曰庸有司

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撲滿於已遑民焉軫勢急第簿書期  
會之劬遑民焉屢茲其故事則末而有司臧否焉攸繫亦弗  
小也萬載縣左有橋曰雙虹翺於元季國朝洪武永樂間圯  
而重修之至今成化乙未夏霖猝溢復衝廢涉者病焉縣尹  
海陽陳君璨惕然曰茲非吾責哉乃伐石斲材擇人程督仍  
故址梁而甃之樓七其間僦三滴叢之飛楠繫之風鈴修尺  
百廣尺十二崇尺二十復橋北立關王廟以鎮之龍江南浦  
間病涉者免矣工肇於歲乙未八月訖於歲丙申五月陳二  
尹衡王判簿琇喻掌教淳葉司訓福僉曰茲功弗官縻弗民  
騷匝十月歛焉於成侯誠良厥畫者微有以章之久疇能知

厥功之自則相與植石橋左而亭之走生員辛容李升丐吾  
記吾謂茲今人盛厥舉古人占厥政者陳君善績在民殆弗  
勝書然茲亦証無小之俾就泯況茲橋袁民之剏則前此有  
司愧於民已多陳君此功又詎賢於今有司而已於戲先王  
之政舉自不忍心建橋以利涉亦不忍心一端也有司朝廷  
責之宜有大乎此者此猶不舉餘從可知使天下事上以下  
不忍心人人乎陳君茲一橋之能達詎王道焉弗備詎世道  
焉弗隆噫然而難矣

靜觀亭記

明邑教諭 喻 涪

成化四年冬粵海陽陳侯璨來知萬載事下車之初慨然慕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二

漢唐守令遺風律已嚴愛民惠越明年化行俗美百廢具興  
公堂之後舊有亭曰儼思乃退思之所歷年寢遠棟宇傾欹  
侯重葺而新之無以名亭一日因其兄崇珪示書教戒遂書  
之於壁欲常觀之而不忘故更其名曰靜觀屬余爲記竊惟  
仕而優則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德退休之暇吾知  
侯優游其間俾天君泰然外絕喧囂之擾內無非僻之干心  
與造化俱身與神明接靜而觀乎天地則天地不過以生物  
爲心靜而觀乎聖賢則聖賢不過以行道爲心靜而觀乎兄  
之所以教戒則亦不過欲以養民爲心夫豈不可體天地之  
心以爲心乎豈不可體聖賢之心以爲心乎豈不可體兄之

教戒我者以養民乎程子所謂觀物於靜中自有春意最可  
體仁予於陳侯徵之矣是知昔之各爲儼思思則生於心而  
由乎中今侯更以靜觀觀則寓於目而應乎外內外交養動  
靜不失觀我生以觀民生將見事修政舉本成已之德推之  
以新民民革舊染而從新政樂雍熙太和之治遂相生相養  
之天漢唐守令豈得專美於前哉因記以名亭

陳令修縣治記

明修撰 羅倫 永豐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  
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  
菲惡以甘美做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十三

之制內以位敘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廉  
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  
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做陋此何道哉萬載礪帶袁筠俗  
號易治廡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於是八  
年矣知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思之所  
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  
吏居息有舍凡爲屋百餘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  
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  
民亦歸之剝膚椎髓公私罄然掃地壁立民不堪命不革其  
舊而新之殆甚於斯宇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



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於民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尙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生員彭用中陳鏞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譙樓記

明學士

吳

節

安福進士

萬載袁屬邑在漢爲建成在吳爲陽樂在晉爲康樂五代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十四

萬載宋元因之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泉之號巖之可傳者仙遊龍成也橋之可題者雙虹南浦也名宦則有林景達冷應徵諸公以名績稱人物則有宋齊邱廖洪諸賢以文學著讀書有堂科貢有學仙釋有紀物產衆多誠大郡之勝地諸邑之奧區也成化初海陽陳公璩奉命來宰是邑宅心以仁懷民以惠葺年而政通人和流連四歸再葺而風移俗美稼穡以穰遂倡諸寮搏恆祿節用費首葺公廨以嚴出入次營學校以崇士風暇日登麗譙見其棟橈瓦墮風雨污漫歎曰表望在此其凌替至斯乎迺謀諸父老百執成曰唯命邑之富民聞之皆願分貲以助遂蠲日培址

鳩工輦土取材於山鑿石於阜建樓五間爲旣三滴叢以飛  
梯繫以風鈴繪以丹青甃以堅甃大書其額曰萬載縣又設  
鐘鼓栒簾刻漏於上以備嚴更擇人守之惟謹由是黎庶奔  
走來下邑者瞻望麗譙翬飛藻繪咸嘖嘖歎美以爲昔未曾  
有其遇事入公門者亦皆鞠躬引領無敢差池此邑望所以  
尊隆而政治爲之一新也一日教諭喻濬率諸生登眺其上  
聚首言曰茲樓之成功用浩大宜有文以紀之乃遣秀士二  
人走書安成徵爲記將鏤諸石予惟麗譙通邑之表四遠所  
觀望也况考景定時以修政務祇嚴更滴以警閭閻皆事之  
大者也昔在宋時張希顏知萍鄉殿直范延賞過焉夜宿邑  
邸聞更鼓分明知其必有美政歸以語大臣張詠詠然之薦  
名於朝遂登顯仕今陳公爲政清明愛民如子平徭薄賦市  
不易賈孜孜焉惟耕稼是勸比希顏之政勤勞過之矣且建  
麗譙以壯邑觀豈特更鼓分明已耶使節所經必有稱道而  
薦剡者遠大之望端有可期不但展百里之材也於是述其  
興造之始用工之詳壽諸貞石以垂永久

黃令新學記

明大學士

彭

華

安福進士

皇明混一天下自京畿以達於郡縣無不建學校以育人材  
故當時士無不教教無不用用之於家國天下又無不宜此  
其所以時稱盛治而非漢唐宋之可及也矧萬載爲袁郡鉅

邑而舊學在縣治之東窄隘弗稱凡文廟祭器堂廡號房悉因陋就簡前之有司鮮有究心於是者永興黃君珙出進士宰是邑下車之初拳拳以興舉學校爲念然不能以一日遽成比三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慮學宮之窄隘則廣之以曠地憂文廟之傾頽則創之以新祠廟後建明倫堂堂後立奎文閣櫺星門舊以木也今則石以易之泮水池舊所無也今則鑿以浚之禮門義路昔所未闢也今始闢於兩齋之左右露臺躍臺昔所未築也今始築於文廟之前後以至神像之繪籩豆之新庖廩之設戟門之修丹墀之廣號房之造與夫鄉賢祠習射圃廡宇饌堂煥然一新皆出於侯之規畫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十六

經始於丙午夏落成於丁未冬於是二尹黃君仲哲判簿徐君瓚掌教李君仁訓導劉君顯等具其事令庠生鄒泰柳書請予記予惟學校乃王政之先務職守令者孰不知之然知而能爲者少爲而必成者尤少若黃君之用心可謂知而能爲爲而必成者矣然則斯邑之士宜以邑宰之心爲心務窮理修身於未用之先忠君愛民於效用之後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所學則有光學校也已

城隍廟記

明邑教諭

朱

憲

山陰舉人

古之有國家者必務利民利民者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若山川社稷以及坊水庸門井之屬悉載祀典歲尊祀之而

城隍之祀不經見三代而下萌於唐歷宋元而漸盛天啟我  
高廟皇帝綏靖寰宇卽大正祀典以爲高城深池鞏固疆域  
不戢者不敢睥睨以肆侮民賴以安厥功不在山川社稷下  
非門井之利一家坊水庸之利一鄉者倫不可不祀也故著  
於令甲曰廟而天下郡縣皆立之廟之高廣視郡邑廳事爲  
差職郡邑者將視篆必先謁廟誓神有事於山川社稷則載  
其主以配享焉夫聖人重神之旨所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  
與神合爲民利不爲民病也萬載舊有城隍廟在邑東北隅  
去邑治不一里歲久堂寢門廊俱傾圯予自宏治丙辰視學  
篆目其廢壞常致慨焉己未冬洛川張公道顯來令邑詫曰  
廟廢若此曷稱神棲更新之舉不可緩矣義宰辛潤字延仁  
聞而起曰此吾素志也遂出私帑若干緡市木石磚瓦覓工  
役作中堂五楹後寢三楹又作東西廊各五楹爲堂之翼作  
內外門各三楹爲堂之限月臺丹堦夷以磚堂寢門廊覆以  
瓦與夫龕坐几案之設黜聖金碧之文司曹馬侯靡一不具  
堅好礪密足垂悠久經始於庚申春三月十二日落成於辛  
酉春二月吉日道顯公奉神像中座每祇謁顧謂僚佐曰美  
哉廟之更新也貲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辛其克成吾志矣  
將記其事以貽後會以艱去乃請予記之而予以校文南都  
旋考績北上不果後八年戊辰延仁走書來徵文予與延仁

交之久知之深義不容默况數年心諾不敢不踐竊惟人生世間有財不能施者爲吝能施而於無益者爲濫皆非義也夫人心易惑莫如淫祀相率崇奉之峻厥殿庭侈厥臺觀雖傾囊倒篋而不恤由不知義耳城隍之神爲聖朝所重延仁仰尊朝典成邑侯之志不吝捐若干緡撤其廢而一新之誠可謂知義而尙焉者也其視惑於淫祀以其貲爲無益之施者不亦遠哉神用永歆監吏民之臧否而禍福之茲邑其享久安長治之福矣自是而後星移物換廟貌不能恆新不知任起廢之責亦有如延仁者乎予故記之以俟

潭頭橋石碑記

明邑令

張邦毅

宜興舉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十八

部民李氏曰珪者幼補博士弟子員長而依施晚益敦行誼以廁於膠賓予接其人知非齷齪者潭頭之石橋也實助於彥端至珪重建以鎖鑰族姓之水口走而請記於余余領之先是余以勸農行部一至其家見其族之子若孫不下千指皆敦樸守素間以秀文絕不妄與人爭競有先民之遺焉家環湖而宅其中大江循其左而一往不復顧去家東里許曰獅曰象兩山始牙錯而抱焉石橋雙鎖亘於東南支流之間以縫其闕龍圖祠則踞象山之趾而履清泉之下江之中有石如盤面徑可數丈餘所謂涼傘石也天造人工皆爲李姓水口坊不滋他族逼處此以與爭競豈偶然哉夫山川盤錯



不朽之說德其先也功與言固其緒餘焉天生孔子爲萬代  
道德宗王陶範諸賢無非身心性命天常人紀所繫故萬世  
允賴報祀至今不衰然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以身教之  
也鯁溟郭公東海間出也學孔其素志焉持節明刑得情勿  
喜孔之會也擢抑權勢名達帝聰浩然之氣剛大莫禦孔之  
孟也艱娶者有助弛葬者有禁忌行者有飭無非道德齊禮  
之遺意則其出身加民又皆孔氏家法也茲而修飾黌宇教  
學爲先是蓋推其所得於孔氏者以淑諸人此其屬意斯文  
亦至矣哉二三子服儒衣冠誦法孔子苟於操履之間漫不  
加省一旦叨竊科第登陟崇臚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吾恐  
其過廟生愧而孔聖之靈亦戚戚然曰非吾徒矣是又郭公  
之憂也先達爲袁士謀者有曰文當如韓道當如張余亦曰  
操修作用當如郭也余不敏職列史館日以采錄名實爲事  
是殆不多見者故特爲記之亦俾爾有司爾多士知所興起  
以無負郭公惓惓之志焉

啟聖祠記

明

辛

磊

邑舉人

皇帝九年詔尊孔子至聖先師禮崇封先世啟聖公祠以特  
廟以先賢孔氏鯉曾氏黜顏氏無繇孟孫氏激配徧及天下  
郡縣林侯聯峯合萬載勵政均輸百廢具興大懼廟隘於地  
弗舉化尼弗行無以稱合上意旨胥之得西塹廢祠可踵而

易理也以聞巡撫三峯高公可其請乃白於僚屬龔君廷憲  
馮君應軫議以克合計圖百步有奇猶重憂乏費越癸巳春  
董其事於盧君鼎儻工量值命日募傭仍厥基新厥良材端  
厥廉階中爲享殿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前列門三門各  
有扁垣墉聿新畢工於歲秋費弗官糜役弗民擾工弗時誦  
偉哉事旣竣侯將報政尋拜戶曹居行盧君以磊砢其盛而  
落其成屬爲記之竊惟聖人之道侔於天地古今知尊事之  
矣至崇其親以特廟釋奠漢唐宋所未有者實我國家尊師  
右道超古準今之盛典也夫惟天下吏侔有賢否故廟宇之  
建有舉有墜侯程工而廟登勢肅而品器飭夫程工而廟登



成孔安盧君亦有光於是哉

正人軒記

明倪棟上虞

余友葑石陳君治萬載期年政成構軒於廳事後而休沐其間喬柏陰翳挺如翼如請名於郡大夫鄭公公曰古有正人如松柏當書正人軒於是陳君走价數百里屬記於余余惟世道之衰由於奸邪之亂正而邪說之肆起於正學之不明自剖判以來國家所以爲國家天地所以爲天地人心所以爲人心恃有此正而已國不正則亂家不正則亡天地不正則日月薄蝕陵谷變遷人心不正則弃禮滅義縱惡怙侈而近於禽獸夫人將以其身理國家位天地而使之近於禽獸

可不哀哉樹樹者樹松柏則貴之冀其可材亡論荆棘卽桃李春悅其華而秋啖其實巨室亦何賴焉析圭懸組之士林林不可勝計其爲國家荆棘者何限藉令朝夕奔走辦集於追呼會計之間彼自以爲庸國家且桃李視之卽亡此百輩何足慮所慮者亡正人耳貫四時歷多祀如松柏之不改節則掄材者亟收焉朝廷得一正人而以之尊郡國得一正人而以之治邊圉得一正人而以之寧所謂人紀正而地紀定天紀貞也才智之徒方其無事攘臂捥腕以爲誠得一當稷禹逢于易與耳及當利害輒如敗荷衰柳隨風而靡賢不肖之相距奚啻松柏桃李哉嗚呼端人正士衰世豈盡無之其

或無救喪亂而身遠名滅反爲奸人竊笑者何也正學不明而邪正之勢不兩立也姑蘇專而萊公逐臨川柄而溫公行此非較著者歟然則栽培之機亦顧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正學昌明正者榮邪者退屏若秦越黑白之不相入士患不正不患正之不行也陳君負瓌奇之材嘗與余登九峯之巔四望寥廓湖光萬頃海濤接天慨謂余曰丈夫氣岸當如此矣比治甫期而頌聲四達諸所建白約束皆可載之令甲則其爲鄭公屬意宜也所謂栽而培之者非耶鄭公正已率人陳君附之以起所謂得一人而足者而相遇若斯豈非正道之大幸哉然則茲軒也詎直一時甘棠已歟陳君與余同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四三

邑家世膺仕以正道顯鄭公闔之侯官人壬戌進士結髮事正學今爲良二千石表正於袁

城南社倉記

明大理  
寺少卿宋良佐

邑進士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爲不足無六年之蓄爲急無三年之蓄爲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天時之荒歉無常備之不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於積乎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缺血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於諸路茲

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  
不足供稅邦之廩庾儲蓄無幾一遇旱澇饑饉荐臻臨期告  
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  
紫陽之居學溯淵源用能紹四百年之傳而光大其緒出宰  
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痾瘵立迎春亭以重  
時政建養濟院以恤孤貧置南儲倉以便轉運清逋征法以  
平輸納政績顯著徽譽四騰當道稔其賢屢褒崇之隆慶庚  
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加大夫秩留久牧欲衽席吾  
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茲舉也先得我侯惠下  
之心真足以償我侯已饑之念者乎侯庸是經畫多方度里  
中地之便民者各立社倉一所勸誘鄉井之民民感激咸樂  
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斂散之規宛然朱氏遺意  
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楮樹潭曰進城曰牟村每豎巨廩四門  
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因取預備倉左側空地立城  
南社倉左右巨廩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守宿  
者以司啟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十倍於鄉真不  
易之規也孟冬工竣邑鄉耆屬余紀其事余以爲君子之仕  
也固當志存益下而每難於施濟之衆濟衆固難而濟衆於  
顛連無告者尤難也此法立蓋有澇不能使溢旱不能使涸  
疫癘不能使災惠澤沛然溢於萬載與朱子活浙東之民者

其心一其事同日登曰平日太平者不見於今日乎救荒之策孰逾於此余固慶聖天子愛民之心無窮我侯仰副聖天子之心益廣於無窮矣侯名文光姓胡氏號西川直隸徽州黟縣人嘉靖乙卯鄉進士

竹潭橋記

明教諭 龍國臣 邑選 貢

竹潭距邑西十五里有大道截流橫渡上通荆楚下達筠陽凡商人之販者負者邑人之往者來者咸之焉先時水勢狹淺設徒杠而已頃年以來洪水衝激澣日圯潭益濬每春夏瀾漲汨沒於中渡者頗多君子見而歎曰不仁哉竹潭之水也有司之心也夫水無心也亦無為也不仁之名可道也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四十五

司廢王政使人病涉若此責將安委邑西宋母鄧氏聞之曰吾夫君西溪一元不幸賈行道之志以徂畜愛人之心未及一試良可傷哉幸有篋笥遺貲足值木石費剋茲橋庶幾顯愛人之仁於身後乎遂慨然命匠屬工伐石於礪斷木於山卜辛巳歲之元日經始焉橋凡四墩岸磊以石長一十丈廣一丈六尺上庇以屋凡九間覆以甍楹列二十期年而集人咸羨其成功之速也販負往來若履周道人無病涉功何懋哉夫西溪翁厚所藏而足今日之費不幾於善藏其用者乎鄧氏不吝所藏而揚夫之美不幾於善顯其仁者乎嘗聞宋之先世有渡蟻而大魁天下及其弟並顯名於時者視創橋

利人仁之大小奚啻倍蓰哉夫能培植昌大之基後日子孫得無若郊邠之顯世者乎余非佞也古人所謂仁者必昌其後可徵也三子江蒸嘗遊余門借從弟來請文紀事蓋將揚考妣之休於無旣不又幾於孝乎是故不得辭也是故爲之記也

重建崇文堰記

明邑令 張文錄 同安舉人

萬載學宮東畔古立崇文堰秀水瀦蓄科第蟬聯迨堰圯水涸丁酉迄乙卯鄉會不競者二十餘年應泉江公典文教慨然有興復志謀諸合江徐公蒙泉張公卽其故處出貲聚材鳩工闕塞積導上流列陂而障之嘉靖丁巳冬經始戊午夏

告成秋試庠生葉子璽果中鄉薦真若桴鼓之相應焉則斯堰也信於學校之繫重矣余莅茲土樂觀厥成見其浩淼迂迴波流萬頃泮壁若渾然天成歎曰自昔圯以至今司教者不知其幾矣視堰之興廢罔有注意者而公經理若是是壞於數十年之間者舉於一旦不賢而能之乎今而後司是學者享其成游是庠者際其盛真才輩出羣收高第萬之諸士有不興去後之思者哉不惟是也甲寅歲郡判淮陽春谷葛公散俸收置學田久未聞竟其事者公推廣其惠買田二十畝有奇以成葛公之德則公作興學校之功更無旣矣諸士徵予爲記豎石中流庶來者有所歆望而堰可世世不圯也

已

餘慶堂記

明侍郎 汪道昆 歙縣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遞以令遷去金故楚產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日偉之矣即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塾江三老謂余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一少府於邑宜未得少府於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詩自負而處士禰孳孳務明經祖嚮禰言孺子何慕羶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宵逐逐以希儻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驪居常視食上下問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四七

燠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估舉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於是縣博士旅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穆考卽位少府奉詔起澤官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夫列邑貢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間一奉詔則舉擅場丞雖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擅場爲令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艘望於颿風有餘怒腹堅於澤水有餘寒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也少府其席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

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修之於家夫非善養也與  
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紛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沒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主上方破拘攣振淹滯耽耽而欲得  
士無寧以一塗失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  
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詔求異等皆得  
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譽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  
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築也  
漢治最爲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於文翁而壹  
稟於躬化夫以邑則墊江爲險以政則令爲專親親長長而  
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席家慶以往第與境內其之卽  
未及下車有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  
覲宗祏能無怵惕之心乎倏然如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  
色矣賓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堂  
之慶未艾也

玉虛宮記

明知府

彭

澄

邑舉人

按志邑有道場九仙宮舊矣基肇自唐迄元道人黃竹關解  
官躡元卜是棲真有覺倏附入仙乘雲去因得名九仙云人  
以道化地以人靈道以地闡沿斯相爲弗替厥相遭詎偶哉  
特其地雜處闐闐囂塵間其壇宇環垣尤敞圯殆甚匪惟無  
足起瞻式繁重貽玩媠焉予昔讀書於茲每憾臻茸無其人

使勝地萎落若此先是有道冲應者曾礧石作門予爲題其額自餘仍故轍也嗣予宦執十數年每舉念桑梓則此地輒復往來於懷亦昔人不忘舊遊意也頃余被命督漕淮徐間鄉先輩袁君介石等寓書予曰觀壞不修視君覩記時無改今其門以內舊匾真仙之居者其觀之徒浩然旣勉庀之聚甍爲殿以祀真武倚殿爲亭以列九仙顏其門曰玉虛宮欽崇仰止視昔有加參前覲後維縝維肅繇門以趨通衢則又悉甃以石堅整垣夷延袤四百武許綜其費無慮百金凡皆出其禱禱捐施所獲銷纍銖積勤劑量以有成宜得君一言以重之俾永勒不磨庶其有勸乎予聞之忻忻爲之色喜夫浩然者其志殆亦偉矣哉恆謂今之莅官者類以其居署爲傳舍置仆立不爲意無憾焉耳乃世千金之家厥祖父畢力殫勞謀堂構以貽孫若子其孫若子曾不一再傳支分派析視其先之所創不啻若道旁然漫不致珍惜於其間至緇黃者流誰復以成毀校之乎浩然能不嗇其私殫其力之所能逮加意於人所不爲意以爲人之所不違爲爲殿爲亭神獲所奠爲逕爲塗人獲所履率爾改觀亦難矣亦難矣乃子深有望於將來之或感而興者斯舉也浩然能先之矣安知不有感而興思闢其庭廡而恢廓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週遭其垣墉而環屏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壯麗其樓



閣俾干霄耀日者乎卽無感而興者有志如浩然又安知不思所以圖其終乎浩然慎圖之子日望之是爲記

徐侯學田記

明邑教諭

任

高溫江  
貢生

夫爲政莫先愛民而士者民之望也越稽古循良用敷錫厥庶民恆先焉康樂鉅邑徐侯由甲第來守茲土莅政之初均徭賦弛役征敦儉素培益邦本罔不曲盡心力尤以學校爲首務釐經義以亨蒙塞式文體以端習尙凡庶士翹望叩宏聲颯颯乎大雅之風而咸歸於道德仁義之粹真是爲士楷範今三年於茲鴛鴦近矣猶惓惓然軫念寒素如不忍釋慮月考餽膳婚葬賑助之無資而養之乎空乏無以爲教之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五

地也謀於僉捐俸資以置學田登循環以稽出納不欲報於上以開紛擾噫嘻侯之用愛亦明且溥矣而侯之心固無窮也觀舞者厲目聆雅者忘倦繼侯者尙有以體侯之心而矢徽音於永嗣耶侯行將以保分土者保王土康一隅者康天下舉民物而登諸春臺之上端可預卜於斯矣

徐侯新學記

明府同知

彭天補

邑舉人

萬載有學舊矣倚官山環龍河筆架盤旋虹橋矗起蓋天造作人地也學創於宋崇甯間至我國朝鼎新於趙公中拓新於黃公珙歲久代更士羣聚於中睹其瓦墁甃礮題榮桷之屬腐缺黜黜無以時遊息而肅瞻仰翕然有飭蠱之謀次

省徐侯以名進士來治吾萬悉意以撫摩其民而保之君子  
謹身以綜畫其事而理之若家邑時竄鼠潛伏饑饉荐臻民  
心洶洶侯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周嘗時糶賑而餒孳者哺矣  
嚴信必而猶黠者殲矣級恤虔恪而滂沱者兆有年矣尤雅  
尚文學獎掖譽髦迺大闢黌宇而更新之費斥之羨役驅之  
義不數月而工且竣矣今之適學者見其繡屏粉道出入紫  
紆深池文闈上下隱約修廡旁翼左右輝奕又仰而觀之聖  
廟橈者隆坳者堅金鋪相映玉題交輝觚稜特起摩霄迴漢  
莫不湛英風之耳而灼珠斗之目矣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  
棠蔣君世俊庠生袁伯恆彭紹美輩僉曰茲侯績也可無紀

乎委記於補補弗文安能紀侯績無已則推侯新學之意以  
復我師友可乎夫人之一身髮而櫛膚而浴手足而澡雪至  
几筵器益服帷庭除稍污濁則涓潔而拂除之以謀爲新而  
日孜孜也微而一心易染以污新與否又已所獨知而人不  
及知以人不及知而自欺於獨者何限嗚呼此湯之所以銘  
盤而德之不修夫子深用憂也諸士始望而屏屏久且仆仆  
則起而植之因思吾心得毋惟欲之仆矣乎植之也宜敬則  
新矣又入而門門久且塞塞則治而闢之因思吾心得毋惟  
利之塞矣乎闢之也宜正則新矣游衍而泮見源不濬則流  
淤淤則涸可立待因思吾心得毋易盈而易涸者乎濬之也

宜潔則新矣又進而庶而廟則籌所吟誦繹所詠歌津津焉  
濡吾吮雍雍焉滌吾襟恍乎昔未能今有得也儼乎聖賢相  
對越相儼戒而宜闢其堂奧也惕惕乎自晝而夜自夜而晝  
如循環然吾之日新又新者無已也以新乎身以新乎家以  
新乎國與天下庶幾不負侯嘉惠後學之深意矣故擅毛膚  
西施之美無益於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今多士誠美材  
而仁義道德士之脂澤粉黛也尙思所以益其初而新之也  
哉侯各一唯號次省楚黃蘄水人登辛未進士其所楹立所  
闔闢所淵源藻飾馳驟皆足爲多士武者新學之舉特其善  
政一端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五二

徐司理修學記

明邑令 鍾萬祿 清遠進士

夫辦天下之大事者詎僅爲一人一時計哉旣以必爲斷諸  
已又以易爲貽諸人旣以可爲經其始又以能爲慮其終其  
謀訐其猷遠其襟度非尋常可測也祿今於徐侯修學見之  
侯自去冬署篆萬邑蓋時祿以覲事行當道以萬爲巖邑特  
簡侯焉侯至卽以右學崇儒爲第一義時建鸞旆以莅學載  
色笑以敷教登夫子之堂環視棟宇傾頽齋居廢弛曰廟貌  
弗肅何以儼臨齋舍弗備何以藏息遂因士子請亟圖修葺  
之抑欲修之必竟其成葺之必令其固且曰余攝將代固知  
不能竟然亦預計可以辦此而無貽後來者難乃計工度費

非百金不可時訕財匱公庭無可措手於是百方設處立簿  
勸義先捐俸爲慕義者倡鄉有少叅張公樂侯茲舉也欣欣  
以十金首助後之助義者亦稍稍湊集積百金之半先以授  
學博蔣君擇諸士中有學行者四人協之所得又幾二十金  
學博受命偕四子慎其出入勤其督課盛暑炎日未嘗離居  
肆所迨祿覲事回而學宮頓忽改觀甫四月而厥功告成矣  
今自先師殿以至儀門泮沼及明倫堂文會堂啟聖名宦鄉  
賢三祠整勅一新又於文會堂右構屋三厦以備成德達材  
諸齋俾居是室者得免昔日薰蒸臆發之苦蓋凡學宮以內  
若棟梁楹楠若門壁階除無不補弊舉缺修之則旣成矣葺  
之則旣固矣廟貌肅而齋居備矣夫修葺學宮此祿有司事  
也侯顧以身任其事毫不貽祿以設處之難且預辦於始而  
旋克就緒於終侯之謀何訐猷何遠而襟度何超越也祿方  
欲藉助義未輸者開洲以引曲水築堤以固周行令宮以外  
與宮以內煥然相映夫何南部之命侯下而於侯所欲爲者  
愧不能善承也侯諱之孟號泰巖浙之德清人登丙戌進士  
時祿幸厠名於末今侯先祿以倡義舉祿不能繼侯以擴德  
心然樂觀侯之功成則又思彰侯之盛美於不替乃因學博  
諸士請而述其概云

龍河橋記

明邑令  
徐一唯  
進士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築之初邑壽民譚鉞倡義剏建中頽於嘉靖間鉞之子登龍捐貲修之萬厯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橋亦蕩沒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火而余亦孔棘矣斯時也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室道旁合也民也將如之何譚熈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踵縣門告曰熈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熈籌之救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母氏母氏以爲然請無憂焉余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善哉舉乎賢哉母也遂率官吏師生祭河伯聽其卜曰鳩工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者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尺建亭五間衛以欄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慍色五閱月而落成余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具羊酒幣帛勞之而熈且不敢當未幾余以載覲行矣越明年余官留曹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橋之功不足多橋之名豈可朽乎余答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余身經其事當記其實於橋亭嗟乎熈凡民也無待而興捐數千緡於一橋雖賢者以爲難矣姑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徐侯江堤記

明知縣  
龍允中邑舉人

龍江北達彭蠡入江而至於海其源不可殫紀而巨者二發  
金鐘湖者東行百數十里而循龍山之陰以北其自竹山洞  
出者東放以合南浦由鵝鼻峯出者西就以合烏溪胥於儒  
學之南匯焉而復東北流蓋江山之勝處也學斯得矣然源  
既衆而流深則岸益崇而善崩於是如砥周道至不可聯輿  
而並轡駸駸然夫櫺星門直尋丈焉而勢猶未可以已也又  
酩酊忿怒之民往往有易險而輕蹈者次省徐公之爲吾邑  
既聚欲祛厲愛及而成加百廢舉衆美集矣一日循江干慨  
然嘆息曰政之弛民之病莫此先焉矣顧非予之責也夫遂  
檄其尉林君宏宇董之掄東山之良攻北祖之罍渴澤窮深

以爲堤而上列欄杆工能旣程朱丹斯煌阨者突而出激者  
紆以滄蜿蜿蜒蜒如月之恒而虹之抱經始甲戌季秋落成  
乙亥孟夏其財取官之贖金而衆不知其力使市之遊民而  
農不及蓋無因乎前而有貽於後矣休哉王制侯國之學曰  
頒宮釋之者曰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至於今學必池池  
必泮也然第握地爲坎耳不泉及焉求其深源遠注洪流縈  
帶形與制準而勝自天開若斯者未之多見焉士之遊息乎  
斯也睹其活潑浩蕩方至而不舍於是智者契其體仁者悟  
其用勇者充其氣材者攬其秀其將深造淵源而增益其所  
未逮者豈非地勝而人賢也歟昔周單子過陳見其道蕭而

川澤不陂梁爰肆譏評而決喪亂向使睹公所爲將不擊節歎賞以爲先王之盛周官之守乎哉是役也蓋尊道重教之義弭害卹患之仁務先舉大之智而其高深貞固整齊華美之觀則自耆宿以及兒童由膠庠以迨田野莫不以爲無前之烈其欣喜歡愛鋪張揚厲之概油然而不可以已者公欲止之而不能也夫作者不易而述之猶難吾夫子之道與天地則其宮廟固不悠久同耶然而物之興廢成毀恆相循而無窮已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棠蔣君世俊及諸生袁伯恆輩相率屬筆於允中以救後之人使勿替云

毓英橋記

卽康樂橋

明邑令

陳玉廷

上虞舉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五十六

夫橋梁之建古今人豈不同有是心哉限於力安於仍則不能盡然乃其間有奮然以創適然以圮又復圮又復創固有待於人者而其命義則各有攸歸矣萬載古康樂也距城七里爲丁田渡丁田有橋亦名康樂蓋晉時謝靈運封康樂侯於此故名其源有二一自金鐘王居洞諸水合流環抱於縣之後一自石洞白沙諸水合流襟帶於學之左皆匯入於龍江而注此以達上高蓋爲縣之水口焉夫子之宮牆瞰其流而挹其秀者此非其關鍵之大與所經由南則歐桂東西二鄉抵新昌分寧北則熟皮連香等處聽輸役於縣商旅負輓絡繹其間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唐宋以來未有建者建自元

至正間邑人龍响董其事疊石爲址架木爲梁甃以甃結屋覆之高八丈廣一丈六尺長三十丈有奇屋二十八間凡一百八楹中亭有樓巋然飛閣無異浮龍沒鵲歷三百餘年無窳萬厯丙子夏洪水暴漲剗去北岸澗水二道民皇皇然如至正初未有橋時也大府鄭公憫民艱於徒涉檄前萬載令徐君一唯圖所以拯民於溺令義民某任之著日鳩工伐石購材悉捐貲以終事明年秋八月延承乏茲土見其制尙未就緒又爲申飭而廣勸之以畚以築以石易木仍屋覆之爰足其楹修廣崇高皆如舊制始事於丙子夏六月訖工於戊寅秋七月自是渡者不喧涉者不濡馮然翼然一方稱奇傑

之觀而水口得以隄障諸源環萃非文明之獨鍾乎夫橋創於元之至正今復於萬厯戊寅江山信有待哉且大府嘗捐俸修黌宮矣立課程諸士矣而是橋之築又屹爲一邑江山門戶則風氣所凝人文攸萃必有英偉卓犖之材繼起參翔爲此橋爭勝此水添波也大府公之餘潤詎有窮乎廷僭新其額曰毓英蓋原公之志而望諸生以無負此橋也然則舊名丁田志地也繼名康樂志古也余更名毓英非謂止通濟利涉亦將振起乎斯文其義各有攸取云

復修崇文堰記

明按察副使

張

璧

邑進士

自昔聖人在上菽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卽唐虞申命司



徒俾衆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不胥與比於禽獸則治水明農之餘始及焉彼其化民成俗若斯之殷也而出之有緩亟行之未嘗無次第已余萬舊有學有堰歲久日就頽圯非所以時游息聳觀瞻而振青衿之氣也殊爲缺事忽學博濮君之賓李君盈陳君之垣以修學建堰問記於余曰此爾張侯嘉惠多士盛心也可無一言以志歲月余憮然曰建學育材夫非守令事耶顧今蓄疹頻仍所在見告吾邑土瘠民媮卽豐禩僅望半菽以飽而令營大役佐大費則力不支若夫以振作文教之事責庭羸待盡之民竭蹶以趨其將興仁於聖人之所難而司徒之命不問時之阻饑也况

周禮十二荒政弛力居其一一旦二役並興厲已之怨其何辭顧念之侯之奉公約已其瑾瑜比潔而滄溟比潤也四三年所孳孳焉噓白骨而肉之雖屬大祲不重爲菑繫土也秀出乎民侯以土之故厲若民乎其必不忍而以憂民之故遺若士乎謂師帥何故當救憊持傷之不暇而宮牆有飾俎豆有數先雋崇祀之所泯滅於荒烟榛莽之中而莫可蹤跡者皆有所勗舉多士亦忘其蓄而敬業其中相與議明親義序別信之理而必不肯放僻邪侈近於禽獸以蹈聖人之所禁更聚而謀曰侯誠大有造於士士則何以不侯負思昔賢科武接夫非崇文堰之瀦其秀耶顧今堰善潰而力倍於創詢

之堪輿家故基爲良遂毅然修復鳩工聚材不越月而堰成  
早則水有所束而不至洩潦則水有所洩而不至潰庶幾學  
宮相與不毀已余何知堪輿家言然學宮所廟祀者非孔子  
歎川上之歎水哉之稱則此水之關於道機蓋有取爾也侯  
方以興仁明倫望其民而豈徒以弄筆墨徼利達爲士望必  
不其然無論多士不待教而興一旦入其宮睹腐缺黜黜之  
易其故乎何可安乎庠陋儼棟梁椽桷之美且絢乎何可不  
就乎高明撫川流之浩淼而不息乎何可不神遊洙泗而契  
孔思自茲乘昌邁會出則爲名公卿處亦不失爲明儒要之  
災沴不常有而太平有道之日長雖使易世而後無愧於爲  
其諸惠政不備書

畢令修學記

明中丞 甘士价 信豐進士

萬載據豫章上游屬袁郡爲臨瑞襟喉畢侯來領是邑甫下  
車謁先師廟升講堂議經旨因睹學宮圯漏久矣捐資恒苦  
訕莫之能舉其在今日乎乃度費上其事於撫臺院道咸稱  
善報可於是鳩工庀材選能授事自殿達楹自楹達門靡不

易厥朽蠹拓厥簡陋又葺瓦蓋堂砌甃爲牆累石爲塹架木爲堰增所未備上下競勸不期月而迄功蓋不惟廟貌一新而侯崇正學育真才之意亦象在士民心膈矣繼輯瑞天朝交章旌異推功第一命未下而復留之仍借民牧大殫宏養愈擅製錦之能益振鳴琴之化諸凡興作獎勸美意溢於言外無替厥初司訓劉敦李寵樂是役之成也走書屬記於余余曰畢侯鍾歛邑之奇超南宮而首世也風猷譽望嘉邕卓躒且冰蘖之操一塵無染與秋潭並清信爲諸邑先譬之鵬鵬振翮陵駕九天神劍天馬射日騰空不煩追呼而公上之需給稍加撫字而元元之困蘇躬先倡導而俗滋厚興利除弊而地方寧右懿行崇實學正文藝章縫爭相濯磨而才質之造就濟濟焉學修而行端志大而趨正故無論賢侯疇昔所樹卽所汲汲於修理學宮固已握治本而導化源矣龍江素稱袁州巨邑自侯以文教倡學日漸漬性命之旨士益媿媿向方而文學綠是彬彬起比歲以來射策甲科者與列邑比肩今賢侯又復乘訕舉羸嘉惠諸士士不益廩廩鄉風哉幸生中土衣冠禮樂之鄉而又藉侯爲之鵠吾知諸生他日精性命道德之學經術文章顯重當世蓋不啻如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之徒接跡而出以光耀我國家則於賢侯貞教善俗之化庶幾無負也乎留任甫逾月王命寵召筦司樞要霖

兩金甌鹽梅玉鉉康濟明世端有攸賴卽於萬載治行卜之矣是爲記

重修南米倉記

明邑令 畢懋良 歙縣進士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余捐貲庀材鳩工補葺者六豎造者二不費民間一銖一粒越月告成余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於南運小舟苦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而輸之又苦捆載所費詎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竭家以從猶且不足余益以三千石南布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腳耗銀給票令自催收不從官中兌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各都鄙悉予酌定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本一

不假手胥吏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自以爲得蘇息乃余猶以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空力以效國賦終不若優游閭里之爲逸也自彫疲旣久豈能頓復因於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余所以優恤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兄子弟永守之若立石後談營造非余意也是爲記

重修康樂橋記

明按察使 彭自新 邑進士

夫橋梁之成王者重之以爲涉者利也易不曰涉大川書不曰濟川乎士君子升階泰征用比於斯萬載故袁郡巖邑人文之盛與郡邑爭雄長所從來矣乃距城七里曰丁田其地控山帶水發自西北金鐘王居洞東南石洞白沙二水并流

以達省會勢頗湍駛爲水口扁鑰之處一邑風氣實需以砥  
之元季創自邑人龍响名康樂橋因謝靈運襲封此以人靈  
地也橋巍然特立望鵝嶺而襟龍河嗣是秀穎崛起鳴珂冠  
蓋里閭相望人與地靈也第累石架木稍窪下水驟激輒搖  
動圯而修修而復圯而風氣亦關以盛衰萬厯己酉洪濤鼓  
浪傾圯殆盡有識者憂之一樓屹峙若天有留焉以待歲丙  
辰姚侯下車問民疾苦與諸建革計此橋受圯時時病涉而  
往來渡費歲不下數百石鄉紳父老咸謂邑之科名先達實  
發祥於此於是謀諸邑謀諸野僉曰逸之使而高之因也相  
與估貲商值而侯若感然靡寧惟恐一木之運片瓦之移妨

農功而害稼事其採取募召勿強不欲勿重不堪時躬省視  
間委僚屬遞董之相戒曰無擾而已邑摺紳諸人士羣力靡  
不忻忻趨事而爭輸恐後也計累石比舊高三尺以禦水擇  
舊材堪用者可百計以節費廣一丈六尺袤三十八丈上覆  
檐楹一百三十六中構危閣計五間視昔逾穹壯焉工助於  
萬厯丁巳秋仲訖於己未冬杪一時利賴而樂成者相與誦  
慈航而慶南征因問記於余余曰侯之軫恤黔黎若此侯之  
嘉惠黷序若此其敏於率作又若此當侯經始未匝月卽以  
大計北上及還治仔肩其事予入賀歸私揣其工大其成必  
緩去滇無幾忽告成若有神助焉庶幾子來勿亟而成以不

日耶周人以靈名臺今以靈名橋亦可倘亦靈運之精氣呵而護也橋之東舊有庵庵廢址存今辛君捐貲鳩工建祠宇數楹中祀大士左祀侯右祀謝公後先掩映並足千古亦庶可以報侯矣猶未也侯博濟斯民之念殷其接引後學之念尤殷今秋吾黨應運而起已若符券循是而後凡志長卿之志仰侯之再造因以厚其精庀其材斧藻其文章翩翩濟濟翱翔于千仞之上而進登百尺之樓出而涉大川作舟楫以隆國家之棟石也庶不負此橋以不負侯之德意哉區區利涉蚩蚩往來則曰於我何有而又烏知誰之所爲

潭頭橋記

彭自新

夫人有功德於世爲其足以垂永利愜衆望也孰因果之說者酷信浮圖修崇梵塔誤以爲功德而孰知其非然也功莫大於造津梁德莫重於濟病涉以故口碑與橋碑並傳不朽湖溪李君耀芳居傍河隔一里許有潭頭山山下爲潭潭內起叢石如傘蓋狀爲一族水口山至今人文蔚起風水之說實關蔭焉潭旁一小溪泛流爲高新湖湘通徑春水濫溢行人苦之李君集族衆之財力首先倡率鳩工運土甃石砌管始於萬曆甲午秋於乙未春告成題曰潭頭橋因傘石故名人多爲題咏橋旣立巍然爲一鄉之觀遠近過客免搥衣涉險之患李君之功德其有涯際哉予與李君媼表其族庠李

邦俊等屬余爲碑文因不惜片語爲表揚其功德是爲記

### 學田記

明憲副 簡繼芳 萍鄉進士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莅政之明年也正己率屬墜舉廢興民熙於業士勸於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於養之謂何乃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毋瘠毋確毋浮於稅張君唯唯得其腴五十畝以復且爲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之數又籍循環於所司用杜侵漁以圖永久不兩閱月而事竣士無論貧不貧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補述其事以張君意命記於予予不能辭爰述其顛末且以申告二三子曰爾

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知自養也故上焉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其貧下焉者唯恐累於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相成桴鼓相應之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之田學田之類是矣所謂生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乎其天則自妙不必正經界其靈臺自炯未嘗蔓榛蕪其生意長存無慮旱乾水溢在多士一反而求焉願自今以往所欲必仁而非仁罔耕所爲必義而非義罔耨毋以私意汨沒其靈根毋以功利窒塞其情田毋以異端曲學稗莠其嘉穀當有事勿忘不可以無益舍也當直養無害不可以助長

握也當修身以平天下不可舍已而芸人也時而遭際聖明則爲莘野之叟爲南陽之夫事業光天而聲華炳日一或窮約其身亦必明道以淑世簞瓢可樂則負郭無羨也敝衣可耕則金石其音也若而士也斯謂不失其本心斯謂得自養之道有司亦得藉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忘自穀之謀其則窒塞良心徘徊蹊徑退無裨同井之風進有負見龍之會若而士也亦官牆之荆棘吾儒之稂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之盛舉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大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六五

念之哉毋爲東方生所竊笑也

重置丁田橋公田記

明知州 辛敏道 邑舉人

萬載橋梁凡十餘惟丁田橋去縣治東北數里許五鄉二十四都之民大半往來於斯橋淑於元至正乙亥則邑民龍駒所建也明萬曆丙子夏馮夷爲祟而此橋隨波臣去矣歷四十餘年無議復者至丁巳桐鄉姚侯令茲土以修舉爲已任見此橋爲市鎮通衢視爲拯溺救焚之不可已於是謀之邑衆能不牽於築舍之議遂捐俸蠲贖爲一邑倡以次鄉紳士民各協助焉敏道與其事鳩工庀材不強半菽一力於民間一歲而橋屹然鼎新爲一邑鉅觀然侯計慮深遠復置田二



十畝歲儲租糧爲日後修葺費第田隔橋頗遠租屢爲豪強  
乾沒及韋侯莅任於民事尤切凡各處橋梁廢者興之缺者  
補之因計及此橋之田擇附橋者倍價易之則皆取贏於侯  
也而又歲給以牛種今其田離橋不數百步一有緩急其入  
易收而便於用蓋繼而殫作者之美矣先是橋之旁姚侯欲  
建一庵以爲橋碑亭會覲去未果敏道於天啟二年冬捐建  
康樂謝公祠而以侯配今金碧輝煌鐘鼓具備行者歌於斯  
游憩於斯春秋二祀列俎豆而尸祝之誰不仰姚侯之德語  
云善作者未必善成我韋侯題額流芳易田善後則經畫周  
密益垂不朽後之尸祝我侯者豈異尸祝姚侯哉是爲記

韋侯新學記

明副憲

鍾

爝

分宜進士

高皇帝定鼎之初首詔天下郡縣設立儒學崇祀孔子聯以  
師儒董以守令育才儲俊黼黻皇猷列聖相承世爲法守今  
上御極以來勸學右文詩書之教炳焉萬邑雖僻處一隅而  
章縫之士被服教化駸駸嚮道乃廟貌傾圮風雨剝蝕齋廡  
蕩然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先時令茲土者逡巡莫知所舉崇  
禎己巳冬韋侯以名進士縮符茲邑旣下車謁廟與諸生講  
論畢環顧悄然曰學宮翦焉勿治委釋奠於草莽以辱先聖  
之靈卽博士諸生能恬於弛余可晏然坐堂皇臨士民而置  
之乎第席未濫而役驟興恐傷民心且圖之越暮年民用嬉

遊度可興工而積遺頻年檄催如雨取給於令者無虛日又  
瞿然念曰是烏可轉告於上也遂慨然捐俸醵金鳩工庀材  
進諸生而疇咨之度料經費推學博徐君董其役徐君宵旦  
經營不遺力偕薛君蔡君襄其成肇功先師廟次廡次齋舍  
次啟聖祠又次鄉賢名宦祠大飾其舊煥敞者撤棟橈者易  
垣傾者築門戶階除甃砌如砥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壬申春  
仲迄功於季冬至今宮牆巍巍齋廡翼翼誦聽雨而雨化敷  
課蘭社而蘭臭合休哉文教仰承祖宗培養人材今上壽考  
作人至意真千載一時也諸士峩冠博帶游息其中可悠悠  
泛泛無欲起欲躍之色以副侯嘉惠盛心乎夫豪傑匪以地

限也梗梓之木植於幽巖曲岫物害不侵人跡罕到用全其  
天爲棟梁之用重淵之下有神物焉深藏以養鱗甲然後風  
雨奉之高翔青冥之表萬邑賢雋先後雀起代不乏人卽今  
風氣稍遜而物有采神有工壯氣騰暮氣去從來宇宙重闢  
之會經一番迅掃現一番文明諸士孕蓄已久正精英鬱而  
欲鬯之一會也精英何在生氣是已孔顏授受曰已曾子子  
思曰獨孟氏私淑曰我統之曰生氣生氣常王宇宙常新生  
氣常流宇宙常活噓爲文章挺爲節義皆是物也若沾沾焉  
爲陵陽之泣爲躍冶之金視高足揚飄忽不稽足駕詭御雖  
有生也與稿同則宇宙之大隱也諸士沐侯之訓必有真才

眞品聳翟斧藻以應地靈今日之羽雖儀而未振後此之茅  
一拔而彙征文章節義銘鍾鼎而繪丹青以無負朝廷作養  
人才之意則侯之所爲聿新學宮者當不朽爾

重修城垣碑記

鍾 爝

康樂邑萬山中四顧巉巖峯嶽土瘠室窶徭煩賦重於江西  
夙稱上疲邇者新餉日增敝民益苦奔命而思免脫雖重關  
雄堞有所不能域况故堞低庳邇復傾圯什之七八兩河直  
貫城市頻年暴漲嚙城址且什之三宦茲土者雖隱憂庫獄  
而訕於時之無可爲不得不坐狃苟簡以及瓜會歲壬申剽  
寇從閩粵蹂躪虔吉昭武尋及盱江臨陽諸地鄰震吾袁兩

臺使計切疆圉亟從治行高等中廉文武通材推轂郡侯田  
公俾振旅靖盜倚爲長城於是田公往而各屬警備獨康樂  
全堞就頽重門擊柝靡所倚毗吳興韋侯令其地瘁辛萬狀  
孤城仰屋尤日思繕禦周行睥睨而憂之請於田公仰白諸  
當道得報可則捐貲鳩工伐石甃其土之圯而崇其庳復爲  
鼎關建哨周石欄以防衝突復陂堰以備潴洩今龍河烏溪  
二哨雉堞重新侯綢繆桑土慮周若此顧嘗謂人曰田公价  
人維藩保障四封屹然干城數千里環江以右實嘉賴之席  
公宇下而不繕城增備微論曠瘼滋戾以仰貽大人羞脫卒  
有不虞如柙櫝何且公實教我更捐祿入董厥成今日之役

匪藉手我公不及此工始於壬申夏月至癸酉告竣屬余記  
其畧余嘗閱史氏所書請城洛陽與大梁事或以天子守在  
四夷諸侯守在四鄰爲說而詆其示人弱竊以爲不然設險  
守國重門待暴載在易訓聖人在隆古盛時曷遽暴客是虞  
乃繫坎取豫慮固至周且遠也今守牧坐狃積薪又催科孔  
迫奚暇爲城垣計然以世宗朝號稱全盛一旦烏寇猝至而  
大江以南不城之邑與城而低且庳者悉子女玉帛以餒賊  
其郭之七里三里乘高而呼猶可爭雄於矢石卽近者瀕海  
如登萊強敵環攻卒未得志又如虔吉昭武諸鄰壤窮寇肉  
其人民墟其村落而孤城斗大憑墉下瞰虜目飽氣盡無能

騰躍數武以肆掠都市貽憂帑儲未必非城之功今幸上臺  
允議與田公協公之捐修又與章侯協金湯屹峙控制上游  
固兩相與有成哉雖然昔田安平守卽墨復齊城七十餘章  
丹節鎮豫章安堵萬姓其氓歷四十餘祀謳吟尸祝如新兩  
侯之境遇品望未審於安平與丹爲奚似而跡其戡定安輯  
有功城守之一斑固彷彿畧相當已雖然此險之有形者也  
無形之險在黔首心兩侯固已得之顧撫茲疋瘠重困易與  
爲亂之黎庶蕭牆叵測侯何策急公遂私俾永永堅其拱衛  
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不負侯於今日哉

重修城隍廟祠碑記

明邑令

章明傑

烏程進士

邑之有城隍祠其規制與邑廳事埒夫豈虛崇廟貌將金湯  
實式憑之歲有旱澇則令茲土者必以告神爲之請命於天  
亦猶民有疴癢邑令爲之請命於上也萬固巖邑地當四塞  
鄰境有警則風鶴皆驚而城垣之設初制苟簡近益漫漶與  
無城同奸宄更復叵測且田居山陔狀如樓梯十日不雨卽  
苦旱五日連雨卽苦澇故余常謂爲令於萬難而爲神於萬  
亦難自余承乏若與神精爽相接八年間禱雨兩應禱晴晴  
應聞者小大之獄默禱於神神亦必先告之卒使囂者以定  
黠者以馴卽無歲不被災沴無年不罹鄰寇而猶能存其子  
遺寢其睥睨則神之照臨茲土者遠也第廟貌儼然而顧瞻

廊廡門寢日卽於頽亦復與廳事埒余謂廳事爲令所出政  
天禍不德葺而復壞以昭我過固應爾爾祠宇爲神所棲依  
神則何咎可不謀所以重新之乎而一時會首辛張汪陳楊  
周彭李潘龍王龔林等遂相與踴躍而前釀金鳩工不踰年  
而門寢廊廡瓌瑋壯麗金碧輝煌通邑士民舉欣欣然余曰  
是可以彰隆報矣會余遭斥逐羈纆於袁爾時楚寇竊發自  
昭萍窺伺袁郡余日與袁之戍卒更番守堵登陴而望曰是  
安得南風不競蠢茲狡奴不北其轅乎則幸有神在耳不然  
焚劫之慘適當落成之時將神之捍衛吾民者謂何且非一  
方所以崇廟貌之意也而誠精所至夢寐與神俱亦遂若掀

髯而就余應曰唯唯卒也狡奴反風滅火三至張家山卜不利而退豈其有神兵在耶夫乃知神之果能捍衛吾民而民之尊崇吾神爲不虛也嗟乎余惟不能爲民請命而議蠲議緩動而獲咎神直能爲一方請命而水旱盜賊保以無虞神亦靈矣哉雖然神之爲道上通於天必能下牖乎民繼自今時其雨暘驅其游惰化瘠土爲沃壤起不毛爲樹藝呼哀鴻而還集變頑梗而急公其以崇事神明者崇事長上使盡滌肺腸以無累後之賢者余卽斥逐歸休乎猶願逃聽風聲以無忘八年對越之忱一時經營之盛云爾故不辭不斐而爲之紀其事因以昭告之若衆姓樂助其費若干緡則命鐫諸

碑陰可也時崇禎十一年孟夏月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烏溪流域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於兩岸城關相連爲邑人譚燠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設水碓爲利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祟懷襄之勢高出城頭一時關門橋堰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圯再又復修皆獨力肩之橋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兩臺檄府縣議復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洋而嘆余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



重修龍河橋記

李明傑

邑之有龍河橋與城連亘作一邑藩維上受竹山烏溪諸水下入龍江余前堰記所稱風氣屬焉扞蔽藉焉然勢當其衝旋築旋圯有元太史譚自廣子孫世居其左剏而新之實五世於茲因名新橋嘉靖間新之者爲譚鉞已而鉞之子登龍繼修焉至萬曆丙子壞新之者爲登龍之子熄熄之子嘉猷嘉謨佐修焉至歲己酉又壞嘉猷之子經濟屢因場屋思人文不振繼志重修率弟經世經綸伐石鳩工經始於甲寅越明年乙卯落成蓋其時復罹水患捧土於河日與狂瀾怒濤爭壘而角勝至費數百鏹不惜且也舊列二墩中流柱砥水勢磅礴一時旁徙立壞民居茲去墩易三洞爲一更加高廣比前址益又蜿蜒壯觀登斯橋者曰美哉津梁乎雙虹倒影南浦枕波碧流漣漪滔滔乎汨汨乎無不望斯橋而北趨至斯橋而迴瀾矣譬之人身右洞烏溪則任督也龍河錦江則尾閭也學前江三江則井營俞會也脉無壅關而氣有旁鬯一邑之水如渾身太和然卽昨年乙亥陽侯復崇其懷襄滔天殆甚前丙子己酉而斯橋得以無壞遂使城市之民免於淪胥將來風氣其轉乎一時人文蔚起與勝概俱新鎖鑰長城與山河永固則橋之功大也夫以橋之功大譚氏父子祖孫其又可少乎哉余初受事登陴而望見斯橋之屹然隆然



以爲疲邑有此是必眾建不拔者不則請於公仰給縣官必  
歷數令始得享其成及讀次省徐公碑始知譚氏世澤在焉  
余爲補建左關麗譙使沒水得石猶纍纍不絕其有餘於石  
者爲不惜傾囊而出有餘於德也溯往推來則譚氏克紹前  
人光自此世世如新當與康樂津梁之表一邑者同不朽矣  
謂之新橋也可卽謂譚氏之世澤橋也可喜而補爲之記

禱雨竹山洞記

章明傑

歲甲戌日在柳邑復大旱禱於神弗應已暴身禱於天弗應  
也諸生前曰盍往竹山乎竹山故有洞歲旱必禱有禱必應  
先是壬申舉意欲往竟以雨尼其行余憶往事勃勃有動焉

遂於七月乙酉朔告虔於羣神越翼日丙戌晨起叱馭出小  
南門迤邐轉西南可數里許杲杲日升余乃負暄疾趨至方  
春輿人喘息不能出氣揮汗如雨小憩復行望見四山晴朗  
纖雲不翳起視阡陌則穰者莢者芄芄者若將稿形悴容低  
徊俛首而訴於余前也余曰暑吏爲虐一至是乎安得雷公  
雨師挽天河而蕩滌之由是見清泉一道涓涓而流於畎澮  
間者則石洞之餘也比至相與披榛除道躡屩而行山不甚  
高蒼翠蒼鬱景象忽異入洞口則劃然天開虛敞可容數百  
人乃率僚屬布席焚香爲文以祝之命一二羽衣書符說法  
以牲血塗地而後敢入居民羣爲伐鼓鳴鐃白晝燃炬乃得

溯流窮其奧窔惜余不能褰裳遂止因與賓佐諸君倚蹲石  
班荆就坐里人歐陽生者摘園蔬餉余爲飲數酌撤去時涼  
颼颼然沁人肌骨無不思挾纊者卽秦皇帝清涼洞至今在  
其不寒而慄何以異是頰聽流泉潺湲激石戛戛有聲仰視  
懸崖倒壁若浮空欲墮而下有似雲者似波者似宮殿者似  
峯巒者似束帶朝士者似野服山人者似佛頂螺髻者似大  
士千手指者似馬首者似象鼻者似竹倒垂而筆尖矗起懸  
注者種種奇怪信神工鬼斧鏤刻自天然人巧能至是乎坐良  
久居民復燃炬一闕而出爭取石髓爲戲髓柔膩如飴旋視  
之皆化爲石又良久則羽人於洞最深處取勺水挈瓶守之

手足癢瘰亦復股栗不能出氣亟就火取溫徐謂余曰霧有  
法水在行當徧灑法部以報侯乎余且信且疑姑聽之行而  
時亦興盡言旋歸途赤日如爐仍相率負暄而趨欲前此一  
刻清涼不可得矣忽片雲偃覆山頭而少女風隱隱鳴樹間  
余喜曰是有雨兆乎歸未及門果大雨次日乙亥又雨越三  
日戊寅又雨余乃詫斯洞之果有異也所謂山不在高水不  
在深者是耶非耶迨考邑乘止載淙泉爲龍所居而竹山不  
與焉物之有靈不靈故自得人而顯設余不從諸生言身歷  
其處將此洞幾沒荒崖蔓草爲樵夫牧豎習聞且見已耳然  
後知誌傳所不載耳目所未經幻幻奇奇爲名勝者何限其

不得比於白鹿桃源之膾炙人口則亦有幸不幸也余深德洞之紓我雲漢爲表而出之作此記

### 重修城記

國朝郡守

李芳春

奉天舉人

余莅袁以來旣以萬載田賦事往來縣治躬自較閱蓋不啻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卽安厥事之暇按閱縣城四門週遭殆遍見厥土卑溼雉堞傾陲雖若屹立維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一水中流若南浦龍河烏溪等處頗泱泱不易測扞蔽之法更難設施余悵望久之適康熙甲辰夏仲奉公令修城余旣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單騎詣萬進范令而熟謀之及諭於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終

於無成覩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此之役非數千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濟或捐俸或將助爲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議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籌之寅友咨之協鎮與萬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共襄曠舉荷守道施公軫念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有差予乃躬行措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總其事遂於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歊而經度營表一木一石皆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間閱有苟且畢事不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總計周城一千一百六十四丈自夏徂秋萬堞崇峙提封如繡從此春雨秋霖可

無意外之患而樓櫓鼎新防戍有堡瞭遠有臺儼然金湯  
險矣至南浦龍河烏溪等處爲水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  
畫求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塵雲  
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福嗟乎予爲萬不憚艱辛類如  
此總計三年中蓋往來十數又爲郡城工亟難以簿書期會  
集事以故倏郡倏邑跋涉水草每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  
事之不得其當也今幸釐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費約二  
千六百二十兩有零米一千一百石有零出入支給另詳冊  
中余微俸之倡微助之捐區區未足云是役也萬令范廷鳳  
實同籌策竭心力而典史于昌祿營官李虎等咸著有勞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三七

例得並書

重修南浦橋記

邑令 范廷鳳 鄞縣進士

余奉簡命承乏茲土講學後遍巡城郭見茲地之形勢特異  
也他處城垣多據陸地而水繞其外獨斯邑不然南流之水  
自竹山洞發源迂迴貫入城中直抵北境始匯大河則城南  
之有南浦橋城北之有康樂橋連絡城堦橋存則城完固橋  
廢則城中斷兩橋之所係不啻往來要衝重門鎖鑰關蔭地  
方豈淺鮮哉南浦橋於丙午年洪水爲害巨浪奔騰損兩岸  
破中墩橋面中陷行人病涉余目擊心傷慨然念除道成梁  
縣令事也因謀諸父老爲修葺計復詢橋之所由建僉曰辛

宦圖猷績也其先不可知自萬厯己酉歲辛公繼創及崇禎九年橋復壞公子生員啟夏啟商啟周繼志重修已數十年於茲矣今欲使圯者復興厥枝猶盛盍命修之以光先德余因力爲勸勉辛公後嗣生員辛瓊偕弟勤學等不惜多金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橋成余深快往來者之不病於涉而城垣藉是以鞏固也又喜辛公之有賢嗣能繼先德於不墜也因序以志喜勒石垂不朽云

吳公講堂記

代宋繼種

辛承頊

邑廩生

語云不生治世不蒙至治之樂不遭亂世不知離亂之苦抑何言之痛且切也夫民處宴安無事之時耳不聞笳角之音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七

目不睹戰爭之形家人父子相與恬熙於光天化日中幾不自知所遭之幸也迨寇賊姦宄變生倉卒水火刀兵禍厯歲年舉人世可驚可駭至奇至異之事胥於一邑受之而民之合者倏離散者莫聚生死決於俄頃性命僅存呼吸於此而有大賢仁人蒿目時艱憂心孔棘不憚現金剛身設廣長舌萬慮千思以期出民於水火而一二殘黎遂得以離鼎沸而脫苦海焉則此一人者實大有造於此一方民而此一方民誠宜世世尸祝俎豆勿祧者也若我邑侯吳公是已我公之治萬也善政班班更僕難數茲舉其概而言之公來萬未滿三月卽值湖南失守我邑界在邊陲僞黨往來煽惑其時人

心洵洵大有不堪言者公乃日進屬吏士民請明大義眾志  
賴以稍定嗟乎危疑之際不有明哲鮮不游移公獨能以忠  
貞之心正已正物而萬邑之民亦凜凜焉不敢爲非曾不似  
他邑之眾遍地起兵開門而揖盜焉豈非忠義之教維繫於  
人心者大乎且萬邑以斗大孤城僻處山陬而又城守之兵  
屈指可數賊之來也誠如探囊取物耳公於恢復之後力請  
增兵固守賊之盤踞山谷者公指陳進剿方略皆萬全勝算  
如白良一戰幸用其策遂使賊心膽俱寒無奈以文吏談武  
事皆以爲迂而憊置之坐令奇謀秘計不盡見効於時而蹂  
躪日甚嗟乎能文事者未必諳武備公獨資兼文武智勇過

人設使言聽計從妖氛之掃計日可俟當不遲之又久也既  
而民間婦女半遭係累公挽回無術憂心如擣除盡括囊橐  
而外并挪移同官之銀而贖回之嗟乎雷驚電閃父子不能  
相保兄弟不能相恤公獨痼瘼切身極力幹旋如此此豈尋  
常司牧所能及乎又萬邑當失陷後地黑天昏其捕風捉影  
傾陷無辜者殆不可數計公以已飢已溺之心申雪保護不  
遺餘力傾陷之風卒衰止焉嗟乎人窮則呼天情極則呼父  
母當有口難愬之時呼天而天不能保呼父母而父母不能  
救公獨能潛移默運而保全之公之恩德較之天地父母不  
尤有深焉者乎恢復數月殘黎之驚魂尙猶未定也而催科

之檄一日再至公以萬邑凋殘萬難開徵再四申詳上未允致有乞委能員甘受參罰等語嗟乎惟正之供小民應爾公獨哀我殘黎抗聲直陳苟有利於民生不自計乎功名此豈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王師駐劄長沙袁郡實當往來之衝調撥之夫動以千計公以萬遭屠洗之後難與他縣齊驅嘔心刺血遍爲請詳迄今萬邑派夫不及宜分之半誰之賜也又袁城謀濬濠溝需夫數千按縣調取他縣已具遵依矣公謂萬民殘苦斷難從役與當事者動色爭辨夫竟得免此一役也袁屬四縣咸蒙公庥而萬民鮮有知者嗟乎勞民動衆君子所傷分所應役又不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平

容辭公獨於衆莫敢抗之時辭苟可以已之役侃侃而談觸怒不顧致使合郡陰受其福而不知抑何仁人之言其利溥乎解馬一項亦按縣派其時府主顧涖任方新公謂馬數前後不侔縣分大小不一且完全與失陷勢尤迴絕懇懇申詳情詞俱厲致府主批答有領教二字嗟乎善事上官自昔有言公獨爲民之切不能少爲委蛇世之惟知事上罔念恤下者可同日語乎又邑值兵燹後人民盡逃亡房舍盡焚燬田土盡荒蕪公爲瀝血具詳連篇累牘不啻數千萬言致蒙各上憲照詳入告幸免錢糧十之八九嗟乎邵子有言寬一八民受一分之賜今之萬邑得以少甦不至重困催科者其

能忘所自乎戊午之春庚癸頻呼飢殍載道惟此僕民自云朝不保夕矣公乃進紳士而謀之曰今日之荒祗緣境內無穀囊中乏錢若能通融銀兩飛輓以濟待哺之衆未至盡填溝壑也爲請於府行以金易粟術擇邑中誠篤者任其事凡營運米穀者給照放關不旬日而舟車至者踵相接也公又念萬邑凋敝時當荒月雖有米穀而催科不止將無餘力以謀生因下令四月五月一概停徵嗟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苟非神君慈母救荒得術寥寥子遺雖有存焉者寡矣萬民獨保全無害共慶更生此恩此德詎有涯涘乎至若三月宜晴而淫雨不止五月宜雨而亢暘不厭是皆害稼卽以害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十一

也公虔誠致禱求晴而得晴求雨而得雨嗟乎誠信未孚神勿聽也公獨感應如響豈非爲民之心可以質鬼神可以格帝天平他如輯睦文武則委曲調劑極其至養育士類則飲食教誨極其周逃亡未集則多方招徠之荆棘未闢則設法勸墾之節烈未彰則蒐索闡揚之種種善政不一而足要皆德澤俾風雨恩膏並淵海者也茲者公以

綸音內召行且有日矣邑之人其攀轅而卧轍者正不知凡幾也於是相聚而言曰夫人有一日之恩一事之惠尙且終其身感之佩之而不能忘今公之恩惠萬者多矣吾儕小人其曷能忘遂會議立公講堂以爲公生祠俾後之人履庭廡而道





也丹雘棟題戟門葺也魏戔棟宇宮殿完也翬翼連甍兩廡  
新也不啻七十二子環立侍坐於洙泗之庭而拱聽先師講  
學矣而且堂祠重構厨庫咸備齋舍復增護以垣墉丹桂翠  
柏前後森挺乃集諸生肄業於斯弦誦之聲達於中外凡厥  
士民莫不仰首而嘆曰不意今日觀此壯麗蓋從凋敝後起  
而大振之其規模氣象誠有軼於前此者濟濟多士當奠厥  
攸居之初誠能棄乃舊習維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於高明  
光大之域處爲修士出爲名臣則今日新學之舉未必非移  
風易俗之一機也若以爲余功余何敢任

重建明倫堂記

常維楨

天下之治亂人心之邪正爲之也人心之邪正人倫之明晦  
爲之也人倫常明而不晦則有正無邪天下又安有治亂哉  
陶唐之時民風淳穆帝堯猶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爰命司  
徒敬敷教焉則倫之必明當剝復益宜亟矣萬邑舊有明倫  
堂相其故址闊大廣博余初蒞任所見惟牧馬馳逐瓦礫成  
堆柱礎階級無一存者問傾圮之自已三十年所矣因愀然  
曰斯堂之設非僅司教者位署而實諸生講習小民則效之  
地也前之長吏奈何委之草莽弗過而問乎因謀於眾不獲  
乃自捐金佐以雜佩仍其舊基恢以新模繼文廟而落成因  
思乎聖之所以爲聖亦祇人倫之至耳則

天子之所以命更無非代爲明此倫也吏之所以治民民之所以自治豈舍此倫而他術歟倫旣明矣將見爲子知孝爲臣知忠爲友知信爲兄弟知有序爲夫婦知有別今日休風不與陶唐時媲美也哉尤願居斯堂者思命名之義自範其身以範多士無坐擁其位徒自號曰師也庶不失余汲汲構堂之意云爾

重修文昌閣記

常維楨

距學宮東南數十步有閣曰文昌俯矚急流下臨孔道環虹橋以挹秀峙筆架以呈奇蓋邑之人士所恃以毓靈者也自兵火蕭條閣亦圯毀感時者輒興文運攸繫之嘆然以財殫

力痛終不克舉至康熙癸亥歲泮宮告成諸生厯階進曰俎豆重輝鐘簋復奏聖之神侯之誠也第東閣未葺如曠闕何楨曰微諸君言吾已籌之熟矣夫一邑之望憑於山眾山之歸憑於水水不滌洄曲折而直瀉千里則水脈無情山容減色故巨津狂瀾必有砥柱通都大會必有關鎖在浮圖一佛氏教耳猶能以高銳之壘鎮厥招提況昌明文運羽翼宮牆如茲閣者其不爲一邑明秀鎮乎葺之誠不可緩諸生忻躍而退於是恢擴舊模高甃石址層累營構祀帝君於巍峩之上四牖洞開萬峯羣拱儼若清霄之耀奎壁焉是役方舉有邑民彭衡古者因祖坊廢墜與閣爲鄰願以仆地羣石助修

垣址斯亦義風之不泯者後之人嗣而尊之不惟於土有益  
實庇一邑於無疆因走筆漫記

常公講堂記

敖 連邑舉人

古人一言一行足以訓方型俗後之人猶傳誦記載謳歌不  
忘矧深仁厚澤宏濟時艱力蘇民困功德八人至深者乎如  
我邑侯常公誠足令人尸祝弗諼也已蓋公之功公之甚難  
事也公以遼左名胄年二十二由成均銓授萬令值吳逆僭  
亂邑被禍最慘四境之內幾絕人跡公下車灑泣曰

天子命吏守土牧民今閭閻流亡田疇荒穢將何以爲治乃悉捐  
已貲招徠近遠布給牛種賑恤衣糧慰彼安土之思民相率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二十五

漸集然軍供浩繁征繕無藝公曰傷殘之民卧未帖席而又  
擾之是使哀鴻復驚也罄洗囊橐力爲四應而里民初不知  
有其事每羽檄到邑痛哭繪文以籲當事當事亦知其愛百  
姓而不愛功名甚雅器之路當南楚孔道卒伍時入民居橫  
索公厲色驅馭纖毫不敢犯甚有迂道不敢過境者往常納  
賦有耗公痛行革除一切陋規悉皆屏絕民嘗沾染疫癘公  
齋戒禱神疫頓瘳山鄉猛虎爲害公繕文告神虎害亦息兵  
燹後民間子弟無力肄業有改圖謀生者公設立義學每月  
課藝必親校閱相與講論書旨及先正體裁文教蔚興其科  
歲試童子几席飲食皆親爲檢設所拔皆名雋學宮遭戎馬

蹂躪焚燬無遺公毅任建葺貨貸不足爲之質佩鬻裝刻日  
告成公署中食指約數十常風雨陰晦午不舉烟而讀書賦  
詩怡然不倦其處士大夫之間不卑不亢相接以禮而出之  
至誠屢作爲文詞勸民睦鄰息訟孝弟力田征比賦糧更不  
忍東淫西固然疲里絕甲逋欠者多往往屢被嚴檄亦恬然  
不爲艷色凡此皆事之所難而公不畏其難心之所苦而公  
不辭其苦公之度越尋常爲何如耶吾聞報功崇德者生而  
尸祝類多建立生祠又歌功頌德者見諸謳思輒多勒垂貞  
珉固尊且親也第莫若就公精神所聚求之公平日精神在  
教養今區泮宮之側構公講堂近校以教近庠以養所以綿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八十六

公之功德於無窮也紳士里民屬記於連連爲公治下士又  
爲門下生雖不文義不容辭因統邑人之志而舉其深仁厚  
澤所以入民之深者以爲之記庶公之功德與堂而並永焉  
公諱維楨字晉臣號白山遼東廣寧人

浴花軒記

知縣 江學訓 進士

余幼讀書爲文章喜翻花樣老師宗匠以爲秀色可餐屢蒙  
賞異迨春秋二闈擢華取實出知河南桐柏縣栽花餘閒輒  
復論文旋以親老改官饒州教授日進生徒課之桃李盈門  
幾忘身在青氈冷署中也萬載彭子明直與從兄孝廉元升  
以粲花之才提唱風雅爲鄉里引重寓書於予求爲浴花軒

記予謂文者心之花也儒者讀書十年養氣十年本之經以沃其根參之史以擢其幹擴之唐宋元明諸大家以沃其葉漱六藝之芳潤挹諸子之菁華採藻摘華而心花開焉設色描神而筆花生焉平者奇者濃者淡者層層鬥巧步步入勝令人目迷五色而應接不暇又况秀骨珊珊花之君子也精氣內蘊花之隱逸也光彩煥發花之富貴也蓋其浸淫於卷軸者深故其發於文者麗也今彭子旣構斯軒復於隙地雜蒔花卉比艷爭妍每當花晨月夕與羣季招子姪及近村子弟之肄業其中者品花衡文務使文章之花樣一新將見榜花盛放探花於上苑簪花於大廷於以上助菁莪之化下增桑梓之光也無旣矣因不辭而爲之記

重修九仙宮碑記

巢汝翼

邑廩生

余邑不乏神靈殿宇而形勢崇隆規模壯麗者莫如城東九仙宮宮肇自唐初其間興廢不可詳矣有明宏治丙辰合宮灾道士鄒冲應重建殿宇宮門曾幾何時正德己巳復灾冲應痛且奮與其徒虛靈等同心協力釀金捐貲壬申大構正殿迴廊修砌門垣起豎石坊越數載復構旁殿歷今二百餘年矣其稍完固者惟祖師殿若三清與三元兩殿並頽圯上漏下溼風雨莫蔽余於康熙庚辰教讀其中歷十有一載每徘徊四顧心忤忤然動幸會首數人給會銀百兩以修葺爲

已任計不足捐貲以助己丑春踴躍興工先將三元殿盡撤其舊而新之砌磚牆四扇凡梁木椽瓦悉堅緻以圖久遠秋方告竣冬又新砌三清殿四圍磚牆其舊殿梁木可仍者仍之否則易之至庚寅春始告竣焉由是兩殿改觀神靈共妥而城東九仙宮依然形勢崇隆規模壯麗可以光前可以示後矣余因而疏其梗概不惟使後之修真奉元者咸知爲某某之功也且使後之遊覽其地與讀書其中者亦咸知爲某某之功是爲記

重修廣濟寺記

邑令 龐 驥 陸川 縣人

西關外距城約半里許有廣濟寺者卽晉宋時所稱萬壽山

紫霄宮廣報觀也觀之名肇於道流寺之名昉於釋氏各樹其幟不相謀茲乃易觀爲寺易廣報觀而爲廣濟寺揆厥廢興成毀之由或有數存焉而所以命名取義者非無說以處此聞之西方聖人之教曰佛菩薩謂其普同濟人也廣濟之義其取諸斯乎顧佛能濟人而爲佛門弟子者亦必待諸檀那協心共濟而後有以宏其願力也己丑冬予承乏茲土見所爲廣濟寺者有僧均濟結茅爲庵繼易以瓦周遭皆蔓草荆棘贖礎斷砌磊磊若晨星慨然欲謀興復而簿書執掌有志未逮及解組後甫越歲有僧電機同徒孫別瀾自北庵駐錫於此布廣長舌得善信人等出其原立三元堂貲修理寺

像前殿仍舊後殿兩廊一舉而新之庀材維良鳩工孔固經始於康熙五十九年冬月落成於六十一年夏月結構莊嚴煥然改觀旣而建豎山門額曰西屏山堂衆又置石版堰田一千七十把爲永久之計庶伊蒲之饌充於香積而往來行腳不至托鉢無門矣從茲暮鼓曉鐘講經說法大開覺路共上慈航其濟人豈不廣哉相厥寺址延袤不甚寬蓄植增修以成招提勝境則廣報觀亦不致傳失俾後遊覽者莫不豁目賞心而忘其廢興成毀之感是固余之願抑亦諸善信及繼起者之願也夫因援筆爲之記雍正四年夏月

重修學記

邑令

施昭庭

嘉善進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八十九

余幼讀李旰江袁州學記竊嘆學校之關於教化甚重今而益信其言之關於袁之教化者爲尤切也萬爲袁屬邑己亥秋余甫莅任謁學見向所謂禮門義路成德達材諸齋盡爲瓦礫所巋然僅存者大成殿明倫堂而已而皆日就傾圯不蔽風雨私心憂懼竊謂根本之地不能自我新之其何以創興教化培養人材使盡可爲國家用而無忝厥職有告余者曰萬邑僻處山中庀材鳩工俱仰資他郡費且不貲故一時甚難之暫爲葺其牆垣榱桷以有待焉旣而思之棟椽之材何地蔑有亦在物色之得其人耳復集紳士謀之諸紳士果奮興踴躍樂輸恐後不憚險阻入山采木未幾得良材若干



雖深山窮谷溪流牽挽頗迂時日較諸遠購於他郡者費僅半焉及越歲木石瓦甃畢集眾以舊制卑隘爲嫌謀高廠之爰諏吉日召匠氏度材興役咸易以新而大成殿戟門層簷飛楹遂翼翼然宮牆萬仞矣當癸卯之春山寇猝發居民逃散幾至輟工諸生身其責者猶未嘗少懈亦可知其信之深而行之力方將經度餘材規禮門闢義路建崇聖之祠新成德達材諸齋牲庖有所習射有圃堂廡一新祭器咸備俾二三子周旋絃誦於其間閭閻如也而余適遭幽憂之疾決自引去不能少濡時日方憾願之未遂諸紳士乃相率請曰學宮之建公之初心也今將以次修舉不逾年而告成矣安可無記噫是益余慚也余惟學校之設原以育人材興教化故古聖王治國必首建學以明倫倫者人之大節也自教化衰而士徒知弄文墨以爲取榮名之具依違媿媿大節不立即間有矜飾氣節居常侃侃非有特立之操窮理之學果斷之識一旦事變當前鮮不趨利如鶩見害思遷積爲世道人心之憂

國家所以造就人材與士君子所以卓然自立者應如是乎宜乎李旰江之危言激論於此三致意也夫秉彝之良誰獨無之紛於利欲則昧所從事晰理未明則執而易偏因循中立非怠卽沮矣向使師儒教行士有同志平日講之旣明斯臨

事守之也固信之既篤斯當幾赴之也勇自能秉義執德扶  
綱常以垂不朽漸入聖賢之域安見人材不古若哉宋明以  
來學校之設莫盛於江西故理學諸儒後先相繼如曾文定  
歐陽文忠諸學記可考也而余獨以李旴江一記相告者萬  
袁屬也爲袁州言之也余行有日矣諸君子守先儒之訓使  
余未成之志次第畢舉度教化聿興人材輩出可翹足俟是  
誠不能無望於後之人有同志也至與余共事者爲城守施  
士昌巡司馬昭遠司尉陳復球始終是役者爲楊辛二孝廉  
其經營勩事者爲貢生汪廷獻生員郭邦泰等例得並列於  
石

鼎建崇聖祠記

邑令

程元度

長洲

萬載古康樂地隸袁州西北境山環紫蓋水繞龍河鍾靈毓  
秀代多賢喆邑雖偏隅而文風與通都大邑埒歲丙午余承  
乏是邦下車日釋奠聖廟仰瞻殿宇之巍峩周覽門廡之峻  
整以及齋舍庖湢無不畢舉心焉嘉尚之竊惟聖學之昌明  
莫非前烈之啟佑此我

皇上所以有追封之詔也今爵號渙頒而式憑之所豈非缺典乃  
進諸生謀之以詘於工力對余喟然曰舉廢興墜守土之責  
也況崇聖祠乎爰出俸鳩工庀材屬貢生汪廷獻董其事經  
始於丁未秋迄戊申五月落成余適以鞫鄰獄註悞部議降

調欽奉

溫旨引

見去有日矣諸生欲余爲記余謝不敏請益堅遂勉書數行以志祠之成非敢云有裨於學校也後之來者勿譏言之無文其可哉

重修南浦橋記

程元度

距治南三百武有橋曰南浦爲適郡要津凡使命往來負販步趨者必由焉建自元之大德至明正德中山水衝圯有宋氏女良貞捐貲重葺及萬厯己酉復遭水患邑孝廉辛圖猷解囊再修嗣後屢補屢塌僅存廢址於是有臨河而興嘆者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九十一

矣余旣服官此土舉廢興墜皆余責也緣阮囊羞澁未及一施行乃辛氏後昆繼承先志謀欲復建是固先得余心者但鳩工庀材貲費浩大非圖猷一支所能給爰邀紳耆數人爲倡而樂助者遂多余因諭於衆曰貲財弗充不能修也董事不勤不能修也財充人勤而工弗良雖修弗能久也衆皆懼然曰信哉是言也於是請良工而董治者愈勤捐已財而醵斂者益力經始於雍正四年四月越明年八月告成登斯橋也濡軌無虞垂虹如故車輪馬足無煩問渡之勞泥海風寒可免褰裳之苦豈惟辛公後裔善於繼述凡捐助者與有勞績焉若以駕溪澗爲通衢乘波浪爲康莊歸功於余余則

何敢今余行有日矣橋成而欄楯尙關心未慊焉原董事者以終始其事酬余夙志是所願也

重建康樂橋碑記

巡撫 謝 旻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城東北八里許舊有康樂橋北通寧州新昌南通宜春分宜爲往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駒實創建橋謂謝康樂嘗封此故名明季燬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濟春夏雨水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使之今雍正五萬載縣志

年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旣洽於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眾樂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袤三十丈爲廣一丈六尺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淝水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煥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卽康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予故因橋之名而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此橋而江右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唯恐後時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俗恬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與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爲之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董之而萬邑

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從而樂助者或白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例得書

重修明倫堂記

邑令許松佶

歲戊申余以朝命來守是邑循例釋菜首謁 聖廟殿庭聿

新 崇聖之祠亦復巍煥惟神龕欹敝兩廡牌位未設稍有

間缺成禮而退下就廡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之力爲多

而程君踵成之者也不禁喟然嘆曰爲政不當如是耶祠與

博士師弟偕至明倫堂堂舍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是殆

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也余豈敢辭第時已入

冬轉瞬改歲開春以來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据

數月僦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進諸紳士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醵費經營閱三月而告成既塗旣茨以丹以牖書聖經一章於屏每朔望集紳耆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顯幽者聞人  
人知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明  
友之有信斯道大明庶民有所矜式焉於戲爲政必先於教  
化教化必本於倫常修而明之以止於至善治平之道不加  
於此堂不基重哉余不敏且蒞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  
勤勤懇懇勵精圖治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孳孳不怠而於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九十五

堂之成旣喜爲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勦厥成  
卽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己酉  
始事於季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  
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張士  
魁生員汪朝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勦事者甚夥悉勒碑  
陰是爲記

修寅賓館記

訓導

辛金鑑

邑歲貢

古者握髮吐哺以接四方之士必先設館以停高軒凡以寅  
賓也我萬賓館之建由來已舊迨官署壞而館亦廢康熙丁  
丑何侯重修縣治堂廡譙臺罔不聿修獨缺寅賓一館遂至

我客戾止無所托足惟投刺於闔者以聽進止非唯簡褻亦  
冒嫌疑我邑侯汪公莅治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因念令  
長一邑百里之內咸所托命若惟杜門謝客不接一人不聞  
一語是直自蔽其耳目也乃循舊制率二三紳士建屋三楹  
於譙門之右潔其堂與繚以垣牆而晉接有地矣常聞禮有  
主人敬客客敬主人之文蓋言客有嘉言懿行足爲主人所  
取而致其敬以故素心晨夕交相引重倘士不自愛或私謁  
而背公或干牘以營利或爲暮夜之貽則是客不敬主且致  
主人之憎拒之惟恐不遠豈非自斥於門牆之外乎臨斯館  
者必敬以律身更敬以奉上非公不至非禮勿言一酬酢而  
挹其風裁一話言而關於樂利然後賓於邑多士羣相則效  
賓於王四國奉爲羽儀庶不負我侯賓賓之盛心耳若以奔  
走趨承爲敬趨趨囁嚅以濟其私特廝役之類耳何賓之足  
云

楮樹潭汪公橋記

辛金鑑

萬邑西行六十里許爲楮樹潭潭之下越二里有橋各下亭  
明正德間石塘龍大智創修嘉靖癸巳圯於暴水其子昇通  
伐石斲材仍其故址梁而甃之架樓十餘間上通湖粵下抵  
江淮是亦康樂之通津也迨甲寅兵燹橋復廢居民行旅卻  
步江干者日不知凡幾康熙丙子先君受中偕龍運開林雲

澄等倡導善信重建石墩架木爲梁約費數百金而橋復興於茲二十餘年矣雍正十年五月洪水破墩大水漂流維彼行人其何以免屬涉也論者謂必墩腳橋面盡以石甃如康樂橋庶克垂久第工程浩大用費不貲曷乎難之幸我賢侯汪公自下車來洞燠在抱一切興舉墜廢凡有利於民者靡不引爲己責適往萍邑道經於斯目擊行人病涉心焉憂之爰屬廉巡馬與鑑等集鄉之善信丁延及李沐天辛九成林漢承龍達遠等共董其事而侯且捐厥俸彈厥心籌畫經營悉協民志由是閭閻樂助父老杼誠經始於壬子五月之初告成於癸丑十月之望橫計二丈五尺直計二丈八尺約費

二千餘金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然則斯橋也是卽賢侯之甘棠也且在昔橋各下亭而興廢遞更曷若茲之玉虹橫江金鰲跨浪而頌我侯之德於不衰也乎爰題其橋曰汪公橋俾後人覩侯之功思侯之德與康樂橋並垂不朽焉是爲記

重建康樂公祠記

袁寬  
邑廩生

謝公靈運之名垂天壤也固不因祀而重亦不必藉記而傳然予獨有異者古今文人才士其所以彪炳當時照耀後世不與庸眾同其澌滅者祇以其發詞之工繪藻之妙令後世操觚家奉爲科律因其文以想見其人耳未有月視俎豆經



陵谷滄桑而愛慕弗諼如康樂謝公者蓋德業文章自古難兼夷考江右十三郡名宦其爲文人學士者遙遙古今不過韓昌黎范文正蘇文定數人而已然數公者皆際得爲之時而又有親民之責久於其任因以布其經綸繇其高澤八人深而繫人思固其所耳若謝公者丁晉祚之末造值劉宋之多故負濟世之才而無所施蘊忠憤之畧而無可展於是寄情山水託志嘯歌而不知者或擬顏鮑或比二陸又或致疑其疎豈不過歎觀其薦長瑜識惠連論公閻潘陸具有卓識使遭際聖明倚任綸扉功績必有過人者乃僅以先朝世胄襲名爵土未幾以廬陵獲罪再起秘書監復爲臨川內史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九六

爲永嘉大守其於康樂遺封亦如逆旅過客瞬息位號已耳乃康樂之人於公所遊歷之處率著其本末誌其原委由是境內山水蒙公姓氏封號者指不勝屈傳至有明尙以名其橋又復建公祠宇則民之不能忘公與公當日所以撫綏民者視韓范諸公爲何如又豈顏鮑諸人所可同日語哉雍正八年邑侯汪公由長寧調萬旣董康樂橋之成又覩其寺在橋北岸者堂宇湫隘且與釋氏雜處乃率紳士謀所以恢廓之紳士素慕公徽烈共樂宣力咸推郭君邦藩汪君之圖高君代等仔肩其任乃革其故而鼎新之繞以垣牆華以丹雘宏廠巨麗視昔有加適公裔太常公巡撫江右複製匾聯雲

章燦爛不獨生俎豆輝亦且增江山色矣或曰謝公翩翩貴  
胄才名卓犖馳驟千古又重以鳳超諸公之賢接武詞宗後  
先濟美積慶所流卽靈爽之所在又何必於一州一邑中沾  
沾焉俎豆之妥佑之歟予曰否否夫不聞眉山之言乎賢人  
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也又不聞劉季之言  
乎季力經營奄有四海酒酣耳熱猶曰千秋萬歲後吾魂魄  
猶樂思沛况爲公星流嶽降祖父世守之區乎則謂公靈爽  
實式憑之亦無不可惟是昌黎刺袁無擇爲之立廟范公守  
饒十朋爲之建祠潁濱治筠逢辰爲之崇祀而祖王諸公政  
治文章復與韓范埒殆亦惟其有之是以契之耳今汪侯訪

公遺躅拓新祠宇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異日者  
人過謝公之堂瞻其嚴翼思其重新之功不惟謝公遺澤流  
傳不朽而我侯尊事名賢之功亦與之不朽也予雖不文亦  
安敢不述其興建之績俾侯與康樂公之名共垂天壤也哉  
至若碧流縈繞古柏參差長橋亘其前嘉林布其後足以妥  
公靈而壯廟貌者我侯暨紳士雅韻已曲譜其盛矣又何敢  
贅

重建康樂橋記

訓導 楊言 邑舉人

嘗讀康樂橋舊記其創建之人題橋之名與夫水源之所發  
下流之所通傾圮修復之各紀其時高廣延袤之悉志其度

以及木石之因葺亭棟之建豎詳哉其言之矣余竊謂橋梁之興創建爲難而修復亦正不易修復而實同於創建且其功倍於創建爲尤不易也蓋必天時地利人和兼備而後可以成功卽如斯橋燬於崇禎之末年未克修者八十餘年矣往時孝廉宋君希陳渴欲重修倡而弗應遂以不果蓋其時物力猶艱也迨雍正四年邑侯程公復南浦橋得良工盡撤其舊而新之橋成人各歎美因欲重建斯橋斯橋修廣崇高僅倍於南浦橋而估其工費實過南浦橋十倍乃自邑人高君愈謙龍君言一倡而樂輸者恐後經始於雍正六年越四寒暑乃成會其工費萬有餘金非人心之協和能如是乎橋

之舊址惟以木椿木板基其下今則掘及數仞而四墩兩岸俱屬生成石底咸稱天造地設已爲奇矣初伐石獅子山運以舟楫順流而下不十餘里卽抵橋畔方謂腳費甚輕及其後採於橋之北岸山頭悉有大石其堅確猶愈於獅子山者且近且便抑又奇矣此非得於地利者乎事之興廢因時盛衰萬故殘疲蒙

聖朝休養百年間闔殷阜物力寬紓且工閱四年春夏無霖漲之虞三冬少沍寒之苦俾眾工匠得以就事此又仰藉天時之助洵不誣也由前觀之其修復也若有所甚難由今計之昔架以木今易以石高聳之勢拔地倚天水不能衝火不能燬

石獅有四以鎮之石欄有百以繞之視舊制超越多矣所謂  
名爲修復而實倍於創建者也丁田爲萬邑水口橋廢之後  
人文財賦不逮往昔今旣嶮然屹然鎖鑰於奔濤急湍之中  
而視昔有加則所以苞凝風氣蘊蓄精英以鍾秀於萬載者  
當必有大過於往昔不負眾建之雅意者矣邑侯汪君旣捐  
助以要其成復據邑志清出橋田率眾力重建祠宇於橋北  
岸以祠康樂公配以姚侯云

元夜龍河渡玩月記

張明德 邑舉人

去城北數十步有龍河渡縣所稱八景之一也更數武爲白  
竹山予偕二三友人讀書其處正月望夜挑燈論文且飲且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上

百一

歌飲罷相與攜手而游焉至渡頭挽舟溯江而上更放乎中  
流兩岸之上燈光閃爍管絃嘔啞童稚釋之歡笑士女之嬉游  
者不下千數蓋終歲之間不再見焉是夜也明月似霜煙銷  
霧釋曠野清空極目無際予樂之甚徘徊乎其不忍去也久  
之羣喧靜江風清月覺益明予時心境澄澈萬感皆忘身立  
江舟風帆之下心照天地古今之上不知月之在心心之在  
月也予告友曰夫月衆人之月也樂則吾與子之樂也以今  
之月而煙銷霧釋信能明矣使一時煙霧皆集月亦能明乎  
以今之心而萬感皆忘信能樂矣使一時萬感俱起吾亦能  
樂乎然則心無時不樂也而有不樂者譬之月也煙霧害之

耳友人曰於此可知治心之學矣請歸而記之以無忘此月  
屏石記

張明德

高村里中有石焉拔起平曠邈焉寡儔高盈雉而廣踰丈面  
西以展望之整端如巨屏然故邇李氏席上居李氏世稱屏  
石云今年夏予讀書其地遍閱奇勝特愛是石日與席上昆  
季盤桓其間高村僻在邑北溪山合沓縱廣殆十數里奇氣  
所鍾是宜多有乃以吾所知者李氏才俊而外僅見此石又  
以其生之僻也貴游之士不知問農夫漁父過而陋之惟李  
氏悅之深世與居焉今更值予一見而愛玩不置其亦有分  
存其間耶予因私念吾邑絕少佳勝如迤江諸石岸衆亦取  
而品目之以爲美景其不逮此石遠甚獨怪造物者不以此  
石公都邑而以私李氏也雖然造物之愛憎似與人不同人  
情尙奇衷喜諧媚故惟迤江諸石如牛馬熊羆宛轉自致始  
合其氣類若此石直方端慤於人世正不相當耳園林之羅  
列巾箱之取攜遇竹溪銀砦之工搜奇劖秀則貨而狎之此  
石安可干耶然則造物卽公之都邑人果能好之否耶宜此  
石之私昵李氏也嗟夫世俗好邪惡正下至觀玩之物亦莫  
不然可慨也已

學田記

邑教諭

趙孟琪

南豐  
拔貢

聞之見利思義孔聖垂訓經界必正孟子良法是以利之所

在君子必公其心善其法以處之苟立法有義則人心服人心服而其法可垂諸永久矣萬邑儒學有學田共叁百叁拾貳畝玖分壹釐六毫原立四項名色一給貧士一給社學一贍兩齋一修學宮四項之田概歸學管此各憲立法盡美而盡善者也但不預立條規散給之際必且爭多競少管理者不惟任其勞抑且任其怨矣是用剖皙至精絲毫不紊使管者不煩受者相信豈非公其心善其法哉今據原文以張令田五十畝給貧士查張令所置一段福塘貳拾壹畝玖釐壹毫一段藍田壹拾玖畝捌分柒釐貳毫貳絲一段新田壹拾叁畝貳分五釐大共伍拾肆畝貳分零卽以此三段所收之

穀另貯一所除完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眞正貧士先造名冊然後示期分給各持領帖赴學親領但此項田內尙多四畝二分零應以三畝三分補社學不足之數除九分歸併修學項內此零星之數猶必清皙者蓋以每歲終造冊報司庶與原文數目不至互異也又原文以徐令暨程守田給社學查徐程之田止四十六畝七分零尙不足數當以貧士田內所餘三畝三分補足其徐令所置一段東關外肆畝柒分貳釐壹毫一段泉陂院壹畝玖分八釐壹毫程守所置一段徐家塘叁拾貳畝一段煙塘捌畝大共五十畝零卽以四段所收之穀另貯一所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

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社學師徒立領帖交學領穀又原文撥給一百畝以贍兩齋餘田一百三十二畝九分零爲修理學官之用二項原文並未明指田段不能分佃今以陳令并孟署篆所置棧下梅源涂泉後塘四段共三十六畝畢令所置白水楓子塘仙居橋清水塘思公坪宋阮尖山下七段共壹百玖拾陸畝又貧士田內餘九分零大共貳百叁拾貳畝玖分零卽以十一段所收之穀一併存貯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兩齋各受五十畝之入其餘一百三十二畝九分零所收穀担貯時價發賣易銀除每年修葺外所餘之銀借縣庫存貯俟蓄積充盈爲建造崇聖祠之根柢此與贍兩齋不分而仍分者也以上田畝既有四項而事權歸於一人其責成固不能辭然襄力必須得人將專任書役慮其朦混滋弊飽橐私室將信任家人又恐人地生疎欺瞞坵角尤不能作躬親履畝之計用是立子弟代勞之方每年於兩庠中公舉一二誠實者管理收支貧士社學諸務其贍兩齋及修學二項亦借力總理此必公爾忘私亦必敏於治事者而後克勝其任也似此區畫清明分給公正豈非所以正經界而見利思義者哉以是垂之千百禩可永久而無弊矣是爲記

遊觀音洞記

邑教諭

袁繼輅

峽江副貢

凡山之佳以石石之佳以洞環康城皆山也而多石由城南

門出山行不十里有大小石洞二焉其一曰觀音洞閩客董君躍瀾攜子耕隱於其地誅茅伐篠搜奇抉勝爰得斯洞顧余閱康乘所記山石之佳勝不一而茲洞獨不見於志往來士間有爲余道者心竊識之越明年三月董君忽遣其子持柬來曰余所居去洞僅半里許家君特治蔬枉駕余甚喜卽肩輿往時同城城守李君人兆同寅司訓鄧君天序暨邑孝廉郭君等皆與焉及至董君醴肴備具酒半余躍而起曰此心與洞靈有約舊矣吾輩且停杯一遊毋使洞靈久待也董君乃治火炬命傭工者數人持火以隨從洞外俯視其中曠如敞如若堂若房徐而下於洞門稍憩周回審視其上則石色巉巖如古鐵類人工斧鑿痕石漿泐泐滴其下則平坦如砥可坐數十人左右石壁皆嵌空玲瓏切者如窩大可踞坐小亦可置器計其高下徑廣俱可丈五六尺乃由洞稍進有小石室如方丈然光漸微僅辨人面過此則暗如黑夜矣於是燃火炬以一人持火前導中間隔一人一火人各以手捫石壁轉入如小巷行十數武則見前持火者側肩從石縫中緣而入前一人以手牽第二人臂後一人從下助其足乃可上其次復然又其次復然計上五六層前持火者大呼曰觀音在是矣因相與瞻仰見一巨石巍然莊嚴如大士坐蓮者其身高可丈許第未見面目余方欲畢窮其狀而持火者遽



促下曰少頃火盡不復識路矣斯時也陰風撲面風從石隙  
中出颼颼有聲人語如在甕中余亦心怖遂疾下諸君咸以  
不獲瞻大士面目爲恨余笑曰嘻大士億萬化身求真面目  
何可得但以不獲窮斯洞之奇爲可惜耳乃相與出洞門取  
道而左尋所謂小洞者洞較前隘而石之玲瓏滑澤又另一  
番色相其壁亦有隙縫謂從此緣而上則石之四圍皆空可  
環遶而行惜乏火炬不敢入也徘徊久之復返董君宅舉酒  
再酌盡興而歸抵署已二鼓矣余以是信康樂之石果多佳  
勝然不遇董君則茲洞至今猶埋沒荆榛蕪翳中耳余旣佳  
斯石又以賀斯洞之遭也爰爲之記以補康樂邑乘之缺至  
也



藝文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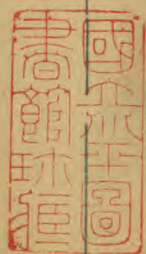
記下

重修崇文堰記

國朝邑令

張立中

銅仁舉人



自古學校之隆替視人文之盛衰人文之盛衰又視學者之所積所積日深則山川之所瀦蓄亦將大洩其奇以助斯文之盛是故時命聽乎天形勝因乎地而轉移則必藉乎人事持此以徵邑崇文堰之成猶信堰創始於前明督學王公其地承竹山烏溪之委匯為文淵士之決科者時驗其成毀以覘文運近因科名稍替邑人士改修學宮復移建書院於龍河門外余來莅茲土適董其成既又徵之邑乘謀復是堰議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一

改舊跡甃石為久計學博魯公亦以為言而汪明經有燦即引為已任鳩工伐石器用具備始事於戊寅之夏訖工於己卯之秋既成礪石請記其顛末余方逡巡者久之適秋闈榜發李君榮陞以第六人魁其經同舉龍君鳳祥則明經之女孫夫也一闈兩雋蓋自壬午至今凡再見云既二君來謝汪君復徵予文予乃揖而進之曰於戲天道無不驗而乘時者在人地氣無不鍾而毓靈者亦在人斯堰之源其初亦僅可芥舟而已及其障為迴瀾瀦為大澤遂足以壯一邑之人文然使受任者或怠厥事或事成而卒無驗則恃天命與地靈者其說將有時而窮即幸而舉矣而不如二君之積學敦行

則猶不足以明吾人事之說使奮進者益鼓其氣然則非汪君固不能善乘斯時微二君又豈能遂鍾斯地之靈也哉蓋天地人三者合以增重斯堰也而吾與學博公乃共觀其成爾雖然吾聞水之流也惟不息故可大亦惟不息故能久人事亦然二君年少而力學方進未已而汪君又將終始其事蓋皆未能量其所至後之任事者使皆如汪君其人繼起者又皆得如龍君李君其人相與久於道而大其歸則其所至宜愈無窮也其益深其所積之者而已矣諸君曰然旣退遂記其語以復於汪君俾刻之石爲後之盡人事者勸焉

重建吳公講堂記

署袁州府 盧 崧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二

古之君子其自治也重以周其出而治人也隨時盡分實有裨於民生國計之故故能功在一時澤及百世謳歌俎豆久且不忘此吳公講堂所以一建再建而不能已也康熙癸丑歲公宰萬載甫兩月值滇寇陷長沙而袁州盜起欲挾民從逆人心洶懼公不爲動初棚民之居宜分萍萬者苦弁將據三關以叛至是應滇寇公潰圍請救復率家丁訓練鄉勇城賴以全適滇游兵破上高宿白良勢將及城公夜襲之突壓賊壘斬獲無算寇憚之百計啖公公縛使獻其書

聖祖仁皇帝勅曰忠貞可嘉寇平公輯流亡賑荒歛蘇積困清田賦與民休息此其事彰彰在人耳目間顧公當兵燹之餘而邑

之人文猶惓惓焉於北郭外辛氏居額以叢桂書院招致能文之士肄業其中凡所作育皆以文名盡瘁五年內擢中書萬邑人士戴公之恩而不克畱也爲建生祠以奉祿位是爲吳公講堂蓋在北城內康樂坊云丙戌二月崧署篆袁州敬念我

皇上置守之重體上憲用人之心凡有關於郡治者不憚瑣細以求其要而於文廟及先賢名教之地尤所兢兢宜春學圯則躬率士夫修治完固昌黎書院立則酌定章程加增膏火獨郡志所載吳公講堂者崧至萬載而拜謁無從焉邑令翟公廷法曰前令於雍正癸丑年已改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三

上諭亭奉公於賢侯祠邑人士屢請復而未能也因集紳耆而延訪焉衆情踴躍咸圖所以復之者爰據紳士巢起崧鄧鉉郭至剛辛樹檜辛衢等四十餘人所請爲之轉詳而復建焉時公文孫今大中丞來撫江右聞而檄止之而紳士耆民感激奮發勢不可遏卜地於學殿之側庀材飭匠庶民子來時新守至而崧已赴任蓮花廳矣今年春復奉攝袁務而講堂落成已六越月中爲堂後爲寢左右爲房前之左右爲廊又前爲門階級垣墉旣堅且好丹漆黝堊有光有輝是可以妥公之靈而告天下後世爲官者矣公方宰萬時亦祇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豈知一時之政感之深思之永名宦列傳賢侯

有祠而邑人猶懇懇勤勤墜而復舉廢而復興如今日也夫  
中丞以閱兵臨萬載紳耆塞道童稚歡迎堂已落成因命爲  
諸生肄業所瞻顧棖桷躬拜几筵如見如聞如不忍去觀者  
咸歎歎感歎以爲榮又豈宰萬時所知也然而維天篤慶錫  
福流光維誠有孚凝庥集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天  
道昭然民彝不泯君恩宗德惟德斯承願以告天下後世之  
爲官者堂故有紳士辛受錦辛受載辛汝岐等捐田共一十  
六畝今其後人辛衢辛金壽及辛汝岐等復行捐入仍爲香  
火之奉又王錫侯捐田八畝浮橋會王都會等捐田一十八  
畝四分具詳於冊掌之學官以垂久遠乾隆丁亥仲春

遷建文廟記

汪朝祖邑拔貢

從來興造旣畢例記其事而於廟學爲尤重余嘗讀唐昌黎  
韓公宋眉山二蘇及我江西文忠歐陽公荆國王公文定曾  
公盱江李公象山陸公諸碑記下逮元明名作如林其於古  
帝王設學明倫之意教育人材之方崇祀先師之典言之皆  
精切詳明迄今照耀簡編彪炳宇內夔乎尙哉後雖有作莫  
可及也已今年秋余邑遷建文廟成邑諸君子謂宜有文以  
志顯末謬屬余余老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謂余何諸君  
子曰是役也先生身與其事者久願有以紀其實余乃據實  
而質言之邑文廟創始於趙宋間厥後再遷今址地廣袤明

洪武初建學於東偏下截越數百年危與危壞最後重新於國朝雍正癸卯春殿堂門廡諸制具備顧其地勢湫隘蠹蟻滋生未數十年棟梁俱空榱桷並圯邑紳耆相與太息僉謀撤而新之遷而大之相彼西偏前瞰綠水後枕高阜厥土爽塏厥位面陽僉曰遷是地爲宜於是有貢生高嶠者首捐六百金監生王家塾亦捐四百踵起者各捐助有差乃購木於鄉伐石於山陶磚瓦於野募良工於遠郡歲壬申羣材稍集工匠畢至興工於三月五日越明年癸酉擇吉豎柱因例應詳報邑紳士屢呈請而邑侯朱難之至再三乃遵府檄通詳報可士民咸喜工匠競勸首建大成殿柱皆巨石梁選名木塗以丹漆飭以金碧其堅緻雄麗宏敞軒豁他郡邑未之有也殿之後爲崇聖祠殿之前爲露臺臺下爲甬道俱礮石爲之甬道左右爲東西廡廡下爲戟門崇廣深邃視殿稍遜上有樓樓之上窗櫺四週光明洞達登樓遠眺山川景物如畫門之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門之前爲池池廣而深中跨石梁梁兩旁繚以石欄池之上左爲禮門右爲義路池之下礮巨石爲櫺星門門前爲屏牆開道德二大門其諸位神龕及崇階峻級俱用石者圖久遠也於東廡牆外構明倫堂及頭門堂之後建儒學兩齋各二棟又於西廡牆外建忠義節孝二祠廟內外橫直路及圍垣皆砌以巨石凡所作皆堅實精

密而廟學以成是役也締造經費通計一萬兩有奇始事於  
壬申季春訖工於丁丑仲秋維時邑侯張公莅萬甫暮威惠  
並著政修事舉睹斯作之成不勝欣喜與儒學魯公藍公以  
其成事具詳上憲焉吾因是知天下事惟難於慮始耳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以小邑而興建大  
役非常事也宜其懼也乃以六載勤勞成一時盛事是豈偶  
然哉後之覽者知遷建之維艱念成功之不易時加修葺則  
斯作也庶幾垂之千秋萬禩而無傲矣茲役也提調生員汪  
發楫貢生高嘒會計生員郭治清監生聞鳴鶴掌收樂助生  
員辛廷臯武舉宋拔監生巢起隆生員汪發峻胥吏郭秉毅  
備書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孟冬月

新建龍龍山公祠記

邑教諭

魯

鴻新城  
進士

吾盱江李泰伯先生作袁州學記明國家教學之旨謂治則  
當譚禮樂以陶吾民一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  
死孝儒者至今翹其言袁人士莫盛於明代其克踐斯語者  
三人焉於宜春則袁江督繼咸分宜則黃太常子澄萬載則  
龍長史鐔龍公在建文時未嘗與太常同與軍國大計然爲  
晉王長史護衛官軍屬焉靖難師起所在多煽動徵兵於晉

公獨抗大義不與父皇踐位下錦衣衛詔獄不屈死乾隆二十四年秋鴻與孝廉辛君廷芝同有事於郡志讀公傳唏噓者久之辛君曰龍公爲吾萬圭臬而祠廟闕焉何以使學者感奮而興起此亦先生之責也考前明知縣畢公懋良欲建祠於文廟右偏不果

國初曾奉院道檄建公專祠又不果衆志之不勸與時未可與何宜然而久不然也暇以語明府張公公曰吾念茲久矣願萬自重建學宮以來歲有興作亟於役費於財若何而集事因以復孝廉辛君辛君曰往聞學校中巢君汝成聞君成忠與吾宗汲與試文酒徵逐相樂也嘗慷慨建議欲爲龍公建專祠而今已矣九原不可作矣姑就其子弟而謀焉則皆應曰諾不敢忘乃選地於明倫堂之左巢生起隆聞生儀辛生樹芬童生辛廷禮醵白金若干鳩工庀材經始於二十五年正月某日落成於六月某日堂寢房輿規制具備辛君曰宜人稱江督公曰袁袁山則長史公亦宜稱龍龍山且志高山仰止之義也龍山者萬載城內山名亦諸山之鎮也公死節迄今數百年而能令邑之士夫奔走趨事新廟翼翼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矣巢生等勇於爲義而不忍沒其先人之志抑亦可以風邑之爲人子者矣茲舉也雖非大興作然協諸義而協將以助先王教學之旨豈徒以公爲有光於龍山



而祠廟以焜耀之也哉祠成公子姓龍躍乾等捐薄田若干以供歲祀附書之以志不朽

龍河書院膏火田記

魯鴻

國家萃髦士於學校月試季考董之以其官又慮藏修之無所也命守土吏得別建書院選生童肄業其中以顯一其趨向所以風天下於學者甚至萬載故無書院乾隆九年明府嚴公在昌始建於縣治後龍山置田若干畝歲廩以租入焉二十年邑人士以近市多喧遷書院於龍河門外時爲宰者奉文建普濟堂割書院之田贍之師生膏火歲取給於學田中纔五十畝今明府張公立中莅任殷乎造士因諭於衆曰郡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八

治昌黎書院田十餘頃太守陳公興釐有方聘名師禮學者絃誦於今爲盛萬有書院而田弗充其何以仰稱上意胥君袞遽捐田十八畝七分有奇楊生之洵遵父維鏞遺命捐田十七畝有奇而徵予言爲記予曰凡無其事而食於人者非民之窮卽其蠹焉者也自君子觀之二者皆天地之生物要不可無以遂其生耳獨至於養士則其道有進焉者士之官於朝者祿必稱其功學校之士砥名立行則皆其所自爲而優以廩膳邑之士夫又能推廣朝家之意而不責其報皆所以厚賢而禮異之豈以爲賜卹而已哉然而萬載士風好行其德素矣民之窮而蠹者皆有所歸或且置田以贍之而未

有議及書院者豈福利之說中之與胥楊二君獨能勤勤於此可謂知所本者矣抑吾尤願肄業其中者明此義也士必修禮陳義厚於自養而後無負乎養士之典不則名雖士也殆亦民之蠹者耳使流俗謂膏火有田徒爲賑卹貧士之具實應憎且羞矣多士勉乎哉

馬腦山房記

魯鴻

馬腦山房者故孝廉張君本初與其友肄業之所也凡十三人其地背郭面流山勢駁駁窅然累而下故名十三人者總角同師長以志行相矜許愛此地山水佳構書室一區講道談藝無虛日其子孫卽後圍爲堂如祠宇制巋然十三木主

在焉自張孝廉外龍諱長蕃楊諱維鑑彭諱淶辛諱繼攀辛諱汲汪諱朝宗宋諱啟泌龍諱臣勳辛諱受捷余耳其名也久康熙中萬邑士風淳朴無浮僞馳騫之俗而十三人者尤砥名行盛意氣慨然思有所建豎於時里黨平居相議論謂拔茅連茹可坐致通顯自張孝廉下第以鬱奇死於北諸君子出賻扶櫬歸而葬之相對愴怳如醉夢而曩時豪上之氣不知焉往矣厥後或相繼以沒或混迹升斗或老且病今惟三人在耳其齒最少如汪君岷山者且皤然七十有四岷山於余爲選貢同年余聞其勇於爲義邑有大事恒倚以爲重今踽踽族黨中漠然無所向卽一人之身而前後盛衰之故

如此可慨也然諸君子之子孫皆篤於氣誼余嘗見幸孝廉  
秀圃於岷山所侍坐立維謹皆得事父執之道距諸君子之  
風不遠也人倫有五遇不必盡隆卽觀人者不必徧稽也篤  
於其一而其他可類徵焉諸君子以朋友爲性命則其天性  
之肫摯與夫平日之所講求可概見矣今合而祀之子孫仍  
讀書前楹愜見優聞孝子之心也儼提命於先生師友之隆  
也此禮雖前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豈徒爲名高已哉張孝  
廉諱明德往歲一等自一名至九名皆十三中人邑人至今  
爲美談存者岷山名朝祖韓名大學郭名達

文明塔記

魯鴻

離爲南方之卦火性炎上而必上之以山乃能光遠有耀故  
聖人觀於賁而得化成天下之道焉萬載學宮位南向前有  
筆架山江水繞之而文筆之峯尙闕傳故塔在城南烏溪址  
廢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士改建學宮糜萬金易生瓊依  
形家言謂必建塔乃稱遂首捐七白金其友人辛衢等共捐  
二百餘金選地於南城外而累塔焉塔七級高九丈餘莖潤  
二丈三尺以漸而合中虛明可瞰旣成請余定其名余曰隆  
起於地上者皆山也山之銳如立錐者於五行爲火位又位  
南名之無以易文明萬邑文事頗盛於前代今稍稍不競其  
所以曠然而大振其卑靡之習者必有道矣譬之塔焉厚其

基址無以九仞虧一簣則高大而光明士之蘊諸心見諸事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者皆文也有敦良之體有光輝之用登諸明堂裔裔皇皇諸生其亦觀茲塔而思所以資諸身世者乎若徒謂爲風氣所關文明有塔而邑之雋春秋榜者駢肩接踵則非予之所敢知已易生曰然遂書以爲記

龍河書院記

教諭

辛廷芝

邑舉人

龍河書院舊在龍山官署後仁和進士嚴侯在昌莅萬十三載廉明勤慎政治肅清陞任之年捐廉獨建以惠邑之學者乾隆丙子邑士汪朝祖郭治清汪發楫聞鳴鶴鄉耆龍德彰張之球等以其地近市塵喧囂不靜不便肄業呈請倡捐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十一

改建於龍河其地距城半里許三面倚山前臨長河中有山水佳趣向爲辛張二姓業以邑人士思振文運因售得之其書院規制悉仍其舊中講堂堂上架以高樓前頭門次二門後內廳左右學舍共十二間周以垣墻庖湢悉具自孟秋及仲冬告竣夫學問之道靜其要也舍靜而求入聖人之道猶越川而自廢其舟楫登山而自絕其途徑也夫豈可乎莊周云大山深林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內不自鍵而徒借資於外無益也至人亦曷嘗擇地以蹈哉雖然初學之與聖學境地不同矣操持未定一涉紜紛錯雜之會非感於耳卽牽於目縱欲勉強鎮定恐善學者終難有功惟置身於幽閒靜



夫天地無私陰陽而歲功成聖王無私賞罰而中外服鬼神無私喜怒而鑿臨赫城隍之神代天地聖王以宰民者也。有功於神神必報之是以私交也。此與貪墨吏暗地受賄囑妄予人以禍福何異古者聖人設神道以立教非能禍福夫人之謂其謂人能確循人道而無所於苟如父在斯孝君在斯忠兄在斯恭友在斯信盡孝弟忠信之實積於衷施之於行乃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倘不遵人道之正祇藉神力之顯應雖朝夕焚香翦牲匍匐於神座之前祝曰神其佑我神其佑我神且厭惡之尙望其降爾福免爾禍乎今鄧君體楊侯意爲此非有所祈於神神豈有所私於鄧各行其正子奚

以私心測神聖爲疑者聞言乃釋今廟工告竣視昔有加黜聖丹漆金碧璀璨巍然煥然其所以妥神者至矣興工於乾隆癸巳之春告成於丙申之冬費數千金有奇首士諸君命余記之余曰此百年來盛舉也誠不可不記第敬神之道懍於屋漏世俗鮮克知之今共曉斯義知神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于彼於以各安人道所宜行而神自歆之毋徒奉一炷香以爲我邀神眷也余記修廟顛末并記釋疑之言以此襄事諸君勤勞久皆備書乾隆丁酉冬記

田下郭氏義塾記

辛廷芝

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學本聖賢之學

故其行爲至公之行及貴顯積所賜祿爲義田族人賴之吾  
邑田下郭氏慕文正之義謀舉立義學出其祖南軒綠陰二  
公遺金各七百兩因而欣然助五百金者有若宗國正南二  
公捐田五百把者有若裕才其次以百以十以兩計者百餘  
人得金約數千遂購田二百餘畝爲膏火貲創義塾於南壇  
側橫若干丈直若干丈中建講堂堂之後有廳牕櫺洞達廳  
後闢花園堂前左右迴廊中闢門皆軒敞堂之旁翼爲齋舍  
五十餘間曲而通奧而明門前鑿池以觀魚躍周垣玲瓏見  
遠山如畫庖湑備具極藏修遊息之大觀也其經營調畫則  
名都惠和砥中三君之力居多及告竣諸君請記予謂人才  
爲當世用仰體

國家培植人材之意誠知體要者矣先儒云師道立善人多子  
孫賢族將大往者郭敏齋翁創綠陰書屋以課後人其時南  
軒綠陰二公皆以文名大顯於世今子孫建此義學則其顯  
發不且後先輝映乎哉經始於乾隆丙申之春落成於乙巳  
之冬費白金三千有奇其捐助及勦事諸君併田畝莊所另  
著於碑以垂後

龍江橋記

本府知府李允性

萬載縣治東北里許龍江渡風濤不時弗利於濟殆數百禩  
一旦偃虹於其上蜿蜒截嶻然自洪之分寧筠之新昌東西  
過者如堂適閨相與怵且謠曰拯我顛隳兮辛氏之庀善作  
善成兮是父是子辛氏者邑人故幕官碎其子今職監衢也  
先是碎於乾隆辛未規易渡爲橋築椽逾年病且革囑衢曰  
善雖小無闕其心力雖詘不潰於成衢月節歲儲廣其役於  
庚寅越五載甲午長至始告歲事橋之洞五廣約三尋修三  
十四丈八尺有奇凡糜白金三萬餘兩一手足之烈蓋其難  
哉旣里老來狀其事於縣遞上之大府以議敘請衢聞再三  
辭察其意非僞讓者無已請旌以匾則辭愈力曰微寵曠名  
胥非先人志且衢幸無負墜言而已他何覲焉噫辛氏僅中  
人產耳隱情病涉世儻厥功程子所謂存心利物於人必有  
所濟不其然乎且其讓善不有蓋又加人一等爰記其歲月  
琢石以詔行人後之慕義者必將有感乎此而俾之勿壞云  
平曠書屋記

知縣李榮陞邑進士



進探其奧得坪焉級而左之再得坪焉辰向而睇後巖前研  
兩抱洞若川橫嶺互相依不捨高明遊息之觀粗具於是授  
意山民迎東曦立把茅爲耕讀庇園林渠沼其成以漸亦久  
已置之者艾逐食萬里攬山之宗過飮生噦投老歸來譬之  
病後虛空所甘疏糲他不樂聞間過有力者柔曠之墟淡如  
也噫山之美惡有定而無定人之愛憎益奇而益常豈不亦  
以時哉或致詰曰如翁足蹟半天下又多嗜奇何由拳拳足  
蹟間固舊所不滿也鄭重學徒而爲之說吾弗解請揭此義  
以對嘉慶丙辰記

過大圍壺仙二山記

李榮陞

高村南至縣七十里謝山峙於上游花枝所派大圍山爲大  
南麓所放壺仙嶺爲極大圍連絡小嶼荒山之交梯田雲構  
東西相望行李往來下出腰肋前後其中隆土成峯三巨石  
爲之冠焉戊寅八月予自岐源來登秋霽天高極望數百景  
與意并益紆路以窮其勝山之陽谷泉十數其偏西者合謝  
山諸流以南至於白良爲錦溪可堰以行簾溪之上下聚落  
數十百家在元時黃氏敖氏衣冠甚偉與草廬道園遊者數  
輩圭齋歐陽氏橋記云水源於錦山今以地求之卽謝山也  
然未有舉其名者連山北盡引趾坦然遊意有餘明日辛爲  
霖龍文采來會遂取徑於壺仙其巔亦有石孤撐可怪昔之

人常規爲官以祀之文或爲狐仙綴文之士畱咏焉壺與狐  
字易混不知何時宮廢碑毀而山名爲土人所訛莫有正之  
者噫萬載爲江西僻縣山川人物罕見稱於前代然吳虞歐  
陽之文章翰墨所以賁當日之間巷而傳於本集者亦多矣  
僅今數百載記刻無一存土人尙不識諸公爲何如人況於  
附在交遊如黃敖諸子安能傳其恍惚哉至於謝山方山二  
氏之誕幻傳記固已不道餘波爲大巫狐仙其說尤鄙易爲  
擯斥然其家口耳相承卽爲故實至今勿替而益張孔子曰  
文獻不足徵也十室之邑必有人焉今流俗之所矜重者乃  
如此可歎哉

鄧公嶺經行記

李榮陞

太溪導源鄧公嶺自高村西上可五十里硯谷層峯鳥道一  
髮其嶺西則瀏陽北則寧州跬步之間流分數郡攷之圖記  
卽首裨之前茅也峯有金架銅陵松光珠斗之勝棚寨連結  
百十里僑民資竹紙以生歲賦主息十之一然習尙獷詐不  
時收則不可得償山旣深不可悉繩以理道壬秋之季朔甲  
子予從四兄入其峒戒之以期而坐督之已而兄以病歸地  
都無可與遊者呿唔稍倦啟戶卽登山入秋益深如繪之花  
實隨步升降蟲鳥各專其樹隔峯酬響略不忌人山空夜闌  
作戶嘔啞四起間叩所經行多泛瓊海涉臺灣沂巫峽登蛾

眉者揚摧風景闕然可聽吁二百年前此山莽爲盜窟自先祖從銅鼓公盪平以來始貨其棄地今太平積久人得免於蛇虎之虞而稍蒙其利奚嫌於久客哉壬午束歸裝道以一夫取高徑東南行越大西院升降凡三十里至黃皮絕頂積陰冥冥僅南東數山青浮如側修鱗於巨海然北自黃蘗以上峯峯魁岸如欲進軋者大圍尤高橫無匹此外周天黃暈下濁上澂雲霧勃窳無風捲收不能測其變矣庵無壁瓦規石如城垣木累其顛以禦衝飈云按黃皮小木也南楚多以名其山見於水經之注字亦作黃黹見劉後村集流俗不知乃以爲黃皮二女仙也而祠之癸未晦晴霽謝山出於足履

下東行二十里經其觀高谷寬平傳爲東晉時羽客謝仲初得道之處仲初本山下人嘗往來閤皂華林仙蹟甚富而升遐於此好事者比之俗家衣錦唐時至爲帖目以試南宮之士今像設乃爲王公服更稱靈運因靈運襲封康樂而訛合於仲初可怪也七星池煉丹爐試劍石距觀俱不遠讀書臺在頂南東眺望極佳楊誠齋贈劉長者詩所謂祇借謝仙雲鶴駟者卽此其詩本集未載東行十五里至烟竹山甚環澗甚駛長者遺園在焉劉後村詩燈與鄰通眠未易備極莊家之態衝暝行七里出高村甲午七月晦

重修文廟崇聖祠記

主事

辛文彬

邑舉人

邑文廟移建於乾隆壬申距今四十餘年矣聖殿四壁悉毀  
文磚厥柱以石枅櫨榱桷完好如初惟殿外牌樓雨淋日炙  
年深質朽旦夕間摧壓是懼而崇聖祠木柱盡滋蠹蝕值邑  
中建考棚諸首事先將牌樓拆卸擬鳩工庀材急修葺而力  
未暇也嘉慶五年彬告假歸周覽上下惕然不安適考棚工  
畢卽與首事謀之諸紳士之有力而好義者慨然捐輸自數  
百兩至數十兩不等計得金八百有奇慮不敷議收考棚餘  
金以助旋將崇聖祠撤新之地基填高二尺柱易以石締構  
堅緻大成殿牌樓雕鏤丹雘巍然煥然其餘廊廡門檐上下  
兩旁缺者補之剝者更之無不慶廟貌之重新也因思我邑  
祀者之瞻仰而我邑侯仰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涓吉敬懸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於廟中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瞻仰雲漢涵泳  
聖涯必有鼓舞奮興思所以樹立者風氣蒸蒸日上益光於  
前是所望於有志之士已興工於嘉慶六年七月越明年七  
月告竣同事囑彬記始末敬浣筆書之

來秀塔記

知縣

袁廷鼇

邑舉人

白良在本邑爲北鄉山川輝媚田疇紛錯先君子曾記其勝

概蓋造物秀靈之氣之所磅礴而蓄積有由來焉顧山自謝山北折而南水自黃田江順流而東至毓秀橋下象鼻山則吾鄉水口也形勢家謂宜山上建塔以鈐束之俾秀靈之氣益完固而人材之異必有入金闈登紫閣鵲起鳴

國家之盛者且趾相錯也先是乾隆戊辰春先君告養歸與鄉耆獻敖公宜也有義李君榮及世勲暨予伯兄家珍廷瑤合謀之而卒志焉未之逮蓋時爲之也距今六十年乃克舉其事塔成來請名於予予因之有感矣予惟先君領壬子鄉薦丁巳試禮部濱得俛失僅以明通副諸進士後而敖黃諸君經術湛深稱名孝廉皆落第不獲展蘊抱予老矣又功令作

縣令者不得復上春官然則所謂入金闈登紫閣不重有望於後來之秀歟因名之曰來秀塔顧予有不能已於言者冀後來之秀益礪其志勤其業象塔之層累曰上則塔之靈也亦修塔諸君之願也若謂有塔不患金闈紫閣之不我屬也而德不加立名不加修學問文章不加精進則塔不任咎也而亦修塔諸君所不願也則凡爲吾鄉後來之秀宜何如孳孳矻矻以應斯塔之靈而副諸君修塔之意也夫是役也倡其義者某也從而和之又從而始終其事者某某也塔凡七級經始於嘉慶十四年己巳越歲庚午落成計糜金錢如干合有記其捐貲以勸盛舉者例得備書嘉慶十九年歲舍甲

戊春正月

興賢堂田記

代邑令吳

教授 辛炳晟 邑進士

文風之各出也視地氣爲豐嗇而鼓舞必因乎人事蓋有同隸一布政司而蹈省門應舉一邑或不過十餘人道紆而費無出卽水陸四五百里之程寒素猶難之杖策走長安更無待問故每有宿學妙才守燈火息意風檐者人數差而科名因以消長此萬載興賢堂田租之所爲設也田之起自嘉慶四年來前縣虹橋君創建考棚繕冊勸輸維時士著入者十之七寄籍入其三輸者旣踴躍董事者相與杜分肥戒妄費節縮有方迄考棚歲事而金有餘以考棚之人固非獨試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三

子博一衿而已乃皆將由是而賓於鄉燕於禮部臚唱於廷應運而出以爲闔邑光者也鄉會試資斧宜於是焉出爰陸續購爲興賢田得六千零二十七把歲入租可五百二十四担自嘉慶辛酉科始發給春秋文武路費有年計萬載前後公事出入所留餘不蝕蹤蹟廣且實而可垂久未有如茲役者也戊辰秋余奉檄視篆茲土越歲而縣人議立石刻捐修考棚姓名以興賢堂租實合邑文武春秋試費之自宜定章程額數以昭畫一而憑爲遵守也酌發給各屆鄉試爲錢人二千有四百會試暨拔優貢朝考爲錢人二萬有四千有恩科則分爲兩屆而各半之旣以是同辭來請余出示勒石以防

冒銷挪用者而復乞余記事之言余攷縣志前海豐吾宗克  
菴先生涖縣時諸生有公求科舉盤費之呈先生批答旣優  
許而厚贖之後厥孫蟻園中丞來縣謁祠復留金購田至今  
縣人以爲試費前之人造士之殷流澤之善懇乎其至也今  
諸人士以縣試立棚之餘不欲其耗乃能推引所事以大其  
用於以鼓文風翼地氣從此裨益科名甲乙之伍聯翩而上  
人才之興正未有艾其用意美而規模誠遠也已抑余更有  
爲諸君告者從來公財散於有常爲永利積於不用卽立弊  
今租入一以資試事惟穀價有餘乃留以待修理考棚暨各  
莊屋其意是也若并二者而無須焉則莫如以益試費或更  
廣爲田毋令壅於公夫財者衆之爭公非可以私爭也勢必  
彼此借端互託爲公用公費興而試費寢矣此則興賢善後  
之要而余所竊願藉手以收效於久遠也夫

重修龍河橋碑記

辛炳辰

縣西南烏溪竹山各水匯於城心學前而北有龍河二門並  
聯比城垣夾水而中分之以鎖兩岸實爲全流之出口其跨  
河爲石橋上通人馬而下過舟筏自正德中已然其改三洞  
爲一而益廣之至高凌城雉則萬厯間譚公經濟爲之也先  
是北關之譚爲縣甲族經濟之高祖名鉞實始獨創此橋而  
其子登龍又重修之暨其孫熈父子以逮經濟凡五世迭修

之以迄於今縣人享其成者數百年中間重築崇文堰於其  
下湍瀾峭激舟筏自堰而下上者篙楫之所抵觸竹木之所  
衝撐橋石往往爲損破近者去橋而下半里許更立石橋橋  
之上游木橋又已易而石之於是人寢不以石橋爲意塊石  
圯零不復修補漸次頽壞三橋管剝落波心且過半而橋面  
之留而未蝕者僅如鳥道盤空一失足便碎黃昏童叟相戒  
勿前經過者各凜乎危懼有年於茲矣譚之後人思追先志  
而力未能邑諸君子蓋嘗謀所爲整而修之以衆議之莫專  
屬而縣中諸務旁午交涉卒未有端緒也歲庚午同人乃慨  
然決計營之議甫倡其不謀而來首倡者已數家聞而助輸  
者亦踵至仍內中擇一專司者董理其事凡樂助之入與支  
費之出一錢以上悉以經之諏曰鳩工視兩岸水底橋脚頗  
實且固及橋管有未壞者並仍其舊而補修其剝落之過半  
者凡東西墩與上下階級橋之全面泊欄杆概易而新之計  
工灰石零用費七百餘金不半載役告蕝於是經過者坦坦  
然如履平地復還舊觀相顧謂茲橋之立本譚姓祖孫所存  
留永澤創始誠難踵事者雖若較易爲力然使非整修及時  
卽橋且不久就盡後之從事者其何因焉是則諸君子紹述  
前人出力整修之美何容沒也爰請立石鏡其姓氏以告成  
勞予故爲述其始末云





傳人材之茂自可於城南郭氏徵之抑又聞贈君性樸誠足不入城市好行其德不欲令人知夫陰行善者子孫必昌况復貽之以詩書之教廣之以造就之方世澤相承豈僅書院擁山水諸勝已哉贈君之德固有相衍於無窮者矣余故樂記之并致遠企之私云

重修謝山庵記

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今之僧非古之僧也古之僧守世尊之教不立煙爨鉢食瓢飲名曰乞士其處世合則留不合則去無少繫戀是以水邊巖際剝草縛茅便足容身烏必葺棟誇美而後安哉今則不然買田以食創屋以居高墉峻宇金煥丹彩傳之其徒長子

老孫一有腐橈便號顛佈施撤舊而更新之直將以爲歷劫不失之基視世之貪癡愛戀者有甚焉豈世尊之意歟然則今之僧遂可訾乎曰此時勢使然非一日之故而於中足觀其能焉其能者枯槁堅確去奢斷欲勤身而謹食節用而約出於以豐潤其室有餘也其介然不染於俗又非世之慕膏腴逐炎熱者比夫果有守且能如此謂非君子所與歟若謝山僧瑞月可喜已憶歲丁未余偕袁曙東遊謝山信宿焉時寺主僧爲某瑞月泯然衆僧中未見有異也嘉慶丙辰余以假家居曙東來語及謝山曰今非昔比已煥然更新問誰之爲曰某僧謝世瑞月主寺事而爲之間其寺若何曰基址仍

舊而規模有加問所費凡幾曰錢之以緡計者幾百幾十有奇問所由辦曰瑞月清苦自力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而未嘗求之檀越也曙東因道瑞月之意而求記余以爲今之僧皆世尊之教而務華其居旣無可爲言且旣爲之又求文以張其事類弔譽沾名者之所爲則尤不宜爲言旣而思之事固有不可一概者天之生人不必皆能其能者又未必皆過往往擢抑沈埋以老者何可勝道尤其甚者身家之際困頓無聊遂不得安四民之常而爲僧旣僧矣其傑出之才磊落之氣欲自韜晦而不可於是出其能力以崇所奉之佛而大飾其寺宇是卽斯人之所以自見而不甘自沒也而吾必從而

沒之卽天何不使之昏昏蠢蠢與衆僧者伍而喬翹若是瑞月之才足以興廢振壞則使其幸而不爲僧豈不足肩大事而無難歟其遂無聞於世歟又何必以佛法繩之而不予之記也哉抑僧旣新其庵余遂以山之故事告之是山也圖記謂因謝康樂得名而真人謝仲初曾於此修煉上昇意山水清淑固仙靈窟宅而謝公封於茲土屐齒所至不遺幽遠茲山或爲所嘗經二者宜各爲屋以祀之而昔賢劉其姓者讀書堂在焉已湮沒不傳庶幾興之以俟夫遊人之戾於斯亦山間勝蹟也瑞月之能知其不難爲之余又將泚筆而終記之

西江橋記

辛紹業

距縣北五十里曰謝山泉源洩於錦江之所濫觴也由謝山東南行十里許至菱蕪兩岸皆峻嶺一水奔注其中勢極湍急凡適瀏陽往甯州與以事入治城者必經焉元邑人敖玉溪之義女福貞曾卽其地建西江橋數百年間未病涉也乾隆庚子霖漲衝齧橋圯無遺址彭君南垣捐私錢若干甃墩架木屢朽屢易嘉慶壬戌復伐石撤舊而新之醜以甃垣翼以欄楯高二丈長四丈有九潤丈有三錢之以緡計者費一千有奇徵記於予予曰錢者泉也流而不滯者也世之守錢者如壅泉然不肯稍出其餘以波及人其潰而出也亦一決不可復遏豈非惑哉今彭君不愛其錢汲汲於濟人飛鵲垂虹於不測之淵出其錢以與泉爭勝可謂得流而不滯之意者矣乃其汲汲之心猶且推而放之濟困厄若濟溺焉是原本之泉之以時出也予何從測其涯涘哉橋成姑泚筆而記之是爲記

嘯竹齋記

知縣 習家駮 分宜進士

昔胡翼之秉鐸蘇湖嘗建經義齋治事齋一時能爲士者能爲吏多出於兩齋之中此齋所由立而後來學者宗之也觀溪盧氏家康樂北偏前明篤學諸君子別構一齋在族之西南隅植竹千竿迎風嘯咏因以嘯竹名焉歲壬寅予以伯兄

授徒其中嘗一至焉已覺別有洞天纖塵不到越四載而予  
又忝西席於是此齋之足供玩賞者乃得盡收之耳目間矣  
齋之內宅窈而深齋之外地宏以敞修篁聳翠繞徑扶疎其  
北則錦水潄潄聲長在耳而南望晴峯末嶺青蒼鬱勃之氣  
直排闥而來游息其間可以淪性靈可以揚風雅可以壯豪  
思而飛逸興名教內有樂地舍此其奚適也諸生有起而請  
者曰是願有記予謂齋之有取於竹豈徒邇延野綠遠混天  
碧已哉古來高人傑士往往寄蹟此中故結伴於林則賢焉  
而七聯社於溪則逸焉而六其心虛儒之謙以受益似之其  
節勁儒之立不易方似之其勢拔地而參天儒之才凌霄漢  
胸羅星宿似之然則曷嘯乎爾曰此自然之天籟物必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松之濤也其聲奔以放蕉之戰也其聲粗  
以厲孰若此嘯焉者之戛玉鏗金答遠響而生清風乎況伶  
倫典樂未截鳳凰之管先鳴嶰谷之枝嘯固天地之元音而  
得於竹爲尤佳也儒者默識此意通之於身心性命以扶質  
而立幹將見鼓吹大雅和其聲以鳴盛奚必不由此而基故  
學之爲良士焉學之爲良吏焉則是齋也即謂得經義治事  
之遺意也可諸生勉乎哉

重修洪田福壽橋記

知縣 辛啟泰 也副貢

邑西四十五里柴田橋修而圯圯而修郡志詳之矣乾隆乙

西洪水復圯或曰此橋受九峯及嶺東山谷諸水而扼其衝  
非登高醜洞無以殺水勢且水淺沙深非基地之堅厥岸匪  
固父老曰噫艱已往余見藍田汝岐辛公獨役於此工之成  
不知幾費矣今欲易爲高堅非數千金曷濟有心者無力有  
力者或視爲緩圖雖日踏行旅之苦漠然無動於中惡在其  
能然也架木爲橋時遭冲壞往來病涉者久之嘉慶甲子春  
邑人辛衛瞻龍雲從與宜春劉經成憫焉謀諸余堂伯汝岐  
子維遷及近村周天沛易奠宇相與疏簿勸輸走城鄉市鎮  
解囊者欣若應響因伐石庀材相地之堅售於其主壘壁而  
岸之作醜洞二濶一丈有奇修十丈高一丈八尺起工於乙  
丑夏告竣於丙寅冬費五千餘金鄉人曰此橋之建不可無  
記遂囑余余惟士君子出處有本出而勤恤民隱盡職分所  
當爲處則引導鄉人補王政所未逮皆仁人利濟之心不以  
顯晦殊也余觀茲橋昔欲高大未能者今則穹窿足殺水勢  
矣昔欲遷地爲良者今則有基勿壞矣且構以碑亭翼以店  
舍上往湖湘下通豫章俱無病涉患而憩息有所宿次有館  
可不謂成且備歟以視昔之難易固何如耶數君子者可以  
爲世勸矣名曰洪田福壽橋仍舊也

惜字堂樂助題名碑記

辛從益

嘉慶甲子夏有惜字會之約諸同志翕然應之領帖四出書

者雲集比冬聚帖計贖錢若干足敷製器募工之用懼其易罄也乃置田爲久計歲收其租入而量以爲出初置某所田若干越明年裏源汪君某又助田若干於是租饒而用給歲遣人坊鄉拾字遐僻之陬山盪水屋罔有弗至簞而收之龕而積之歲終而焚之邑境之地殆無片紙遺字矣然尙未有記也又數年司事諸君乃謀鑄樂助名於石而屬余記之夫事無難易期於善善無大小難於同以字爲聖人之製而宜惜也其於興學育材所以尊敬聖賢道德之意尙非其大者人各私其力愛其財肯出以應不急之務乎乃帖甫出而諸君子轉相勸輸或爭輸恐後不期年而事集以此見人心好

善雖小樂從又况其大於此者乎輸旣集曠數年未刻石登名而輸者不疑雖司事之賢與事會之偶阻足以相諒亦足見風俗近厚也抑予有慮焉夫義舉者衆慕之名而必出於善必不背於聖賢乃不惑於非義之義是會也積租稍贏或欲兼爲他用然與其動而失正也毋甯靜而守之使義皆由正常如惜字敬聖賢之意而擴充焉奚不可也不然卽止於是焉亦奚不可也諸君子善保是哉嘉慶戊辰孟夏旣望

尙志書院記

辛從益

益幼時嘗從巢匯堂先生遊知其文行之超而未詳其友爲何人也聞有書院曰尙志在城東南蓋先生舊與同志講學

處先大夫課益嚴不合輕出家塾益性亦落落寡交游雖鄉先生名蹟近在城隅未能一往觀也通籍後稍稍來往諸鄉然於城居反略比官京師十餘年以母老告養歸則尙志書院已煥然重新矣先生之子茂才飛鵬偕諸世好以益嘗從學先生邀往遊焉縱覽形勝周觀庭宇升堂窺奧穆然想見諸先生遺澤及與其後人燕談竟日皆郁郁彬彬有詩禮家法則愈歎諸先生已治之庥因題聯以舉其盛今益來京補官又十餘年矣茂才郵寄十二先生傳見示益始得盡悉諸先生之行彌歎匪堂先生取友之端且廣也茂才並有書屬爲書院記雖然記則奚待於益哉諸先生結社之由與尙志命名之義則汪岷山先生齒錄序已詳之諸君子繼志肯堂之美則有邑人士題詠卽益聯亦已及之又奚藉記爲哉抑益竊有進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必兼行則非徒志孟子言尙志必曰居仁由義居由者行也夫必先明乎仁義之是非然後所行不疑此不可以無學矣若徒高自位置以爲不與俗伍而曰吾以明道自期也以希文自待也微特好大言而遺切近且恐誤入於非仁非義而不自知岷山先生序亦云居敬窮理反身實踐益以此二語尤爲尙志要義諸君子旣皆淵源家學建書院以永其澤入斯院也必皆相從講學使行與志副無負乎先人之訓可知古者一



處士居鄉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合十二先生之裔各尙其志各敦其行以風示一邑乎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之謂也風化之成在此矣諸君子其勉之十二先生者郭肅齋治清龍敬齋培禮郭健齋秉毅汪鵞峯發楫郭景堂浴辛正軒魯郭觀堂瀾辛晚堂廷芝汪匯堂發峻王蘊齋昌隆張琢齋焜圭以齒序匯堂先生居九皆積學敦品人也因書院所自起故備記之遂書以歸茂才

重建龍河書院記

辛從益

天下郡縣皆立學學之外皆有書院爲教育英才計者至周也然學之體制嚴自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三

聖廟奎閣署宅外可爲諸生肄業地者希矣司鐸雖冷官有案牘之勞有檄調之赴旣鮮暇日與諸生講論諸生以其官也亦未便數數晉謁故師生恒渙而不親且所教祇庠生廩給弗豐就學者少惟書院專爲課讀設地寬而資廣生童皆得受學其主講多鄉先達有宿望者無官府迎候之煩身閒任專生徒亦樂與相親朝夕請業無異家塾其心安故其教易成余故嘗謂學者親師取友書院視學校爲尤切也吾邑之有書院自乾隆九年始其初建於龍山二十年遷於龍河其膏火所取給及捐田增助原委姓氏前志詳矣自遷建迄今近七十年堂宇齋廚一切漸就傾頽學者幾無可棲息連值邑

中公事煩興貲財告匱衆咸欲修之而未能也先是邑太學  
宋寶承先世遺產饒積蓄甘節省將有所用之末年慨然壹  
意於義舉而未得其會至其子海嶠善體先志凡縣中以公  
事勸輸者至必立應已而疾卒嘗以捐建書院屬其婦聞氏  
至是其孤壽昌始以母命請於官願捐數千金爲修建費於  
是諏吉庀材增拓前規房舍軒楹有加於舊經始於是年十  
一月落成於次年八月邑之人升堂入室周觀庭廡美奐美  
輪罔不嘉嘆乃走書京師屬益以記益聞之禮曰賢者積而  
能散非儉何由積非仁何能散仁莫大於興賢育材今海嶠  
席先業繼先志甘出其財爲一邑教養人材計可不謂仁賢  
矣乎而其婦聞氏能教其子以成其夫與舅之美慷慨好義  
得之閨壺此爲尤難史稱巴陵寡婦清以財自衛秦皇嘉其  
貞爲築懷清臺彼非必有惠濟桑梓之功也以今視昔賢實  
過之矣抑益更有願焉魯厚畚師之記膏火田也謂士必修  
禮陳義厚於自養乃無負夫養士之典若以膏火有田徒爲  
贍恤貧士之具應憎且羞矣今斯院之成也余亦望居是院  
者居仁由義務爲明體達用之學以遠到自期若徒視爲廣  
廈之庇寒錢粟之足贍其生焉豈惟失儒者以道自重之意  
亦恐辜捐建者之功而爲巾幗羞也學者其勉旃道光甲申

春仲

萬載試院記

辛從益

一縣之試可名院乎天下書院無大小皆稱院矣奚有於試  
惟是試院雖一縣之建其成也亦各有時或地無可爲或財  
不易集或不得其人以倡之而董之則皆不能成事而得人  
尤亟所謂有人此有土有財也吾邑應童試千餘人向皆就  
試縣署地旣不足容試几坐具皆先期送至署中遲則無張  
處風雨之侵不必言也鄉人赴試者尤苦之嘉慶丙辰蕭山  
進士來侯莅吾邑旣縣試集紳士謀焉邑故有守備衙在縣  
治西偏後員裁衙廢而基存於是紳士請以萬本立名公買  
其基并拓買旁基建試院願建費尙無所出也乃擇紳士之  
公正爲鄉信服者及廉敏有幹才者如張亨衢劉時耕等四  
出勸捐并董工作連值

國家大慶鄉會

恩科疊舉邑之登賢書第進士者踵起其援例急公登仕版者尤  
衆至於連阡陌善居積挾范蠡術泛舸四方並家有餘蓄樂  
於赴義聞諸勸捐及董事人至皆踴躍爭先輸助不數月得  
七八千金遂鳩工庀材相諸位置所宜及就試閱卷者所便  
堂室漏庖一切俱具踰年葺工并以餘貲買田若干爲修葺  
費及鄉會試贖適益告養旋里周觀庭廡則已輪焉奐焉規  
條備焉因以歎首事諸君經理之勤暨諸鄉人義助之美而

尙未有記至道光甲申益視學江蘇而吾邑適修邑乘郵書  
來俾補記之余惟縣試者士子進身之始也始進重則由此  
而上進也益重夫以有明迄今數百年欲建之試院一旦而  
克觀厥成俾諸童得從容展藝知就試之榮而益用自愛人  
材將蒸蒸日上豈非衆正相扶士風丕振之會耶抑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昔司事諸君創院之法善後之規良爲詳  
盡謹修而審行之試院千百年長存可也易之爲道一陰漸  
進則爲姤五陽遞進則爲夬衆正方盛有一陰邪焉伏於其  
間險而健訟則君子恥與爭而相率去之消長之幾不可不  
察夫試院有田有租倘司事者利其田之入不圖久遠甚者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三

生事開銷假公以濟其私租旣虧而田不可保微特鄉會贖  
漸廢也卽欲望試院之時加修葺也得乎如此則大失前人  
創院之意乖鄉紳士樂助之心彼應試者亦將苟且媮薄而  
不知自重人才興替所關匪細保泰持盈之方可無審乎邑  
自建試院後有郡城考棚之助近又將有賓興堂之舉足徵  
吾邑好義之多風俗之厚然愚以爲統在司事得人舉能公  
正廉敏如邑建試院時司事之君子則可也請以是諭邑中  
諸君子得毋以余言爲迂乎哉遂書以歸之其諸樂助姓名  
並宜勒於碑陰

重建龍河書院記

學憲

李宗昉

山陽  
榜眼

書院之設卽古家塾黨庠之遺意所以輔國家學校之教也  
在江西者鹿洞尙矣其餘隨在皆有大率賢有司創於上而  
鄉之先達及俊民嚮學者共襄成之獨今萬載重建之龍河  
書院爲最奇龍河者邑之巨川也院創於

國朝乾隆間浙名進士嚴先生在昌宰是邑始建於龍山之顛  
嗣朱令徙今所易名崇文後因瀕河遂改今名歲久就圯過  
者憂之邑有義婦曰宋聞氏故太學生海嶠室也先是海嶠  
之父欲割田助院中未及而歿海嶠復相繼殂婦遂捐貲興  
役寸材片瓦一舊不仍期年竣工規模倍昔糜白金五千有  
奇復捐田爲諸生膏火旣蕝事邑人士重其義請記於余余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美

惟大易說卦坤之象爲吝嗇秦巴婦擅丹穴之富但能用財  
自衛李氏之母樂羊氏之妻郤金不顧史稱其廉而施則無  
聞焉婦體夫志以成翁志其孝且賢固士君子所難能者僅  
曰輕財猶未知婦之深者也院爲講學之地士遊於斯可徒  
工詞章掇科第誇耀流俗以爲榮乎近求師友遠希聖賢出

輔

朝廷處型鄉黨其旨固有在矣巾幗且然偉丈夫之自立宜何  
如也婦有五子二已成立必能亢其宗者書此以示多士弁  
以勸之

重修馬腦山房記

邑令

衛鶴鳴

大名進士

嘗懷謝康樂之爲人欲置身春草池塘間歲辛巳補縣令適  
得其故封地覽名勝因以訪求文獻有孝廉汪君春圃博學  
能文端然醕雅昔與同遊齊魯乃今得聚於此又副舉郭君  
曉齋歲薦辛君涂溪張君帶江辛君曙村文學張權籬楊古  
嶺龍昂軒辛桐菴汪蘭谷龍衡堂從余講藝者韓介侯皆積  
學立品士也公餘之暇置酒縱談古今以爲快每與諸君子  
相見觀其齒序之間坐立應對唯謹不徒敦鄉誼也詢其故  
言其先世同講學於城北馬腦山房者十三人後子孫相視  
如伯叔兄弟歲時修祀於山房如宗祠制十三木主饗焉蓋  
百餘年矣余聞其事而起敬因請其遺蹟觀之有楊公慶遠  
爲之序魯公厚畚爲之記其傳贊出於晚堂辛公月臺辛君  
通讀之則十三先生之性情行誼學術文章卓然各有以自  
立而翕然相與磨勵修能於山房者如在目前乃知諸君子  
之道合志同克有成就其從來遠也夫二習日非相狎相謗  
友誼之不篤能要白首者鮮矣而諸君子乃相持於累世百  
年之久蓋學人以道義相交其托根也厚非世情浮議所能  
間故十三先生相信於當日者深而十三先生之賢子孫相  
與感念締固之不忘也朋友之義孝弟之心守先待後之事  
皆於是乎在吁可敬也邑之人觀此而興起焉講學有源流  
而卽以敦倫理厚風俗將戶可封也今諸君子將山房重加

修葺屬余爲之記余雖不文而樂道其事且以其事之不朽  
也得附名驥尾爲幸抑余猶有屬焉諸君子之篤於氣誼如  
此由家庭以及朋友由朋友以及鄉國其義一也今方議纂  
邑志亦百年未修之業一邑之風教關焉諸君子必慨然同  
心力以爲之倡風塵之吏所願黽勉以勦其成者也

重建武廟記

衛鶴鳴

關聖帝君自漢以來祀徧天下

國朝封號彌極加崇蓋以天下生靈之所受庇厚其報也春秋  
致祭鉅典煌煌蓋爲天下生靈延福澤於無窮重有所也然  
非帝君皎然之心浩然之氣光日月而塞天地照人肝膽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美

刷人精神曷能使朔望晨昏供香火者自官員及士民雖婦  
孺無不虔焉則其節義之昭明綱常之振興天下之人莫不  
有聖神之監臨在於旦明屋漏中而思所以尊親也萬邑

關帝廟舊志載在雙虹橋今失其址明邑侯姚公移於靜安寺  
前殿其移自何所亦闕如相傳邑生員宋啟洛集同志百餘  
人修祀事以爲美談而展祀時宰牲佛前祭者心不安邑之  
人士皆不安焉乾隆四十年職監生辛琿捐石柱六志立廟  
以獨力寡勩未果嘉慶十六年生員某倡建勸捐數百金以  
功程浩大未集也余以道光元年春來任斯邑瞻謁時心悸  
念

聖帝有特祀而無專祠宰之罪也嘗與邑人士言之皆爲慨然幸涖任後年穀順成人心鼓舞卽捐廉勸邑人士併力舉之職員宋維新等首其事城鄉土籍皆踴躍樂輸不數月貲可舉矣卽卜基於靜安寺左鳩工庀材作於道光四年十一月告成於五年十二月殿廡門庭與藏貯祭器供事值宿之所煥然肅然無不整備共計三十三間需白金五千有奇以余之舉其事而將去也屬爲記余以萬小邑非年豐人和不克成斯舉今以百數十年善人信士力圖而未逮者期年而告成民力之足以濟衆心之罔弗協無非神之所感而通所佑而行也抑無非邑之人崇義尙節炯然悚然覺有 聖帝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三

神在於心懷而後不忽於所行也已是則節義之所關綱常之所係必有介然其不苟毅然其自豎者由此純臣孝子端人正士森森林立其成風矣受福其餘事也而爲福莫大於此也余惟記其始末推其意爲一邑勸焉廟之基宇及捐貲各數併勒碑陰以示來者道光七年秋七月

重修萬歲橋記

衛鶴鳴

萬歲橋踞屏風嶺下去城十五里白良謝陂之水經注其下余涖任後嘗因公往來其地見橋之將成而未竣者工役或三或五寒暑不輟進工人問之言興作已數年其事之舉自何人未詳也余引疾後首其事者以始末告言舊橋嘉慶二



十二年圯矣遂爲城北往來之衝呼渡爲艱行者苦之衆議仍舊修復張宗理儒成會榮鳴春郭錦肇錦園近仁宋彩雲  
謙富祖等邀太學韓璵之子學貴往視韓乃揖衆而言曰仍舊非計也必改造方可經久衆以費浩爲難韓顧謂得四十人出銀二百兩者事可成於是韓與郭與張與謙各輸錢二百貫衆爲之動韓卽命三男斯來與同事者走告鄉邑辛易成捐錢四百貫宋橋會李以正胥奉川各捐二百貫宋子銓李伯繁各捐百二十貫其餘量力願輸自百千以逮數百文者無不相觀踴躍衆以爲好善樂施之多而成功易矣爰以二十四年四月肇工嗣因工過半而用不給幾有掣肘之虞

韓又增輸一千二百貫郭增輸六百貫李以正增輸二百貫於道光三年橋將成又被水衝損重加修補迄告成之日共計糜八千餘金尙有工料價不敷者郭又增輸二百貫韓增五百餘貫以竣其事今橋之完固倍於往昔而營作之者蓋十年於茲矣余謂善事之舉非慷慨無以爲之倡非敦厚無以要其成韓爲公事計垂久以二百金爲同事倡可謂慷慨矣因衆力不繼一再加捐韓至二千金郭至一千金可謂敦厚矣凡公事有如此好義之人主持其間焉有廢而不舉舉而不成哉勤其事者固有勞矣而輸財以濟公奮於始而不怠於終尤人之所難也故如所述捐貲始末次第記之以爲

勸焉其橋之規制并衆捐之數則並勒碑陰以志其美道光六年九月朔日

文聯書院記

衛鶴鳴

孝廉袁君平階爲余言曰其鄉有文聯書院鄉之前輩敦於義而相與以成者數十年來篤志好學之士往往便之故得多所成就請追記其事以爲勸余時以簿書殷繁未之及引疾後何生蔚春以事略來何與袁皆先後講學於茲院者善士也院曰文聯取以文會友之義余謂朋友講習文其所肄業也兼以友輔仁之義乃以進於道離仁而言文其文可知也今人之文不如古其仁有間也由文而進於仁其文醕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四

而文其餘事也茲院之設起自乾隆三十一年生員喻顯達曹夢瓏太學曹茂芳曹挺高辛芝萱喻顯燦曹廷珍喻聖言業儒者喻鴻高林發雲王熙化王熙孔聯貲生息越二十七年乾隆壬子建斯院爲養育人才之地當日十二人者相與勸善規過喜慶相賀疾病相扶社中子弟相視如家人至今每歲十一月合社中子弟祀十二先生於院遵守遺規不墜吁朋友之道孝友睦婣任恤之風俱於茲院乎備矣豈徒文乎哉余又有觸焉茲事之舉起於聯貲二十四金未三十年建院之時得二千餘金此其積累之功爲何如也爲學之功在於積爲善之功亦在於積天下之理相生者也人心之德

立而不孤者也學者有所得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一可以知十可以貫百千通萬理焉爲善者義理之心旣動持守而擴充之將不可勝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無非由積以致之也吁世之學焉而無成偶爲善焉而不足以自立皆以得少輒止不復因之以求其所未至而並以失其本來不亦惜哉會文者其課之志在進修亦如先之建斯院者之善積也與之進於仁可矣豈徒文乎哉

南坡義塾記

署令 楊獻弼 舉人 巢縣

皇上崇興文教凡天下學塾有關義舉者例得旌並詳入志癸未冬余攝萬載篆適辛氏南坡義塾以載志請南坡義塾者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聖

乾隆五十二年其族長聚等倡義所創立也嘉慶初廷芝炳昭等復輸冊贖金置膏火田若干畝名曰南坡以宋時南坡由隆興來萬爲一族鼻祖示不忘也塾距南郭里許枕山面江形勢宏敞平疇千頃翠浪交輸仙嶺鷺峯天馬諸山蜿蜒秀峙可以遠眺望可以舒嘯歌會講有堂藏修有舍退食有廳庖湍有所後有圃雜蒔名花數十種喬幹高枝鳥韻悠揚前有月臺方廣數十步有曲池表延數十弓繞以曲垣闕以重扇俾出入有稽而遊治者無自而入其所以爲造就計者至深遠矣余旣據載志乘其族復以記請余惟古者家有塾塾者塾也以素所熟遊之地萃素所熟習之人深其陶成教

自易易也抑又聞南坡之結廬西山也以存誠主敬爲本以格物致知爲功其主講隆興也生徒至者以百數今此塾也萃同姓子弟互相競勸其將專力帖括以爲弋獲梯乎抑亦體驗身心邦家之達由此其選乎吾知創塾者好義以爲倡入塾者集義以爲本大家聲而爲

國儲材胥於是乎在因不辭而爲之記道光甲申閏七月

創建文昌廟記

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邑龍河門內舊有閣曰文昌康熙初前令常維楨因其圯而修之記載前志雍正十年前令汪元采率士民重建并塑祀帝君奎星像於閣中因其地踞高阜藉以撐峙文峯雖體勢巍峩而規模偪仄原非宮廟制度也嘉慶六年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聖

旨以 文昌帝君有功文教仿照崇祀 關帝典禮每年春秋動

地丁銀致祭著直省各州縣一體遵照於是天下郡邑皆立

廟崇祀萬邑以乏費未卽建就試棚內恭設 神像朔望行

香春秋祭祀悉於是乎成禮然而官廟未營終不足以彰盛

典道光四年邑紳郭世華辛錦斐陳鼎龍宋珊宋海嶠宋謨

策郭如岡郭樹藻鮑啟倫九人子孫僉願捐貲建造惟卜地

購材尙需時日未敢率易從事六年文衡來宰茲土世華子

大經等業已筮地北關內相與擇吉鳩工仿廟制構造爲中

庭九楹石柱八重簷四流繚以飛桷周圍石柱二十有二

牌樓於正中環以石階階下爲露臺臺下爲甬道拜墀俱甃以文石左右迴廊石柱八列魁樓於前飛閣拱翼閣之前爲儀門內外石柱八閣左右爲官廳旁各有室中庭後爲先代殿石柱六東西夾室四爲祭器庫環以磚牆牆外西偏構屋五間爲守者棲息地開闔壯麗美奐美輪經始於六年八月至七年秋遂迎 帝君神像於新宮行祀禮嗣加斲礪丹牒又五閱月功始竣共糜白金萬一千七百有奇皆九家醵貲經理不旁及焉衡於此竊有感矣世傳 帝君爲文章司命士之登科甲躋膺仕者實主宰於冥冥之中萬邑人才輩出甲第蟬聯內致卿貳外膺民社者後先接踵爲 帝君眷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四

久矣今者廟貌旣成神靈以妥雖感應果報之說諸君子不以是存心而宮庭翼翼俾歲時薦馨者得以對越駿奔冀陟降之在庭也 帝君實式憑之其益有以福此都人士殆亦理之可信者歟至於不惜多貲經營創建藉以襄

盛朝祀典之隆如九家者可不謂勇於爲義乎哉謹記

創建賓興堂記

陳文衡

善哉萬邑尙義者之多也九家旣出貲建 文昌宮義足尙已一時人情慕義慷慨捐輸若者金錢若者田畝計得財產又三萬有奇遂創爲賓興之舉以其租息爲童試鄉會試資費培植人材增長士氣誠盛事也考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康成云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典基里已近世科舉之制蓋昉此雖然今之縣古侯國也古者鄉舉里選而升於國無長征遠涉之費今則始策於縣繼考於郡而後試於學使者三年大比鄉則省會也賢書入貢國則示師也道途修阻或數百里或千餘里或數千里程愈遠而一旦愈多應舉之士每艱於資斧而裹足焉可勝歎哉茲乃預爲之籌自小試迄

廷對皆有資助上以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十一

聖主作人之化下以酬英才利見之懷用意不甚厚乎惟是費產生息度支出入不可無經理之人尤不可無經理之地而諸好義捐輸者亦宜誌之以示不忘爰於文昌宮左側構賓興堂一所爲屋三重前爲門中爲堂堂後爲寢室設木牌序列樂輸姓名用以昭茲來許俾不至久而湮沒也其閨閤姓氏則另列於旁舍以示別堂之左構屋再重爲會計棲息地經營妥善堂宇寬宏誠足以振士氣而彰義舉矣時三區龍岡及東洲高魁諸書院後先並建亦各有賓興之設故無容再合余蓋善其創舉之易作育之周且其事緣文昌宮而起是又帝君有以默相我多士俾得憑藉以馳驅皇路也

將見奮志青雲聯翩直上建勳猷光梓里濟濟者皆廊廟之  
選焉豈不足爲邑人慶哉至其田畝若干租息若干贈遺資  
給若干及董事芳名悉詳於冊茲不具載

疏河建閘記

陳文衡

興利去害有司之責也顧欲舉一事計費需數千緡功非旦  
夕可就有司者簿書鞅掌廉俸無幾勢不能獨肩其任而事  
又處於必不可已則賴於縉紳先生及都人士之力爲多丙  
戌季夏余莅茲土博諮地方利病多以城內河道淤塞亟宜  
疏濬詰其故緣居民鋪戶厯以所燒煤渣沿河傾倒致河身  
日就淺狹每逢大雨橫溢街衢市民均以爲患水退則深不  
盈尺艱於灌溉學前舊有筆架石高出水面六七尺旁有深  
潭今已堆成連阜水逼東岸石埋土中久不復見及今不治  
將河道變爲溝渠城市有淪胥之慮余深然之適秋霖河漲  
宜萍分三邑均遭水災萬邑不通袁河幸無恙然益信疏濬  
之宜亟矣第功大費繁縣令力不能給時郭君大經辛君朝  
俊俱致仕家居方董建文昌宮及賓興堂事余往詢之曰先  
生經濟鴻才退而以文事振興桑梓蓋云盛矣顧事有關於  
地方民生之重而勢不可緩者其今日之河道乎郭君瞿然  
曰然此固十數年來所耿耿於懷志焉而未逮者夫疏濬河  
道必先禁止煤渣然須得空曠餘土使民間有所消納庶幾

令行可久疏濬後不復淤塞且治河惟蓄洩兩端其使早有  
所蓄而不至洩潦有所洩而不至潰者全在崇文一堰今久  
被水冲塌是宜於壅塞處所闢之使寬而能受濬之使深而  
能容俾河循故道斯汜濫無虞更於舊堰添設石閘則蓄  
宣洩啟閉由人匪特水患可除而上游田畝得資灌溉樂利  
正無窮也余曰善哉先生其胸有成竹歟幸爲我條其機宜  
次第興修可乎於是查出各門公地立界碑諭市民煤渣各  
就附近官地挑傾舉邑中老成才幹者襄理其事士民踴躍  
捐輸得金錢若干數乃涓吉刑牲祭告河神自南浦迄龍江  
逐段疏濬隨於迴瀾橋下烏溪合流之處堅築隄岸使水勢  
就西以循故道大募夫役將學前一帶渣土併力挑挖閱數  
月而河身仍舊所謂筆架石數十年不可復見者遂挺然在  
水中央波瀾浩淼曲折縈迴非復向之奔如流箭一瀉無停  
矣由是購石鳩工於崇文舊堰改砌建閘勢取乎因而事兼  
乎叙蹟仍乎舊而功倍乎前匠作競力備極堅緻秋杪告成  
而河之全局庶臻妥善已嗚呼以數十年憂水憂旱之區余  
不揣力量與二三君子黽勉共圖俾城市居民無水溢旱乾  
之患幸何如也且閩縣志張公記云崇文堰爲秀水瀦蓄科  
第蟬聯從前堰圯水涸萬之科第不競者二十餘載迨重建  
後士之雋春秋闡踵相接也又志載筆架山屹立中流與儒



學拱對有識云水打筆架穿龍江出狀元蓋不獨河道攸關實爲文人興起之地所繫豈淺鮮哉功既成士民相慶謂今而後旱潦無虞文事且蒸蒸日上焉抑余猶有進者河之壅塞由於傾倒煤渣茲有公地足以容納遂可無憂其繼乎出民何知遠慮惟近便是圖使後之人不思堆積之易疏濬之難徂目前之私便不時申其誥誡將禁令一弛河身旋失善後事宜何可不預爲之計諸君子竭蹶圖功經年始竣亦云勞矣其與衿士者民時加約束以補有司耳目之所不及俾泄泄者不得縱其便安洋洋者無復失其故道患永除而利可久庶諸君之勞績與龍河之澤俱長矣是爲記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吳

新建龍岡書院記

邑令湯慶會仁和舉人

踞邑境上游有鄉曰萬載邑之名由此昉地介瀏陽宜春其山之高水之駛爲邑境山水之權輿焉元時教授張千崖就獲富里構書院虞道園爲之記稱其殿祠園亭弦誦衣冠比於京洛蓋一時之盛也厥後人材輩出逮

國朝龍在達弱冠登賢書比來學博湯馥堂明府湯瑞躔皆以科名顯則其鄉之績學能文出爲世用者固有素已今余承乏來斯邑值龍岡書院落成間因公過其地見夫外屹崇墉內闢儀門門以內豎雨亭中構廳事三重前講堂後文昌祠及魁星樓左崇義堂右書室爲肄業地其規模洵闕壯矣哉

時進父老詢之僉告余曰書院之設以鄉多舉業土地遠龍河負笈頗艱學博湯公迺謀於鄉諸君子各贖其族之金而成斯舉也置田供膏火更以餘貲給童試卷費及鄉會程儀其爲蒸育人材計者至深遠也余聞起躍喜其鄉之樂善好施何多君子也旣而諸君子來謁語次以記請余惟古昔造士之法莫先於鄉校德行道藝以鄉老鄉先生董之及大比賓興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由是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罔非由鄉學基之也今多士肄習其中共期乎經明行修其砥礪廉隅自足善風俗間出文章緒餘亦無不足爲世用豈非與龍河之士有以相望而相成哉則昔以

鄉之名名一邑者今且以鄉之學並耀一邑之學回憶獲富書院烏足擬其盛也哉是役也興工於六年春月閱七年冬告竣湯公薦馨周公治睿龍公文陳公常並倡督有力焉例得書其餘捐助及田畝並列碑陰以諭後之來者是爲記

啟元書院記

王介眉 邑貢生

啟元之有書院自今日始也啟元之名則不自今始嘉慶辛酉至辛未十年之中少宰辛公筠谷方以待御告養在籍與其仲兄淑郵先生從子敬堂先生並里居一時守正循禮法之士若劉君恬齋袁君素先陳君桐村汪君春圃相與爲友稱莫逆而予與恕持張君鑑浦高君得廁其間之數人者蓋

皆明義理識時勢同方同術不牽制於世俗者也既歷艱貞  
被疑謗幸而自全思爲久要計乃相與列系序齒醵金付善  
經理者權子母得以歲時歡聚且各隨力所能及捐金助田  
將買地爲講塾使子孫肄習其中因取貞下啟元之義而名  
之啟元蓋以識吾十人志行之合堅貞之節而使後起者有  
所矜式承前休於弗替也事越十餘載諸君子相繼歸道山  
而予與高張二君僅存黃公之墟山陽之賦回首舊游觸景  
傷心顧吾三人亦衰且老矣大懼書院之不及觀成而諸君  
子之有志而未竟其事也於是商之於衆取先年租息之入  
購龍江門外屋數椽隙地一區前對龍河後枕龍山山水明

秀地勢爽塏無城郭之喧得靜觀之樂於讀書求志爲宜蓋  
書院之名肇於十八年之前至是而書院以立而惜乎少宰  
與諸君子之未及見也在易臨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艱貞無咎蓋惟處艱而能不自晦其貞乃可以無咎昔吾十  
人之居里不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當時不無疑且駭者迄  
今日而是非大明其行事豈不彰彰然可共信哉即以是換  
諸貞元相倚之理其庸有爽乎抑余聞元者善之長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今諸君子雖下世吾三人雖衰老而後嗣之賢  
且秀者鳳毛蔚起多能以文章世其家恭逢

聖天子右文之盛海內俊良共樂升庸吾知諸世友中必有拔幟

而登搏扶而上掇鄉會

殿試之元以爲前人光者由是而貞固以幹事體仁以長人爲國家培養元氣俾世德之駿烈傳諸奕禩永永無窮用以仰副諸君子之志而爲書院之榮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郭氏重修迴瀾橋記

訓導

汪元英

邑舉人

事非決擇之難而堅持實難人非聯絡之難而協一實難夫惟有堅持之力而又濟以協一之心斯能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足以鼓舞衆志輸將樂效事以集而功乃成蓋嘗觀於田下郭氏之重修迴瀾橋而知理有固然者吾邑踞龍江之曲一水貫城由南浦匯於學前下經城堰而達蜀江兩岸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五

居民所由往來無阻者皆藉橋爲通行若南浦龍河二橋之爲上下鎖鑰雙虹橋之中聯通衢固已熙攘輻輳視若坦途矣而自王家橋以西越筆架洲而前尤爲要道所必經康熙間郭君鍾楨倡邑人創修石橋於此以洲中有筆架迴瀾之景因名曰迴瀾東西經行一時稱便焉後經百年西岸漸淤橋半沈沒存者又皆斷闕剝蝕過者不寒而慄每當春漲人皆望洋驚返當是時豈無有力者欲起而增葺之顧或搖於浮議而遲迴瞻顧或怵於艱難而糜費不貲卒無一慷慨而前者獨郭氏諸賢慨然以斯役之必不可已而實義所不容辭也遂合一族而共承仔肩焉於是解囊爭輸伐石鳩工不

以激而加勸不因謗而中沮踴躍趨事撤其舊而一新之不  
一稔而功以成向使諸賢不堅持其必欲爲之力復聯其合  
族協一之心幾何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而能成功如是  
其亟乎今邑中諸大興作兼修並舉使諸勲事者皆毅然不  
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一如郭氏諸賢之堅持弗懈協一相  
濟又何事之不可集何功之不可成也哉若郭氏者是可風  
矣橋長九丈九尺廣五尺高丈許七墩兩岸面鋪平石如砥  
儼爲學前作案經始於嘉慶二十年八月初四日訖工於十  
一月中旬董其事者例得備書

重修先農壇記

邑令 楊際華 閩縣舉人

先農壇在邑南關外雍正四年前令程公元度建嘉慶十三  
年周公吉士修外壇內祠春祈秋報神妥焉民庇焉道光九  
年冬十二月際華來權斯邑歲修祀事命灑埽陳豆遵趨蹌  
對越無敢懈今夏五月大水祠遂圯際華念

國家之重農也政事之首食也黔黎之以穀爲天也推原夫水  
耕火耨之始而報本焉故祀先農今使神無所臨祭無所設  
於禮則已疎於民事則已怠經之營之烏得而勿亟謹捐俸  
緡遴吉日鳩工庀材修築如舊規而棟宇加明牆垣增固凡  
興作三十有五日竣工際華迺偕寮采率士庶迎神於祠而  
致祝曰蜡始伊耆祭隆先耆禮擇元辰爲穀祈實立墀配天

尊無與極奉主祠宮繫有司之職茲邑雖小民勤種植澆水  
畚山蕃稔藝稷惟賴神功以召和甘以驅螟蛉而後豐年穰  
穰得普存之民力敬新厥壇爲神所憑依而降陟令無他求  
求民足食神果歆焉則必賜之德祝畢九頓首而退謹書其  
事於版道光十一年秋九月朔有四日

重修南浦橋記

邑令 龔士範 西安舉人

南浦橋距治南不一里橋水自竹山洞田北郭村鋪三處來  
源合流至此穿城北達匯大河是此橋爲一邑鎖鑰而由縣  
達郡道必經此則又往來衝要也橋建自元大德間以兵燹  
燬明洪武間邑人文泰卿重建正德間水圯邑人宋珊女良  
貞捐貲復建萬厯間水又圯邑明府辛公圖猷重修崇禎間  
及

國朝康熙初圖猷子若孫相繼修葺兩次至康熙五十八年水  
盡壞雍正初邑令程公元度率圖猷後裔並邑人醵金合修  
逾年告成尙虛闕檻邑人楊垂遠等募助之迄今又百餘年  
矣風霜剝蝕山水激衝日卽傾圯行人病焉余承乏茲土目  
擊感懷念除道成梁有司之責因謀諸紳耆議捐廉倡率爲  
興修計翕然稱願爭樂輸資迺鳩工伐石並遴舉首事程督  
橋脚橋管仍其舊而補葺之橋面洎墩級闌檻撤其舊而重  
新之經始於丙申歲七月初竣工計共費錢五

百八十四緡捐數不敷劉子名紱辛子敷韶復各於原捐外  
倍捐以蔽其事而宋氏珊與圖猷兩後裔亦俱輸飲焉今年  
三月邑明經郭公光笏等請記於余時當春水滋生余因公  
經行其間見夫沿隄草色碧映綠波而浦畔飛雲與往來人  
影交錯向之病涉者今則欣欣然如履周道因思浮屠氏入  
福田之說有識所不惑而以諸君子之好義樂輸與經理得  
宜其利人以垂久遠者善勞要皆不可沒也若余則藉諸君  
子之相與有成得免廢教之譏幸已何功之敢居哉是役也  
董其事者爲郭明經逢時韓茂才覲陳茂才濤宋茂才廷楠  
李太學祖錫郭職員明例得書其餘捐輸姓名並勒碑陰道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萬

光十七年季春

樂頻書屋記

知縣

黃丹桂

金谿  
進士

瑞麥之生兩穗紫芝之產九莖世不恒有造物者亦偶破其  
慳而出之人爭羨之復不容以力致之故足貴也萬載爲江  
右名邑泉壑清竒所鍾毓多倜儻瑰竒之士文章氣誼之儒  
未易一二數頃者訪郭君星嶠於南康學署銜杯道故指座  
中客曰此辛柏坪先生吾邑之同年入泮者也具言同年入  
泮共十八人閱今幾數十年存者尙十有三前歲爲袁某同  
年七十壽座上滿矣而我十三人者來而翩然望而皤然醉  
而頽然羣誇爲天作之合遂重訂年譜剖貲數百就邑錦衣

坊構書屋顏曰樂頌弁置產爲會課資以繼馬腦山房之勝  
焉因咨所謂馬腦山房者蓋共鄉先輩集同志十三人之所  
作也至今稱十三先生考宋之世文潞公偕富鄭公等爲者  
英會嘗得十三人馬腦之十三人殆景仰追蹤者歟而今者  
以希有之奇逢待不可增減之成數雖其間半以諸生老唯  
星嶠成進士然皆礪名檢能文章麗眉壽耆卓爲一鄉之望  
旣無忝於前賢而且向之十三先生成於人今之十三先生  
成於天兩相輝映間不覺後來居上蓋天巧過之矣猗歟盛  
哉曩余承乏太和旣罷歸星嶠來涖斯任英風爽概邑號神  
君余兩人判袂時自分繼見難期已未幾星嶠服闋當補縣  
竟毅然捨去改就南康鐸而余得造訪不可謂非奇緣也因  
而得聞十三同年之盛益嘆其奇屈指余入泮之歲亦同爲  
辛丑同出於胡豫堂夫子之門則更奇昔遠公結蓮社於匡  
廬強致陶彭澤而謝康樂以心雜擯不與然後之談蓮社者  
莫不有康樂在余固金谿籍不能濫廁於萬載十三人之列  
幸獲爲文以敘之俾異日知十三同年之外別有一同年猶  
之蓮社之外別有一康樂亦一段佳話也夫

重建雙虹橋記

知縣

郭大經

邑進士

倚學宮左畔有橋曰雙虹創於元季黃竹關舊矣有明洪永  
間圯復修至成化乙未縣尹陳璨重修之閱歲水又圯邑之



人以工之屢疲也無有議而復之者行人病焉時宋先世一鳳公獨挈貲登東西兩岸中立墩旁闢醜道二階級亭欄畢具功其偉哉厥後宋族九疇疇子良彥以時修治越

國朝康熙間彥之孫復承先志續修之雍正五年橋面亭欄悉壞重鋪石新欄楯更覆以屋兩岸勒石尋作久遠計謀諸族得四十六人偕於是歲取貲貲益廣積至乾隆嘉慶間頻加修砌近復撤屋建表亭其上高瓴飛楸左右列塵十有一百貨雜陳鬻售梭織往來者幾忘鴈齒之拾級也夜則篝燈防步躡其爲功於橋者美矣備矣夫橋之作也所以通行人作於始者難作於繼者難作於繼而復作於累世子孫者尤難以

斯橋之扼市鬪鬻水衝其屢修屢圯亦云瘁矣故竹關後裔無能爲役浸假而聽於官官糜帑金騷民財卒無由善其後藉非宋之先世起而建之後之子孫因而重之曷克自明闕今上下數百年不煩官不役民而橋之屹然亭之巍然與學宮環拱美且備若斯哉此以知宋先世以心濟人大有造於邑者而其子孫克承先志猶兢兢廣濟人之心相引於弗替也是其世濟之美皆可傳也已或謂雙虹之名始於竹關之嗣或又謂宋公一鳳其字雙虹學宮泮池嘉靖間雙虹迭見僉又謂橋之瑞應要皆傳聞異辭而宋族之有功於斯橋固較然不可泯者余故摭實書之以爲邑之世行其德者勸道

光元年仲秋月

創建彥威書院記

郭大經

距邑城之西八十里許曰書堂在深谷中羣山蟠互西南卓筆尖秀插天際雖霽常有雲霧洵崑壑佳境也晉習鑿齒彥威避苻堅亂結屋讀書於此故名曰書堂具載郡邑志攷之史彥威爲桓溫別駕及苻堅陷襄陽聞其名輿致之俄以疾歸旣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召典國史會卒考古錄辨其無避地事夫輿致徵召當在得地安民時若聞寇而避轉徙他境尋幽結屋亦事理之常書闕有間傳聞要不盡誣也第晉距今久書屋興廢未由遠稽今居其地者爲張氏族焉歲七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七

西余料資興貲道經其地詢遺址則書堂祠踞其半餘皆侵沒爲田所存僅墨池荆榛蔓之余低徊太息安得有心者攘之剔之構數椽於斯以存先賢遺蹟乎越丁亥張氏謀諸族挈金數百以倡遠近響應遂購田拓復舊基傭工作庀名材構前後廳事二左右繚以廂列書舍十數庖湏具備門牖洞達遙與卓筆相拱向額曰彥威書院本志也今秋辛明經起人偕其徒張教軒來告屬記其事余作而歎曰善哉斯舉也自古學校之教莫先於鄉鄉而爲名賢所寄跡則興起尤易况以彥威長史才帝蜀削魏深得春秋之旨開紫陽之先其學術甚正氣節甚高不足令百世下頑廉懦立乎今書院之

建紹復遺蹟使流風餘韻常在人耳目間立意既良厚居是院者因彥威之名思彥威之行得無感動奮發乎哉其必蓄道德礪廉隅學術氣節出處皆宜將尙友古人不難自一鄉善士基之然則斯舉也謂不忘古在是矣謂不忘古而善師古亦在是矣工興丁亥八月迄於戊子十月共費金一千有奇董其事者職員張明芳堂珩清元與景周秀中等例得書其餘並勒碑陰道光九年冬月記

見性堂記

郭大經

春秋繁露云性比禾善比米殆謂性之有苗如禾之有種要非遂乎生機究無以全其美善則養性養禾之說亦唯乘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五

機自動而毋拂焉過焉而已論性之始莫先於仁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行有死人尙或墜之其哀矜惻怛之意若勃發而不自禁豈非有觸於中卽性之仁所見端乎昔先王本人性之善漸之爲教化大司徒合四閭爲族使之相葬而墓大夫令族葬皆得私地域一時邱墓之間任恤行焉豈其風會獨古哉蓋善氣之蒸不泯乎古今宋置漏澤園率由此歟我邑葬域昔良有司區四郊封之邇來因心堂施榑材俾得就近郊瘞埋意良厚已牟村爲商賈闐闐地客死無坏土多浮屠其貧不克葬者又乏營斂具或不免暴露慘偶觸於目卽感於心斯亦仁人君子所蒿焉傷之者乎今李君世

華柳君承培邀辛君樹瀛宋君身修與柳平垣韓祥瞻郭甘泉鮑敘堂等贖金若干購近市荒坵爲義山徐權其贏息將次第施糶以爲常商及余余亦挈館金助非敢市澤也人非甚不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有不油然而動瞿然起者余亦猶是心而已茲構數椽爲會計地額曰見性誠以禾無地不生性無人不具惟不自拂乎生機然後各全其美善者得以共全其美善尙慮區區難成乎哉又奚第區區能成乎哉

仰止書院記

郭大經

仰止書院者鮑氏爲族中子弟建也在西郊石版村蓋不忘先世發祥地云元季鮑御史千泗以直諫忤權貴挂冠歸訪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五十九

歐陽圭齋於瀏陽還經此村樂其山水遂家焉歿葬村之牛眠岡後裔散居繁庶以富以教科名迭相望爲邑巨族至是族督敘堂怒然恐遺蹟之就湮欲萃族子弟教育其間因首捐膏火田若干把錢若干帛以倡族咸喜願輸者衆或議購舊宇急就居生徒房督茂才鍾山持不可曰村北三台峯秀插天際峯半壁兩翅展抱中平曠數百弓鷲峯末嶺聳於前龍江錦水匯於下其餘千崑萬壑目莫能窮近瞰城堞市廛隱隱如撲地洵踞一邑勝槩地雖半屬他姓而密邇祖居卽重價何傷僉曰然於是購基已就則經營鍾山董其役中爲講堂後有廳前有庭左右翼爲齋舍夾以兩廂繚以崇墉窗

櫺洞達庖漏咸具所爲造就計者完且美矣夫古之君子讀書講道必擇山水明秀之區近世學者築室置田非不美贍顧或偏喧闐或苦岑寂耳目所限性靈窒焉茲獨遠違而囂淵然得乎境之靜迥出塵表悠然得乎境之虛可以遠眺望可以發歌爲高明爲廣大非藏脩游息之善地乎雖然境之靜者非學以盡精微則靜失其靜而廣大何能致境之虛者非學以道中庸則虛失其虛而高明曷由極今萃一族俊秀講肄茲山自必有淵然而靜與心謀悠然而虛與神謀者其務求所至焉至靜以立道之極涵虛以觀道之通妙於境而不滯於境則聖賢之學胥於茲山寓之抑又思鮑之先世

以直諫名而又與理學名臣相友善則當年置身君友間所爲植綱常而勸道義者淵源未遠無事外求也幸得居近先人尙尊信而篤行之尊信則不搖於僞學篤行則可馴於成功繼武前脩鬱爲時望名儒良佐彬彬而出先儒云子孫賢族將大不慰教育之盛心歟是役也經始道光癸未某月閱明年某月告竣叙堂倡捐外族之人慕義興起量貲襄事者並勒其數於碑陰道光十六年秋九月記時年七十有六

長漕水口橋記

御史

彭玉田

新昌進士

萬載東鄉長槽余同宗藝圃家焉其地山崇嶺峻溪深湍激下流當四達之衢上接湖湘下通南瑞兩岸懸崖危削中多

亂石如牛喘如馬嘯如獅吼水勢益急行者苦之先是鄉人  
袁姓曾架石梁藝圃隨其尊人朝紳過焉蹙然曰此橋不  
將圯吾老矣恨不能擴而大之爲久計歲戊辰橋果圯越七  
載藝圃乃鳩工庀材因岸石爲基銳者削凹者填甃石成墩  
南勢陡而隘利醜道北勢平而衰利架梁相陰陽而度機宜  
費金一千六百有奇橋成計長六丈六尺廣一丈五尺經始  
於乙亥冬竣工於丁丑夏由是車者徒者負且戴者幾不知  
是水之深且急而相忘於涉之艱且慨然於藝圃之善承遺  
志而不惜糜費以濟行人也徵記於予予不能以不文辭是  
爲記

聯元書院記

盧

煜

邑舉人

古之儒者旣敬業樂羣又論學取友非徒博習親師也余自  
嘉慶丙寅歲肄業於灣溪之上達齋已歷有年矣見從叔副  
貢及暉優廩及暉郡庠及暉昆季與邑廩及涿郡增爾素爾  
訪邑增胡炳鎮郡庠元英翹楚胡廷元國學翹植胡蘭儒士  
及濂後杰李雨芳諸先生等共十五人相聯課文觀摩志切  
以同族同鄉之好敦相應相求之情久欲起一書院以爲志  
道之所如工之有肆然頻年升墟度原尙未卜吉甲申冬羣  
相鼓舞適於羅城烏泥山麓擇立書院屬余記之余雖才慙  
襍線言之無文不足以表書院之美竊喜其志定於前果克

成於後也夫羅城居邑東北境爲晉康樂舊治山峙似屏水繞如帶前人每詫爲勝地孝廉辛畹堂前輩題詠曾有四面千峯合雙江十里鋪之句書院踞西南層巒疊拱羣流交匯縱不克媲美鹿洞鷺湖亦彷彿呂黎之依山龍河之面水焉諸先生現存者五率其後之人終年課讀以時享祀世世講習永敦友誼將見今日相與聯師儒聯朋友聯兄弟異日必如貢少翁之彈冠待薦王文正之試屢高魁由是而班聯玉笥名聯鴈塔官聯鷺序實至而名歸洵足與古之儒者並垂不朽也敬書此以答之道光五年乙酉上元節

武廟先代祠善後記

王敬敘

邑歲貢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奎

夫天生神武世澤篤慶其發祥之所自宜尊敬所必推恭惟關聖帝君功垂炎漢翊佐

熙朝屢彰異蹟號稱聖神祀典之隆與先師並乃規倣 啟聖

祠制特建 先代祠禋肇三代爵封上公後海先河禮由義

起豈非典章明備邁往古所未有哉吾邑 武廟建於道光

甲申其始末具詳衛侯碑記顧正殿雖幸落成而先代尙闕祀所非所以仰體孝思欽承甲令也爰集同心用載籌畫或

輸衆項或解私囊庀材鳩工不數月而蒞事如式伸誠敬焉

夫吾邑邇來義舉頻興若 文昌宮寶興堂屹然與 武廟

對峙東西岸壯一邑觀瞻他如濟河渠修崇堰起文塔所以

培風氣而宏利賴者靡弗具舉故宦吾邑者仰神靈之式步  
展謁維虔眷川嶽之鍾英攬勝溢美謂此邦人心悅豫默召  
休嘉其應時際會理固無爽茲祠其一端也斯舉也勦資得  
四十六人計締造所贏尙餘貳百緡并兩廂歲租可永供香  
火及修葺費是在擇人董理遞權子母歲會出納自可善始  
善終垂諸久遠也謀僉同已謹誌緣起於簡端

重修學宮記

邑令

崔登鼇

壽張舉人

萬邑據江右上游山環鶯嶺水繞龍江奇秀所鍾代興賢哲  
地雖偏隅其士氣文風與通都大邑相埒而

聖廟之宏敞自昔稱爲一郡之冠粵稽廟貌肇於炎宋歷及元明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奎

數經更易

國朝乾隆壬申移建今址嘉慶辛酉重修越今四十餘年規模  
雖壯而風雨久剝傾圮時虞則修葺之宜急也壬寅孟秋余  
甫莅任訊吉謁學仰觀棟宇榱桷歷覽內外門亭次第興役  
將易以新詢諸董事乃知前歲七月闔邑紳耆稟商前任韓  
君彥章廣勸醵費已庀材鳩工擇能勸事矣自時厥後經之  
營之功逾三載費至萬金各董事勤其督稽謹其出入盛暑  
嚴寒必居肆所凡在工需用皆自捐自備弗取於公務期資  
歸實用是皆余兩年餘目擊心折而歎民不告勞官牆漸就  
巍煥也維時譽髦欣欣向風癸卯秋闈辛君斌遂登榜首周



君樹贊韓君觀及副車辛君有功同舉於鄉斯殆文明之嘉會而感應之先聲乎迺者中秋大工告竣正殿戟門新易磁瓦金碧相輝照灼雲霞次及前後祠廡堂楹露臺鬩牆凡闕廟制學制均仿原式倣者改缺者補莫不大飾厥舊咸與維新黜聖丹漆各中矩度名之曰修功實創焉而千百年不拔之基視此矣邑縉紳問記於余余旣慚不文且愧未與經始而惟念垂成之易規畫之遠益信此邦之士氣文風大有卓越尋常者由是而企聖域登賢關出入禮門義路處則飭紀崇倫於未用之先出則行義達道於旣用之會啟後承先有光學校永承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七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王意又豈特廟貌之崇爲一郡之冠云爾哉是役也如事於道光辛丑七月訖工於甲辰仲秋督其成者前知縣辜韓彥章署縣事張文誥前任教諭鄧三升教諭陳煥春訓導李健羽巡檢吳元理典史王棟董其事者倡修進士盧昆鑾舉人郭光笏辛樹仁劉文毅武舉劉以成歲貢生王敬敘龍臨汝廩生辛尊五督修附貢生汪茂楠武生林鳳章張映輿職員陳守謙鮑承勳職監郭功晟辛東卓監生郭楸恭王簡心勸捐舉人周樹贊副貢生辛介福增貢生郭光斯等捐貲勸事者甚多悉勒碑陰是爲記

龍河書院增置膏火田記

崔登鼇

歲壬寅予奉

簡命莅任康城下車伊始卽觀風試士講孝弟之經修忠信之實思以爲吏治民風之表會文徵行樸茂可觀者甚多其翹然特出者則龍河書院肄業士也龍河者通邑土籍之義塾因瀕河而河名名之也時主講席者邑孝廉辛君辰雲世家宿學令先君少宰筠谷師余曾忝爲門下士喜世誼之相得屢詣院劇談訪養士化民之法辛君曰邑民安業士多廉隅自愛誠得賢師帥因其恬俗而養育之易治耳爰委懷講藝竟日而不知倦環顧諸生衣冠林立於旁竊羨君育英之樂予亦維風之有賴以稍自異於俗吏面目也進詢書院章程乃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奎

知舊有田若干畝師儒之館穀生徒之膏火悉取給其中近年城鄉從遊附課者衆租入不敷司計者苦之現邑人士勸捐增產前任張君文誥捐廉爲倡頗有成效予亦分俸鼓舞之邑之殷戶益慷慨樂輸增置田若干畝有奇申請於部議敘有差其中心好義不邀議敘者予尤獎勵之然則是舉也儒以道得民民以道易使吏以士勵俗一舉而三善備焉是故君子之不耕而食非素餐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功可食也司化者患不能養士耳患鹵莽滅裂之報也歟若茲田也詎足爲稽古之榮唯以裕秀實之基云爾行見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峻茂之時刈者皆芳甸也種玉之一頃獲

壁之五雙理美之能當者皆藍田也禮耕義種之無荒性禾善米之有獲龍河書院洵大田多稼矣膏火云乎哉事竣首事楊羅峯高作楫劉履中張昺辛思誠等請記其事於石倡勸捐輸姓名田畝例刻碑陰書以質之辛君以爲何如也

先師聖誕釋奠記

學憲 孫瑞珍 濟寧進士

自民生以來聖人多矣而道莫盛於

闕里自漢魏以來帝王之尊

闕里者多矣而典莫隆於

聖代不獨京畿郡縣皆有廟堂卽山陬海徼里塾鄉校莫不恭設

栗主以肅明禮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奕

聖天子尊 師重道雲漢作人之化與 尼山之教澤並億萬斯

年永永淪浹也萬載縣學宮年久漫漶經多士葺而新之又  
有職員鮑鍾瑞候選教諭宋鳴謙貢生郭如衡職員郭如磐  
等各捐田若干畝歲支經費請於

先聖誕辰行釋奠禮此雍正五年通行之例而今之郡縣或有  
行有不行焉夫後世嶽瀆神祇妄稱誕日簫鼓致賽徧於宇  
內况二龍繞室五老降庭爲

至聖誕生之日可置令甲而弗行乎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公羊史遷年月各異闕里志則  
八月二十七日然穀梁去聖未遠同爲魯人紀載必實而水

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必屬庚子無疑矣今萬載庠序之  
彥若以適魯無由不得見

聖人之車服禮器卽於一邑廟庭時欲升其階陞眺其几筵爰  
附庚子陳經之意以抒士林將祀之忱事非創行禮以義起  
庶幾遵穀梁之說而於

國朝會典仍不悖也是則視學使者所微叅末議也抑更有說  
焉鐘鼓玉帛敬聖之文也趨蹌拜跪敬聖之迹也不愧屋漏  
如臨師保敬聖之心也使徒循習虛名飾爲觀聽之具雖曰  
登

聖人之堂而離道益遠矣諸生可不勉乎哉邑令崔君登鼇學  
道愛人孚乎輿頌允士民之請而請予爲記故述其緣起俾  
勒石以垂永久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七

義豐倉記

邑訓導

盧

猷

瀘溪  
舉人

周禮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糶阨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荒因其地之所蓄以待其人之所乏誠萬古救荒之權輿也  
周禮之法壞一變爲李悝之平糴再變爲桑宏羊之平準三  
變爲耿壽昌之常平平準與民無預惟平糴常平二法豐收  
歉散緩急不爲無濟其弊也或至肥吏而瘠民又不若朱子  
社倉爲盡善也社倉取常平粟始薄息繼蠲息擇鄉之有行  
義者爲掌隨歉隨貸旣杜吏胥紛擾又免奏報遲留豈不甚

便但粟本既出公家鈎校必由官府董事者因避事貪吏漸得以持權出納有侵虧買補有抑勒而社倉又不可行矣推原其故在不屬民而屬官失乎立法之本意也夫以官濟民不若以民濟民也邑共濟邑不若鄉自濟鄉也今欲學周官之散利必先效衛文之勸分富者稍出其有餘貧者可弭其不足穀本不資於官自申文註冊外一切聽之民凶則減價平糶豐則和價入糴輾轉而倉不虧且共處閭黨爲惠易周夫固有社倉之利而無其害也然則義倉爲可久已萬載人戶殷庶爲區者六負郭而居數千家地高灘激水旱時有救荒之法不可不豫道光十五年大憲檄州縣勸捐義倉奉

功令多者給職銜有差次則獎以匾額邑人士應命恐後各區咸有捐穀爲倉十有一所近城一二區紳士彌加踴躍上戶捐至千石次百石二三百石不等或折以錢匝歲之間通計不下萬餘石封君宋謨策子孫首捐至三分之一尤爲好義可嘉備邀

獎激如令又患囤積之無所也於城內文昌宮側購隙地數十弓卽以準穀錢建倉凡廩十有八規制宏敞所需器物惟備視各區十一所又加隆焉名曰義豐豐言穀義言舉也經理之法糶糴視豐凶出入謹參互倉有守籍有掌場漏有葺復以購屋所餘生息而留爲善後董其成者爲劉君瑞生瑞生

與余同年時方居閒無世道之責而情殷任恤既出所有爲倡復竭力經營之務使水毀火旱之民悉含哺而後已後之人常持此念以時復加附益酌平糶常平社倉諸善法而去其弊以上合周禮遺意雖長無荒年可也劉君囑爲記因嘉其爲義而志之

兩以書院記

盧 韻

滄溟者涓滴之積也太華者卷石所崇也不涓滴無以爲滄溟不卷石無以爲太華凡物未有非積微至鉅者也吾觀兩以書院之始末弁徵十二人之行事而深有感焉十二人者居同方學同術當舞象時橐筆應童子試相得也奮然興謀

道之念就邸中結文社定條約樽酒課藝迭爲賓主取以文以友之義名之曰兩以社夫少年意氣相高大都酒食遊戲相徵逐豪者以勢貪者以利茲獨出世人所以之外而以古人之所以則其成人有德先定於小子之有造他日道明德立羣然有聞於世者未必非此舉基之洛邑之社以耆英萬邑之社以卯角事固遙遙相配也聞其建社之初人出貲錢四百子母相權積數十年累至千餘金後諸公相繼謝世而皆有令嗣克承先德道光二十四年勸其貲三之二就南城外建立書院面龍山枕仙嶺錦衣帶橫文峯筆秀奉十二木主其中餘貲復購學田喜有慶凶有賻膏火有資甚盛舉也

而皆自曩之四百錢始方主入祀時郭公光笏年九十餘蒼顏鶴髮巋然獨存諸家子弟羅拜如禮迴思結社之初初不料成就至此此其所以可感也諸公或登仕版或膺恩賜或蜚聲巽序固屬以文之效有鄧公者獨以布衣終而諸公不以是爲輕重道義切磋彼此無間此又輔仁之驗也於戲可以風已書院旣成以名社之名爲名而請予爲記因書其概以志企十二人者以齒序邑庠生乾隆甲辰 召試入等辛公瑩郡庠生辛公紹基歲貢生郭公大曙布衣鄧公斯渤副貢生署江蘇豐縣知縣辛公啟泰歲貢生 欽賜舉人郭公光笏郡庠生辛公玉成邑庠生郭公樹藻邑庠生易公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七

達增貢生辛公元辰廩膳生張公方郁附貢生直隸興國場大使郭公如泰

昌黎書院增建萬載學齋記

盧 諤

袁郡昌黎書院在宜春臺下秀江後繞袁山旁峙境地開朗瑰奇萬狀四邑來學者歲數百人郡守拔其尤餼之聘山長教授其中古州序遺法也院之興廢前人具記之矣舊制址羸規縮士衆或不足容有店棲而寺託者三邑卽其旁先後增立學舍士至如歸惟萬邑猶尙有待柳翁滋揚好義士也奮然起謂其子曰書院爲陶才地所關甚鉅吾鄉有學邑有學房舍皆廣而昌黎獨不加擴其何以宏獎風流乎吾老矣

汝輩幸卒成吾志無何滋陽翁歿其子太學翹豐暨弟德輝  
奉遺命請於官就院西北偏增建萬邑齋舍道光庚子興工  
越明年春季落成上下爲堂二深七筵廣五筵中爲亭一深  
四筵廣如之左右爲房八門窗豁達後有小廳右旁爲庖湍  
四圍繚以牆垣花磚璀璨闌楯參差太守沈公題額曰樂育  
羣英勝舉哉因思有力之家巍樓曲榭壯一己之游觀繆者  
或妄希福利侈梵宮琳宇飾茲獨不慕豪華不祈佑報惟以  
恢宏學舍爲務此其殷情庇士實有過人之識非漫然爲此  
結構也夷考韓公年譜元和十五年春移刺袁州九月召拜  
國子祭酒是公之在袁僅數閱月而流風餘韻千載猶存諸  
生能自得師履公過化之庭必當有鼓舞而興者公之言曰  
業精於勤荒於嬉又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畚奉此語以  
從事他日爲通儒爲名臣英聲茂實皆於此齋乎裕之斯不  
負增建之美意也今夏四月翹豐德輝來修土相見禮述遺  
命出圖請記余謂父命洵善矣其子能卒成之舉千金脫手  
不恡亦行誼之可風者爰附書之

安泰義倉記

府學 吳朝鳳 都昌 進士 教授

嘗考朱子諸社倉記各因民風土俗使知孝友睦婣任卹之  
理此聖賢寓教於政因利利民之盛心也然意美而法未盡  
行非其人官查吏索不勝其擾反以累民故積貯備荒莫若



聽民自爲本社倉之意而不以官與其閒斯民樂從矣萬邑山多田少民食多仰給鄰縣一遇歉歲卽甚難支自道光辛卯疊遭水旱邑紳或請官穀或運商米平糶民困稍蘇然非久長計也戊戌各憲勸建義倉監生辛基琇聞錫榮首出貲應命并具輪冊邀邑紳湯譽光等勸捐遂有曹世植捐錢千二百緡厥後輸穀者或數百石輸錢者或一二千緡事以大集立倉於城內九仙宮名曰安泰此非本社倉之意聽民自爲而民樂從者乎而余尤喜諸君子能敦任卹之誼興仁讓之風以濟其鄉里以無負各大憲因利利民至意自茲以往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相生相養歌詠太平何其盛也其始終協力務俾可以持久或各舉所知或共推物望以老成爲幹廉以公正集綜核上不忤官長下不困貧窮永永年代積貯無虧其造福不更大哉夫倉之在官不如其在民也然以捐輸之多寡定獎勵之等差每年出納蓋藏又報官鈎考是在民一如其在官也則謂今之義倉仍卽朱子之社倉亦無不可所有勸捐經理捐輸名姓置買田租若干與議定條規具於別錄茲不贅

龍雲書院記

韓 觀 邑舉人

書院古庠序制自省而郡而邑莫不設以造士而一邑中或城或鄉隨地分建俾學者各從所近以藏修游息於其閒以

無失乎黨岸術序之意誠善舉也吾邑自龍河建後英才輩出蓋萃城鄉之秀而造就之然肄業者多城居遠鄉或以負笈爲艱取錄後一領月費輒不前各區書院之設尤不可已龍雲書院者故孫家腦辛氏業也地當四五區之中枕高阜帶清流巖居川觀天開講學勝境四區及上五區之有宿望者擬購以課衆子弟而苦乏貲財鏡山陳縣韻與謀以告其母吳孺人孺人曰此義舉汝父賁志久矣不可以不倡因首捐千緡命偕弟勲從事焉於是輸者四應合貲產約若干乃購基經營爲堂屋三重後祀文昌前講堂又前門塾大門左右書室若干翼以二堂爲輪戶報功所氣象軒敞規制靜穆咸拭目而觀兩區人文之盛也工未旣輸不時至縣韻兄弟復捐千數百緡以葺之事起道光壬寅閏四歲始竣旌獎有差是役也非陳母倡首不能興非衆君子集腋不能舉非縣韻兄弟合尖不能成功並不容沒云抑余嘗取其名思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各從其類也今書院議一倡而千緡從焉數千緡又從焉義之從類章矣而况親師取友性命相孚者乎今日同堂講貫相期爲端士純儒此類也異日同朝協恭相勛爲良臣名宦亦此類也在院諸君勉乎哉爲師者務以正學爲倡爲弟者務以篤信爲從則人材蒸蒸日上蒸蒸出處皆有以自見庶不負立院造士之意昔華

歆邨原三人爲一龍况合兩區英材以同歸聖賢之學其爲龍也多矣一旦得雲雨都非池中物其慎擇所從無貽割席之譏而噓氣成雲咸爲時作霖雨焉則所成豈但一鄉之善士已乎爰樂而爲之記

恆豐倉記

韓 覲

吾邑公事漸次舉行惟荒年運米平糶緩不及事自非綢繆未雨詎免邑有流亡積穀備荒尤不容已道光乙未制軍頒示義倉條規令民隨地置倉各保其鄉以免牽制官吏不與以防侵尅法誠善也嗣奉各憲勸諭人情踴躍一時城鄉市鎮建倉凡十二所雖所貯多寡不同而量地勢之遠近計人

煙之密疎要皆值偏災而可活本處之饑民四區恆豐倉十五都三畝士民所捐建也倉在白楊市歲丁未余偕陳君縣韻過焉見其地高爽巨廩四貯穀頗充堂宇房廊工堅料實稱美久之陳君曰是倉之起吾弟勲奉母命捐穀爲倡凡七百廿石吾兒龍光復邀同志辛炳楷張作培等於本畝勸捐計得錢準穀貳千八百緡有奇建倉費若干減糶折若干存餘若干具有籍事欲垂諸久遠先生其記之余惟事久則弊生常平社倉之利弊前人言之詳矣義倉始於長孫平歎則散之豐則斂之然立法行貸貸易則償難是亦不能無弊也茲惟歲凶則平價以出歲豐則別糴以入在民無取息之累

在倉無虧本之虞以本蓄之穀濟本蓄之急則事易舉而亦可繼吾知一處有倉則一處無憂處處有倉則處處無憂豈非人事既至天不能災者歟所望經理得人時存利民之心永杜侵挪之弊而又早爲之計當屢豐告慶或推陳入新或糴三畱七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則積貯日盈自不至有虛名而無實惠吾爲恆豐倉言之而不獨爲恆豐倉言之也

古城腦山房記

李宗彝 邑舉

邑東北諸墩羅城最廣雨水滌洞四山匝平疇萬頃曠宇天開相傳晉康樂舊治故以城名今城跡久湮而墩西二阜尙稱大城腦小城腦舊治之傳洵不誣也高氏聚族於斯已

歷數世大城腦實故業茂才炳麟金鈴以族多俊秀而苦乏藏修所因集同志釀貲建山房其地中爲講堂後廳以居師左右室若干以處肄業子弟束脩有費膏火有田所爲造就計者至詳且備盛矣哉昔之無力從師與獨學無友者皆得質疑問難敬業樂羣從茲羅城高氏髦士其日蒸矣而余尤羨其得地之美也自來縣治之建必擇山水形勝之區故衣冠科第城中恆視各鄉爲盛地氣固獨厚焉今治徙龍山雖數百歲而故城地氣未嘗衰歇環十里內科名時相望矧茲城腦勢若曲屏依憑孔固前對講書山文峯雙挺遠則末峯入望氣象萬千近則釣石卓於水涯獅墻峙於水口凡茲城

之形勢何莫非山房之所有卽何莫非學者之所有乎山川  
歷目前英靈助文字豈虛語哉往者城中高氏嘗發科矣羅  
城之高實與同祖而所鍾地氣又畧相當其必與城中高氏  
代興而競爽焉無疑也是爲記

下碓文昌閣記

喻

炳

邑舉人

治北三十里許地爲下碓予支祖廷珪公子孫聚居於斯者  
迄數百載人煙稠密風氣樸淳有水曰奇江水口距衆居九  
百餘步地平坦恰宜閣宇高建之可作關鎖曠建之可爲造  
就人材地前人有志而未逮也嘉慶丙子宗兄職員鈞藻與  
鈞綸林壽首倡議建合族咸喜或捐財或捐工益以祠費八

百餘金閱兩寒暑告竣予嘗至而觀之閣以內像設居中瞻  
望莊嚴進講退修堂室咸具閣以外左山若紗帽翼然而高  
聳右山若金匱端然而靜鎮前則石筍凌空天然文筆其他  
遠峯送翠雙溪滙流屢屢蕩漾之觀恆令人低徊留之不能  
去云於戲地靈者人必傑然則斯閣也其以作一村之關鎖  
猶小其以成一族之人材實大古者家塾黨庠州序達於  
學其地不同而教則一教之詩書以啟其知識教  
淑其性情是以學術醇而經濟裕處則碩  
吾喻所建名閣而實塾入是閣者藏  
出則良臣也今  
詩書禮樂求之通經致用濟濟  
輩出爲家幹節爲國楨以應

地氣之靈焉斯閣其亦不朽矣夫

思永堂助卷費記

辛辰雲

邑舉人

賓興賢能有司事也何卷費足籌哉唐時州縣有資送驛所有祇候至鍾傳帥洪州猶歲貢士盛供張資送至三十萬則盛時可知宋代如貢士莊青雲莊產並官置有司優士如此何卷費足籌哉

國初令長尙有遺風鄉試屆期必設祖餞具船隻捐廉餽贐不言卷費而費自裕今此風不行已數十年矣士之困守寒窗者念首塗而意沮卷費抑又微焉鄉先輩憂之因是學宮考棚吳公講堂皆有程儀猶慮不給也又勸捐立賓興堂專戶

其事蓋舉有司之責均之邑衆視捐廉獨任者固較便矣然費多則驚者衆每文武錄科生監爭奔走焉而名試司馬者或且冒領而不行公財日以絀闈外有餘闈中人不給如故穆堂易君曰多而濫不如少而覈也用是有卷儀之助歲戊申捐高橋紹江田共七十八畝零呈官立案交賓興堂一區首士攝筦每科會計所入專發文科鄉會入闈買卷費此乃出之獨力而實有裨於入闈士不較諸釀衆費而統發無別者意更美法更良哉抑余更有進焉夫義利不並域也邑故不乏素封邇來公事數舉捐輸亦各量力然其中或以議敘動或以報功勸則有利而爲之於義終無當耳今穆堂兩所

不屑而獨爲一邑科第行乎心之不容已此純乎義矣夫純乎義者豈望報哉然自來培植人材子孫恆以科名顯昔范文正卜宅甚貴爰公之爲郡學後人食報迄今不衰與公產賓興其心一也吾以是卜穆堂之後必大也以吾邑富室之多使皆慕義而興焉將見卷費日充士之應秋賦上春官者宜莫不撫卷思奮興高采烈爲必售之文以無負助產之深心科第且踵相接也而助產之子孫亦必與邑人士競爽於無窮於以愧夫有賓興之責而不盡賓興之實者其庶幾修復古典以作養人材爲心焉是余作記之意也夫

樂育義塾記

辛辰雲

書院於四區龍雲爲盛而樂育義塾實先之乾隆中武孝廉鮑君震岡上舍生歐陽德安高連雲以民之暱秀野處者往往具慧資雅志奪於生計又距城遼濶雖有龍河書院而負笈維艱爰商之同志合九畝建塾潭埠萃其秀教養之自是慧資雅志皆得自遂游泮沼貢辟雍者相望也然公財未充規模稍隘仍不免有向隅歎於是三君後輩履泰文蔚等復聯畝衆釀多金胥兆楓樹嶺之陽而改築焉爲棟宇三進左右書室若干後爲寢堂列捐戶名氏翼以旁舍繞以堅牆顯敞巍峩倍加於舊於道光戊申落成餘貲增田產供脩金膏火及考試花紅程儀卷價諸費所爲鼓舞作興者彌詳且盡

諸君草創樹基與繼起增拓之功俱不可沒也嘗讀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序者謂爲樂育英才焉夫君子以育英才爲樂則英才自以得所育爲樂瞻渠渠之夏屋念締構之殷勤而因思昔之負笈維艱望城闕而窘步者今則坐享其成安居肄業當必有因樂生感因感思奮而以有儀自顯者此塾卽中阿也且其地踞全區之勝後睇峯頂山湯周靈蹤在焉前面卓筆尖文峯天造左瞻習彥威書堂興尙友之情右顧龍岡書院勵爭先之志而又帶以長川衍以平疇山水清曠靜觀自得洵育才之善域名教之樂地矣由是歌采芹則泮水思樂歌鹿鳴則賓心燕樂育於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七九

爲吉士育於朝爲國楨人文蔚起繼美菁莪豈直龍河龍雲比盛已哉九畝者白水二楓林頭浩石水南汶江陂田石腦背大埠頭各一其在事經理姓名人多不備錄與捐戶並勒碑陰

竹渡石橋記

辛辰雲

距邑西十里竹渡其澤滙株潭梅源牟溪桃源谷源諸水其地爲自邑抵牟村小源以達瀏陽往來所必經固廣川也亦孔道也元大德間邑人徐信始建石橋明初圯於橫流里人造浮橋以濟後更爲渡遇盛漲輒有漂溺患行者苦之有聞公儀者慨然思復其舊而力難獨任商於牟村辛公金壽議



頓合改卜舊基下十丈許爲墩三管五長四十尋廣二丈二尺經始乾隆癸未六月明年季冬落成費金凡萬有奇聞六之辛四之蓋歷今八十五年矣二公墓木已拱橋尙巋然如新則工料堅緻可知二公遺澤之悠久更可知也夫輿梁徒枉本有司事耳自官失其職其情者聽民病涉而莫之省其健者或私利官帑而役以病民卒之苟且塞責不數年病涉如故其弊乃甚於偷惰故凡輿作之事在官轉不若在民不獨橋也顧人情莫不私財集腋且有恹色況人少力單竭中人千家之產必不能矣今聞辛二公獨能不惜萬金同心合志以爲行人利可不謂難矣乎登斯橋者其無忘所自而因思昔人不私其富之心則凡吾分所當爲而力所能爲者宜莫不觀感而興起風俗之厚且基於是二公之遺澤又豈獨利涉已哉橋久無記會聞族輯家乘爰因舅氏稗松所屬而補爲之道光戊申季秋

皆有堂記

辛辰雲

孟子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事之可惻隱者莫甚於死尤莫甚於死而暴露其尸是以掩骼垂月令相葬著周官此先王所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漢時如曹褒陳寵在官葬積年露柩宋置漏澤園並得月令遺意而民間相葬不載令甲紀事者亦罕及焉豈人心不古若歟抑以心所同

然不足揚歟何以厚民風而勸善行也邑四郊故有官地爲叢葬所諸先輩又創因心堂以施棺蓋兼周官月令之法而有之於貧民甚便然勢不能及遠自非鄉置一局安能使合邑窮黎送死無憾乎白水歐陽子豹念之用謀諸羣季梅鳳文炳諸君體先人樂善之心因推衆人不忍之心而倡捐其鄉其初醵貲本族施棺尙少旣而各村善士甘淥湯調和等聞風起輸資四集於是購田產置義山立堂爲會計所而顏之曰皆有列捐戶名牌於中事起道光己丑至甲辰而大集一切章程具詳冊籍蓋自是遠鄉領棺或至四十里而近之貧無以葬者皆得入土爲安一區之中庶幾無遺憾矣夫惻

隱之心不患不動患其動而旋置之坐使仁心見端可以擴充無窮者皆虛發而無成功其負此心實甚今在堂諸君殆能不負此心矣乎一族倡之而量力由近始衆家和之而合力以廣推人人皆有之心遂爲人人皆有之事此無他務實其所動者而已矣由斯道也凡善念所萌一一求有以實之力足任以一身力不足合之羣族人同此心倡無不應世尙有難事哉吾願各區則而效之尤願諸君擴是心而充之興仁歸厚比戶可封此堂實基之矣子豹名文蔚明經與余善

崇文書院記

辛辰雲

崇文書院者 贈翁郭公禧堂偕同志崇祀文昌後人資之

成是舉也先是 帝君像安考棚有例祭無香火公以謀親友得廿六人合貲居積晨昏朔望胥取給仍以時致祭祭畢序齒燕飲歡若一家當時稱盛事焉已而諸老相繼逝歸然者獨文竹先生在後輩志意不一見貲羨或析去故先生冊序有慨乎言之惟十二家者志逾堅交逾篤生息亦逾饒於是胥宇鳩工構廣廈崇文堰旁因以爲名今十三年矣會脩志公孫海門明經朝夕共事以冊屬記雲讀之深歎前輩興廢舉墜與後賢繼志述事之美爲不可及也夫自佛老風熾琳宮梵宇香花供養者恒經日無斷時士大夫亦波靡焉至文昌爲吾儒司命香煙冷落曾不措意其慎也實甚諸先生顧獨不惑異端致崇於所當祀可不謂明哉易曰文明以止此之謂矣而諸賢嗣並能恪奉成規彌務恢廣崇 文昌兼崇文學以培植其人才是前人志事引而愈長也孝孰大焉以

帝君主持文運忠孝垂訓諸君子用心若此獲佑何疑今卽前事驗之如公子星嶠先生以進士作名宰彭南垣公族一齋公家燹亭伯子孫並登科第文竹先生則身享高壽邀

恩賜諸家復濟濟多才貢太學列賢宮者項背相望崇祀之報彰矣矧星嶠先生更光大前緒倡建 帝宮移安神像十二家

亦視昔有加吾知孝思所格人文日盛不但 贈翁子

孫方輿未艾諸先生後裔必且極熾而豐則是書院也詎非  
帝君默相其成因以默啟其靈秀者乎方當島夷綏靖匿  
武觀文文章報國此其時也抑聞經天緯地爲文雕蟲繪藻  
亦爲文諸君子其善擇所崇如前輩之文明以止焉則學皆  
正學文皆大文鬱爲文棟應運而興此十二族世濟其美不  
將與虞廷十二牧後先輝映哉視彼崇佛老求利益所得何  
如也琳宮梵宇一蕭梁之花雨臺也香花供養一李唐之舍  
利骨也其亦可以返矣十二公者恩貢辛學誠一齋歲貢辛  
炳昭熹亭國學郭世華禧堂邑庠郭泰均恕堂國學彭英拔  
南垣 恩貢辛廷元升甫國學陳能泰至員邑庠辛焯斗軒  
辛岐瑞亭以齒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八十三

例貢辛汝琳瑤圃廩貢陳經藝圃 恩舉郭光笏文竹邑庠

興賢書院記

知縣 易炳晃 分宜進士

古者國學而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教化興所由風俗懋  
也萬邑多慷慨好義之舉鄉里族黨間建義塾尤多心竊慕  
之嘗至其地主喻觀亭家觀亭言曾集同志七人結同庚社  
亦將建立書院以課衆子弟聯世交焉余聞而愈慕之夫世  
俗交遊大都里巷相徵逐遊戲相慕悅銜杯酒接殷勤而已  
斯社之立乃志在學業期諸奕世誠異乎世俗之交能以義  
交者昔竹林有七賢而文潞公居洛曾爲同甲會談交道者

競豔之今諸君取友適合晉賢而命名以庚甲爲仁庚爲義  
古今人何必不相及耶吾知義重者志勇必能同心同力相  
與以有成也別後甫十年喻君果郵示請記則城西興賢書  
屋已落成矣夫古人以多賢友爲益今諸君訂交以義一日  
之雅期諸久要而卒成其志可不謂賢哉肄業其中者樂有  
賢父兄因思父兄所以訂交與所以期我後人者必將有過  
相規有善相勸德日進業日修在家爲賢子賢孫在國爲賢  
士賢臣賢哲之興起於是乎在賢能之賓興亦於是乎在吾  
以是歎諸君之貽謀者遠而教澤無窮是又竹林洛下諸賢  
計所未及者也世之結社者皆取法焉其有裨於世教風俗  
豈淺鮮哉故樂爲之記同社例授四品柳君承培郡增生辛  
君錦河國學生李君乾載袁君錫麟晏君治穎相繼謝世存  
者惟余友附生喻君藩國學劉君廷樾兩人年近八旬皆玉  
面方瞳精神矍鑠成茲盛舉云

龍洲書院記

彭士模

邑舉人

龍洲書院在羅城故康樂舊治也先是合邑書院惟一龍河  
而邑分六區獨一二區附近餘皆遠處鄉村負笈艱自三  
區創建龍岡四五區龍雲繼之各鄉以爲便而六區顧闕焉  
何以稱人文之鄉哉適刺史盧翰坡守制在籍亟出金爲倡  
邀余偕同人勸捐合區子姓莫不踴躍得緡萬有餘千至道

光癸卯動工越明年而落成爲棟宇五重後堂祀先師左  
右學舍各二次暨四照亭翼以小廊次爲講堂左崇義堂右  
藏書室堂下兩長廊前起奎星樓左右客廳各一樓外爲門  
塾兩廂學舍各廿餘東司守所居西間倉屋二所廚房四繚  
以圍牆門首立惜字亭規制大備名曰龍洲以羅城西接盧  
家洲也餘貲悉置田畝以給師生館餼一切章程俱倣龍河  
其地踞全區之勝坐擁三台南則墨山聳秀北則錦水迴瀾  
學者藏修之餘縱厥觀覽可以助文峯之奇峻得波瀾之意  
度焉抑吾聞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者謹小慎微以立其  
體而後廣大高明以達其用昔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諸

葛孔明一生惟謹慎可知道德事功歸本一貫未有任情肆  
意而能成遠到之器者也惟文亦然必先謹守繩尺醅而後  
肆焉吾願居是院者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則處爲修  
士出爲純臣而文章亦足以名世吾龍洲人文豈特爲一區  
光已哉昔以舊治之鄉而仍名城行且以一鄉之義學方駕  
一邑之書院視彼龍岡龍雲或過之矣此余所深望也故樂  
記之同事孝廉楊羅峯盧及芝盧介明經家先生才尹職員  
李楨李樂行茂才高炳麟太學楊運機盧炳南彭之傑盧鏡  
彭賢珮或以貲倡或以力舉例得書各戶捐數具列碑陰

咸豐倉記

劉文毅

距城北二十里爲白良四山圍黛一水帶橫遠望紅墻白板  
掩映於參差綠樹之中而巋然中峙者則咸豐倉焉倉本袁  
氏故居上下廳事二兩旁房舍十餘以其地居中也因便承  
購修之整之堊之塗之覺亭軒逋峻疏櫺厚豁煥然改觀論  
者謂倉廩無須此蓋將本社倉法而變通之積累贏餘爲教  
養兼行地也夫五區之鄉惟白良地廣而稱饒然第瘠壤中  
彼善於此者耳非有如坻如京可稱足穀翁者也每逢歉歲  
亦常告匱辛卯壬辰間至有恃觀音土作餐或飯芭蕉棕櫚  
竹屑者鄉巨族憂之咸鳩穀祠倉爲備荒計於是楊子曉湖  
袁子愷孚作而言曰族無虞一鄉能無虞乎巨宗鼓腹小戶

啼饑其忍之耶盍集衆力爲香山裘用咨鄉衆若敖子式鈞  
袁子樹蕃袁君道建澤樹楠凌雲等踴躍勸輸不旬日得穀  
若干石會韓明府奉檄建倉知白良業有成績請首其事乃  
商買今屋鳩工庀材經始庚子仲秋越辛丑三月落成費泉  
布約千金顏曰咸豐示惠普也余時以事過曉湖便道往觀  
曉湖等因以記請余惟萬邑諸倉惟城中二所貯穀最多其  
次莫如白良現存穀若干石買田數百把以較饒之地又能  
厚積貯以備糴賑向之歉歲告匱者庶幾可以無匱乎况非  
僅無匱已也數十年後以其贏餘拓倉基爲講業所且將廣  
文公社倉法而人文蔚起焉然則曉湖愷孚之爲鄉里計者

固深且遠而同事諸公終始經營之力又豈可沒哉是爲記  
恒足義倉記

聞宗弼邑廩生

縣北十七都一畝與十八都六畝相距二里許村落毗連可  
呼而應也聚族於中者豐田爲喻氏東溪爲彭氏下碓之喻  
裡源之曹高田之李阮裡之喻寄居者復有陳簡汪王四姓  
其人多樸質而重鄉誼其俗務節嗇而謹蓋藏皆土著也道  
光乙巳因太吏 奏立義倉吾邑應者疊起於是職員喻鈞  
藻增生彭鉞監生喻含英庠生汪廷藩王樹槐儒童曹金泮  
邀兩畝土庶踴躍捐輸得錢千一百緡有奇穀五百七十餘  
石相地於圳上文聯書院右構屋五楹列兩廊廊各二倉又

置田歲租咸納其中現貯穀六百餘石名之曰恒足事既集  
董事諸公請余記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正德與厚  
生道必相輔而行曩余授徒文聯里中來學者輒爲余道前  
輩壇坫之盛引掖後進之殷今諸君子復推廣其意而建倉  
於其側庶幾教養並舉矣乎夫學每患其自足食則不可以  
不足也合兩畝之人仰給於六百餘石之穀其爲不足也明  
矣雖然恒久也又常也學者必日積月累自強不息而後可  
成其高大惟穀亦然朱子治南康請穀六百石不十年而五  
倍其息恒之效也誠本吾學積累之功通之以爲積穀之法  
推陳出新生生不息且復持之以久貞之以常不以不足者



自安而因以漸幾於足吾知學以日積而日進者穀亦日積而日多行見兩箇之中家給人足而聰明卓犖之士皆得所養以益力於學以儲爲有用之才厚生恆於斯正德恆於斯恆足之倉將與文聯之院並峙於不敝惠澤無已時矣豈第備荒云爾哉

龍橋書院記

張居敬 邑廩生

龍橋書院者敬與高君在梁等十一人勸捐所建也地在五區雲峯里環山帶水萬歲橋適當其下倚爲歸東故名先是家大椿以創建事商予予曰此盛舉也如土瘠何姑集同志諸君子謀焉則皆喜捐者響應會龍君沛霖叔姪有別業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六

上游議取作基已立券矣衆以形家言力持不可乃改購今址故事購產者悔當罰金龍以義故不責償士論避之至是庀材興役門牆高且固堂堂齋廚以區計者三千有六旣蒞事擬將田畝租息及善後條規梓冊散給捐戶諸君子命予書其顛末弁所以論來哲者予惟書院所以養士士豈無以自養哉文章根諸道德經濟蘊諸嘯歌不文繡而自華不膏梁而自飽此得所養之士也院中有此門牆以之增光創建者與有榮焉若文藝徒獵科名經術徒徼利祿衣焉恥不輕爨食焉恥不肥甘此失所養之士也院中有此門牆以之增玷創建者與有辱焉二者之閒士將何以自處孟子云養心



幹才悉出所積社中金購其地撤舊拓之構前後廳事二左右翼以廂旁列書舍庖湑具備門牖洞達前輩講藝之地復爲後人絃誦之所可謂克紹箕裘矣而余尤羨其啟後之美也古之學道者必擇山明水秀之區如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指不勝屈況勝槩當前前輩歷著成效者乎諸後進誠肆力於是時而藏脩則本初琢齋諸先輩淵源具在有餘師矣時而游息則虹橋在望躍然興題柱之志猗竹盈澳悠然悟有斐之修曠覽文波紫瀾浩然可接韓之潮蘇之海將鴻儒碩彥皆可於山房寓之余於是爲諸君賀且私自幸焉人生少年英颯與自豪耳及情倦境遷感慨係之矣今諸

君逾稀壽躋耄齡而豪情不減用能揚先人之清芬發江山之文藻可賀正未有涯余因迴憶曩昔與社中諸君子游有瞻儀範聞緒論者其一二長於余者也餘皆與余齒相若或同窗或角藝或聯事荏苒數十年忽不覺老至而耄及良用自傷顧猶獲與諸君放浪北城之野俯仰龍江之勝聚晤山房又添一段佳話詎非余之厚幸哉遂忘老荒欣然拾瀋記其顛末如此

存心堂記

辛辰雲

甚矣吾邑義舉之多也而莫勤於卹死者在城如因心堂在鄉如見性皆有各局並以施棺捐地爲務義塚所在多有故

一邑中雖極窮無告從無露骸浮屠者何其厚也比修志將  
竣劉君湘夫辛君雁發以新買義山告詢之則又有所謂存  
心堂者事起道光壬午二君偕明經汪起鵬郭海門茂才易  
朝宣等二十四人人貲二千其初本爲培墓設憫無主之墳  
歲久崩陷或爲狐兔所窟也屆清明遣人四出封樹之中元  
夕則並官山諸塚設祀焉武庠劉君龍科實尸其事居積致  
饒手買田至五百餘把至是辛易二君接理爰購義山貲充  
將以施棺與因心諸堂爭盛矣昔曹褒舉射聲營停柩葬而  
祀之韓魏公市并州田給民安葬並見稱史籍彼皆取辦官  
錢此乃捐自私橐爲尤難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諸君存

心若此可不謂仁哉抑余更有進焉子皮稱子產曰夫子禮  
於死者況生者乎是固然已然自古聖賢言仁必首親親而  
仁民之術莫大於好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養老卹孤馴至樂樂而利利而司徒之教比閭族黨州  
鄉葬僅居一親疏生死之間輕重判焉今世或不知事親視  
骨肉飢寒不卹甚且干戈操同室傾軋徧交游恬不爲怪及  
其路見露骸未嘗不惻然念之將無乍見者易感相習者不  
覺乎何不忍於死而忍於生厚於疏而薄於親也在堂諸君  
萬無慮此余恐聞風則效者不得其存心之本以爲仁專在  
是此外可恣吾志焉則仁之真晦諸君行仁之實亦不彰將

何以教民歸厚乎夫不忍死者之暴露與無祀此本惻隱之自然感發非矯也吾願效法諸君者因是心而反求其本死者可念生者愈不容偷死而疏者可矜生而親者更不容恕則方寸肫肫生意彌滿孝友睦婣任卹相習成風厚者愈厚佻者莫不歸厚大和元氣常在吾康樂卽子皮之言爲不虛矣以此論仁庶有契於諸君所存而卽因心堂以來諸君之所存乎夫仁者存心固欲斯人同歸於仁必不樂獨居於仁也余故揭其所欲言者以爲合邑告

萱慶橋記

邑侯 陳文衡

城北三十里許菱湖村之萱慶橋邑紳張瀚兄弟所建也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九十二

以萱慶名者張君值壽母之辰承大安人命以種善緣遲之十數年卒成其志以是命名不忘所自也菱湖爲邑孔道上通楚南下達縣治中隔河流負者擔者驅車而來躍馬而至者踵相接舊有木橋然梁蠹易圯或遇大水則漂泊不能支行者病之張君世居此地其大翁雲鰲母顏氏素有改建石橋之志而限於力之不克君壯年卽出爲山左功曹嘉慶己未以父制回籍讀禮越二年大安人年屆七秩君兄弟延親族登堂祝壽大安人顧而語曰兒欲爲吾壽乎兒能酬爾父之志以遂吾願乎今雖力有未逮姑誌之以俟異日乎君兄弟跪而請母曰無他吾聞橋所以濟人彼架木而渡仍同履

險昔汝父亟以爲言吾亦目擊而心惻也若能改木而石永利行人吾得與橋並壽焉足矣又何祝爲君唯唯謹誌勿忘旣家資稍裕遂購石鳩工獨力起建計兩岸一墩選石之堅厚者爲之長四丈八尺高一丈二尺濶五尺始於甲申四月成於是年冬月共糜白鏹八百餘兩於是乎橋無傾圯漂流之患人無涉艱渡險之虞來往車騎如履平地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以今方之其造福豈有涯歟夫修理橋梁王政所重執事者猶或忽焉况巾幗乎而張母以一念惻隱之心俾其嗣建百世無窮之利以成其志以衍世澤並以助王政之隆如母者可謂能賢其嗣君亦可謂善於壽母矣予忝爲

是邑宰旣嘉其創造之善復詳其創建之由亟表彰之爲樂善好義者勸

重修高村南山橋記

邑令李恩長

高村在歐桂東鄉距治北七十里萬山中忽開平陽人煙稠密而井絡繹不斷宋元豐初郡守廖奏設巡檢司廨後裁其村南山邑人潘君貴麟居此枕山面河源自西南等溪交流數十里至是諸水匯合下注羅城岸坦濶橫津瀾漫由此抵縣郡達湖湘往來所必經實大川巨道也舊有石橋因地以南山名焉乾隆間貴麟偕弟榮麟華麟富麟佩麟承其父瑞生先生遺志所建橋長二十四丈高二丈六尺廣一丈五尺

四虹出水間三墩各濶一丈二尺上護石欄夾翼高三尺兩岸階級井然通縻白金萬有四千餘兩一家好義之烈益其難哉旣載邑乘行旅稱便年久爲洪水澎湃柱漸圯其後裔翕然捐貲重葺之南北岸與中墩完而固費逾千金工成屬余爲之記余聞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貴麟昆季心存利濟創造輿梁迄今八十餘年使熙穰者無病涉之虞其志尚矣顧不有善成熟知善作欲期善始尤賴善終今生等不惜費不斲力鳩工伐石以紹承往跡使宗祖德歷久彌彰是能以前人之志爲志利濟之懷爲懷洵可謂一鄉善士矣苟擴充斯念見義必爲以仁民爲己在以積善爲貽謀他日功修正未可量是一橋特始基耳此爲民上者所厚望生等其勉副余作記之初心也可

城隍廟記

邑令魏邦達廣濟進士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明則有禮樂而幽則有鬼神鬼神之事蓋昭昭也矧今天子當陽百靈効順每邑之有城隍神尤與宰官相助爲理者乎宰官理陽事城隍神理幽事一切彰善罰惡之典宰官以刑賞爲之倡神以禍福示之應故雖有頑梗不率教者莫不陰相轉移於其間至其禦大災捍大患保安疆土庇祐生靈尤神功之彰彰在人耳目者萬邑城隍神靈顯最著前邑宰韋有記曰自余承乏八年若與神接禱

雨雨應祈晴晴應卽以疑獄禱之神必先告人或疑其誕余竊驗之不爽溯神自洪武二年肇封護國顯忠王迄我大清二百餘年馨香相延勿替至咸豐五年廣粵匪雜起經過之地兵燹爲災而廟宇之存留者無幾時則邑宰爲直隸李君藹堂躬歷戎行招援鄰勇屢克而城邑以復雖曰人謀之臧抑亦神靈有以默相之李君乃董率紳耆集首士王傳學宋仕賢林鳳章辛惟寅何文熙等鳩匠庀材規模隆起九年三月達奉憲調承乏是邑邑廟以經費不敷猶未竣事乃督催各捐戶踴躍赴工毋隳乃義舉十一年三月粵匪復由撫建分窺吉瑞各郡袁屬戒嚴賴衆紳同志倉猝起團防禦相持半載每戰必捷賊烽由是而靡或曰是役也聞警先卜之神神示以無恐賊與我兵相持嘗見有神兵相助及出師接仗遠近望有數白鳥飛覆旗竿示兆者其得之傳聞雖無確據而要之保衛地方神與人俱有責焉此則理之所可信者固然其無足怪抑又聞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方今數際屯遭城邑半遭烽火惟期都人士廣爲勸導巧者返樸澆者還醇勉附於栽培之列俾神得施其保護之功永遠奉明禋於勿替也是又輒人之所厚望者矣今廟貌將次葺事而達亦因保升卸萬篆衆首士請叙於余因爲之巔末以記其事



樂泮堂記

樂泮堂者爲新進諸童設也凡新進諸童有修金犒費難以驟辦邑中前輩念人士之艱於道光三十年邀集同志倡爲義舉量力捐助計得若干貲置產生息用其子不虧其母一切脩金犒費取給其中新進之士陶然自得故以樂泮名堂公議章程稟請縣府各學立案第此項公費原由各家捐助而起凡在堂內實捐實收冊簿有名者其新進等費應由堂內給發但具稟之時正捐輸之始有捐輸而稟內未列名者有稟內列名而未捐輸者自應以冊簿實收有名者方爲堂內捐戶其未經捐輸及書而未交者不得以稟內有名藉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九十六

有分向堂給發原議縣學堂內文武新進每名給發兩齋及隨封錢拾六千文本學印卷及書斗冊費錢六千文糊內辦考人等飯食錢六千二百四十文兩齋費儀錢各一千文外小禮各錢一百文府學堂內文武新進每名給發兩齋及隨封錢各十六千八百文本學兩齋印卷及書斗冊費錢七千四百文兩齋酒席錢各一千二百文增添禮錢各八百文兩學費儀錢各一千文外加小禮錢各二百文查府學向無學租今堂內置買宜邑項家窰等處民田十七畝八分地田十四畝交兩齋管理永遠收租以幫清俸一切完糧用費均在其內又捐建郡城文昌先代祠以爲首事辦者棲宿之

所遵照章程奉行已久近因長額廣額用數加倍雖設法續捐亦難調劑於同治四年公同改議新章稟請縣學立案如逢歲試堂內縣學文武新進無論名數多少堂內敬奉縣學兩齋師台束脩印卷贄儀小禮錢各四百二十千文外每名書斗冊費錢二千文後因公費不足於同治七年春公議新進文武自認印卷飯食贄儀小禮及書斗冊費堂內承辦束脩及隨封一欸至府學歲科兩試堂內文武新進仍照舊章按名奉送府學兩齋師台束脩及隨封錢各十六千文其印卷飯食書斗冊費以及贄儀小禮酒席硃禮等費概歸新進措繳凡遇歲科兩試之際先送府學束脩錢各六十千文以爲辦考之資其堂內文武新進應繳之印卷贄儀小禮錢幫入堂內新章束脩數內扣算遵行已久其所以培養人才者厚矣

學宮新建土地祠記

邑令 劉恒泰 沂水 拔貢

廣厚者地也撮土亦地也共此延袤之中各自爲邱陵焉各自爲原隰焉則亦各自爲地焉故土神之在天下可統祭亦可分祀學宮之有土地也人才所由鍾毓也此其神當有寄焉凡州縣皆有專祠而萬載獨否其必有待而舉矣余去年承乏茲土於勸農問俗之餘周視原埜見夫近坊遠村水邊林下莫不虔土地之奉豚蹄麥飯歲薦馨香所以神地道而

報土功者雖僻壤不遺矧其爲鍾毓人才之地乎今秋七月  
職員鮑君鍾瑞以狀來請於

聖廟塹外度隙地置祠焉予甚嘉之夫鄉曲之祠土地爲寶藏  
之興貨財之殖耳非惟報之亦且祈之今鮑君慇懃加意獨  
在於學則所爲報之所之者端爲一邑之人才而非徒徼一  
已之福也豈不偉哉顧或者謂狄梁公在江南毀淫祠于七  
百所本朝湯文正公亦然茲反從而益之不虞瀆耶而非  
也夫不當祠而祠焉有其廢之莫敢舉也當祠而祠焉有其  
舉之莫可廢也若鮑君可謂明於此義者矣嘗見豪裕之家  
雕墻峻宇爲子孫久長計及其替也不轉瞬而爲墟反不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九十六

古廟杉松長留伏臘俾後之人摩挲殘碣流連愜慕識作者  
姓字於不忘也此又鮑君之達也今工已告成復以記請余  
故樂書其事爲一邑好義者勸

張山古渡記

盧昆巒

康樂水發源高村沿羅城塹而下至蕪溪合藏溪水而流益  
大津渡甚多而張山之名最古載在邑志詳於家乘以其地  
居塹之東兩岸居民耕作出入往來過從必由此問渡而後  
得達故重之也自辛卯歲大水爲災將渡舟冲損無資修復  
往來者咸病涉焉歷十餘年亦無有過而問者至甲辰冬始  
議復興凡族中之分居兩岸者無不踴躍從事有倡首者有

續補者迄丙午春共計先後七十四人人各出錢一千文爲張家山古渡會擇立管首經理生息共議資本尚微不卽動用見在船隻另捐樂助支銷俟日後會資寬裕用其息以修整改造庶不失乎邑志家乘之舊焉夫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其不卽造舟者以溱洧之水淺且狹也若如渭水之深濶則造舟已見於雅矣余居張家山四世矣深喜此舉之有益地方故記之以告後人

此渡於同治元年經生員盧邦榮盧炳堃監生克貞

童生棠寶等倡捐置買簡家堰早遲田貳百拾五把額租叁拾肆担爲永遠修葺之資

胥君寶亭創建山品院石橋銘記

邑令江璧甘泉進士

蓋聞風詩苦役江湖多失路之人月令編功政府著成梁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九十九

典是以玉欄紀漢金柱標秦朱雀鑄名彩虹繪狀在昔李冰導蜀七星應斗宿以聯輝諸葛通吳萬里指清江而特迥然皆百家雙積贊成好事於輿徒未有獨力創營迭著奇功於橋梓萬載縣治北六十里有地名上高村山品院者環岫攢青怒濤噴白兩源交匯方洞庭彭蠡之奔馳一綫遙通實衡岳匡廬之扼要伊惟孔道不有津梁涂軌攸經輪蹄奚便先是里人歛貲結會蜜蜂以兼採爲功架木成橋漂蟻以緣行得濟斯時也亦復霜華印白認人跡之參差酒幔飄青望旗亭之廻合特是晴暄帶日鴈雖豁齒於春初每當暴漲傾溪虹輒藏形於秋末洪濤浩淼豈海石之能填寒月蒼涼匪河

冰之可合乘輿濟物皆是外篇投鞭斷流徒成虛語倚閭滯望傷哉遊子之心訂值分修久矣塘丁之困奏公無渡河之曲飄沒傷生歌余亦乘舟之詩喧闐爭渡星看七夕鵲禿何年鼓吼三更鼉支無地則有胥君寶亭者結陶公之宅每傍斜川買戴氏之山原依荒渡嗟茲重役頻歲傾囊哀我征夫望洋返駕將欲慰迎過客爲一勞永逸之圖則必延訪安民商百廢具修之畧爰乃豪情駕浪義氣迴波揣度工資揆程經用移南山之石底柱齊撐截東海之波橫流特跨使稱河伯應鳴沙咽石而回神號村留輒鼓浪乘風而至幸祇金之可布方跨蹄螻之觀驚墓木之忽開旋抱龍蛇之厄臨終誠

子比晉王三矢之遺事死如生結隨會九京之願有四子焉伯曰獻廷仲曰贊周叔曰獻書季曰獻瑞後先濟美兄弟稱難感春露之悽愴悼秋濤之湍駛鴻飛憫其况瘁鳩役惜其稽遲誓續前勲勒成坦路五丁鑿險通棧道於崎嶇六甲趨功架飛梁以蜿輻蓋自厥先人經度數載功成過半至是謀踵成之更以同治元年壬戌仲秋旣望卜吉興工越二年甲子季冬先望之一日梁成其明年己丑夏季修砌事竣橋長十一丈六尺有奇高一丈六尺有奇濶六尺有奇費四千二百數十貫有奇兩岸三墩四管中建惜字石亭兩頭石堦五百數惟不泯於先人爰索序以紀其事是役也捨錢萬貫不

須衆力經營底績八年豈假神工驅使體洪勢壯基跂工堅  
石見流清沙平岸濶毀家紆難居者無筭歛頭會之虞踵事  
增華行者有轂擊肩摩之樂樊京兆穿渠利衆比厥鴻勳楊  
孟文鑿石濟人方斯懿德自是綠楊影裏時來飲馬之人絳  
雪風中慣見騎驢之客况復柱題詞客定邀司馬之重來里  
產名元無俟張僧之贅頌乃爲銘曰

湯湯河流傾我橋梁哀哀征夫困於周行里有義人胥君增  
器大功獨任感懷抗志厥功未成溘然長逝誰其踵之於惟  
哲嗣捨貲萬貫底績八年父義子孝世澤綿綿廣載輪蹄利  
涉大川計圖久遠允矣仁賢行者熙熙謳歌感惠于千百年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

厥功不敝

捐修考棚添建號舍記

邑令 王麟昌 大興舉人

萬載宋文苑封翁義行素著耳其名久矣哲嗣炎領丁卯鄉  
薦出予門下揭曉後謁予鍾陵官廨詢封翁事甚悉心渴慕  
之戊辰夏予量移斯邑甫下車以通家誼往拜見其蒼顏皓  
髮鶴骨珊珊古樸醕厚之風有令人挹之不盡者先是粵匪  
肆擾縣治毀於兵燹令斯土者寄傳舍於考棚予以此邦民  
庶事煩治公暨局試諸多不便集紳耆謀所以新之縣治新  
而考棚學齋可兼修焉僉曰善於是籌款鳩工屬邑紳董其  
事數月縣治落成東西兩齋亦煥然一新將次第經營號舍

而公費罄矣適縣試期迫工難稍緩計慮幾無所出封翁慨然曰師之莅吾邑也廢必興墜必舉皆爲地方計奚忍以地方故相累是役也當獨肩之予聞且感且佩封翁遂剖資斧購木石尅期與功延老成經紀之不兩月而葺事堂廡楹檐墻垣窓壁修葺完善一一復舊觀號舍桌櫬皆鼎新建造又改西偏培風講堂拓號舍一楹綜計坐號二千二百有奇動用蜻蚨一千六百餘緡誠義舉也予已達其事於大府矣封翁平生好施與族黨比閭資其推濟者無算軍興以來尤能急公慷慨上紓

宵旰之憂勤固嘖嘖傳誦不衰茲復獨任此舉其所以嘉惠斯文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二

廣庇來學者意深且遠於戲斯亦足以風世矣昔范文正居貴顯惟期以義遺子孫後世用能修其業封翁之克昌厥後食報無窮可豫卜也且屢以不邀獎叙自陳是其好義之性之出於自然又豈襲義市義之徒所能冀其萬一哉爰濡筆記之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萬福橋記

彭夢彰  
邑舉人

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勿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今觀於楊受益所建之萬福橋其美與盛吾聞其語吾見其人矣萬邑之下六區叢山雜沓溪水潨迴岐陽開拓於叢山中溪水駛且陡自岐陽水口而下百步岸漚高村水益大上爲通衢上通

兩湖下達三江一溪橫隔人病涉焉受益之父馨宗曾於其地建一橋顏曰萬福又捐墩下墩田租三十餘担擇鄉之能者董之爲厯久修葺計樂善之懷利濟之心周且摯矣董事者苦佃之歛租而強踞也馨宗爲鳴於官仍負嶠董事者乃歸其田於馨宗除納稅外歲收租不敷修葺以橋之屢修而屢圯也馨歿受益繼之亦收田所出租爲橋用而溪水駛且陡熟計曰橋困於因不若逸於創費糜於虛不若萃於實乃擇百步岸之上流距橋二里許溪廓而流緩創建一橋仍名曰萬福不背本也經始於同治癸亥告竣於己巳墩五而管四長十六丈有奇廣八尺高二丈六尺六寸費白金一萬有奇經營五六載馨宗爲於前而受益述事繼志使馨宗之功德益彰雖席父所捐田租田磽而佃疲歲入不及十餘金視受益之揮萬金則亦涓滴成滄海也謂海專賴涓滴乎謂涓滴不歸海乎橋將竣受益無疾而終時己巳冬月也受益之子雲吉於哀毀中卽不忍橋之隳於垂成也喪事畢皇然有事於橋填其面互其欄缺者補脆者栗橋費萬金雲吉手所經者不下二千有奇嗚呼美矣盛矣馨宗傳而受益益以傳矣受益性誠篤儉而有禮勤而不匱與彰世好重以嫻姪於萬福一橋世濟其美觀斯橋者山高水長有不羨受益之遇而思受益之德也乎百世後如見其人矣



友仁書院記

劉式穀 邑舉人

距城東百數十武隆然坡起高朗平曠雁塔聳其旁烏溪繞其後前面雉堞右瞰鵝峯白板紅牆參差揜映於青林綠樹中而巋然獨峙者友仁書室也室爲屋三重外繚石牆前燕會所中講堂後寢室祀十二先生木主中後房各二左闢書舍六庖湏會計以次備具棟宇崇闕疏櫺庠豁西偏復構四間爲倉廩爲守者棲息地周圍開場圃植蔬蒔豆俾守者供耕食創建之善謀畫之周他院弗及矣入斯室者無城市之喧有山林之樂每當宵深晝靜風雨一編星月四壁超然遠想初不知人世間更有何樂地余假館有年士之從游者皆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四

樂其清幽雅靜相與肆志於詩書藏修游息怡渙蕭閒故門下之雋膠宰大抵游斯室者爲多然後歎斯地之秀靈固人才之所窟宅而文會所由昌明也夫學問之道靜其要矣靜則多妙靜則必專以入聖賢之域不難舍是而求吾見紛紜瞽亂惑於耳卽奪於心徒爲勉強鎮定無益也今我十二家旣得此爲講學所而又名之曰友仁其心有取於仁者靜之言而非是則弗與爲友矣竊願諸同人一其操持堅其蘄向以求進於仁之境卽以科名論而旁觸乎甲之爲仁掇青衿登黃甲顯擢焜耀甲於一鄉甲於一邑以應地氣之靈則又斯室之所藉以不朽也已至其創建增修具詳於冊茲不贅

盧洲重修文昌閣記

盧以介 邑歲貢

自祠前道右行數百步踰迴龍庵而下有閣焉屹然特立祀以文昌培文風也閣爲一族闕會升其上而觀之儼有砥柱中流之勢前人卜吉於斯最稱扼要厥後風雨朽蠹歷二十餘年未經修葺每過其處見頽垣破瓦荆棘縱橫徘徊不忍去聞有議及修建者聚訟囂然將行復止皆誤信堪輿之說而不辨其誣予於風水家言未獲究心一二但按地勢之低昂下流之空曠似宜培補以收其氣東望未峰高出羅列如屏允足保障一方然所隔既遠詎專爲我族効靈惟閣適當其缺來有所受去有所歸不必盡泥堪輿說也且此地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五

幽除牧唱田歌外別無煩擾市街村落不卽不離經生家攜子弟數人其中亦可課讀卽不然或以二三賓朋結社於此斟酒論文何減梓澤蘭亭之盛若夫柳岸飛烟蘆洲點雪風來而麥穗香露滴而稻花秀四時之景不同可以生文情長文思助文瀾則又存夫登覽者之各自得焉丙午春族前輩倡之爰集各房會議約捐金數百擇日興工於是選良材訪哲匠仍故址擴新基中爲大室上架樓一層四圍周以磚壁引水流其前又於左旁築土作堤樹柏數十株規制宏偉包羅完密董事者急欲落成不數月而工竣是歲屆大比靈石先生舉於鄉越明年入泮者五一時傳爲美談而閣之克培

文風益驗方今

聖天子崇文右學各州縣自 學宮外皆立 文昌宮吾邑中奎閣亦於是年剏構將來人文蔚起登金馬步玉堂蜚聲天祿之中紀績麒麟之上夫豈有艾哉是爲記

重修文明塔記

易泰茹 邑廩

邑有塔由來舊矣相傳基址在烏溪門外年久傾圮跡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人士改建學宮棟宇恢宏輪奐一新左隣奎閣以生輝前對鵝峯而挹秀而文筆之峯獨缺形勢家謂學宮位南向其卦爲離離爲火火性炎上宜建塔以鎮之予族祖瓊公深以爲然遂慷慨捐輸大興土木越二年而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六

竣學博新城魯厚畚先生曾記之誠盛舉也迨時移勢易風霜侵蝕磚石解裂草木叢生予族祖之遺澤不幾漸就湮沒乎道光五年其曾孫斌目擊心傷謂塔爲一邑風氣所關祖既創之於前孫能不繼之於後於是商諸同堂兄弟將瓊公所留教養之貲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補造堅實粉飾如新糜金肆百有奇斯役也始於乙酉仲夏成於是年孟冬齋戒沐浴初終如一非徒以祈神天之默佑實所以曲體先人遺意也塔七級高九丈餘虛明可瞰四面玲瓏巍然煥然誠爲一邑之巨觀士君子果克自振拔不以九仞而或虧不以半途而輒廢將見人才輩出科第競爽亦如塔之層累而日上焉

是則重修斯塔者之所厚望也夫因援筆而爲之記

東洲賓興堂記

邑令陳文衡進士

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興學校以養賢設科目以取士郡縣皆立書院多士奮興爭以文章經術黼黻

隆平猗歟休哉丙戌夏余蒞茲土甫下車觀風試士遠近生童就試者數百人佳卷林立竊喜此地文風遠跨他邑卽以所取士送龍河書院肄業及程月課多不至者詢知爲遠處鄉村艱於跋涉余思居肆成事百工且然事賢友仁聖有明訓吾儒學問不得師友陶成能卓然自立者鮮矣嗣或因公下鄉接見紳耆輒告以創建義學延請名師俾鄉中之秀得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七

就近觀摩庶士無棄材焉是秋紳士張君瀚暨諸首事持簡謁請勸捐序文爲設立書院賓興之舉余喜不自勝亟爲之引書於簡端并捐廉爲倡時有耆民鍾天直遽捐銀千餘兩各鄉踴躍爭輸未閱月釀金以萬計乃酌四鄉之中於大橋河東洲上置造廣廈周圍垣墻寬百餘丈山水清明規模閎敞匾曰東洲書院中奉

文昌帝君次講堂及生徒會文地左右各置廳事書舍計六十間爨房各一經始於是年冬期月告竣復於院左建閣奉

魁星院右置賓興堂宇爲餽送科舉度支會計地如肄業衆多兼可分住堂後設立木牌臚列樂輸姓名以彰義行統計捐項

三萬有奇除建造書院賓興堂外買田三百餘畝及店房等業歲收租息爲師生脩火以其餘爲童試鄉會兩試資費措置經營斟酌妥善以此見一時好義者之多而諸首事經理之周且至也自今以往進修者旣觀摩之有自應舉者復資斧之無虞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當何如砥礪濯磨奮發興起歟抑余聞之學也者學爲修己治人也俗儒專以詞章爲學徒知博取科名一旦釋褐服官於已茫無所據於人毫無所濟所謂幼學壯行安在乎吾願多士窮經砥行勿事虛聲奮志風雲留心致澤學爲有用之學斯才爲有用之才於以仰

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八

聖天子造士作人之至意則茲舉也豈徒侈壯觀矜聲氣有禱於寒士進取云爾而已哉時總其事而襄其成者凡三十七人例得附之碑陰道光丁亥年季秋之吉

東洲書院記

劉嘉樹 新昌舉人

國家崇重學校培植人材百有餘年重熙累洽固已家鄒魯而戶章逢矣而義學之立尤所以優養寒畯故其地常取於適中昭其便也萬邑大橋鎮距縣治四十餘里自各鄉計之道里適得其均又居山水之隩諸紳耆謂於建學爲宜於是卜基於河濬之東洲而與闔鄉之好義者踴躍捐租構學舍置田產堂室門廡倉廩庖湑器用畢具經始於道光六年迄期

年而告竣每歲冬月具詞呈請於邑侯集諸生童於縣庭而  
扁試之取正附課如額以俟來春開館延師而訓課焉大抵  
所以獎厲之者法無不周所以培養之者費有不惜其用意  
可不謂精詳慎重矣乎古者取士專在鄉舉里選自間胥族  
師黨正州長皆以德行道藝及孝弟睦婣任卹爲教而又月  
吉有書歲終有會而後書升論秀由司徒司馬以次達諸朝  
廷良以野處之秀質性淳樸其教易入而其材易成而國家  
亦常收養士之效也且夫一鄉之人材每隨乎風會而風會  
之升降又視乎人心之向背以爲轉移今以數萬金之工程  
漫無絲粟之憑藉一旦數十人倡之而翕然相應欣然樂從  
禮部策於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九

出之不勞而成之甚速此皆扶輿磅礴鬱積之氣與鄉黨敦  
龐聚順之風蓄而欲洩有以鼓其機於不自覺者此方之士  
其聯翩鵲起德爲龍光聲化鳴鶴足令旁觀者咨嗟歎羨因  
以表盛揚休號爲冠蓋里當無疑也吾見由家而進於學則  
爲之歌在泮焉由學而舉於鄉則爲賦鹿鳴焉由鄉而貢於  
殿廷則題雁塔宴瓊林焉從此迴翔

丹地棲息

禁林登金鼇玉棟之巔以瞻仰

瀛臺之盛回憶大橋東洲之地不信有如天上人間者乎然而

君子之入仕也原以行其所學也故雖尊崇赫奕要不改夫  
韋布之初心而後能淬厲其操守發揮其事業昔謝大傅功  
高百辟心在一邱范文正公經畧西夏而惓惓於圭峯舊隱  
則多士他日其必不忘斯地也明矣獨媿予以隣縣經生當  
落成之始卽主講於是迄今五載於道素未有聞不敢侈陳  
道德性命之旨所兢兢自勵者惟是嚴課程明賞罰擇其資  
稟優異者取經學史學治術諸書與之講貫而以其餘功兼  
及詩古文辭之學至按旬會課仍以制藝爲主論策表判酌  
量試之藉以遵

功令育全材以仰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十

聖天子崇儒重士之心於萬一焉至於捐資之姓字田產店房之  
號畝基址與夫先生脩脯生徒膏火獎賞小試卷價鄉會試  
程儀慶賀之定數均將梓而徧致之俾昭然不惑而於捐助  
之多者又爲設牌位而奉祀之此皆首事諸公悉心籌畫可  
以經久行遠者也予居西席久知之甚悉因並書之以爲後  
法是爲記

東洲書院記

盧殿衡 新昌進士

書院創始於道光六年丙戌歲在萬載縣之西鄉距城四十  
里而近其地諸山環峙豁然中開土田平行風景清迥書院  
坐艮面坤河水自右來潑澗繚繞而過其下故命之曰東洲

因地而爲名也有享堂以祀文昌享堂之西有小廳以儲藏  
經籍東有小廳以批閱文藝又其東另爲客廳以宴會賓客  
其外爲講堂爲前廳爲門廳各一生徒棲息之所左右羅列  
計六十餘間庖廩器用罔弗備具而四週更圍以繚垣可謂  
完且美矣予惟袁郡自唐以來人文甲於江右按有唐一代  
最重進士科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以故唐有天下且三  
百年江南西道洪吉虔袁信饒江撫八州第進士者僅七十  
人而袁士約居其半江西通志選舉條可覆按也論者謂地  
接衡湘名山大川孕育幽秀苞蓄靈異而房太尉李衛公韓  
文公以鉅卿碩儒相繼爲州刺史興學校崇教化士之被其  
甄陶者莫不近文章砥礪廉隅相與發名成業而山川之秀  
爲之一洩理固然歟萬載自南唐保大間始置爲縣隸袁州  
宋因之由宋及元書院之建於縣境者不一而元時獲富里  
張巖書院其最著者也茲幸生

文教覃敷之日士可不務通經學古以遠紹一郡之前徽而上聽  
盛朝之驅策乎予嘗竊嘆富厚之家耽逸樂而不說學貧困之人  
苦饑寒而不能學或學矣而無親師取友之功則亦難以充  
其量而盡其才故義學之設裨益良不淺也然而雍虞文公  
之誌張巖書院也又以謂一列於學宮則行有司之事弦誦  
遵豆殆爲具文者多矣今東洲之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膏火筆費無乏絕之虞勝友良朋有觀摩之益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間暇可以觀山玩  
水發舒其性情盪滌其湮鬱讀書之勝地蔑有過於此者矣  
雖然樂順適則志易惰喜遊觀則業易荒爲學以精勤爲先  
行已以篤實爲要必也守岳麓鹿洞之遺規以上溯關閩濂  
洛之統循蘇湖眉山之教法以養成文章經濟之全由是處  
則爲有本之學出則爲有用之才東洲之士安知他日不卽  
爲

聖天子東觀石渠之選哉若夫創建之由財用之數與夫條規之  
盡善足以經久而行遠前之記序詳矣茲不復贅而特舉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十二

邦之故事與學問之實功以期多士共勗焉

高魁書院記

督學使者山陽李宗昉

道光癸未余按試袁州萬載紳士有以龍河書院記請者余  
允其請記之踰年科試復至郡邑人士潘維新劉鳳喈饒廷  
楷等又以記高魁書院請核其圖冊院別建於邑北高村里  
背龍山山有巨石若世俗所傳魁星狀適介院側因以命名  
蓋多士創建以便鄉之來學者也經始於甲申四月竣工於  
十月講堂學舍靡不周備近堂有亭曰深趣距門數十武有  
橋曰上達橋上有亭曰餘韻可以藏脩可以游息規模蓋宏  
遠矣復慮膏火無資置田數百十畝通計糜白金一萬有奇

皆樂輸無吝色不可謂非勇於義者按魁星名史記天官書所稱魁枕參首是也世貌其形實憑意造論其字義有爲帥爲首之訓故鄉會試之列前茅者曰魁士人讀書談道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貴務其遠者大者豈第沾沾焉高魁是求然果躬行實踐有獲於心則出其才學以取高魁亦未始非學人分內事也諸生勉乎哉通志所載各郡邑書院在萬載者曰張巖曰塢溪曰三峯迄今無復存矣多士有志復古於龍河書院外別創是舉凡肄業於斯者由橋而入當思上達之有基登亭而憩當思深趣餘韻之有在升堂而望當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不可須臾忘異日學成名立出爲良臣處爲良士學使者與有榮施焉余拭目俟之矣捐廉倡者知縣事衛鵠鳴余門下士也多士捐數不等具列陰碑

高魁書院記

邑令 衛鵠鳴

萬載之北去城七十里曰高村其山曰龍山一徑盤折而上至巖間有泉聲泠泠滲人有亭有橋三面峻嶺環之幽邃不聞人聲余嘗以事至其地輒流連之謂於此避囂講學去鹿洞不遠也二里許有李厚岡先生讀書處爲百年來振科名開風氣之鄉前輩多所著述今其遺韻猶存癸未之冬鄉人士潘維新劉鳳階饒廷楷等請卽於龍山之麓創建書院以便遠近來學者衆皆樂輸余嘉勸之往視焉止見老屋數間

旋於役瀋陽明年十月役還視之則講堂學舍俱備置膏火  
田數百餘畝糜白金一萬有奇鄉人士可謂好義而集其事  
者可謂勤矣卽核所捐等差之數詳請獎勵開課延師肄業  
其曰高魁者院之上有石聳然若世所奉魁星狀因以爲名  
余以爲進學之地以魁名疑專爲科舉之學此其義不可不  
講也士人讀聖賢書當志於聖賢之道深造有得焉以其體  
驗於身心者發爲文章見諸事業昔之居高第爲名臣者可  
貴也若徒以記誦辭章之習應給三場假途仕進縱倖而弋  
獲其操持建監果可以自信乎哉其魁然立於衆人之上乎  
哉

國家設制科原拔真材上以實求之士豈可虛應之嘗見急試  
者日執舉業一編極意揣摩十數年不得一售內無實得不  
足發之爲文也而闐然積學者稱意爲文往往獲雋可知科  
舉一事專意求之未必得平心應之未必不得也况得者之  
未必爲得而不得者之大有得哉孔孟書中言爲己爲人之  
分內重外輕之旨反覆諳至誠以學術之真僞士人一身之  
德業繫之天下風俗之淳薄繫之今之人不古若皆急功近  
名之見橫於中而爲之蔽也諸生其無惑乎哉余以科授官  
於茲力不能勝以病去愧所學之不逮故以身受者爲諸生  
言之

東洲魁星閣記

賴作霖 邑歲貢

魁本斗樞星名其肖而爲像殆屬附會然相沿已久東洲自書院落成後於西南隅建閣祀魁星其上蓋西南臨江取樓臺近水之意祀魁星者不過別於無名之土木云爾或曰南位文明魁主科甲若有爲爲之者然借氣扶輿乞靈冥漠未免涉形家言而疑於神道設教非士君子所敢知也臺之高幾十尋凡橋卧長虹路紆細蚓綠楊曲岸青草淺汀舉可於俯瞰得之南望紫蓋峯蒼翠遠出馬腦近峙於東黃皮遙聳於北各饒雄偉絕特之致其橫亘若屏障者則西諸遠岫也課暇登眺作佳山水遊所以開拓心胸而恢濶志氣者將於是在若夫清風拂檻明月窺窗恐江上山間無此奇况在人自領取耳抑又思之軒櫺四闢透剔玲瓏虛明者似之拔地而起上干霄漢層累者象之諸君子其有意乎昔韓昌黎刺袁州欲一至滕王閣而不得因遙作記故於風景未始一及余以梓里肄業斯院聊舉目之所流覽而有觸於心者誌之

重修東洲賓興堂記

賴景崧 邑舉人

古者二物賓興所以選俊造秀爲國家簡拔人材典至鉅也後世鄉舉里選之事難行奮志青雲者每以文章經術爲仕進之階然敬業樂羣雖藉師友之陶育而或念切觀光艱於

資斧則磊落英多之彥未免曩屈難伸資富能訓不信然歟  
大橋東洲書院之右舊有賓興堂爲書院度支會計地而多  
士童試及鄉會試資費亦皆經畫於其中同治戊辰歲左偏  
廳事不戒於火樽櫨節稅幾無復存兼以前繞溪流沙平水  
淺當春潮驟漲泛溢堪虞曹君次秋黃君搏萬暨董事諸君  
思前事可師有基勿壞因舊制而鼎新之鳩工庀材不數月  
而落成規模如昔而爽塏過焉經營亦慘淡矣哉且夫廣廈  
萬間不過詩人託興之辭而斯堂也績學者藉以翹材礪名  
者從而發軔相與正誼明道黼黻

皇猷於以仰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十六

盛朝械樸作人之雅豈不懿歟

富山石橋記

賴炳文 邑舉人

富山距邑東北八十里爲萬新甯往來孔道中界溪水潑洄  
經數十里衆流所匯幾成巨浸舊架木梁十餘度屢被洪水  
衝激板棧蕩然行旅病涉輒興臨河而返之嘆王君時在利  
濟情殷旣捐修萬昌接濟富源三石橋獨於此橋志焉不逮  
其子光新光命承厥志爰於道光己酉春仲毅然興役鳩工  
鱗石幾費經營雖以食力者衆兩週期遂觀厥成五墩四管  
兩旁翼以石欄長十八丈二尺濶三丈高二丈三尺計糜白  
金一萬餘兩光新喜橋成之速而且堅聞行道者之稱便也

遂推其好義之心復修潭前灣石橋及橋前後路三十里悉  
甃以石中建時逸亭爲過客停驂憩息之所又其費二千餘  
金而橋道蕩平鮮有踰斯地者夫古者除道成梁歲煩民力  
王氏父子顧能以謹節餘貲而獨肩其任毫無吝色亦終無  
倦容斯真所謂樂善者哉吾知其爲子孫種福不淺矣卽其  
子孫之食報亦可預爲決之矣謹備誌之以覘爲善者之後  
之必昌云

添建龍岡書院記

邑令 崔登鼇 山東舉人

國家崇興文教獎進士類天下郡縣皆立學設之教官定以月  
課意至厚也典至隆也顧學之立也嘗在城且其所考校皆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七

在學諸生而書院之設則隨其地之所近合生童而皆得造  
就之也萬邑三區距縣城七十里許珠水波迴雲峯翠聳無  
城市之喧得靜觀之樂道光六年就其地創建龍岡書院經  
營之善結構之精邑侯湯公序之詳矣嗣因公用不敷未克  
延師起學前邑令韓公乃爲捐廉倡首先後始得捐銀二萬  
有奇添建齋舍數十間門樓圍墻庖溷備具規模洵宏敞矣  
哉予蒞任之明年適書院落成時紳士稟請親詣考試予惟  
興賢育才有司之首務親師取友文士之先資旋示期親至  
書院見諸生童雅雅魚魚皆璠璣器予固知龍岡多士發越  
正未可量也酌定章程取士如額送院開館并爲續行勸捐

得銀三千有奇以資膏火又以其餘給童試卷貲鄉會試程儀是年鄉試登賢書者一人明年歲試遊泮水者四人予益知龍岡多士發越正未可量也夫爲學之道毋屑屑於利祿必先其遠者大者而後浸淫於經史古大家發爲文章始能爲有物之言予用是急爲商定勸學條規數條又捐俸置十三經註疏善本全部文選善本全部

欽定四書文善本全部多士誠得明師而講明切究之又得益友而切磋琢磨之又以予言而身體力行之又以十三經文選各名家文朝考而夕糾之夫而後處爲有用之學卽出爲有用之才從此歌鹿鳴題雁塔經明行修以仰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頁八

朝廷造士作人之至意則書院之設其裨益豈淺鮮哉多士勉之予日望之矣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夏五月撰

袁州試院雨亭記

邑令 崔登鼇 山東舉人

事之有裨於人者爲善事之有裨於士林者爲尤善袁州試院前舊有大廈爲試日諸生待漏聽點黜立棲蔽所也其名白雨亭創自宜邑劉君惺吾應試者便之厥後日就傾圮舊址空存每逢試期多士露立猝遇雨雪沾濡爲患而擁擠錯立因之則斯亭之所係豈淺鮮哉萬邑湯君莘圃目覩心惻毅然自任稟呈 府憲獨力捐修仲春鳩工越月而歲事揆之舊制展拓有加焉又以餘力重整二門內穿亭增建號門

外橫廈羨哉輪奐非徒以壯觀瞻也時有俊風時有霖雨雖非夏屋居然恢幪矣且於左右轅門外各建耳房數間爲辨考書差等公所是不惟有裨於士林而凡供事於試院者莫不得所棲託斯雨亭之名非虛而試時待漏不患露立矣其心乎好善樂施豈世之修佛寺作無益者可同日語哉工竣勒石請記於余余聿觀厥成固樂爲誌之

重建袁郡試院雨亭記

彭夢彰 邑舉人

富翁之世其家者吾知之矣而美田構廣廈以大其家以遺其子孫獨李家坊湯氏積善以世其家先是袁郡試院舊有雨亭剝於劉惺吾先生傾圮者數十年湯君莘圃於道光廿

三年獨力捐建費白金千有奇我邑侯崔明府爲之記咸豐丙辰燬於兵燹同治丁卯莘圃之子馨榜孫桂雲又鼎新之寸材片瓦一舊未仍所費與前等卽此一事觀之非以善世其家者與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然守財虜無善心而有善心者又或力不足以副其心况欲以善世其家哉莘圃建雨亭於前子孫建雨亭於後心善而力足以副之家運之隆隆日起可知也嗟乎而美田構廣廈非不自以爲自一世可百世也而高臺深池忽而碎瓦頽垣矣佳花美木忽而蔓草荒烟矣繁絃弱管漫舞緩歌忽而猿嘯狐嘯冷雨淒風矣視湯氏之以善世其家者孰得孰失其亦可以自鑒而自返矣余



竊欲爲爲善者勸故爲記之至兩亭之有禱於士林與規制之廣狹崔記詳之矣余不贅

育英書院記

彭夢彰 邑舉人

古者四里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夫以黨統族庠於黨卽庠於族今者世家大姓聚族而居其於古之族未知何如而族之有書院其義一也麻田李氏聚族數百年矣有李楊氏者以孀居而樂施好善嘗獨建六百橋費金六百有奇又捐助龍河膏火田百八十把一日憫族子弟之秀者多貧而廢學也慨然有志於一族之書院商之夫兄安灝先生因力贊成其志時李族修譜牒遂大書曰某氏助田一千把爲日後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二十

族義學及童試鄉會試皆爰於道光某年出所入田租費建書院於族祠門首計棟宇二上下以間計者十餘區後建寢室院左齋廚庖湑及倉廩俱備費白金千六百有奇顏曰育英隨出其田於院擇族人董其出入賢哉李楊氏而贊之成者亦賢矣余讀李芝齡學使龍河書院記謂書院之設大率賢有司倡於上而邑之先達俊民相與成之獨萬載重建之龍河書院爲最奇奇其獨成於巾幗也宋聞氏者建書院於縣而李楊氏者創書院於族其所被固有廣狹而其爲興賢育才計者一也士之遊是院者當亦如李學使所云處爲名儒出爲名臣偉丈夫之自立無貽巾幗羞矣育英之院不與

龍河輝映哉孝廉棣樓李安灝先生孫也屬余爲記余非蓄  
道德而能文章者視李學使之記龍河不敢同日語矣然竊  
喜其不負黨庠遺制也以一婦人而立捐數千金也樂爲記  
之以勸好義併望李氏族之遊是院者

重修東洲書院記

廖連城

邑舉人

東洲書院吾師鍾慎齋先生邀同志三十七人於道光丙戌  
歲倡首捐建迄期觀成新邑盧進士星樞爲之記慎齋先生  
倡建後居院肄業數載中式壬辰鄉榜論者以爲培植人才  
之報其實不然先生經濟之學膺封疆重寄有餘僅獲乙科  
以州縣終不得謂非命之窮也顧自有書院以來得名師教

授詩文多有可觀其間志趣嚶嚶以振古人豪自命者尤能  
登高行遠而卓然爲天下有用才則先生倡建之功偉矣書  
院故近洲邇來洲渚漲沙日高漸與院中基址等每春夏間  
洪水驟發滿院頃刻成浸深輒盈尺許生徒爲所苦者有年  
甲子冬曹君慶餘謝君暢軒謀於衆謂宜升基五六尺庶免  
水患衆以爲然舉曹君次秋黃君搏萬董其事迺庀材鳩工  
擇吉興役木以斤運土以簣覆高舊址計五尺有奇凡檣楠  
板檻之腐折者蓋瓦階甃之破缺者丹漆亦與之剝落漫漶  
者悉新乃已又於左添置學舍七右添置學舍四工起丙寅  
夏竣丁卯秋屬余記之余謂書院之設所以育才而才非工

文藝之謂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程正公年十五便學顏子  
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其器識之遠大何如耶  
姑勿論古人聞慎齋先生在院肄業時好觀史鑑中賢良事  
跡嘗謂吾他日要作好官後歷任廣東開建新興等邑皆有  
惠政民懷其德爲建祠立碑蓋其器識亦有不猶人者矣諸  
生可自菲薄乎哉曹謝諸君之重脩茲院者冀人才日新月  
盛而爲大儒爲名臣者踵相接也夫必有程正公之器識而  
後能爲大儒必有范文正公之器識而後能爲名臣諸生肄  
業於斯亦先宏其器識而已矣如第求工文藝以竊科名則  
器隘識卑始基已壞吾何以觀之哉諸君矚余言遂書之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頁三

爲記

正源書院記

廖連城 邑舉人

木斲根弗茁火絕膏弗揚水斷源弗流爲學亦然古者八歲  
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者大學之源也自科舉之學興而  
小學廢童蒙入塾讀四子書甫畢卽課以詩文俾摹擬剽竊  
以取科第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取友之道  
概置弗講此而欲其異日明德親民止至善猶溝澮之水遇  
雨偶盈而望其滾滾不舍晝夜以達於湖海也豈可得乎蓋  
小學廢而大學之道亦廢之久矣人才不古若職此之由可  
慨也夫吾邑之西北隅有村曰黎源山峻而深中有平疇蜀

水由此發源鄉先生藍藝圃鍾華軒謀於其地置書院以便童蒙邀同志數人倡捐衆翕然從之遂買屋爲講堂學舍置膏火田一百四十畝有奇是爲正源書院余因公至其地見而嘉之曰爲此院者其知道乎何作人之得其要也易之蒙卦其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是作人之道固莫要於正源矣朱子謂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取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故作小學以授童蒙由是思之正源之道又莫要於朱子之小學矣孔

子大功在春秋人皆知之朱子大功在小學世罕知者元許文正公爲國子祭酒每教學者自小學入而以其身先之可見小學一書無人不當講習而况鄉曲之童蒙乎彼課以詩文俾摹擬剽竊以取科第者絕其源者也卽課以五經諸子史而不以小學爲先務者亦未爲能正其源也時藍生星成鍾生汝成董其事囑余記之遂書以質書院之爲師者

船埠灘雙廟記

廖連城

邑舉人

船埠灘在萬山之中其水自天井欄山發源至此與高嶺黎源水合流可通舟楫商賈集而成市雙廟者左爲天后宮右爲萬壽宮家君於道光乙巳倡首捐建迄丙午春竣工是年

城以優行貢成均回里日里人置酒邀飲於廟一人言曰君不先不後貢於廟成之日其爲尊翁倡建之報無疑城對曰君言過矣廟之成也諸君助貲助材與有力焉神何獨福我家爲夫避禍徼福者人之欲也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神之功用依人而行故淫祀無福其人曰如君言則不可求福於神乎城曰又非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書云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所謂克誠者非奉馨香豐俎豆之謂乃求福不回之謂也不回則神降之福矣曰何謂不回曰孔子曰思無邪孟子曰強爲善人能以是求福於神是謂不回不回則心正身脩家齊神之所福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若徒奉馨香豐俎豆以媚神神必吐之何福之能得時聞者皆唯唯歸爲家君述之家君曰汝言足以解世人之惑宜記之於是乎書

湖仙渡記

盧瑤林邑舉人

湖仙之有渡由來久矣曷爲今始爲之記蓋設渡濟人初非示德歷時逾久終恐弊生余嘗東浮渤海北過黑洋西逾神河南遊江漢見夫所在之渡或爲一家獨造或合衆姓捐建波濤萬頃一葦徑杭其初非不美也乃曾幾何時敝難改造卽或改造亦聽舟子索金而莫之禁豈不欲人濟哉其計畫夫渡者有未周也惟觀上盧洲湖仙潭之下流其水蕩漾漾

河廣約六十弓有奇深難見底有渡焉無冬無夏任人往來  
絕不問金余初不解其何故旣而詢諸父老有知其事者爲  
余告曰此爾祖同志二十人乾隆初年所創也先是此間有  
渡過亦索金適朽未及更有褻裳涉者臨深滅頂二十人憫  
之乃醵金而造以舟名之湖仙渡又恐渡者囊空無以應舟  
子之求而莫獲渡也更爲多置田畝以供費羈旅之人安然  
利涉蓋已百有餘年於茲矣余乃因之有感焉天下豪富之  
家其倍蓰什伯於二十人者不可勝道然皆持籌權算取盡  
錙銖至於濟人之事則多毫肯爲而此二十人者家匪素  
封獨能於萬人來往之渡計畫如此其周其平居無損人利  
己之心亦概可觀已第終置不紀日久就湮彼爲之後者保  
無利其羨餘妄生希冀致使多年善舉卒與余向所見者同  
歸一轍乎余故不嫌閱時之久謹操不律而爲之記後之覽  
者倘因是而永率由甚或推廣德心於靡旣是則先人之深  
幸而尤余所厚望也

補遺

重建萬載縣治記

邑令

王麟昌

大興舉人

夫苟盡心民事雖甘棠之下可說可芟何地不足以爲政而  
必資乎縣治者以公廨爲親民之所非是不能以治劇蔽芾  
之所詠未可據以爲常也萬載之爲縣肇自南唐其治在龍

山下卽今所其後遷徙不常宋紹興間復還舊治負山襟水其象崇閎元因之明時屢經修建今又數百年矣咸豐初粵匪肆擾狼烽乍發官舍皆墟令斯土者借考棚爲傳舍官民皆有不便今夏閏四月予來莅任見夫頽垣撲地荒草滿階惻然起重建之志又慮民力之爲艱也躊躇久之旋稽我

朝會典事關公署有動帑興修之例適奉大府檄催爰集紳耆會商咸奮然曰我侯莅此政治一新縣治不可不新庇官卽以庇民也有公籌善後費盡動用之重建便予感其言就夏季諷吉興工董事繪圖以進其中爲堂者三爲門者五爲齋爲室爲樓爲榭爲庖爲庫爲祠爲狴爲書吏房爲賓友館一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亘夫

一皆如舊規繚之以圍墻間之以疊壁不數月落成正西有隙地數畝甚平曠以之種潘縣之桃樹彭澤之柳於游賞最宜而予則不暇爲此蓋公廨所以治公

國賦於此而輸民訟於此而理安得有優游之候況此邦民庶事煩又當甲兵初洗予方蚤作夜息爲閭閻興利除害尙慮民困之未蘇未敢以卧治爲高也是役也予經之衆紳士寔共營之有餘力尙將修學齋助郡城要工爰勒石爲乃心公事者勸

重建捕衙記

典史

程

炳

漢陽  
監生

捕署在縣署左側咸豐五年粵西髮賊竄踞縣城兩署並遭

焚燬官斯土者咸賃民屋以居己巳夏余奉憲檄授鈐於此  
一維時縣署新建而捕署僅存荒址余有志修葺未能也不得  
一已寄寓郭瑞公祠夫尉雖微官而緝捕盜賊防守監獄職任  
一所關蓋甚嚴焉余才性迂拙日夕兢兢常以不獲稱職是懼  
一而寄寓之祠距縣窳遠禁防捕務尤易踈虞余自蒞任至今  
一八年有餘雖於公事無誤然而官署未建究不足資以辦公  
一也爰以下情縷稟郡憲邑憲俱蒙俯允未幾而邑憲卸任署  
一任金憲甫至遂不果行越數月邑修志乘公議籌款再以前  
一情稟求金憲乃集邑紳會議酌於修志項下提撥錢一千串  
一復於修署通案彙詳估價請款六百串又奉准借廉銀二百  
一兩統計得錢壹千八百餘吊擇公正縣吏宋正賢董其事興  
一工於同治十年二月落成於同治十一年二月門堂庭廡書  
一館內室下人之所居處差役之所止息皆修造完備余因是  
一而重自警焉夫官無大小盡職爲難不知其難而曰我優爲  
一之此職之所以多曠也今者斯署旣建密邇縣署公事縱有  
一疑難朝夕可以稟承而且監獄不遠覺察甚便以視向之寄  
一寓郭祠兩相隔越者其難易爲何如也然余向者心知其難  
一而刻刻隄防故無敗於事假令今者自以爲易而曰我優爲  
一之則向之無曠厥職者能自保乎余惟有慎益加慎勤益加  
一勤以求無負初心并以告後之尉於斯者共知所警焉



財神廟記

盧

龔瀘溪舉人

何以聚人曰財財者眾之所資以爲生也不特金玉貨賄爲財凡五行百產之英華可以供人之用者無之而非財忽焉自無而之有忽焉自嗇而之豐此必有神焉以司之神固物產之精氣也氣至而財爲之至氣贏而財爲之贏隨在潛鼓而默盪焉廟而祀之宜也顧凡物皆天地所生其神當屬諸天地財何神焉而不然也穀之神有稷帛之神有蠶穀帛非天地所生乎天地不自以爲功分寄其神於各物各物咸自致其功共效其靈於天地矧財者其氣魄足幹回乎替運其力量足振起乎窮黎跼者可舒稿者可潤窟者可填仆者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百五

立生人之命於是乎在顧可無以祀之乎萬載舊無專祠商家多卽店爲龕以財之隆隆而起也邑人士謀立廟相奉道光廿四年於城內福壽坊購屋數椽爲之基廿六年始塑神像建亭屋廿七年創起歌臺廿八年擴院宇煥門闥規制大備其地川流縈繞象財之源源不竭也峯巒層疊象財之積累靡窮也每逢報祀之際華燈燦爛笙管嗷嘈人喜而神亦歡焉余尤嘉其憑虛而起初無一金之藉諸首事經營拮据五載而後告成而其所合之費皆四民樂輸之美餘非其義毫無取焉於此見生財有道臨財又復不苟神之所以式憑而財所以日盛也俗傳神爲趙姓昱其名大將軍其封號在

隋有斬蛟事其說無稽又傳四月某日爲神誕日此則尚有說焉南風所以阜財四月南風之時正財物初生之候卽以是日爲神誕日無不可也廟成因邑人士之請而爲記首其事者辛基琇等例得並書

有備堂記

彭夢彰

古稱有備無患非無患也惟能善爲之備雖患不能爲患也若有備堂可謂善備者矣財神廟者吾邑商人各醵金而成者也門首右側有空地一區方廣容數百人因而屋之鄉民之買賣米穀豆麥者咸聚集於此歲收租息可得錢若干緡以爲將來建豎廟宇之用嗣因髮逆竄擾地方公事時形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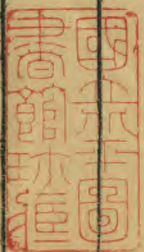
一五十九

絀助軍餉辦團練俱取給於此焉近數年來齋匪土匪不時竊發尤不可以無備於是紳耆會議僉謂廟宇之修姑從緩圖卽以此項留爲有備之用遂呈府呈縣而茲事以定夫備之道難言矣或遲之經年或需之累月尙有不能集事者而是舉也無捐輸之費無經畫之勞因已成之事一轉移其局而有兵則備兵可也無兵則備荒可也無兵無荒則留其有餘而凡公項之不足者取以備用皆可也倘異日者屢千屢萬而斯廟之建適逢其會則今日之所取卽可爲異日之所與一舉而眾善備而又何患之足云乎哉爰書其顛末誌之簡端

文會義塾記

邑令 衛鶴鳴

九圖文會肇自乾隆四十三年邑人士廖俊旺周彬文李佐堂王廷機張書秀謝雲峰鄧九松羅明通等集潭埠白水書堂花橋等處九圖地方捐金置買田產爲獎勵讀書士子而設者也甚屬義舉迨道光五年廩生謝國華張毓祥監生傅春廷張銘堂李弼經等始將歲收租息獎給童試歲科卷貲生監科費又聚九圖生童百有餘人會考社課彙其詩文送署余於批閱之下覺新穎超脫殊多可造之才不勝欣賞因爲之次第焉夫萬邑本古康樂地自昔號稱文藪代有偉人余自下車以來時以敦品立學諄諄焉爲邑之人士相勸勉今生等本古術序黨庠之意而爲是舉是其大有造於讀書之士者何如也行見文風駸駸日盛矣余將拭目俟之



藝文中之三

序

送敖巡檢序

元危素金谿

天厯至順之間海南黎母山

在瓊州安定縣即五指山

寇作出師討之時

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答刺罕軍答刺罕軍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徭獠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仍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寇既不可得乃盜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里無所控訴歲復仰給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一

官耗費亡藝言者熟知其為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掀數城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饈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予嘗攷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內既平十一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此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敖遂初

按梁孟敬先生居隱圖記稱家萬載此云宜春蓋舉古郡名言之

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

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  
遂初專居是職乃蘇公之願爲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  
遂初早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  
無不言臣子之義盍厯舉陳於闕下方侍從文臣承詔納言  
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  
史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  
予言爲然否 采說學齋稿補

陳侯述職還任序

明涂觀豐城

述職臣子之大節也內而王畿外而藩臬以至要荒凡服命  
守土食祿者皆三載修覲天庭重臣節也旣至京師胥集於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

天官冢宰暨臺憲考其善最品其賢否以定其黜陟其賢善  
功最有足徵者合章上聞特頒璽書俾之復任重安民也於  
時吾江西萬載陳侯實在其列介行間其交游春官周君宗  
智等請余言爲贈予惟臣子之禮述職爲重而朝廷重在安  
民則又有黜陟之典近者會同考覈以善最無聞黜罷者十  
餘人厥選精矣陳侯賢善功最足稱奉天章擬脂車以慰父  
老引領之望予將何言爲之贈予聞侯以東廣雋才發身科  
目出宰於袁律已莅事興利除害廉幹日著歲己丑亢旱甲  
午霖雨害苗稼特甚時又猛虎當道啞人侯爲禱於城隍之  
神旱則雨降霖則晴應虎則他逸鄰邑稱爲三異民有頑狂

梗化肆毒於鄉侯聞而檄召之明正其罪而竄逐之又有盜賊若干人出沒山谷爲害滋蔓侯募鄉之勇健者設法略緝捕未幾俱獲之良善以安遠近復有除害之譽其他政事率多類此夫牧民之職與利除害爲先興利而利生除害而害去非特其才之敏也其忠信誠懇之心必有素孚於神人者是宜守郡者稱之爲藩臬者稱之茲述職來京冢宰臺憲亦合章稱之璽書褒嘉俾之復往安民則所以修臣子之禮副民社之託上下之間交盡其道矣是行也不亦榮且重矣哉雖然古人贈言不以頌而以規傳曰官怠於宦成旣盡其已然益勉其未然慎終如始以自圖遠大可也爲臣子者忠於所事龜勉竭力以安民食君之祿固無忝於心矣然上之待下旌能舉善無所不至若某也牧大郡某也莅藩司非昔之賢令尹乎君其勉之豐爵厚秩顯庸於時斷有可期矣豈特交遊諸公之望哉亦區區贈言願望之意也

成化丙申邑志序

明邑教諭 喻 涪

羸邑不可無志也一郡非志則一郡之事蹟無所考一邑非志則一邑之事物微可稽郡邑旣志則古人之建置沿革興廢之由山川人物風俗美惡之異遊宦政治賢否得失之殊與夫戶口貢賦之盛衰多寡文人才子之掄揚歌詠靡不於此焉寓志豈虛文哉予成化己丑備員於茲每觀山川秀麗

風氣清淑意必有魁奇特達之士生於其間者欲輯其志以稽前代之事物而不可得間有得者無非因實錄之故事撮其大畧而細微曲折多有遺漏矧未鋟梓僅出於人之掇拾紛紜舛訛不足以便人之觀覽予嘗慨之庚寅春喜得守禮司訓邑人陳瑚與予同謀葺理是志奈釋服遽去不果迨癸巳冬郡守榆杜常顯侯以郡志未備命各邑儒官採集類聚以益之予幸喜得與其列於是仍取其前志未載搜訪名山古蹟有補於風化而切要者益之於志復詢於耆人碩士非關於時務而繁冗者弗錄損其所繁益其未載經綸始末竊附已意釐爲四帙以供其去取遺稿未刊今歲秋予以九載

秩滿行將有期一旦諸生列館下謁予言曰志乃邑之藻鑑可以窺古今廣聞見風化所關觀先生於邑志留心久矣茲而不梓行於世則斯邑事物之類殆將與木石同爲朽腐願繡梓以永其傳匪爲不負先生之用心抑且以表章斯邑事物於悠久矣因是其言遂忘固陋命工鋟梓以慰諸生意思其間魯魚亥豕未免起後人之譏也雖然志之作雖爲不工庶乎無掛一漏百之失倘後之人與吾同志廣詢博采以增益其未志俾方來之生長於斯遊宦於斯得以觀覽是書者猶可以頗知其事物之一二焉亦庶幾乎斯邑之小補云耳

邑志昔作於純皇間距七紀有奇於今湮蝕既有年矣邑人咸病且恤之澄恆竊有志焉屬佗僚淖鞅時力未之逮歲壬寅又以小吏事湖南竟齎志以行盡乎如求弗獲越明年側聞郡志增新矣輒爲之慶幸稽古右文樹聲貞教著言立政我郡公東明范欽公用志殷矣又安得邑如其郡竝舉厥墜哉靈之發波之涌襲其飄食其餘固將有冀心也移時果里如邑博龍君國臣遺書澄曰東明公入覲京師星軺經邑因進予輩屬以志事謂志紀事之書也史之流也統志略於藩藩略於郡郡略於邑非故略之也悉書不勝書也今郡志矣邑有不得儷諸郡者幾熄已爾邑舊稱名境在昔獻哲頻仍

積運而興理也地以人靈有在也邑志可諉諸顧茲成命亟圖仰效迺聯邑學生龍國賢辛御良輩相與繙閱載籍蒐稽隱遺諮之乎耆碩叅之乎鄉評卽以先是報郡志草爰加整飭闕衍刪益譌舛釐定編年紀事義例一準郡志云業已徵文念菴羅太史公得首肯矣若宜敘諸末簡噫茲典也曠時而興一舉式成范公之功偉矣制集郡長翁無異議費自己出豈有旁浚以告竣事龍君暨諸彥豈惟有勞以庀役已哉是故可以觀志矣澄不敏不獲操濡穎翰以從事得樂觀乃成以酬夙志幸矣矧又得以名氏附書耶刻成僭書以識予幸若夫摺網撫目遡原窮委輝方策垂金石信且傳於弗朽



則賴有念翁之文在

嘉靖邑志序

龍允中  
邑舉人

癸卯歲夏我袁少保介溪相公推所知吉郡人士來新袁志  
維時郡守東明范公檄下邑學搜採故實別示允中亦與參  
稽草創以上於是邑博陶冕以庠員龍生國賢辛生御良龍  
生國相彭生天祿應命與允中更互讐校事既竣僉謀加詳  
成邑志板行之允中期當計借羈跡京師不及卒約未幾兄  
對山士通入覲持書與志抵曰志得東明公之命而翁之倡  
諸鄉士之贊成矣子可無言允中展而閱之則見綱舉目張  
織巨罔捐義井井矣文斐斐矣益有感而歎曰昔何其爲之  
難而今又成之易也是故觀於茲而天下四方之志可知焉  
蓋事之難其舉也始以其官守者承奉簡書勤渠弗遑視此  
謂非急務而忽乎不與相涉土之人有有志者矣又限於蘊  
藉之歉與或苦於糜費之無措也萬載自建治迄於今日代  
有賢令至於鄉之先達由文學登科厯卿佐者載在志冊亦  
既可考然而纂修之績遼濶無聞何邪必其賢而官守者任  
無久歲而鄉達皆蚤自嚮用奔走宦途不得頻處桑梓而暇  
爲之故今索其舊僅存一二亦殘斷幾不可讀而其篇端所  
云實自其時郡守常侯命邑博喻涓編刻以傳始也今且七  
十年於此矣歲改時移邑故泯泯而華顛父老將靡孑遺何

恃不恐幸遇郡公涖袁政通人和使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用能以其餘閒倦葺郡志以率先我萬載比及車轍所到獎  
進諸生懇令董役則上之人既非昔之傳舍吾域而憇然者  
倫也況於時秉筆諸彥則嘗慕子長班生之爲人故能旁羅  
百氏卒以旣溢之流煥昭詞藻率歸典要至於羣士夫尤協  
力出私羨以翼之者未有難色宜其旁無紛擾而告成果易  
易也自是闔境往蹟昭然在目而山水若增色與夫弊習之  
浮澆或因有勸懲焉則其繫於風教豈小補哉允中愧辱泥  
塗不獲親攜撫助涓埃顧僭言末簡用識歲月蓋實有榮耀  
矣若夫昭揭篇首以輝光我萬載者知己納履文儒鉅公之

門而今特虛以俟也允中何敢

徐侯生祠志序 各一唯

彭天補

廣洞橋者吾邑西鄉也已生祠徐侯而環鄉之民咸起而爭  
曰吾眾人之母也豈爾鄉所得私耶邑中之民復起而爭曰  
吾賢父母也孰不得祀之亦孰不欲祀之而獨於爾鄉何耶  
乃請於今父母張侯度邑之迎春亭隙地爲通衢復捐俸佐  
之不旬日而祠成豐棟飛甍崇廣麗緻像而肖之以識不忘  
一時能言之士述休美揚湛濊亦旣爛然文矣余率邑民百  
拜祠下乃相與作而歎曰夫侯也去吾萬踰一星矣而政若  
新吾儕不以久故逸也其瞻依之也若撫摩噢咻之未嘗離

不以遠故狎也是可以觀政矣侯之莅萬也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立罷之而其大者莫如平巨寇恤水災邑谷深山阻崎嶇曲折其治境之窮處爲沂源大圍介乎寧新楚湘犬牙相制箚薄磳澗繚繞暴悍者穴匿其中閃倏跳警而殲除之令急於郵傳侯談笑樽俎默授方略遂探穴俘之林攫壑薶醜類一空且置壘設鎮增銅鼓石守禦之兵以絕亂源而食樵之鴟化爲好音歲丙子淫雨爲虐漂廬舍圯城堞莽莽巨浸民不得耕食侯出帑餘鑲庾羨粟便宜從事蹈文法之所禁而不以爲嫌予之粟以活餓者其稍有食而將餓者與之金躬自行鄉落間以口計其貧弱而賑貸之不使負戴襁褓

者相屬於道其他葺津梁以資利涉營高闔以奠寧宇緩徵輸以甦積逋諸所厝注一出於純心精慮絕無鬻恩要譽之私程難什伯於昔牧而計效倍之是豈貌取聲襲爲哉夫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破軒轅之骨者非大鉞無斷微侯則萑苻之眾孰與肅清沮洳之區孰與安輯民幸脫鋒鏑之警而得享更生之慶是侯之大有造於吾萬也故構而亭未已也復祀而鄉祀而鄉未已也復祀而邑冠裳赫奕俎豆森嚴衢歌巷謠朝戶暮祝稽古勿剪之棠墮淚之碑類皆得之身後未有若侯今日之過而化生而榮者也昔韓昌黎公以潮刺史量移吾袁及召還赴闕欲推放免傭隸之政施之天

下而袁人廟祀至今儼然潮於海內爲名郡卽以侯才方昌  
黎潮亦不能竟侯才而卓軌循聲已跬步於袁之下邑昌黎  
公有德於袁厯於茲而民不能忘今吾民去侯僅十餘稔其  
能不依依者豈人情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侯今之昌黎公  
也誦斯道大原仰瞻孔卓之詩卽侯已心任之矣余不佞敬  
綴言於末簡

貞烈傳後序

明治中

葉

璽

邑舉人

往余忝竊池陽謁忠烈祠則悚然歎其六烈女與黃趙雙忠  
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而六烈中若黃侍中翁夫人  
并二女俱赴溺死則尤爲嗟異嗚虜死生亦難矣粉黛笄禕

之流顧若是烈而貞耶彼冠裳鳴佩者相然信死後相背之  
盤也二女同心遂與其母偕耶夫忠臣烈女其義何異哉孔  
子曰匹夫不可奪志蓋謂是矣乃人不欲死顧託人曰我死  
弗獲死然耶初槐鳧任君之自景陵遷萬載也蓋攜妻妾一  
子二女以行僅六十里夜盜突劫其舟任君之妻李與其二  
女奮不辱於盜遂投江而死夫槐鳧君於黃侍中所遭雖不  
侔而李與二女之死於翁與二女之心未嘗不同一烈也說  
者謂翁與二女之死爲黃侍中身化然則槐鳧君亦淵源於  
光祿廷尉公刑于者然耶烈哉李與二女之得其正而死也  
蓋其貞心峻節旣不肯爲盜所辱而又恨其力不能磔諸賊

奴徒堅其不從之志以禦之則彼不騁梟心於狼性不已也  
故寧以身卽沈於江漢之廣毋寧以身俟刃於盜賊之手卒  
之三姬沒彼凶殘者亦怛然寒膽遁去槐鳧君父子因得以  
保全然則黃之翁死於夫有婦道焉黃二女死於父有子道  
焉李雖不死於夫而因全其夫以及其子則婦道貞矣任二  
女雖不死於父而因全其父以及其兄則子道貞矣明識遠  
圖志不可奪赴死如歸誠知所處豈感慨自潔其畫無復之  
者可同日語哉且攷翁夫人投水時引二女手結其裙裾及  
覓屍得之斗門橋下母子三人引手尙一串國人異之有司  
用棺斂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今按槐鳧君所述李與  
二女死節狀亦謂其母女三人齊扭下水後三日屍骸突出  
子母猶相連襟帶謹飭其面如生則又似乎翁與二女者豈  
天所以昭其烈者固然耶景陵人士亦必曰此任邑博妻女  
嗚呼三姬並烈清芬不朽五葉滄滄水洌風高彼詘節而生  
命少延者君子直以旦暮眎夫何足云抑又聞先正有言天  
之報施於人莫大於其子孫之賢不肖而不知者以其身之  
富貴貧賤壽夭寘論舛矣卽史記馮道傳見其曲顏苟活逢  
迎數主節享高爵重祿視其君若傳舍過客然亦竟歿後也  
今觀任節婦李之履行殆有烈丈夫之所難者雖其相槐鳧  
君成大儒爲名師疑有未盡則將於其子養元乎驗之人亦

願見養元之力學績文當有以爲節婦榮也余固壯任節婦  
母女之死有同於黃節婦母女之烈而深信天地之正氣人  
心之秉彝無間古今未嘗泯滅獨愧夫婦女鬚眉自喪其心  
而爲諸姬之恥者

連城集序

明知府 汪若冰

海內文章家毋慮數十百然大率根乎性術淵靜冲恬者其  
文醇以典豪宕瑰瑋者其文奇以邁生平表樹亦多稱是康  
樂崑岡張先生雅負奇才起家高第佐南司馬曹海內想望  
風采迨秉憲分藩若而年周旋西粵我粵之人日祝其出擁  
節鉞入筦樞衡以究經濟之用不謂年不滿德位不匹才未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一

究萬分之一至今尙論者往往於翰楮間窺見一斑令嗣汝  
梅彙先生遺稿若干首爲一集而問序於余不佞業從鄉父  
老沐先生膏澤迨入袁而先生抱疴山中僅一望見顏色然  
高風朗韻自得於謦欬指顧之餘當粵之多事也高夷外訖  
山寇內煽而歲且禱甚先生不難以其身爲保障擘畫方略  
動中機宜宣諭一檄賢於十萬師邊郵晏然家室安堵誰之  
力也庶幾當八面而制百蠻者哉彼妒口篋書先生不顧未  
幾朝論白尋補滇藩乙巳入賀遂高臥不復起則先生之能  
已見於天下所爲履蹈固自有不朽者區區文章特贖技耳  
今觀序記之鋪敘詳核檄劄之縱橫曲折駢語莊麗翰束委

婉叩之冷然金石之音咀之冲然五味之和所謂神氣英發而德器冲恬蓋兼之也以故矢口成詞不事刻畫而文采自工卽以登古作者之場吾未知所低昂也豈與夫說鈴和鼓工擊祝以見奇者同日語哉不佞鄙俚不嫻古文詞而叨守名郡竊嚮慕乎先生之德因及其言之文也不辭而爲之序

崇禎丙子邑志序

侍郎  
朱世守  
安福進士

作史者其有所閱乎閱夫世流之與俗化也閱夫地產之與天違也閱夫土確之與人悖也閱夫上有惠而不下究下有隱而不上聞也於是攷覽往蹟斟酌時事稽鏡人材緣筆而書之離爲類例合爲篇帙令覽者一舒卷而今昔之盛衰物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一

力之盈縮藪滋之情形皆洞若列眉入其國不必賫油素訪耆碩而已知之矣夫志一邑之史也作之者非第以後人文彰形勝蓋亦有惄然之慮愀然之思爲良爲疲斬以轉世之觀聽而不至以所聞疑所見膠而視之槩而繩之以日驅其民于流散可以觀忠可以觀慈矣萬載故爲袁望邑昔號康樂故謝靈運之所封也乃今何如哉民不力於穡而浮派有加土日非其故而逃死四方者日聞俗益蠱而賦益逋閭閻之內盡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嗚呼是尙可以昔之康樂槩之乎吳興韋使君以各進士來令是邦而會其時夙負積天災行督賦之檄紛紛而下民不知上之如是乎急也而第仍其

故上亦不知下之如是緩也而第叢其責於令之身侯軫其凋敝之實悉其逋欠之繇時時削牘而爭之又時時下教而諭之周旋折旋不難以一官爲萬民之命而他非所計也蓋八載之中捋茶茹藥上未必知之而民知之民亦未必知之而天知之庶幾家視官子視民古之循吏者非乎嗚呼安得天下盡韋侯布列有位又何患乎民生不遂盜賊不止邊鄙不靖哉侯復念邑志不可闕而湮蕪及百年於是戴星之隙廣爲蒐羅輯爲斯編類例井然文彩煜然而于賦役猶三致意焉蓋侯之所以爲志也旣成以眎余而命之序惟我安成之去康樂櫛比而鄰惟我躬耕武功之麓地分親切自笑脫

籍仕林長伴麋鹿因悉康樂三紀以來之卓令如我同年畢新安與今吳興韋使君先後芳猷炳烺不朽卽耽卧未獲一入浴治道而心神嚮造何幸得是編而卒業也輒肅然葉拱誦之其意切其衷痾其神業業焉如有所深思而極慮筆之所至心亦傳焉嗚呼侯之志可知矣聖人不易民而政知者不變法而治夫欲布令於流水之源使上與下相習而不相格自非辨土物本民情求無跋盭胡可得也萬載卽僻壤其人蓋亦沐浴先生之化而彬彬以忠節文學知名宇縣豈其嚚梗自甘飴而忍於負上哉顧膠柱而鼓刻舟而求本疲而欲等之富本聚而忍逼之渙則無乃師心而治者之未調其



俗而以一切臨之無惑乎民曰散而土曰荒也今邑之故弊然陳於前矣是保章職方之所括也是風謠俗化之所出也是山液水膏之所萃也是貞臣蓋婦良師帥之所臚而列也爲疲爲豐爲良爲頑爲可駸削與當喫啾不待終卷固已有咨洩涕呼而曰艱哉吏也憊哉民也輔軒之史采而上之當亡有不惘然念此羸者萬乎夫侯之爲治一邑卽披肝見肺猶一世之憲也而是者且貽萬以百世之憲自非駸民以逞其亦誰不覽是而惕若融若以家視官子視民如侯哉萬之民自此瘳矣將康樂者仍還於康樂矣然則是志豈僅僅文墨議論以垂于著作之林乎哉一日而萬載則一日而是志存也山可泐石可裂而是志必不可朽侯之心遠矣用是標而序之以詔來茲

崇禎邑志序

鴻臚寺卿 袁業泗 宜春進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史一國之典禮具焉一邑之志一邑之典禮寓焉見禮知政有由然哉浙右章侯來令吾萬以禮義閑諸生以文教淑民心文章政事滿路口碑考往徵來重新邑志萬固儼然周魯哉萬巖邑也亦材藪也其山崒律而磋礪其水縈紆而綠波其人好修而寡和往昔不論迄國朝龍德剛以觀察力挽綱

常捐軀靖難與同里黃太常皎皎日月爭光他如郭少司寇  
易藩伯龍叅知宋都諫等項背相望或犯顏敢諫批鱗垣闕  
或宣威布德鎖鑰封疆更僕未易數而以志書湮失表章無  
人時移歲改久且沈淪國賦自改條鞭後萬屬江介獨稱上  
疲近以兵興故混行加派累而又累十室九空催科掣肘讀  
康樂民隱諸書韋侯條列其狀一字一血南糧改折尤極哀  
控即鄭俠流圖不是過也然邑無成書奸宄任意地方痛苦  
誰入見聞侯慨然以文獻爲已任遠稽往牒近採新編日與  
薦紳子弟員訂故實探幽蹟一善之長必錄一字之嫩必收  
華衮鈇鉞纒纒洋洋列人物則忠臣孝子之行炯然溢日記

國課則流離顛連之狀灑然愴心覽山川風氣則高人達士  
鍾靈毓粹以膺名卿碩輔之選者當不乏人是志所關係非  
渺小也觀風大吏得賜乙夜之觀袖章上聞萬之氓其有豸  
乎此侯一世之伐也且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侯最滿久不日  
以臺省召後之人繼是任者倣而行之或踵事而增華抑烹  
鮮而游乃流膏膾馥與世罔極又侯萬世之伐也先是庚申  
歲黃郡伯友寰公修廢舉墜力行龔黃之政重修郡志爛然  
改觀泗亦忝與筆札各邑蹟傳似已具載而以府志職要書  
不盡書不無掛漏今萬志幸侯續成俾府之缺者補疎者詳  
飾衍刪益尤爲一郡之全書也韓宣子譽言乎哉侯名明傑

別號青岑戊辰名進士浙烏程人不肖業泗請老林下散人  
且不文不能具一言以揚盛美聊附片語于篇志慶幸焉

崇禎邑志序

譚經濟 邑貢

粵自九邱禹貢作而圖志已肇端矣然莫備於成周營之地  
官藏之司馬識之宗伯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  
者是秦漢以來縷不可殫述肆惟我朝損益三代而於圖志  
尤加意焉方洪武改元之三年卽令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厥後復有一統志之  
修而郡縣亦各有圖經地志之藏如萬雖巖邑乎曾亦有操  
觚以紀其盛者惟是世代遼邈故籍殘闕不得爲完書已垂

百年崇禎己巳冬西吳韋侯以名進士領是邑承凋敝之餘  
休孺植僵釐奸剔蠹凡救焚拯溺一切爲民請命之事載在  
籲天四議民隱六刻者心血幾嘔手腕俱枯初下車周咨廢  
墜搜縣志刵而雜考郡乘核而略決意修復而無奈歲灾薦  
至未可卒舉日攜拾見聞蒐羅傳記至乙亥八月越六春秋  
胸中有成竹矣遂輾然自任曰志猶史也組事如縷貌物如  
繪著隱如秉炬之畢照示遠如泐石之不磨乃令之銷沈烟  
草等於斷爛篇章是誰之責歟維時進邑士大夫商評較訂  
片語隻字俱出如椽謬以不肖經濟董其役剗方始忽奉  
朝命移所轄郡縣各以圖志進侯益昕夕凜爲裁定案牘之

暇徧訪村墟長老之口購求野史宿儒之筆上下千百年間  
表章若而人總括若干卷寧惟建置沿革山川靈蹟風俗物  
產種種色色較若列眉即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賦稅之  
完虧若繪諸圖若指諸掌凡夫黯冷忠魂巖棲逸客孝子貞  
婦莫不微顯闡幽重開生面邑乘家牒事帙時牋遺編古詠  
爲學士之明璫翠羽者莫不辨鼠刻魚聯珠貫玉一展卷而  
爛然憶昔成周時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亦若是已矣  
琅函旣具進而獻之天子供乙夜之覽必將躍然曰山陬下  
邑亦有忠肝義骨死國之難者乎亦有茹芝食霞可用爲儀  
者乎亦有倚馬作文騎驢成韻煥璧玉斗墟之曜者乎猗歟  
休哉迨披至土瘠賦重流離疲瘵之景又必將惻然曰培塿  
松柏饒有靈氣彼山嶙嶙何以攀躋而犁乎彼水涓涓何以  
一葦而航乎則壤成賦初何以誤科畸重乎彈丸黑子地磽  
确不毛何以竭蹶而供乎文物之昌明方足動聖明喜而赤  
子之瘡痍轉以厯聖明憂其喜者可射奎婁而迴筆架之瀾  
其憂者亦可挽天河而灑甘霖之潤寬恤之詔拭目旦夕下  
則仁人不朽之澤萬世曷有極也濟雖伏在草莽猶幸沐浴  
太平之賜敢不載筆而頌河之清因稽首爲之書

康熙癸亥邑志序

常維楨

志者何志邑之所有也有歷久鮮變者如山川城池壇壝之

屬一徵之即足以紀信因之可也有歷久稍變者如官司兵衛祠廟之屬細考之亦足以紀信仍之可也有歷久屢變者如戶口賦役陂渠之屬詳核之不特足以紀信而兼可以垂世志之不可不晰也今

聖天子削平僭逆寰宇雍熙島嶼遐荒靡不革面因

命天下郡縣纂修圖志彙輯上陳以大

天玉一統之義此誠千萬年難覩

盛典楨也備員茲土躬際斯會乃延訪碩彥博採遺聞備悉纖毫寧繁毋漏而其所尤加意者在戶口諸篇蓋緣萬邑處江右奧隅高山叢逼土脈枯浮兵戈早潦之文載籍迭見以故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六

鮮卒業農乏蓋藏工無售技之資商絕懋遷之物在七十八州縣內夙稱上疲近自吳逆肆狂兵寇連毒屠洗焚掠愈不可問雖數年來荷各上臺殷殷於元氣之復漸覺甯止然而休養生聚正未敢以旦夕計夫一邑之史所記所載大略因民而有民生遂則記載之事皆效靈生色故牧斯土者能於邦本注切豈惟風俗返醇忠厚懋著爲邑之光卽草木禽魚見諸篇牘皆休徵而足嘉也楨是以於戶口諸編三致意云

雍正癸丑邑志序

汪元采

萬邑志乘自康熙癸亥年編輯至今垂經五十年其中典故

制作建置沿革隨時遞更不有記載何以傳後年歲既久則故老日稀文獻不足後之人亦奚所據而爲踵事增華之地也且前志刻板十亡二三挂漏既多卷不成帙因集邑中紳士撫拾癸亥以來事蹟故實依類增入俾不至於湮沒遺忘而采復於其中斟酌裁訂惟期實而不誣信而可徵以垂不朽至於前志所載悉仍其舊今止補其殘闕未敢少有刪潤續修之道如是而已惟是萬之爲邑地僻山多壤瘠賦重民難供輸而苦於敲扑第以今日而較之往昔完納者猶能恪遵

功令不致後時故采於田賦戶口之篇存舊著新不厭詳復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九

苟旱潦螟蟲之不作大有屢書則賦雖重而民猶可給不然者萬之供輸猶難言之也夫鑑水知貌鑑古知今合新舊之牒而讀之則知夫隆替興衰悉本於天時人事而補救轉移之權則操於臨民上者繼是而作者夫亦善其所操以乘時利物豈非萬之幸哉采媿不文無所發明謹就續修之事聊贅數言于簡端

序義學

汪元采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公卿大夫與凡民子弟皆得入其中教之以聖賢之書申之以孝弟之義開之以功名之門廣教化美風俗育真才端必由此後世不然是以

學校無真儒名教多敗類風俗日澆人心日偽而莫知所止  
萬載土瘠民貧亂靡有定數年以來講習多輟居官者謂讀  
書爲人自己事何煩上責也夫邑令爲民父母父母於子養  
之教之其心始慰坐視昏愚不爲省憂乎知縣常維楨於康  
熙十七年冬來吏茲土時滿城荆棘居民鮮少多方招撫次  
年方漸歸集鳩形鵠面何能從事詩書雖欲興起造就無由  
也而與人爲善惓惓不忘至十九年民氣稍舒即立義學於  
關帝殿延生員汪映極爲師招致生童一十餘人肄業其中  
所需薪米束修禮物皆捐貲以時饋緡每年約費五六十金  
公暇親詣督課勉勤戒惰諄諄尤以正心術勵廉隅敦倫紀

興禮讓爲先朔望發題作文精通者賞之疎謬者正之告諭  
條目詳列嚴警是年冬學憲詹試袁取義學生員何士傑郭  
邦泰優等錄科童生辛勤學宋啟連辛受道進邑庠二十二  
年學憲高進童生辛如璟郭鍾耀辛金聲辛受位宋廷御易  
首乾辛邦榮鄧上朱文光宋希雯汪有耀十一名補弟子員  
由是文風士習亦自彬彬儒雅較之往昔日新月盛後之居  
官者慎勿視此爲迂務也

四書理解序

學政湯聘

崑山徐氏初學辨體一書本老泉評孟子疊山評檀弓及有  
明郭鍾之徒評諸經遺意而集其成然於四子書則缺而未

備也虔州楊廣文維鑑好古勤學迥絕時趨晚年取四子書  
悉以文法評之大意與徐氏辨體相等不可謂非卓然成一  
家言者竊維朱子讀書之法第教人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不  
可橫生意見妄爲穿鑿若徒以文求是則周子所譏爲陋者  
矣今觀易序因辭通意之說則沿流溯源寔與航斷港絕潢  
而求至於海者同類而共笑也哉余悼士習文勝急欲進以  
實學而慮難遽轉亟因其素所沒溺者而姑爲之因勢利導  
焉按試諸郡輒用辨體一書爲多士訓楊廣文適以四書理  
解問序於予予嘉其能補徐氏之所未及也於是乎書

丹山文稿序

侍講  
熊爲霖  
新建  
進士

客有抱父癸之盃康侯之鼎犧象之尊薄遊五都之市者過  
者見之見者亦過之或笑而摩挲之或嗤之客亦卒無一言  
祇自莞爾而已旣而有詫嘆者曰之人也之器也曷殷紅隱  
碧如是耶中互靈紘雷雷其研丹飛翠塗乙以爲是者耶客  
亦弗言又於稠人喧逐中有一凝神而諦觀者曰客從何來  
乃抱此絕世法物也惜哉恐識者之希也古有之知希道乃  
貴吾子假欲邀鑒賞於大地也胡不綴之以夜光之珠荆山  
之玉星屑而錯以乳金之跌紐乃徒抱爾土花苔蠲之餘留  
數千年真舊質耶君子曰皆非也世豈有父癸之盃康侯之  
鼎犧象之尊尙於稠人喧逐中求知已耶知者自知不知者



自不知見可過亦可吾目存吾寶焉風雨有靈天與相深耳  
丙申初夏陳子丹山從袁山來鹿洞從予遊稍憩息出其存  
課以視予因有感夫此情此境書跋以歸之未審亦相眎而  
笑莫逆於心否耶

李厚岡集序

大學士費 涓浙江進士

李明府厚岡予癸未同年也為人樸誠端謹篤學勵行居家  
孝友鄉人化之其爲文宏深肅括高出輩流不懈而及於古  
登第後因需次尙遙授徒鄉里陶冶羣材著作益富銓期旣  
屆先選湖南永興今年餘以憂去服闋挑發雲南任督峩呈  
貢令十餘年勤心撫字治行有聲予兩任滇藩均得共勳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二

事且以同譜故益契洽焉旣而淡於進取引年乞休挽留弗  
獲又以宦橐蕭然暫延爲大理書院師期年始僦裝歸里自  
是以後不通音問者十餘載矣壬戌夏予防河清江嗣君光  
宰來謁始知厚岡已於庚申冬月朔化去並捧其所著經義  
攷四書細論地理考古今體詩文若干帙就正於予予細加  
繙閱竊歎其闡發書旨折衷醇正考訂山川見聞精確形諸  
吟咏抒寫性靈均足以信今而傳後者惜予防河公冗不及  
作序緣書此以貽之嘉慶七年壬戌七月旣望

最秀園文稿序

宜春令 黃河清臨海進士

文必載道翼經而後其言立三代下如賈生達於禮董子深

於春秋韓子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比比皆是予嘗有志於學未能自力惟所至必事賢士大夫冀同志有以扶進之比來宜春於萬載得兩人一爲厚岡李先生湛深經義著述等身爲予所事者先生則以友遇之一爲朝岳辛子爲予所友者而辛子顧執禮甚恭凡子樸學堂集詩文辛子並爲定而序之茲哀其最秀園稿自家走南昌欲子一言予能無本其志而略道其所以爲文者乎夫江河之大且深也皆有重源長流不息而又匯納百川之水故能經南北數千里沛然而達於海以斯文論之六經非其重源乎辛子初見時曾以所著春秋申議相質予因知其潛心經學自後予有所作必屬是

正辛子於予亦然嘉慶初就館樊副總戎益相與切劘無間而予之獲奉教於李先生亦自此始方其時公暇輒理舊業先生數郵示辨明經旨之作歲率四五通而辛子時出所爲文皆本古誼扶名教殷殷求益之意溢於書問間每燭跋更關心目開朗恍乎至道在前誠不知上有公府之趨承下有簿書之鞅掌也以予於道無所聞於文無所得而李先生與辛子共信其不敢自是不能自己之志有同焉者故往復相深直諒多聞之助日受之而不自知而辛子之所自爲亦從可識矣今徵序於予又屬審其佳惡淵淵乎不敢自是循循然不能自己之志歷久不變過此以往又烏能測其所至乎

韓子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其身而已矣辛子勉乎哉江之越離堆下淫豫河之冒碁石出龍門激蕩成奇不可方物惟其來之有本故遇境斯成瓌觀也辛子其益勉乎哉今厚岡雖不復作矣而辛氏多賢融初孝廉暨進士敬堂嘗相與肆力古學敬堂遠宦都門而融初近在里閭可效切磋獨子袍繫章門回思昔年師友之益渺不可再此又因序辛子稿而悵然增感者也

周義門序

知縣 徐日都 奉新進士

萬載黃茆周氏七世同居

天子旌其家曰義門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四

國家承平日久涵濡休養和氣薰蒸至於山陬僻壤莫不欣然向化甚且累世孝謹聚順一堂視夫異宅別爨思以肥其一身一家者茂如也豈不盛歟月臺辛君萬載文學士又周氏姻婭也知其家甚確嘗告子曰周氏之先不及詳今歷七世世推一人主家政百數十人皆受裁焉自習舉子業以至力耕任勞服賈走四方量其資之近而命之無弗從者績紡紉緘使婦女各執一事以供冬夏之布無私鬻於市者小兒女序坐飲啖寂不聞聲家故薄所食粗糲園蔬而已魚肉非歲時伏臘不設至於老者賓客未嘗或缺凡卑幼稟命拱而立莫敢坐於長者之前平居教子弟循循有禮里中識與不識望

而知爲周氏子也予聞而歎曰周氏家法推之平天下可也  
豈特風示一鄉一邑已哉宋江州陳義門百犬同牢而食一  
犬不至衆犬不嘗今周氏有豚甫生母亡旁犬就豚乳之日  
以爲常夫和順之氣由人而及物不假勉強而皆出於性之  
自然卽此一犬先後如出一轍是足膺義門之

寵錫而無愧矣辛君請予文紀其盛予固樂道節義之事者遂書  
以爲序使歸於義門庶有以堅其志而爲天下後世法焉

質孚詩稿序

大學士 戴均元 大庾進士

萬載辛君元辰緘其尊甫質孚公詩稿寓書問序於予公與  
余同舉於鄉歷官於蜀所至有聲內擢部曹未幾引疾去曩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五

余視學川中校士之暇與公翦燭論詩妙契元匠心折雅深  
宦轍分馳駒光若駛每當花朝月夕未嘗不想見撚髭點筆  
時也論語言授政不達誦詩奚爲良以詩本人情該物理苟  
明乎溫柔敦厚之旨卽達乎弛張損益之宜公以孝友之性  
高潔之操仁厚之心淹雅之學措諸事業形爲咏歌矚然超  
出流俗蓋有存乎作詩之先者矣晨星易落宿草方滋展閱  
遺編不勝今昔之感率書數語郵歸元辰以志譜誼於勿忘

云

寒衣會序

辛從益

窮民無告王政必先撫而字之朝廷所望於良有司也而有

司所望又在於民之相恤恤之事有二饑與寒而已饑易  
爲食而寒之給衣較難天下有偶荒之歲無不寒之冬以當  
有之困行多費之惠宜其難也古司徒之職族使相葬黨使  
相救州使相周上以是帥下以是勸所以成親睦之化也我  
縣土瘠產薄而民情尙近厚好義樂施之舉往往有之自歲  
饑公米樂助外其設公會爲窮民計者有因心堂施棺之會  
有育嬰堂養女之會相葬相周救與古義合而寒衣之施尙  
闕焉蓋以費後人繁情僞多而喧爭易啟也邑侯錫山丁松  
濤蒞任之四年頻歲豐登四民安業思所以廣恩樹德求民  
困所未紓進父老紳士訪焉則僉以寒衣宜施對侯慨然立

出金三百付之已而縣人競相傳頌以爲我公誠仁甚乃肯  
捐清俸爲吾縣窮民計吾儕爲同縣奈何不自相恤於是爭  
輸樂助不勸而集數日間得八百金而未已迺相與推廣侯  
惠計永侯之澤於無窮先立輪冊登侯捐數於首邑人所輸  
陸續次焉并請於侯先事酌籌製襖施襖之法及存留生息  
之規備具擇邑之殷實賢能者司其事官爲左右之侯旣喜  
邑人之勇於從義也爲核定程式載於冊而屬余以序余惟  
賑窮恤貧俗之美政之仁也昔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部閱  
饑民裸行以便宜出所在布作褐衣晉鎮南將軍劉宏憐持  
更老兵無襦給韋袍複帽並見稱史冊然皆出自官帑非由

減俸今侯此舉視兩賢有過之無不及五袴之歌復見於今  
矣而縣人感侯之仁亦遂能踴躍捐助以此見善倡必應而  
政之大可爲也是冊也傳遠鄉之聞風踵捐者尙不知其幾  
以吾邑好義之多不患公財之不聚而特慮誤於所施誠能  
守侯之意而推之將來釀金所舉皆有益民生事旣不惑於  
非義之義而民得因免饑寒而益生其廉恥禮義之心我侯  
衣被萬人之澤豈有涯乎於是欣然搦管而序之嘉慶丙寅  
八月旣望

不負軒文稿序

學政 王鼎 蒲城進士

爲文之道本乎學學之旣裕而以文達之必能合乎聖賢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七

言之意而不苟爲藻績艱深之詞以求勝於人蓋其所以爲  
學者於四子書六經之義往復尋繹深得其旨趣之所歸而  
又博求秦漢以來典籍証以先儒論說與夫日用行習之宜  
本不徒以文見也卽以之爲文亦必充然沛然使人見其文  
而知其學之底於成東坡所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流  
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者正謂此也予嘗持此說以  
論文自有明王唐歸胡以及金陳章羅輩與

國朝熊劉以下諸家雖所入之途不一所造之域亦殊而其所  
言之理皆純粹精當而非俗儒意計之所及者學之有餘而  
不可以襲取爲也嘉慶壬申視學西江日與諸生論文其文

之佳者固可卽文以驗學其文之未卽佳者勉以爲學之道  
而其後文亦蔚然可觀充積旣深發越自茂必然之理也萬  
載宋生理暨姪廷英持其先祖不負軒文稿請序於予予觀  
其根柢盤深枝葉峻茂才力闔肆而一歸醇雅不悖乎王唐  
歸胡以來所傳之法誠非尋常操觚所可及以爲其故不徒  
在文也其必肆力於經史博覽乎古今而於文發之也劉彥  
和有言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其斯爲善於文者乎其斯  
爲不負所學者乎

敬堂文稿序

知府鄧傳安浮梁進士

敬堂辛君治經先於予而邃於予余曩疑周禮何以有姜嫄

廟而無帝馨廟及得交君乃知禘所自出之確爲感生帝舍  
鄭氏說別無可從也又疑馬鄭俱傳古文尙書何以古文至  
東晉始出及聞君言乃知孔沖遠正義所列舜典汨作九共  
諸篇名實西漢之真古文因博求闕顧兩家書以證之嘗念  
余與君同受知於翁覃溪先生余治經未卒業而君著冬官  
旁求易圖存是已成書余自壬戌後不見君者逾十年比歲  
在丁丑余謁選來都而君卽世已四年矣志術與同而年命  
之不可恃如此豈獨故舊交遊之可傷悼也君子僕奉所刊  
敬堂文稿求序於先生與余先生已諾之矣未及作而卒余  
覽君說經文字則余所歎服及蓄疑而未遽以爲然者皆在

其中又覃溪先生表君墓文云所與校勘注疏說文諸條俱存予篋中而稿中無之余嘗見先生說文校本有君所辨卑爲卑隸體之說知君精於小學發明古音古義者尙多惜所存先生篋中者無從搜羅以補遺佚也當先生未卒時余屢以說經文字質於函丈先生輒手筆題識謂今日能以考訂助我者無第二人蓋誘余以學而歎君之不存也使君尙存則余今日之游京師君必有以益余矣今執筆而序君文蓋不勝情隨事遷之感云

因心堂冊序

邑署令周澍錢塘拔貢

嘉慶丙寅夏余攝篆萬載世家子王生本培執摯問字余愛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九

其醇謹并知其家學有自暇出因心堂冊索序閱之知其自太父來積德深矣堂始乾隆十八年生祖寅齋邀同志七十人爲掩骼計距今五十四載銀兩不足三十而施棺無算兼修理道路有餘則買田且構堂宇焉皆寅齋經理功也事本長民者責蒞政日淺未及舉行方以爲歉生家世清貧顧毅然爲已任相因勿替豈不可敬而在堂諸君皆能因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實各解私橐鳩成盛舉以視公子麥舟驛丞瘞旅相去何如風俗不旣厚乎要非倡首之功不至是夫善作者須善成今堂之始寅齋旣生息致羸堂之構厥弟雲亭復偕劉恬齋輩經營得法可謂善作矣承其後者尙務所



以成之當遴選老成司其出入歲有贏餘便可垂久天下事  
不盛則衰不消則長盈虛之數必無中立也在堂諸君其念  
之抑不忍之心卽仁之所見端也使因是心而充焉達則濟  
一世窮則盡其力之所能爲敦善行而不忘一言可行終身  
以是爲修心之道可卽以是爲傳心之道亦可

高城九老齒錄序

郭大經

古者大夫退老教其鄉之子弟及與賢能鄉老鄉大夫獻其  
書凡以教起於鄉尙齒德厚風俗也高城古高侯鄉南唐李  
徵古產於斯刺袁州敕改所居曰懷舊鄉孕秀里徐舍人先  
聖廟記稱其炳筠州之靈可見山川秀異賢士挺生越於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

雖科名不逮昔而蓄道德能文章龐詹壽考樹一鄉儀型者  
猶踵相接也辛氏世居其地族督瑞庵先生士林推祭酒其  
族蔚山公從之公並以行誼著比屋而居者爲王氏明經弼  
予與岐山律堂二公俱端風尙勵名檢望衡居者則余族惠  
軒前輩以禮法範及門多造就同族西京公亦力持名教有  
先民矩矱惟周靜齋明經相距約數里不時過從里之人以  
九老目之共矜式焉憶余弱冠後授讀山泉書屋獲謁瑞庵  
惠軒兩先生而靜齋弼予蔚山諸老亦時接其言論風裁每  
見瑞庵先生與諸老游息也來而翩然望而皤然聚而藹然  
其貌恭其色懌其詞簡樸而溫文蓋道氣之勝直與古香山

九老爲期矣閱歲余倖售北上薄宦於外末由過其地側聞諸老構宅一區燕集有所旣而後先謝世祀木主於其中以鄉之人薰德善良當必有緬溯風規不能忍置諸懷者奚啻子孫不忘云爾哉今夏四月瑞庵先生曾孫明珠姻丈謀梓諸老齒錄委序於余余作而歎曰盛矣哉斯舉也自交道之衰浮薄輕棄劉孝標著論已慨乎其言之乃能於數傳而後修其祀復系以譜聯屬之思將有引於勿替者從可知諸前輩道義相結其託根也厚而後世賢子孫篤承先志其綿澤者彌遠已朋友之義孝弟之心守先待後之事悉於是乎在鄉之人觀而化焉相與崇齒讓厚風俗賢能之興若徵古其

人者挺生輩出又安在今之異於古所云也是爲序

四書日知記序

龔士範

自宋伊洛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少顧言論孟而或遺學庸言學庸而或遺論孟未有知四子之爲全書者惟朱子號集大成定學庸論孟爲四書爲之章句集註稿經數易而後定垂沒猶修改其用功較他經尤深厥後如真氏德秀之四書集編趙氏順孫之四書纂疏劉氏因之四書集義精要胡氏炳文之四書通詹氏道傳之四書纂箋等書皆宗主章句集註而心得所抒亦有足匡其不逮者未始不爲功於朱子也萬載郭明經復齋先生績學士也余甫莅斯土卽訪知其研

專經訓老至不倦竊景仰之今年春先生手其所著四書日知記九卷來示余并乞弁言余惟四子書習自童年而其理終身玩之不能盡惟善讀者舊學勤商新知日啟其所講明而切究者功匪淺渺也今讀先生是編見其彙參諸先儒說解而得其異同復博證羣書以折衷於一是凡一章之體要與一句一字之神理以及書中天文地理制度名物無不領會融澈辨識詳明朱子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是編兼而有之洵足拓士林之見聞而羽翼紫陽也夫

道光壬辰邑志序

江西巡撫周之琦

史之擅長也在乎才學識而志爲史之流其體例紀載有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一

以信今傳後者亦惟於才學識中求之邑之有志自李吉甫志郡縣始厥後邑各輯志罔不哀勒成書顧未深討乎體例之條貫與紀載之謹嚴不失之闕誤卽失之蕪濫而爲世詬病焉昔高似孫之志嵎縣也徵引賅洽多唐以前遺文軼事於先賢傳必注所據之書可爲紀人物之法於山水仿酈道元水經注脈絡井井可爲紀山水之法武功志撰自康海取舊志之繁濫概從芟削書僅七篇而義例分明綱目具括朝邑志撰自韓邦靖上卷僅四篇下卷僅三篇上下數千年包括鉅細敘次點綴若有餘閒而無局促束縛之迹之數書者世共推爲絕作豈非其才其學其識固卓越乎後人哉夫以

後人之才學識之不逮乎古必欲規仿古人之著作以求合  
微論形弗似也卽形似矣而神弗肖曷由臻乎志之善哉余  
友萬載郭君星嶠究心史學以副車教習官學生居京師有  
年戊辰成進士與余同出豐潤劉夫子之門今春余奉

命來撫江右星嶠出所輯志乘示余迺諦審新輯互證舊志見其  
於舊志事涉瑣屑文近鄙俚者修之使近乎醇飾之使歸於  
雅可以知其才焉於舊志之承訛襲謬一一辨正沿革山水  
田賦武事等篇舊志脫畧先賢名爵文翰軼事亦多遺漏悉  
據史傳及各志集補輯之可以知其學焉且於舊志人物陳  
志譏其濫者釐而爲正傳彙傳選舉則首科名次仕籍若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三

進之已登仕途者具錄其餘弗錄愼然有名器不假之思尤  
可以知其識焉雖立綱分目本程中丞體例與岷縣武功諸  
志不必盡合要其紀載謹嚴無關誤蕪濫之失可不謂志之  
善本乎時方付剞劂氏因據言之以弁諸簡

道光壬辰邑志序

江西鍾祥  
布政

萬載古稱康樂地多佳山水隸於袁而予友星嶠家在焉嘉  
慶戊辰居禮部試予適與星嶠同出中翰劉夫子之門因晉  
接雅相得也旣而棒檄分馳末由聚晤在苒竟閱二十五稔  
矣今春予奉

命分藩來江右而星嶠已假歸鬚髮皤然相見懽甚詢近作出所

輯邑志未刊成者見教弁以序請余迺從而徧覽之見其體例既明紀載徵實前令衛松甫已序其概而於沿革氣候風俗山川辛筠谷少宰稱爲典雅詳贍勝舊書數倍者序良不誣然祇分僂其美究未統論乎全也予惟志爲史之類而作史莫難於志以其體裁頗異也史兼書惡志則主乎彰善縣志之脩較郡志省志亦頗異郡省之志取乎簡而縣志取乎詳不詳則多所遺遺無貴於志也第詳而弗核恐失諸濫濫豈志云乎哉茲志之輯凡前志所存者無一人一事之或遺卽前志之所遺者廣蒐而補錄之幾於遺無所遺矣而更從遺無所遺之中核其人之事屬鄙瑣文不雅馴者從中刪節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四

不復使之鄰於濫如田賦漕政武事文藝諸篇固已補錄無遺而其於選舉人物尤足徵紀載慎重不失乎循名責實之思尙何濫之有歟要其大旨之所存總不離乎程中丞所發章程爲近是若目在綱若金從范實以定羣疑而不致義例之叅差由是而郡志而省志知必有脗合焉者可不謂邑志之善本也乎顧予獨念通志之修距今幾百年矣曩歲月川中丞謀興修未果此固守土者之責抑亦鄉先生有分任之責焉徵文攷獻其能漠然無所動於懷乎茲喜同門星嶠能從事於斯俾康樂先有成書也不禁搦管序之以爲勸

道光壬辰邑志序

邑侯

衛鶴鳴

邑之有志越數十年必當修所以備太史之採樹一方之觀  
宰治者卽其風土揆今昔之宜以興教立養者也余以辛巳  
之春來任是邑取舊志觀之距今幾百年矣欲續之每與邑  
人士相見諮詢文獻以事至鄉流連山溪間與父老談先民  
遺俗近時情形鄉前輩李厚岡先生富於考据者索所畱圖  
記置案頭以公牘殷繁才有不給無暇取舊志叅合博採成  
書明年程月川先生來撫是邦提採各州縣以修省志因集  
紳耆議先修縣志皆欣然樂輸工資以應第事缺年多搜羅  
不易爰屬各鄉雅善之士悉心採訪毋有所遺適名進士郭  
星嶠先生旋里造門邀之合邑之致仕而歸與公車未上貢

太學而在籍在庠諸生之積學能文章者分手編輯同心勘  
摩數月成稿郵寄都中請正於鄉先達司空辛筠谷先生時  
余有濬陽之役往返經年旋任未久而羸且病故未遑筆墨  
從事其間今者引疾去矣而筠谷先生以志稿還旣訂正之  
又獎勵之余以風塵末吏久荒學殖自愧不文賴邑人士之  
鼓舞勤勉先達名公之督勉裁合獲成是書竊與有榮幸焉  
是書體例旣明紀載從實前哲往事足以資考鏡節義善行  
足以勵時風其山川土田之所宜陂渠津梁之所便戶口賦  
稅之所生聚學校選舉之所登進尤爲宰者所宜周知因時  
隨地以爲理者非具文也萬邑在羣山之中田不過十之二

三近年多所樹蓄財貨以通四民儉樸習勤皆有以謀其生  
族姓崇建祠堂尊祖敬宗以睦其族上下之分男女之別禮  
義存焉相與講學術育賢才人文其日盛矣其維持而漸磨  
之以承

國家重熙累洽之化共登邽隆則邑宰之責也余之庸鈍偃蹇任  
茲四五年唯是勞形案牘未暇與斯民進圖所爲教養之道  
而遂以病去余之愧也其攜是書以歸諦觀而熟籌之求其  
可施於時者他日痊起復來茲土與邑人士勉行其所未逮  
焉

道光壬辰邑志序

邑侯 楊際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六

萬載縣志道光三年修閱十稔至今而始成何若是之難也  
余往者攝縣事聞志久有稿借觀之蓋刊者半半以浮言故  
未刊何若是之外也亟議刊全而因循載餘不果是誰之過  
與余滋愧焉今夏宰萍鄉與萬密邇而萬邑鄉先生以志來  
居然成書是向所深咎其未成而亟望其成者而今竟獲成  
以是知邑之人羣疑盡釋而相忘於大道之公也夫志史之  
餘其體宜嚴紀宜實採擇宜詳論斷宜正與作史等第一邑  
之志其不能與國語兩漢晉魏唐宋諸書相較也明矣以今  
人之才之識其不能與左遷班范司馬歐陽諸公爭長而挈  
短也又明矣然而當日之論之評之譏之糾之辨正之刪改

之是非錯雜謠詠旁興未嘗爲諸公少恕而卒無損於諸公  
無累於諸公之著作而謂區區邑乘必能無毫髮濫遺懸國  
門不可增損一字問諸作者之心其亦未敢自信也第一邑  
地近事易實以邑人修邑志蒐輯易詳在邑言邑當不敢以  
已意爲筆削之三者要可信是志也邑人士各置一編平心  
而靜讀之爲畧爲詳或得或失必有能辨之者大抵著書立  
說各視其人之識與才而以不詭於正爲是固不能每人而  
悅之也况志以垂久遠不能阿所好亦不能使鄉人皆好則  
何如聽鄉人之自好之而自惡之也哉余因斯志之宜成而  
難成幾幾不獲成而忽成而不禁爲萬邑諸君子解前惑且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七

志喜也於是乎書

道光壬辰邑志序

邑侯

龔士範

縣志縣令之鑑也故下車必閱志風土人情得悉焉辛歲十  
月余捧檄來萬載自郡之縣見山川之秀人物之都心竊喜  
之然欲覽全邑之形勝與建置之沿革習尙之移易而思所  
以整齊而化導之舍志無由檢舊志已越九十餘年多訛闕  
而新志稿具未刊不獲借讀將圖治無考鏡資譬如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徒俛俛耳今秋分校省闈旣竣事  
晤邑中鄉先生郭星嶠進士於客邸以志刊成告出一帙見  
示體例謹嚴稽核詳贍美哉言之果足志也今而後余知所



以治萬載矣讀疆域城池諸志而知龍山烏水易守也讀田賦土產諸志而知禾麻茶竹易蓄也讀學校與藝文志而知士先器識黜其浮讀戶口與風俗志而知民尚淳龐鋤其莠名宦之善政師之鄉賢之盛德表之兵衛以和衷協之祥異以修省弭之行將與邑人士振作休養上康樂之書以仰副聖天子諄諭牧令勤求治理之至意在此志也而能不寶之爲鑑也乎抑余更有幸焉志之修始衛松甫先生中間若楊肖巖武曉谷陳訥齋林鼎甫四明府皆與其事者也若趙子厚以宜春令兼理萬邑若龔松五僅攝縣事十有二日之兩令尹者未遑厥志者也若湯秋漁故尹則見其刊而未成者也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八

楊藕塘署令則欲趣其刊全而仍因循未果者也乃至余而適觀其成豈斯志之成固有其時耶抑豈余於斯邑有獨親故得志以爲治本耶遂覺與向者初入境竊喜之心交暢於中而不能自已也爰志一言於簡

道光壬辰邑志序

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一統志起於州縣由州縣而郡而省以達於國史館州縣之志有關訛則郡志以上胥因之故縣志不可不慎也凡諸志皆史類然史紀一代之事可一脩而畢惟志則各州縣事蹟歷二三十年動多增減不有續脩何以備文獻而資攷鏡哉吾縣志自雍正十一年汪邑侯重修後遙遙至今幾及百年

中間歷任之宰官師儒邑人之選舉仕宦學額之增設分合與一切政蹟事實闕焉弗載將恐久漸訛失昔與民部質夫先生官京師嘗曾具公啟并致書來侯請厚岡李先生主脩嘗李方致仕家居也後各以事不果李先生旋逝邑之賢能同志半就凋謝或就試京師或遠官四方茲事久成愍真矣近值史館方修一統志中丞程月川先生來撫江右首以爲重先頒修志章程於各屬而大名衛松甫先生適涖吾邑不數月政通人和公私畢治乃擇邑人之賢明有文望者任以編纂其公正勤敏者分董志局稿既成郵寄都中先以示益嘗益祇役陪京兩月始返兼以禮部攝銓政奉職彌殷未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九

文翰之事也旋奉

恩命視學江左試期方迫匆匆就道亦竟無暇展觀今科試告竣公事稍閒乃取志稿畧觀大概體例既歸精當其沿革氣候風俗山川典雅詳贍勝舊書數倍其他叙次亦皆切實簡要讀之懽喜旣以嘆衛公倡率之美且嘉諸君子編纂暨同事之公且勤而能不負所擇也惜益遠宦天涯不獲與諸君子襄事其間然以十數年前官京師與質夫先生所志焉未逮者今一旦獲觀厥成豈非厚幸惜乎質夫先生不及見也茲志也成爲郡志省志之根他日彙入

大清一統志俾吾縣先後文獻皆得上達史館衛公與諸君子修

葺之功豈淺鮮乎知開梓在卽因亟綴數行郵歸以志慶  
道光己酉土著志序

永豐  
狀元劉縉

史莫難於志尤莫難於邑人修邑志若志有可因而不得不  
爲創其勢似有所偏而實則欲爲兩全之計此尤難之難者  
也萬載之有志舊矣然自雍正至道光始有郭星嶠進士重  
加編纂久而後定夫以百年曠缺得鄉先生爲之蒐佚而訂  
訛宜其協於衆志遵爲典章而顧成焉而未卽刊刊焉而未  
通行者豈非邑人修邑志之難哉乃者中丞吳公有新修省  
志之議檄各州縣補輯各志以備採於是萬載劉大令延請  
邑孝廉辛君星浦主其事計郭志之刻距今十餘稔耳因其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

成而綴葺之固亦易顧以萬載人志萬載則又有時殊事  
異者蓋在雍正以前客籍未盛紀載畧無所及自因考試涉  
訟經奏定分額之後人事遞增是以郭志援而入之而歷年  
益久生殖日衆學校漸興遂有主客之形不能相下亦勢使  
然也志之以土著創豈得已哉星浦門望旣高丰規故峻又  
兼才學識三長鄉人士咸推爲祭酒筆削之權宜可以獨搃  
而星浦抑抑然不敢自是功歸於原編事衷乎公論而考核  
精嚴義例正大一經刪潤蔚然改觀斯不朽盛業已或曰斯  
志誠盡美矣惟是別土著而外之彼客籍者將何所憑藉依  
附以爲繼乎余曰不然萬載置縣幾何年矣其間滄桑變革

遷徙靡常今日之土著安知昔日不有爲客籍者惟此不以爲他族之偏彼不以爲耦居之猜則畛域之見兩化亦何至久而不能相安乎且萬之星野疆域山川土田無可分者也其賦役戶口又不能不合者也星浦因其可合者而加訂正焉而留其可分者俟客籍之人自爲之非乙之也若曰此其分焉者安在後日不可以爲合乎於是乎星浦之用心隱矣吾故曰難也

又章文集序

林有席分宜進士

萬載龍江水古名蜀水其源發於錫杖山流入瑞河不與袁江匯然水極清潔無異於袁江也辛又章先生產龍江以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一

貢授石城學諭石人士佩其教爲立主祀義學申生平科舉藝數十首皆其族祖殿開孝廉所評隲者吾選錄一帙附於江右諸名家後因憶昔人論文每取水以喻茲帙也殆所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者與

環碧山房詩集序

艾暢東鄉進士

詩失古久矣世之爲詩者非其衷萬不容已也不過藉以致悅於人以取名於世耳此孔子所謂巧言令色鮮仁者也就其彼善於此則惟莊而不佻麗而有則無戾於立言之旨者爲差近焉予曩在京師與士大夫論詩嘗持此說羣病其苛蓋古學不明於天下士不知守已務道以自全其性命惟溺

其心於詞章以相媚悅積習難返亦無怪其然也吾同年友  
辛君德生嗜奇好古而性狷介雖屢空常泊然於世無所營  
其爲學誠未知其於道何如然固知守己自重不以人爲悅  
故其爲詩亦祇自寫其天趣無悅世取名之心今歿已十餘  
年其子曇抱其遺集屬予序而傳之嗚呼德生晚得一科卒  
不遇以死其平日艱苦自守縱使不能詩予尙思有以傳其  
人况其詩莊而不佻麗而有則與予所謂與古差近者爲有  
合哉德生畫工古梅瘦竹老松怪石蒼鬱瀟灑遠絕俗干尋然  
頗自矜重遇所當意卽累幅不惜否雖豪貴人齎重金不能  
強其品可知也

存心軒稿序

李祖陶

上邑舉人

存心軒稿萬載盧翰坡太守所著其子清沉昆仲於居喪之  
次從篋中檢出得時文一百篇試帖詩若干首雜詩若干首  
分爲四卷以書抵予屬爲校勘且云古文不多作間有所需  
多倩人代草惟稟覆林文忠公一札實出己手亦附其內予  
先取其札閱之則粵西土俗民情分別綦析中陳賈補倉穀  
清理盜源二策亦切中機宜未爲管梧關者言情尤款款動  
聽文亦有條有理不蔓不支嘆曰此真古文手亦濟時才也  
次閱時文試帖及雜詩五七律佳者綦多但貴精不貴多因  
亡其中之平平無奇及題之有名作在前者四十篇詩之涉

於應酬者若干首試帖亦畧爲刪存而以稟稿附於其末詢之清沈昆仲僉以爲然且屬爲序予惟世之論文者多謂年少早達之士類皆天分優人功細其學不能遠其文亦不能精况時文爲敲門磚旣得藉以進身矣則高者求功求名次者圖富圖貴其精力皆別有所用而不暇屑屑於文卽偶有以詩古文自豪者亦俾販以爲應酬餽釘以爲羔雁豈復能原本性情按據時勢卓卓然爲有用文哉大守未冠已遊於庠甫冠卽舉於鄉逾二年成進士以卽用縣分發浙江歷任臨安石門海鹽三縣政聲卓著行取入京

成皇帝以同知陞用浙憲謂海塘工鉅非君莫可留膺此任首尾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三

三年濟險出艱心力交瘁而目爲之傷暨之粵西任則隻身遠邁窮極西南邕容兩管馳驅殆遍又前後三辦兵事餐宿於蠻烟瘴雨之中暨守桂林遂以勞瘁卒於任其於文墨真昔人所云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也乃大守於服官後始作雜詩仍復不廢時文文旣朗暢和平與世之艱澁其詞纖仄其體者有別詩亦清真刻露與俗之矯飾其情藻繪其采者迥殊是何早達服官政之人而猶與憔悴專一者之能以文采見也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大守筮仕時學猶未優旣仕則循分盡職之餘不營情於富貴不紛心於博奕性無他嗜畧有餘閒購書數萬卷暇卽坐臥其間以優其學

學既遠而發之於文遂不但詩工時文工并稟覆之詞之出於官文書者亦如菽粟之可以充饑藥石之可以已病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聞大守之在浙也卽以政事見賞於程月川中丞其在粵也始見知於林少穆先生繼見重於周敬修先生使得永其年知功名亦不在諸公後矣讀此稿者甚無僅僅以文士目大守也

滄螺集序

蕭玉銓

萍邑進士

同叔先生玉銓年好友也以所著滄螺集就質於銓而屬爲序銓與公別久不獲接風雨作促膝談得一讀其近作殆不覺肝膈之傾寫如驟然相遇於鎗紅酒綠間也先生種學積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四

文浸淫於古鄙齷時卽耀藻震儕輩弱冠遂捷賢書踔厲風發雖干將莫邪之鋒不足方也晚乃因春明屈志於新平學博靡史枕經益閱以肆其爲文高簡堅栗間溢其餘波兼及應制錯采鏤金皆蔚然可觀非屑屑墮人窠臼者夫試帖權輿李唐至

國朝而極盛作者林立類皆自闢闢奧出新意於法度之外確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先生登其堂而咀其馥由此益引商刻羽含英吮膏知他日和其聲以鳴大庭之盛者將於是乎在銓不敏不敢自謂牙曠之知音竊於公而窺其崖略爰弁數語而歸之

春秋異文考證序

孫丙章

說經之學易與春秋爲尤難易經劉向校於前郭京正於後中間鄭康成王輔嗣以翼附經篇第不無移置然文字之間其有異焉者亦寡矣春秋則三家各守師承片言之歧動生義例故春秋之難治視易尤甚萬載辛同叔先生家世以績學著尊甫助教公纂述詩書三禮三傳凡數百卷尤精於易所著易圖存是學者稱之先生研精六經皆有心得其治春秋功尤遠嘗病一字褒貶之說未能盡合經旨乃撰異文考證二十二卷微示其意按而不斷若不欲與諸家爭者然諸家當之未有不悅然而自失美哉淵乎不獨先生之學問見而性情亦見矣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五

朝經學昌明漢學宋學並臻極盛其治易春秋者則安溪李氏桐城方氏余尤心折焉乃今復得君家父子益文貞公之於易象助教公之於易圖皆能啟千秋未啟之鑰必傳無疑方望溪之解春秋也謂經之所書孰爲春秋之文孰爲聖人所作必辨之不惑然後經旨可見而先生則謂三家之經文各異三家之傳說各異必經文定而後傳說可得而折衷其於望文立說之弊廓清尤力昔助教公易圖存是序云一圖之成必求有據一義之立求爲可通先生實師其意凡治經者所宜取法也獨易也哉獨春秋也哉



小同詩鈔序

邑訓 盧 誠

已丑春與萬載辛同叔先生相見都下談理鋒發知其學有淵源其尊甫助教公號敬堂者以經述著聲翁覃溪學使歎爲絕群同叔先生其嗣響也相濶十有八年余方司訓萬邑先生謝學博家居遂得重追夙款宴談之下若怛然有不自得者一日冒雨相過出小同試律遺稿屬余校定且問序小同爲先生令嗣高才博學不幸蚤世不忍付之湮沒也遺稿凡八十四首詞華之茂紀律之森神韻之繇渺一一見於其間當其得意忘言冥情物表心精所鶩發窮開微有老師宿儒所不能詣者而英年詣之優優乎有餘暇此豈淺近才耶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十六

萬邑山高水駛人士類多杰特辛氏族運尤盛掇巍科登臚仕者相續也小同以助教公爲祖以同叔先生爲父從兄子兼復以鄉薦領解天若假之以年俾得從父兄後馳騁名場必能大有表見卽不然鍵戶著書續緝前人遺緒所就亦未可量而乃芳蘭其質朝菌其年石火電光歟然一現誠不知天之因材爲何胡篤之而又促之也昔覃溪學使哭助教公詩云老屋青燈淚誰能贖敬之其感悼如此使其得見小同其感悼又當何如矧其爲我同叔耶雖然王勃李賀詩人之俊也亦高才亦蚤世同時富貴壽考者不知幾千百人迄今勃與賀傳幾千百人者悉皆木枯而草腐得無壽夭之所關

在此不在彼耶持此語同叔先生亦可無庸怛然也

東洲敬教堂序

蔣芳南昌舉人

康樂大橋之東洲書院於多士肄業而外復建敬教堂凡小試所需悉取給於堂既歲事首事諸君子臚列其樂輸之成數終歲之出入為一冊而屬余序余自維固陋然緬茲盛舉其曷敢辭在虞書曰敬敷五教蓋以五品為教而敷布之欲民以有義有親有序有別有信為務而盡倫以幾於成德也左氏傳載衛文公敬教勸學則知教與學相資教隆而學亦隆也夫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故學記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蓋以道之寄存乎教而教之施賴乎師然則言敬教而尊師之意在焉師尊而道尊是堂之名其意亦至深遠矣堂去書院僅數十步讀書者得以朝夕至游斯堂者庶幾深思敬教之義而紬繹之凡為教者則勤思夫長善救失之訓而善誘以時教之正業退息居學凡為學者亦恪守夫大學敬道之意以馴致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則是堂之建豈獨區區財用之微實有以探古人化民成俗之本原而與書院之設相與有成也請以質之首事諸君子是為序

碑銘

分守金滄道叅政彭公平叛碑

明御潘一柱保山進士

粵稽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諳遠略始而

滋萌既乃債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之自唐終  
宋蒙段竊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武漸以文教平  
寧熙洽二百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段進忠故段酋別部  
恃其強固數加凌暴旋謀篡奪驟襲嘉龍殺之殘裂肢體僭  
據矯命寬之勿誅猶勿悛弗戢反謀益急治械儲餽刼戮橫  
肆颺來颺去爲大永諸郡憂萬厯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叅  
知銜命守金滄兼攝分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傲  
於前直指南海潘公濟旣抵鎮廣詢熟諮聚米畫地得其險  
扼所在進兵所由計非五萬眾不可公曰么膺狡寇急之則  
困獸必且爲逸虎惟計致之則一籠鳥耳廉諸郡僚得其精

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大理陸司理麗江陳倅雲  
龍州牧各授方略或揚我皇威或昭我大信或攜其腹心或  
離其儔黨左提右挈前拑後角舉逆寇所恃爲常策而萬無  
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禡其神魄賊遂進退齟齬應援道  
絕乃僞托赴愬希騁詭辨冀緩須臾且以跋扈故態擁衛強  
兵逼城而陣名爲待命將出於不意以得志因率逆眾由永  
平間道驟抵大理乃公之分布已定賊適入穀中命薛中軍  
陳周二揮使一鼓擒縛諸脅從罔治諭而遣之不遺一寇不  
僇一人隨往撫餘民則鏟崖濬壑險厯百盤猿攀猿接窮其  
巢窟搜獲藏鏃數斗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滇

徵諸彝世以爵土爲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犄角  
獷牙得機早制弧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克自勿反熾  
乃蠢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例以柄而愈恣若養癰疔不忍  
剖決尤而效者觀望踵起非公沈幾妙算及諸大夫宣勞運  
奇必勤大舉滇西諸郡雲龍生靈豈能安枕乎夫張吾三軍  
以斬馘奏功未始非聲罪致討之宜也然在仁人不忍言而  
智者尤有萬全之慮焉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有兵不試而  
威震費不殫而功全殄積年之大愆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  
爰止是土者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尸祝當億萬禩何紀  
極耶周守首奉公密計躬履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戴

公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貽後世乃屬爲之頌其敢以不文  
辭謹志其略如此公名自新號祖銘壬辰進士江西萬載縣  
人繫以詩曰西南郡縣自漢元封固以外藩界啟雲龍黑水  
爲池表鎮崇峯唐治不經淫黷作凶赫赫天曷盡界蠻蠻明  
德開天統一區宇迅掃炎氛漸以干羽眷茲歸正世作藩輔  
詎謂異孽種有獍獠戕類賊親恣睢跋扈弗治彝狄大我皇  
仁德不可懷兇頑弗悛負彼狡穴治械儲固劫眾張威慘戮  
邊民襲首篡奪奄有蘭津塵我牧伯赫斯震怒爰整戎旅尅  
期師度彭公至止淵慮卻顧詠茲小醜跳梁魚鮒但叩囊底  
甯煩搜捕乃諮庶尹藉以前壽虛受轉圜才智兼收上策攻

心乃亂乃謀進退趙起狼狽而投伏莽升陵險謫深幽螳臂  
猶恣適懼免罟一鼓盡縛不試戈矛反首接足斷領懸體封  
豕既殪萬口騰謳誰其貽安方岳列侯祠貌社稷報祀千秋  
欣爲王民耘耔田疇薄賦輕徭化日優游凡爾百彙共戴天  
休逆族殄除順則懷柔恪保乃世毋爲後羞

采滇南  
文略補

何侯去思碑

名錫命

國朝

宋希陳

邑舉人

我萬載無公署官無倉廩學無義館也蓋數十餘年矣歲丁  
丑何侯適來甫下車見舊治傾圮毅然曰是誠在我當是時  
以數十年之蔓草荒煙而欲復興於一旦鮮不以爲難侯捐  
貲經營百堵皆作麗譙有樓胥吏有次錢糧有庫內外秩然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碑銘

三

而後四民有所仰萬邑積貯多至數萬石按籍則實視倉則  
虛侯詳請上憲因按察司行衙改爲常平倉而後積貯有所  
備復於學宮旁建立義館珍聘西席課會生徒擇其尤者陶  
成之無力從師者亟收之適館投餐勞來備至而後英才有  
所振慨萬自寇變而後荒絕者多是以節年錢糧尾欠盈千  
我侯罄囊墊解而且飾學宮建二門師生有次絃誦盈耳嗣  
是萬之人文蔚起謂非我侯興賢育士之效歟至其操守壁  
立絕暮夜之金聽訟明斷無含冤之獄省刑罰免徭役禁取  
辦秉仁慈之性宅寬洪之量氣度溫潤中兼具卓犖灑衍之  
概令人挹之不盡其馥歷新喻宜春二縣民爭誦之况萬民

食德飲和八年於茲可無甘棠之頌以誌弗護乎陳走筆記之壽諸石以俟誌乘者采焉

重修蓮溪石橋碑銘

邑令 朱有成 海寧舉人

古人之爲政也有當然之務必因自然之勢故矯強厝注之勞有所不用而卒底於成蓮溪者縣北六區羅城鄉之支流也濫觴王皮山下匯上高鎮渡其以蓮溪名橋則邑人教鑑之爲也越今歷祀久遠潰於沙泐於石阨於水於是峭岸崩迤廢址犖确而往來行人且臨河興嘆矣余承乏茲邑道莠不治以尤伍保輿梁未興以諏羸老有薦紳宿儒偕一二耆者踵門告曰願有啟吁此獨諸君子之責哉余曷敢止乃察

天時寒燠不愆於序乃權年穀蜡臘不匱於醴乃觀人情貧富不睽於慮因首爲之疏而粟者米者錢者金者于于然輸而斲者礪者斲者黽然奮矣工興於乾隆戊申六月告竣於庚戌臘月廣丈有六尺袤二十六丈二尺灑水五道有階有級翼以兩欄如其袤之數凡用工五萬有奇用銀九千兩有奇於鑠哉耄倪驩騰輪蹶交集首事乃請文以記實余謂一邑之政有關利濟上卽不爲之倡下必轔蹶以圖茲舉也地方好義者衆余尠篤責課察之勤用藉手以觀厥成爰樂綴以文而徇衆望焉至襄事勞勩者例得載碑陰其來請記之士則邑廩生盧爾洛貢生李珽生員高起鳳周書高

世亨鄔日輝也與垂不朽矣載爲之銘曰疊石衡從適我闈  
方趾越越履我發爾出爾入勿之越王道蕩蕩民所活視我  
斯礪毋抹殺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季夏

墓志銘

故鎮南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前守潭州都督府

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陳節公墓志銘

唐姓  
闕彥龍

粵天地晦朗故水煊之運行人倫修短彼生沒之定數夫儼  
簪裾於聖代食祿於名邦勲赫著聲公忠立事實曠古罕矣  
故尚書諱節先嗣本建鄴之人躋昔帝霸先之緒裔也自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碑銘

三

末中原鼎沸四海狼奔伊五世祖去浙右遷居於洪都因爲  
茲境之名家盛族迄今不泯者歟曾祖秋祖恆俱麟巢許之  
蹤樂煙霞之性退隱岳谷偃仰唐堯究隲道深碩儒羣彥靡  
不欽重追贈贊部大夫榮臨幽壤慶及子孫豈弗謂軒冕承  
家朱紫繼世皇妣鄒氏德齊孟女禮過姜妻秉志懷仁而有  
令嗣尚書幼敦禮樂夙慕顯光於尊卑必孝悌溫恭處鄉黨  
能儉遜謙敬洞總理人之政常施濟物之心果膺禎瑞奄列  
班寮值壬寅載當府潁川鍾相公上應元機下安庶俗布條  
化則八郡肅清震英雄則萬方瞻駭搜賢選士攻敵練兵貴  
翊佐得人權謀可託因任公充白沙都鎮討遏使并特奏署

潭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撫綏疲羸捍奸慝致農桑有序編戶譟仁展戍旗而匪讓安西攻戰勝而欲輕燕北尋相國藉其忠勇委以腹心命赴府庭重加祿秩將專殷務更縮劇司后至大順元年府相請充使入奏蒙恩賜對獲趨紫殿而頰天顏榮臨玉案之前屹立金階之側功同寶憲禮若王商一動聖心俄頒殊寵賜工部尚書勲名盛過六印美姬三素旣握魚鬚合居虎竹時情讚矚儕友推先頃以驛騎皇都星馳丹闕跋歷康路往復長衢調理偶乖倏中痞疾乃輒假還西故園請尋醫求術及歸於寢寓浹變躋月千方萬藥竟無徵效凡屬遐邇日佗痊甯其奈神道曹昧邁斯哀釁里閭傷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三

親族驚悲曷玉彩以將昏忽珠光而潛沒公娶南陽郡鄧氏夫人夫婦之道琴瑟諧音唯仁與賢內外和睦有男四人長曰從謂鎮南觀察衙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楊林鎮副使兼御史中丞性惟端恪守職奉公排難解圍屢効雄烈次曰從訓鎮南觀察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操持有自於已無私可統重任而方覲其能次曰從錯脩進士舉韞職聰悟肄業專勤期春浪以化龍指霜簡而中鵠郊詵芳桂翁子錦衣當刻時而取也次曰軍郎杞梓楨林瓌琪重器善好詩禮挺間羣流女四人長曰十七娘適安定梁宏媿娟得宜鸞鳳雅匹女則婦禮爲世



規範次日廿三娘廿九娘三十娘皆婉婉自持性常柔順處  
幃帷而潛影履門牖以掩眸公疾甚逾候從謂弟妹夕仍假  
寐晝或忘食至夫一藥一膳必先嘗之孝養不闕憂惻寧安  
洎尙書寢沒泣血號擗毀瘠益甚公以乾寧四年六月十六  
日薨於私第享年五十九雖不至耆其榮祿孰儔擇其年八  
月三日龜叶吉辰祔葬高安縣萬載鄉新賢里錢田村原禮  
也岡巒峭秀林麓森羅地盤龍鳳之形水濬虎牛之勢彥龍  
詞多蹇樸學愧雕剏握牋毫而顛臂慮銘頌之奚述者哉其  
詞曰麟鳳呈祥惟邦之慶爵祿被身惟家之盛昭著殊能頌  
臨寵命莅事治民克彰厥政珪璧之器帝王之孫前朝鼎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十四

繼代崇門長川碧泚峻岳祥雲芝蘭毓秀聲響氤氳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積善慶餘門興福祚佩服金璋盤纓大璐都府  
班寮罔不欽慕天階奏帝榮捧詔書官兼八座恩寵之初手  
捋象簡腰佩金魚名著典籍德耀鄉閭統主雄鎮運韜五載  
劍躍匣中鏃飛天外威攝奸邪聲馳邊塞業懋功高聲芳永  
在

按此墓銘出於嘉慶辛未年錢田村輦下陳氏子於屋側  
墾土得之可知此地原屬吾邑之萬載鄉不知何時改名  
石裏鄉隸宜春附登於此以補沿革之遺

仰山光涌長老碑銘

南唐楚公

宋齊邱

邑薦

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游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眞公傳淨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餅錫徧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

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

●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子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倒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旣不似佛似箇甚麼對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曰凡聖兩亡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三十年無人決了境子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標子異曰嘗大奇之謂之肉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可知而自行矣

公然第三指以報法又然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旣至

復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  
同種使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纏賈者散金玉  
萬務失緒官不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  
還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  
九門人具梵禮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  
固召不就因慈悲而復就之眞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  
有弗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  
彥新執古之士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  
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懇  
強而應之其辭曰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十六

佛佛佛乃眞物自迷悟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髓仰山  
骨曹溪虛仰山實佛兮涌涌兮佛

采袁州唐集補

龍龍山先生墓志銘

明甘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騫髻遊鄉校卽穎  
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章隸所與師友者梁公寅黃  
公子澄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蝟集惟公才識過人曹國  
李公可成宋公遇以國士薦之高皇帝召對稱旨命同貢士  
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講悉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陳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史遂詔治水於泰州視軍於遼東川  
雲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弊當興革者悉以聞高皇帝覽而

奇之引對右順門嘉異其能特授首省按察使司其屬繁劇  
甲天下前此以罪去公下車振飭綱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  
化道不拾遺幾致刑措正已率百司悉尙廉潔頃歲薦饑俸  
贖悉捐廣濟各郡尤嘉與士大夫敦崇行誼有不軌者白簡  
不避權貴以故多爲朝士所忌下遷公于蘇之長洲令文到  
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卧轍遮道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桃  
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思歸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  
惟以清白貽世不辱爲榮家府君亦喜其清潔不問家人產  
雅嗜山水急爲親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  
薨世子尙幼上難其傅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恭

以公對起公爲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家事公至  
任輔導嗣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兵重權克承付託  
時西戎寇大原公率諸軍禦之水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  
一面長城時皇太孫嗣統患宗藩強盛太常卿黃公子澄進  
漢削平七國之計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  
方奉藩於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兵  
靖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社今  
北藩曰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引兵至  
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曰借兵進  
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堅壁不出文皇帝力攻

之不克竟趨金陵入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獄鐔不屈癸未歲十月九日公死焉有收其骸骨得其衣帶中自作血書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男忍勵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公生於元朝甲辰卒於永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德生男二人叔馳叔颯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祖塋葛家窰之原將葬屬余以行狀誌銘予與公束髮結盟同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耄子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抑又何怨銘曰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弼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臣極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八

誥贈奉直大夫易君墓銘

明大學士楊溥

貴州左布政使易節奉厥考子謙君行狀以書抵京師告予曰先君子棄養二十九年不肖孤游膺顯宦食厚祿荷朝廷特恩贈二親爰立墓碑請紀先德以昭不忘予雅重節乃敘其事而銘之君諱復亨子謙字也先世居宜春宋禮部尙書敝徙潭州尙書孫筠州錄事遜卿徙上高錄事孫興國司戶仁則徙萬載今爲萬載人仁則君高祖也會祖理祖俊父谷珍世以賢善相承母彭氏克宜其家君爲人恭慎重厚自幼好讀書及長克勤問學以求要領感物興懷則形之歌咏以見志元季板蕩偕兄泰亨震亨奉父母逃難山谷間君爲羣

盜所獲脇之不從乘間脫去及江湘平定谷珍甫已歿君兄弟奉母還萬載復修舊業孟兄以茂才薦仲兄起爲江西行省掾君日以敬養爲事嘗於邑東烏溪之上爲別業構堂奉親匾曰壽萱旁作書舍儲經史誨子弟時有司舉孝廉以親老固辭不就母有疾君侍湯藥恆朝夕未嘗解帶夜則焚香籲神以求母安果得康健壽九十有餘君居弟列嘗念二兄坐事沒謫所遺孤七人皆撫育成成人君治家勤儉常節贏餘以贖不足鄉人德之邑令待以賓禮年六十有四永樂乙酉五月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卜十月八日葬徐山之原宣德壬子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配龍氏名家子安靜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九

慈惠族里稱賢後十有二年四月十日卒享年如君附塋君之墓贈宜人子男三曰鑑曰鐔曰節其季也永樂乙未進士由行人升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以薦知成都有政績拜今官女二人孫男三人孫女六人銘曰粵稽易氏自周始由漢而宋世有據宜春上高遷旣屢尙書錄事及司戶君生未齒而穎悟長以詩書繼家緒遭時板蕩越鄉土秉義抗逃遠豺虎奉親育孤適我所德器昂藏邁前武斂而弗施澤則裕合子維時顯宗府保佑自天申錫嘏恩光丕燭泉臺下徐山之原安靈爽子孫繩繩享厥祚

國子監博士郭公宗器墓志銘

明布政使 易 節 邑進士

國子監博士郭公諱瓊字宗器太父彥正嘗置廩穀於邑之  
各鄉歲饑出貨貧困不責償父孟牖有孝行俱以德隱生公  
於洪武乙丑正月廿日甫數歲出就傅塾師授以大學輒能  
悟其解及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公益發憤讀書搜尋經史奧  
旨諸子百家言靡不吸其精液以故一時爲文章者率皆詣  
公公爲之口講指畫悉有法度可觀屢艱於遇九試棘闈而  
公無愠容也正統二年詔徵四方碩彥公應召擢國子監博  
士比入館公守聖賢遺教循循然舉格致誠正日爲六館諸  
生訓諸生如獲異解往往私相慶以爲得賢師久之同朝諸  
大夫亦莫不嘖嘖敬服當是時公賢聲方盛使少戀功名淹

留京師將必有薦起而用之者乃念先塋遠隔弗克時相拂  
拭遂不欲以彼易此亟懇歸大學士楊公等留之不可爲請  
旨得許復作序以贈之蓋嘉其孝思者甚篤公抵家親詣各  
壟或封或樹悉遵古制歲時必躬祀其地平居嘗集忠臣孝  
子錄數卷天順癸未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  
九妻楊氏劉氏子男八人初公艱嗣買妾黃氏氏始不知爲  
妾至公家乃駭泣訴爲父所誑於公公憐之卽日遣還黃感  
泣日夕焚香禱公多男至是果生子八長洪次汶次澄次瀉  
次澣次源次曰相曰顯孫十人擇明年某月吉葬於竹渡岡  
牛肋山之原以余與公同時居同邑仕同朝知公生平甚篤

也遣使徵志及銘銘曰於戲宗器學成行尊爲國助教探本窮源格致誠正日夕諄諄諸生曰善啟我愚昏乃先壟之念切倏返駕於故村思著書以娛日豈知造物者之不可與而悲松菊兮徒存竹渡之野卧牛之原旣固旣安允錫禧於後昆

刑部左侍郎郭公瑾墓志銘

明修撰 習嘉言 臨江

公郭姓諱瑾字邦器其先吉之廬陵人至處士世興始遷袁州之宜春逾數年擇居萬載城西遂世其籍焉曾祖壽軒生彥正彥正生孟牖俱有隱德牖以公貴贈給事中公生穎異得祖父歡心爲構書屋於綠陰池上延宗工多鬻書籍以誨

之公展卷輒記憶每讀名臣孝子諸書亶亶不倦及覽古今奸佞事輒變色以筆抹其簡爲文嚴謹有骨力髫齡就試學使者見而奇之謂異日必且名世拔補弟子員永樂癸卯以書經領鄉薦明年捷春官時太宗皇帝詔諸進士還鄉以俟召用公歸逾月太夫人韓氏遘疾公親侍湯藥日不交睫者月餘及卒哀泣逾常格每歲時薦雞黍潛然涕下宣德三年詔諸進士三十以上才識絕倫授給事中公赴銓曹擢刑科凡有關民命者往往直言奏聞時軍政久弊奸黠匿籍詔公及郎中厲思溫清理金陵各處衛所公按籍覈逃匿汰老瘦軍無隱射復命稱上旨誥勅褒之且贈及二親公欣喜感激



念雖未能祿養而焚黃展敬亦聊慰先人於地下特以展祭告歸學士王行儉贈其室曰志喜堂蓋榮之也比還朝九載考績晉本科都給事中適英廟注意元元慮民橫遭重獄命刑部侍郎何文淵與大理卿王文審錄在京刑獄命公與巡撫周忱錄南京等處罪囚公訊鞫詳慎常欲於死中求生求生而不得則鬱鬱靡遑是役也垂死而活者蓋數百人又命賑浙江湖廣饑所至沾實惠晉陞刑部右侍郎時中官王振方用事人無敢斥其非者公屢直言致忤謫廣西潯州太守嗟乎權貴人所趨也卽稍知自好不阿諛之曲從之以奔走其門下而一動念身家非榮辱繫於中卽生死動於念熒惑

煽爍有莫能自主者雖欲不相與安之不能也公當忤王振時豈不知此蓋榮祿生死之念不設於心也久矣卽幸而見謫尙非公意也公殆所謂不畏強禦者歟比至潯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景泰朝蒙恩復原官未幾遷本部左侍郎公窺大將軍石亨多不道將禍及國家嚴劾之疏上不報適有數囚罪不至死爲某所忌欲文致其罪諸法司類摺摭成獄公獨不可乃止忌者因啣之公由是乞歸及行篋中僅載詩章二十年宦囊枵如也家居衣無盛服食無珍饈見者幾不知爲司寇日與兄博士公瓊及鄰友故人相邀遊於綠陰之林人遂號爲綠陰公成化二年八月三日以疾卒於家

時年八十夫人李氏蘇氏龍氏俱先公歿續娶劉氏子四長  
濬次濟次溥次灤邑庠生擇四年三月十日葬於紫蓋山之  
原遣使徵志銘於余余曰公之事固將光昭史冊無俟予言  
輕重顧史之知公未必若吾所知之深又況當時忌公者多  
所言未必盡信使余以不文辭更誰能爲公詳其實哉爰爲  
之誌而綴以銘銘曰紫蓋巍巍兮哲人歸藏藏焉不朽兮裕  
後無疆

拔貢汪朝祖墓志銘

國朝 魯 鴻

予年十九膺選貢出仁和趙學齋先生之門明年鄉試同人  
公謙於百花洲推萬載汪君爲祭酒時君年已五十六矣又  
十五年而予教諭萬載以君與先子故同歲生不敢執行輩  
君遇予尤篤有過未嘗不盡言相規也比予以俸滿入

覲而君旋下世矣今其孤匍匐以銘幽之文爲請嗚呼予其敢辭

按狀君諱朝祖字岷山敬亭其別號也曾祖映日祖有本父  
必照三世皆庠生君少時愛讀有用之書不屑屑制舉業與  
其兄荆山先生自爲師友荆山素友愛而性微卞急每講學  
論文有不合輒厲聲色相加甚且不免捶楚旣而悔之凝視  
君則怡然無怨容年三十餘猶相與連牀共被未嘗輕入內  
也君生平嚴重端謹於一切世味泊如然遇邑有大利害事  
輒倚君君亦未敢引嫌邑令施昭庭素造君書齋談藝之餘

情事難臆決者必質之君一言而定不令人知邑修葺學宮  
施令得大木數十株喜甚忽水漲飄沒甚恨明年有鄉總甲  
以盜木被獲報者令怒甚拘其家盡入囹圄君聞之曰樹久  
竊必毀今如故果真盜乎訪之則水落大木自沙中出讐家  
誣之白其寃其人曰吾不知汪先生何如人也家立木主祀  
之雍正元年邑有警城中人洶洶盡逃去施令獨留君贊畫  
卒以無事又雍正年間大府檄下欲復萬載舊赦荒糧原額  
君奮然曰此萬載世患也不可以默乃呈於邑令而府而院  
司皆不許邑令汪元采屬君清理君率同志二三人冒風雨  
寒暑遍歷荒山窮谷中將一切水擁沙淤不可墾種者據實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李四

呈報乃免又清復學宮侵佔地基諸大興作如康樂橋崇文  
堰並倡修董成不自以爲功生平不妄交人旣與故久而彌  
篤性不能容人過然其人能改懽愛如初以是忌者亦少其  
卒也命其子喪祭必遵家禮毋得仍鄉俗奢泰君生於康熙  
丙寅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癸未年三月二十六日  
享年七十有八葬一都涂泉鄉子六人孫十七人曾孫二十  
七人銘曰子與君別曾幾何時而遽至於斯君才足以有爲  
而鬱不得施唯使鄉人載其慈銘詞不忤匪一人之私

廣昌教諭袁君墓誌銘

李榮陞

公諱建中字致和邑西鄉白良人也爲諸生以文鳴雍正壬

子舉鄉科乾隆丁巳會試得乙科選廣昌縣教諭月課諸生  
慎甲乙士皆感憤攻苦科名益增文廟前臨江有沼底滯有  
力者屋其上以居貨而歲納其羨廟之規漸隘江遇漲或漂  
民居以去公謀於守土者撤之水害乃除學使趙公按視撫  
建試博士置第一謂人曰袁博士文如富人擁厚貲不作一  
寒儉語甚喜之選期至公薦宿學魏兆龍後童趙由儀補弟  
子六學之人心服焉縣尹黃思亭以廉失官公倡諸生償所  
負而歸歲癸亥饑官廩計不給署令趙君策於公公草疏簿  
單騎走烈日中勸士民助米得四千斛趙令就城隍祠煮粥  
以食民相聚益噪公溫語開道之皆謝去翌日分賑四門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

丁給米終事不擾流民有死者咸葬之乙卯武闈甲子文闈  
應聘福建校文主考萬禱廬夜分起視公尙未寢歎其勤比  
揭榜所得多知名士公官廣昌久大吏廉其能丁卯冬以上  
考咨赴禮部公以太孺人春秋高暫謁假歸省卽力陳終養  
得允旋丁內憂歲壬午行取以知縣用府縣連催不出矣卒  
於家時年七十有一考諸生贈修職郎諱則旦祖考諸生諱  
秉星孺人敖氏子男四人長廷鳳國學生候選主簿次廷鼇  
廩膳生次廷龍次廷驥女四人孫男三人孫女二人明年七  
月葬於本里之青天馬前葬諸孤授使者以狀來請銘予四  
兄公嫻家也故知公蹟詳然以予之不敏不宜銘辭之不獲

乃序而歸之銘曰高士潛光州爰名毅齋制賊里聚寧錦山  
屏張溪帶縈于公高車壯其閔獨矯而飛輝序翼後嗣翼翼  
翔鵬鵬迺望松楸神杳冥達者營此佳氣盈

拔貢張焜圭墓誌銘

知縣 孫馨祖 邑舉人

琢齋先生諱焜圭考康熙甲午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諱明德  
妣辛太孺人先生生而穎異能言中書公口授二南卽成誦  
四歲中書公客殮武城太孺人教之讀年十八補學生食餼  
科歲試居第一者三一等者不計積三十二年四十八得  
拔貢生以乾隆辛丑疾終於家臨終命家人扶起端坐而逝  
遺命不用僧道曰自問可對鬼神又令葬某所可以朝夕瞻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五

望先塋遂以九月癸卯葬於潭埠肯堂團山腦享年六十有  
四先生篤孝友當太孺人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及終  
哀毀骨立予從先生遊久嘗見齋素焚香跪而泣初不解後  
乃知中書公及太孺人生忌日也又嘗聞終夜讀書起而哭  
哭而又讀聲與淚俱聞者莫不泣下蓋中書公客病中所寄  
詩此後或聞先生大慟卽知檢觸先人手澤也年六十三猶  
赴鄉試錄其文曰得失命也以酬父母心耳嗚呼可謂孝矣  
平居與人交接坦白無少委曲亦無抗辭厲色談笑溫溫而  
介然無敢干以私故人皆樂與友而加敬焉夫人私欲惑於  
中而矯飾其外動以孝友相稱述而行或異其所言聞先生

之風其亦可以愧矣學以養性爲宗晚年猶有所得嘗書其  
居室聯云讀書不求甚解飲酒最喜微醺銘曰無愧於親無  
愧於友無愧於鬼神此爲先生嗚呼久而壽其真

雲南嶧峨縣知縣李厚岡先生墓志銘 宜春令 黃河清 浙江進士

予求李先生序樸學堂集將拜使而先生之訃聞其孤光宰  
臧先生答予前論屈子書蓋絕筆也且以銘幽之詞屬予泣  
然曰通儒逝矣誼兼師友銘其忍辭謹按先生李氏諱榮陞  
字奠基號厚岡世居萬載高村先世七代單傳祖英文公始  
有子六季士璉先生父也有學行兩世贈文林郎妣張祖妣  
郭並孺人先生幼有異資受句讀以神童稱怪康成亂易篇

次欲復費氏之舊讀詩無將大車以塵底韻乖疑底爲瘡之  
誤信古篤學出於天性乾隆己卯鄉薦第六癸未成進士家  
居從遊者多所成就癸巳謁選時開四庫館藝文達曹文恪  
知先生宿學將保舉修書先生丐座師翁覃溪辭免尋得湖  
南永興迎母就養永號難治至則絕苞苴判決無滯豪猾屏  
跡創試院興義學優膏火分闈得知名士謝振宇李烜等永  
之羅杰亦雋自是科名不絕丁內艱服闋分發雲南署雲州  
置土猾劉金魁於法委查普洱及大理府屬陟蒼山遊洱海  
訪六詔遺跡揚蒙氏鐘文自謂此行差慰旋兼緬寧通判辛  
丑督運銅至夔州守漲登白帝城謁少陵遺像逾年抵天津

銅斤無銖兩失回補呈貢調闈分校得李時昌羅緒等六人  
邑近省俗好上控先生理冤雪枉終任無越訴者嘗力爭猥  
夷業漁夜劫拒捕之獄活十餘人縣離滇海口百五六十里  
五年一開淤利田先生命賁糧雇役親至海口畫限疏挑五  
旬之工二旬卽畢巡道永公器之會以鄉約殺人誣誤丁未  
照例仍發原省題嶠峨先署恩樂地介哀牢蒙樂兩山間卽  
唐虞崇山也雍正時改流先生至復七鄉義塾清舊租選諸  
生掌教每獲輿草笠減從巡村落察民疾苦勞耄耄以酒脯  
童子稍異者獎紙筆會用兵安南派夫井井有法調闈執正  
不阿士論翕然闈後之嶠峨嶠峨六詔三十六部之一地瘠

貧仕者頗眾習驕悍先生設法行銷墮鹽勢家一御以禮年  
六十六以疾乞休藩司筠圃費公會榜同年也留之不得然  
艱治任薦掌大理書院次年又率屬贖之始得歸所攜惟書  
籍花木而已居家日事著述多所發明嘉慶二年輯家譜建  
宗祠率子弟修治先人塚越歲卒先生性嚴毅動靜持敬視  
不潔若浼雖登科第入仕版淡於名利自少至老孜孜力學  
虛公無滯見推求至理多心得嘗測五星當聚某度至嘉慶  
五年三月十八日五星果聚奎鳴呼通天地人曰儒若先生  
者可謂通儒也矣生平著作甚富於天文則有考辨於地理  
則有圖說料謬辨正於聖賢事跡則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

孔孟各有考辨於經周易則篇第本費氏加以圖考於尙書則分今古篇第自堯典至無逸考辨尤詳於詩則國風解自擲至鄭於禮經則周禮儀禮樂記學記明堂位大小戴各有考並考四塞蕃國於春秋則正毛氏改本及四例論於四書則論孟有類學庸章節著四書細論孝經分章節於諸史有竹書紀年始末考論辨家語考離騷於諸子如莊墨越絕新書說苑新序皆有彙古此外遊歷有紀運銅有記釋道堪輿家並有考論詩則厚岡詩鈔古文本唐宋大家法度考論辨斷爲多而傳贊墓誌應酬諸體略具以時增辨論未及手編成集也生於雍正丁未三月八日終於嘉慶庚申十一月朔

壽七十有四配劉氏封孺人子五人孫十六人曾孫八人葬九頂山黃岡之原銘曰

高村之李乃祖始蕃隱德載鬱昌於其孫初試永興治成奉諱呈貢嶠峨施究則未其昌維何乃以斯文學貫中西誤糾固歆上觀千古下觀萬里山川性情茲焉得隨人文之大莫如六經文爰義圖一覺聽熒書別古文可匹疏證詩迄鄭風已翦榛苒儀禮周官迄大小戴各有訂釐並考四塞四子細論孝經分章史志三五子甄墨莊時發爲文槩集唐宋皓首窮經心有專用迄未手編遽嗟龍蛇疇爲發之其書滿家閭有學林公亦有子我銘公幽以告千禩



撫州教授辛淑郵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

蔡之定

德清進士

君先世籍山西宋末諱竭者避亂江右萬載縣家焉是爲萬載辛氏始祖十九世孫鄰日卽君高太父鄰日生金澄父子俱邑諸生金澄生汝獻汝獻生樹人汝獻起家拔貢生任湖口縣教諭樹人諸生並以從益貴贈編修樹人子三長又曾邑諸生早卒君其仲也季卽從益乾隆庚戌翰林今官給事中君生而穎異九歲能詩古文詞有神童目熟於左傳杜注地理人名研記精確一時夙學有後生之畏長彌嗜學寢食坐作與詩書俱弱冠補弟子員先後受知於曹文敏朱文正戴文端諸公君以考贈公能文而蹇於遇伯又早世益自感奮稔知從益才屬望尤切曰吾季必大吾宗自初學至入仕所以扶植之者不遺餘力卒如所期丁酉君膺選拔學使者爲蔣時菴侍郎棘闈屢躋乙卯甫舉於鄉又十一年乙丑成進士出自余門經策尤爲主司嘉賞

殿試前不出戶庭終日習策字或勸以所習就正時公且願以爲先容以跡涉干謁弗之聽

殿試列三甲引

見以知縣用援親老例呈改教職選撫州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再任撫州其訓士先行而後文公事一無干預郡守以下咸重之遇事謹恪每常例行香未五鼓輒公服詣公所以俟年

餘無疾坐逝君名炳晟字融初一字淑郵性樸直無飾貌枝  
言生平繩趨墨步介然有守顧見義必爲以公信不苟見推  
鄉里每爲人排難解紛如建考棚置公田諸事必先君經君  
處分罔不悅服居家敦孝友勤儉力學時以先澤爲念其誨  
人必竭誠無少厭倦惜以教職終不竟其用卒前兩月遺給  
諫書有一生志事盡付東流之語亦可悲已勤於著述詩詞  
雜文甚夥多所散軼給諫云行爲蒐輯梓行君生於乾隆癸  
酉十一月十八日以嘉慶癸酉正月一日卒甲子一周妻宋  
氏四男登瀛彥瑜彤書彥和仲及季游庠女二孫男女七人  
將以甲戌五月八日葬上高之湖田新塘佈給諫乞銘於余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七十一

誼弗可却銘之辭曰嗚呼淑郵哲人其傾甲背王腹克副才  
名惟名與福天不兩傳天昇君福君名曰裕器也晚就容玉  
女成載啟四美式紹家聲占彼上高是宅是兆我銘斯邱萬  
禩長保

山東泗水知縣陳公墓志銘

辛紹業

乾隆癸丑余寓京邸丹山陳公以謁選來同居兩人者言論  
衍洽意氣相得一曰酒酣公慨然曰人生無不敝也所不敝  
者名耳然或幸而傳或不幸而不傳豈不悲哉余笑曰公之  
壽居余前者余必有以傳公因顧謂余曰子將何以爲辭余  
曰公之於文鑿琢肝肺搯擢腸胃空山獨往不偶俗士當其

會心與聖賢對其未出者若牛腰束世莫得見其已行世者則羣嘖而吮之矣公之於行履中蹈和不愆仁義白叟黃童咸相嘆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蓋仰事者自祖母逮世母若而人俯育者子及弟姪若而人旁及者功總兄弟與夫姻黨之困乏者若而人而公固窶且貧所需皆取給館穀若是者其足傳公乎曰未盡也明年掣籤得浙江之義烏縣知縣引見調山東泗水縣居官刻已守公省繇役革官價其爲政先德而後刑民有爭訟曲意勸解不事鞭扑因事至鄉輒召耆老諄諄作家人語或疑其短於才久而民安其教訟獄稀少囹圄空虛乃皆服縣有泉七十二源出陪尾數折入運河歲一不

疏則運道淤淺舊置地若干頃給泉夫工食率皆印官入已泉夫仍具空領公畀邑紳分理泉夫得領實錢而已一無所染嘗奉文糶倉穀推陳納新時市值穀石銀一兩遵例祇取六錢秋熟仍用市價買補雖賠利不惜濟寧屬邑水奉檄往賑每日銀數人數與灾黎面籌皆感激涕零曰安得官爲吾邑父母乎每進謁上憲陳時事委曲詳盡或不可必據理力爭始若齟齬卒多見從值川楚教匪滋事調東兵往勦所過橫肆奪民財辱官長公移書將領數其失且言入吾境猶然有以身當不令及民將得書悚懼亟馳至好言謝過爲嚴號令約軍士縣境肅然若不知有過兵者噫公內性堅定自信

足以任事觀其措施皆人所不能爲不肯爲者而卒以自遂  
信乎余昔知公者未盡也官泗水五年以事望吏議降級調  
用羈寓不能去衣不盈筭盜無宿糧縣民相率饋蔬米供薪  
水卻之不能止郡守知其賢聘爲東魯書院山長嘉慶甲子  
遂終焉其孤訃於舊知好各使人致賻始克以柩歸葬而是  
歲仲冬余自南昌返萬載與其弟桐村孝廉共舟出公行實  
見示且徵墓銘余曰吾有諾在昔其敢辭雖未卽爲然未嘗  
一日忘諸心乙丑六月始克成之因致桐村使刻諸墓石庶  
以質死者嗚呼前言如一日也而公已弗復可見矣人生聚  
散存歿之感可勝道耶公諱池鳳字鳴瑞丹山其號乾隆庚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七十三

子舉人辛丑進士歸班銓選得今職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葬縣西高家嶺月形所著有丹山稿四書廣義廿二  
史人物論凡若干卷公家世及其逸事具載桐村所撰行實  
中茲不悉書書其大者嗚呼是足以傳公矣銘曰孰躡鼎而  
不潛以琬公不嚙其涪也孰羝藩而顧奮以觸公有角之觥  
也胡稜稜之隼翮俾鳩鷺之熱也彼啞啞之啼鳥終受哺於  
衆品也懿夫公之生世分內有持而外有立也官旣陞而道  
得名耿耿其常煜也歷千載而徵實視斯文之所輯也

戶部主事辛公質孚墓志銘

辛從益

質孚先生於益爲族父常厚遇益至略年輩以字相尊稱旣

同官京師先後旋里來往相親敬每宴必同席甚相得也自  
李厚岡家晚堂諸老宿辭世數以文事推益仲兄淑郵并獎  
借益益入都而兄淑郵沒先生又辭世追維平昔知好不敢  
以不文辭謹爲識其墓先生諱文彬字程材質孚其別字世  
居集賢坊太父樸庵公邑附生父裕齋公職員並以先生貴  
贈文林郎例晉奉直大夫母周太孺人生母唐太孺人初  
裕齋公艱於嗣唐太孺人舉先生時裕齋公年五十四矣以  
得子晚頗憐愛之唐太孺人課之讀甚勤積針黹所得助購  
書先生幼聰敏惇愨因是愈感奮力學補邑諸生食餼有聲  
乾隆戊子舉於鄉報至裕齋公已下世數日先生以親弗及

見也每語及輒泫然旣數上公車薦不售而唐太孺人年老  
骨節時隱痛躬率諸子按摩稍瘥因壹志侍養弗遠離庚子  
母促之北上始赴禮闈旋聞訃亟僦小車走數千里足重繭  
哀毀骨立丁未挑發四川知縣以安詳悃悞爲廉使陳公奉  
茲所器重有粹然儒者之目厯署墊江鹽亭皆有治聲制軍  
保巡邊過鹽亭聞而獎之補丹稜縣丹稜缺最瘠且多命盜  
案有史英者會充捕役實盜魁也猾且驚事發輒逃匿其黨  
庇之役莫敢捕先生抵任嚴賞罰設方法督役往捕倘拒卽  
格殺律得勿論役如誠夜遇英拒傷數役役憤立鬥死英并  
搜緝餘黨盜風以息諸服毒自經者先生聞報卽往驗驗非

毆傷立命瘞非威逼及他故立開釋自是輕生習亦息廓爾喀之役大兵所過須派夫馬先生通計須費若干酌章程榜衢市令公正紳士董之不假手胥役於是民輸踴躍丹稜故隸眉州州牧派費未善也州民揭丹稜榜控大府大府飭州牧倣先生法民始安焉旋調理巴塘事所經理人皆信服兩宣撫司甥舅也以爭坐位構怨先納印及紅頂花翎於官將舉兵相攻擊先生嚴檄禁之并開誠曉諭面爲勸解兩土司感悟並泣拜去居巴塘三年人甚德之比瓜代灑涕相送者百餘里不絕駐藏大臣松筠馳書嘉獎旋委署大邑兼署直隸邛州凡官蜀十八年所至事皆辦上司未嘗提一案也由

邊俸擢雲南賓川知州改戶部福建司主事司員旣眾自循分外無可見才同事多輕雋少年喜詼諧先生自顧齒宿不樂與追逐輒引疾求去堂官留之不可遂歸歸時年甫六旬其恬退如是性平易近人人樂與親雖悍夫亦聞言自化居官所得俸時以助戚友歸時囊甚儉日用不支至鬻田以贍其寬厚廉潔如是益初官御史銳意建言先生戒以弗亟謂敢言非難言而當爲難益常佩服斯語云旣里居以獎進後學爲務屢主講龍河書院郭氏義塾所陶成甚眾族人推爲宗長辭以主修族譜請始就因立義田規積穀爲賑荒及資送試者費族人善之生平自書籍文翰外無他嗜其詩稿戴

協揆爲序行於世其友睦一門及他美行不勝述嗚呼以先生德足化人與其才足御紛卽以當方面大任何難顧僅効於巴塘蜀邑與族黨里塾間良爲可惜然卽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以乾隆辛酉四月二十九日生嘉慶癸酉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三葬石筍阮元配張宜人繼配張宜人子七元辰增貢生元颺邑附生前卒元翰元超前卒元福元匯業儒元采早卒孫男八曾孫四銘曰 邗之彥族之儁廉可爲貧非病家雖瘠民則潤其神腴其道勝澤在蜀羌懷恩信寬仁恬淡物無競今之考成昔先正嶙嶙石筍端且勁鬱鬱佳城此其鎮天豐才德而用弗竟曰留以祚其子姓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十六

寧都州學正聞松園墓志銘

瑞金縣令

惲

敬

常州舉人

乾隆十七年

上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之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學正教諭訓導著爲令更六年一舉行至嘉慶六年而聞君星杰與焉先是海內殷繁朝廷至行省臺皆法令具備知縣但據案行文書而坐擁脂膏不肖者遂以爲囊橐其賢者不日遷去或十年卽建旌節於是舉人皆願爲一等聞君儒者不以爲然當推排位廷中以十人爲班主者援筆曰第七可一等卽有宣聞君名者聞君久之曰星杰第八耳於是改置二等聞君出語人曰以冒得官雖三公吾不爲也十年

授寧都州學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壬午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諱星杰字羽儀世爲袁州萬載人年二十七充府學生三十  
七補廩膳生三十八中式江西鄉試舉人君家貧養父母能  
勤教子弟有恩禮常中途得遺金還其主在廣西學政幕府  
拒以關節干者其介類如此曾祖來歸從九品銜祖達國子  
監生父望光府學生妣易太孺人生妣王太孺人配王孺人  
子三宗恕宗旭宗弼弼縣學生孫二化甯宗恕出學甯宗旭  
出以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葬於祖堂對門團山之原銘曰  
青原沉沉石隙隙中有幽宮白日揜三公何益君何歎以禮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七十七

爲室廉爲門彼貴苟得非吾倫子孫勿忘視斯文

福建晉江縣知縣袁公墓志銘

肇高廉  
兵備道葉申萬  
進士

今歲辛卯春三月申萬以奉

命觀察嶺南秩滿將入覲在會城理裝行有日矣適袁茂才南溪  
自江右抵羊城奉先人行狀來請曰予先君子門人也先君  
子謝世十餘年矣馬鬣封未獲吉壤今將改遷幽宮之銘闕  
焉深懼先君子嘉言懿行流風善政泯滅無傳敢託子鴻筆  
垂諸貞珉是予予先君子以不朽也申萬受知遇恩以歷官  
中外未獲一報隧道之志萬責也安敢辭按狀公諱廷鼇字  
駕山號六堂世居萬載歐桂西鄉白良曾祖秉星邑庠生具



俠氣康熙甲寅棚寇倡亂團練鄉勇捍禦里黨事載郡邑志  
祖則且邑增生履端性和輯家乘收宗族施藥活人數十年  
罔懈考建中登雍正壬子賢書乾隆丁巳明通進士除廣昌  
教諭行誼詳李厚岡所撰墓志中廣文君子四公其仲也誕  
之夕妣敖太孺人夢朱衣人抱嬰兒授之囑善視他日當紹  
門第已而公生髫齡英挺俊邁吐屬清遠羣目爲遠到器戊  
辰廣文君告養在籍課讀嚴漏下數十刻始令寢丁丑邑令  
張立中拔冠童子軍隸籍郡博士旋食餼甲申奉廣文君諱  
丙申丁亥孺人艱公喪葬如禮哀敬兩盡己亥舉於鄉授樂  
安教諭樂邑科名久不振公銳意作人凡裨益學校振興文

風者罔弗力按月課文等差獎賞諸生袖文來質率夜分爲  
點竄羣慶得師丁未倡修樂庠莊本爲聖誕會計贏餘贈春  
秋兩闈士子旣又修忠孝節義祠及文廟樂邑自公倡舉諸  
務科名不振士論翕然歸之癸丑遷撫州教授疏濬學宮水  
濠民居鋪戶向屢遭泛溢厄者至是遂除尋以卓薦擢福建  
縣令甲寅到閩乙卯上憲委署福清篆下車卽矢志冰清嘗  
夜燭治官書必與幕友虛懷往復求其生不得而後已且戒  
曰律例者成法也叅伍成法死生人鞠情者官定讞者墓可  
不慎歟是春大稔斗米千錢發常平倉賑之司事者以未白  
上官懼吏議公曰得賑千議願也卒報可旣又勸紳耆捐銀

六千平糶全活甚眾臺匪陳周全乘餓跳梁海外制軍檄長  
福營海壇建寧等鎮渡勦道福清公方示賑懼兵擾籌辦兵  
差咸得機宜民賴以安八月充同考官得元龔正調萬亦忝  
列門下闡竣補授順昌是歲恭遇

覃恩贈廣文君如公官妣太孺人治順三月制軍以同安械鬪紛  
紛檄公往嘉慶元年正月初六莅任越翼日陳村陳呂二姓  
排鎗列械將鬪公聞之遣家丁賫諭剴切曉導陳呂即時投  
戈寢兵公各賜紅綾一疋親書正躬率族四字令懸祠中兩  
姓各詣謝卽筵琴堂令東西互酬酢鼓吹導出觀者數千人  
自是終公任無械鬪者尋調晉江同民詣制府乞留未允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七十九

江海疆劇邑也民悍吏猾素號難治公極力整頓恩威並濟  
每逢疑難案卷必先細心披閱數過集訊時旁推泛敲虛誕  
者微露破綻默識之既叅合前後語反詰情實立吐邑中驚  
爲神明邑有天地會公乘尙未鵬張改裝密偵得陳選魏和  
許詩楊六會首弋獲研訊供各傳徒八九百人斃杖下尸陳  
郊亭各匪震懾逃散至今泉民無天地會名目實由於此又  
於各鄉僉舉族正令約束子弟械鬪擄搶挖塚擯葬者牙口  
施姓闔邑第一巨族自僉舉施世祿族正果能約束無犯公  
旌以匾額風其餘泉城遼闊向無保正匪徒時乘夜潛入行  
劫公親詣二十三鋪簽立大街小巷樹堅固木柵夜則單騎

帶役巡查民得安枕無憂制軍魁公稔公治行手書聯句贈之曰欲求政簡心常苦得到刑清夢亦閒任晉四載一錢不名民皆稱袁青天以逃竊開報遲罹吏議解任後上官委任福州審辦十屬二州案丁卯復委漳州審上控積案三年凡結六百餘件平反者從無駁飭制軍汪深契其才欲專摺奏復以鹽課缺消格不行丙子歸里門嘉慶己卯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距生乾隆丙辰十二月初三享年八十有四德配江孺人上高歲貢因禮女先公卒子三長守均優附生次守道候選縣丞次守學候選庫大使前葬本里蕭家沖風吹捲簾形今葬菱蕪胡家沖蝙蝠岡合宜銘銘曰有千古不磨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李

業無百年不做之身嗟嗟夫子康樂偉人其青氈所隨也多士仰蘇湖之範其宦轍所至也萬民懷有腳之春魂雖歸於珂里神猶翔於八閩謝峯巖巖錦水粼粼右環左抱衛此幽窀千秋萬禩永棲吾夫子之真

修職郎李君復初墓志銘

李宗昉

萬載李生承烜父歿葬有期奉狀來求予志其墓生子壬午典試江西所得士也因取其狀次之按狀君諱明善字雨田號復初邑附生父松軒公廩貢生母汪氏君事親孝父歿廬於墓骨立母懼其傷也未期迫之反後母歿遺命堅戒之君以不得致其情痛益深遇兩忌日嗚咽不食飲終其身皆然

與人交談論侃侃有過失輒面規之其能改者稱之不去口  
否雖至戚終不假以辭色家故不豐然好周急服內長宗窶  
不能娶子之資曰是不可使無後也族有負逋謀離其婦者  
爲惻然代償之有獲矢守義而貧不支助之粟并謀於有力  
者共助之獲得成其志又以朱子常平倉後世主於官徒飽  
奸胥橐出穀七十石於所居里立義倉以里人愿慤者主其  
計他姓爭效之賴以存活者甚眾或歸德焉君益怒然也少  
攻舉子業後更好陽明學有大志而終於諸生故所見者止  
此君生乾隆壬午六月十九日卒於道光甲申十二月二十  
二日妻曹氏子三人長承烜舉人次承昉優附生季承華孫  
曾十數人以道光乙酉葬君於鵝鼻峯下觀音坐蓮形銘曰  
俗傲而瀉而篤行如斯匪以責報也然不于其身必其裔豈  
冥冥者果不可知

南康府教授前太和縣知縣郭公墓志銘

知縣

徐輔忠

宜春進士

文林郎郭公星嶠以今己亥三月在籍告終葬有日矣令嗣  
光昕奉行狀諭於余曰先君子與君素相知今蓋石之詞未  
具請有銘予固辭不獲乃據狀而粗陳其梗概焉謹按公諱  
大經字緯之星嶠其別字也世居萬載郭村舖曾祖諱如崑  
祖諱德仁俱 贈文林郎考諱世華候選巡司 晉封文林  
郎累世隱德至公而聲大顯幼而岐嶷學有心得初中乾隆

戊申科副車就職州判北上考充正黃旗官學教習期滿以  
教職用嘉慶戊午科中鄉試第二名選奉新教諭課士有法  
倡建考棚文昌宮奉之人士服其教澤越戊辰會試中式一  
百八十名 殿試登二甲以知縣即用補安徽潁州太和縣  
治尙嚴明盜匪斂跡素以養士愛民爲心暇輒課試多士捐  
金疏濬白洋等湖窪地盡成膏腴士民感恩未幾丁內艱歸  
壬申復丁外艱服闋呈請改教補南康府教授捐金倡修

聖宮復倡濬蓼花池充白鹿洞監院設法修葺復請於鹽院增  
膏火五月士民利賴修復古蹟表彰前賢捐貲不惜引疾歸  
邑侯衛松甫聘修邑志入閱以稿成邀同志九人鼎建文昌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全二

宮因而勸捐資興以資寒賤又提唱捐濬縣河建開啟閉俾  
免水患而利農田以義倉爲救荒善法捐穀以倡樂善之心  
至老不倦病年猶屬其子若孫以讀書立業以好善存心以  
勤儉持家以溫和處世言訖而歿公生於乾隆辛巳三月初  
六日午時卒於道光己亥三月十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  
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公之封翁三世皆以  
忠厚傳家樂善好施而尤重道尊師故科甲之顯 封誥之  
膺皆其所操券而致而公復以恬淡留不盡仁義培有餘則  
天之報施善人子孫繩繩庸可量哉配袁氏 封孺人側室  
孫氏子二光所邑增生光的邑附生繼三弟大綬爲嗣女二

孫男五傳曾自超爲諸生銘曰處則修己慎獨葆真達則兼善利國利民身任繁劇訟獄端平爬癢櫛垢敦厚嚴明積欠墊解民困以蘇案無留牘謳歌匪諛興廢舉敝學舍頻修疏漲滯水利兼籌所至頌德去則懷思名重大憲首邑是資公性純孝思親念切急流勇退曾不停轍晚益好善扶困拯乏三黨內外無不惠洽折契止券樊重稱賢市義捐貲何止盈千公之文藝確有典型後學楷模酌雅稟經勤儉兩言弈禩可述子孝孫賢遵守勿失某山之原實爲公宦校德焯勤永垂貞珉

陝西留壩廳同知唐公墓志銘

主事 辛師雲 邑進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八十三

唐公卒之三年其孤藻等屬其壻師雲爲銘墓之文雲不敏曷敢當斯鉅任顧以公眷顧之隆栽培之厚渥承覆露得有今日惟公期雲者深惟雲知公者切其曷敢辭謹按公諱錫鐸字廉持一字松士系出唐莒國公儉始祖壽興公自豐城遷萬載祖光表公父廷鳳公咸以公貴

贈奉政大夫如其官公幼失怙恃偕弟錫純讀書家塾中名噪一邑顧公倜儻負大志不屑屑經生業值川楚教匪滋事援例授職縣丞分發陝西時賊烽方熾仕秦者裹足不前公捧檄喜躍卽日就道大府奇公才命馳赴漢中協理軍需時

仁廟在位之四年也九年署南鄭青石關巡檢以獲首逆荷朝九功

奏上

御筆加圈十年升襄城知縣十四年因案波累鐫級離任旋奉

特旨開復留陝十五年歷署洋縣澄城事十六年補授興平

今上登極首重廉能勤慎之吏令大吏隨時密保公以道光二年

四月調咸寧首邑四年保薦卓異五年擢留壩同知在任五  
載卒公爲政廉而不苛明而不擾壹以勸課農桑崇興學校  
爲務其待物肫誠坦易無纖芥城府以故愛民如子民亦愛  
公如父母所任襄城洋縣澄城皆邪匪蹂躪之餘井邑殘破  
公綏集流離士歸學農歸田商歸市兵差餉饋不擾閭閻庠  
序增修盜賊衰息人物殷阜歲亦大熟其在襄城被議也川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卒四

天

聽蹶而復振於同議十數員中特予矜原開復非倖致也署洋縣

值公五旬生辰襄城父老重繭數百里製錦稱祝者累日不  
絕公任興平久視百姓如家人父子循循拊勉不施刑威而  
教化以成雖婦孺皆識公聞公鳴騶過夾道聳觀無敢譁私  
相語曰吾唐爺也土人呼佛爲爺蓋謂公爲佛云歲正城鄉  
婦女必至內署朝夫人夫人賜以果栗皆歡喜膜拜而去其  
爲民所愛戴如此興平新尹到任向例有供給三百金歲有  
黠差長規七百五十金公廉其病民悉蠲除之會時疫流行  
公周歷四鄉問民疾苦捐給藥餌口糧不假手吏胥全活無

算宰咸寧講求水利濬龍洞渠溉民田數百萬畝有兩大姓  
爭訟公爲平之事後浼邑紳餽二千金峻拒弗受富室某死  
但乞公一臨弔願以千金爲壽公溥其人堅弗往其清操自  
律如是留壩處萬山中地僻民淳文風未盛公捐廉建留河  
書院并設義學七所秦中素之蠶桑利甫下車出教勸民種  
藝植桑多者予優獎至今綠陰遍野蠶筐成行皆公惠澤所  
流也又出示勸民勤耕織知禮義禁嬉游凡數千言往復諄  
懇儻所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歟公官陝右三十餘年歷七  
政並以廉靜純白著稱治行達

當亡行大用矣適西陲不靖籌備兵差供張積勞致疾卒卒後留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全

壩紳士軍民請主入清官祠清官祠者爲前同知任公所立  
也任治留有惠政百姓懷之至是與公爲二焉公內行醕備  
旣少孤撫幼弟友愛臻至教督子姪皆成立天懷曠達遇人  
急需振枯濟乏不少吝以故里中沾潤者眾人咸謂公歷職  
仕位高多金而不知公身後猶寒素也雲總角時侍先少宰  
京邸公一見器之因壻焉會公女早殤公猶眷愛不衰爲納  
粟大學赴北闈歲甲申公八

覲回任雲送於良鄉公步驛庭數武顧雲曰予自不覺老惟步履  
差不似前始知事業多在少壯時然所深望者子耳勉之秋  
風得意當先報我知也嗚呼言猶在耳而雲自是不復得見



公矣且雲蹤躋名場二十二年負公期許之心今雖幸邀一第廁部曹乃不獲及公親見其銜恩茹恨豈有窮耶嗚呼哀哉公生於乾隆丙子閏九月十三日寅時卒於道光十年十月初一子時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曹宜人繼配萬宜人側室劉孺人子六長洵業儒次沂候選從九品俱歿次逢辰次若馨俱候選縣丞次逢源次若澍俱業儒女四孫興孫里孫平孫芟孫以道光壬辰年月日葬縣西梅源里飛蝶山之陽銘曰干將莫耶器精斯利夏鼎商彝物樸斯貴精或累仁樸者少知孰兼其長體全用具嶽嶽唐公振轡長塗明不苛察質不迂拘和神中蘊才氣外敷兼斯二道厥本中孚手持大阿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矣

割彼長鯨心結寶筏拯此芸生民資保障

天倚長城弦歌不輟桴鼓無驚猛糾寬施一張一弛筆判如山心清似水訟簡刑清化行俗美野沃桑麻戶敦詩禮截矣太華公勛比崇沔彼渭水公澤同豐公官雖瘠民生則充方將分陝大展公庸嗚呼惜哉冬日可愛雖煥暑短春風風人雖和不違位不副才數言遇晚三秦父老同聲哭輓何以報德清官有祠莘莘俎豆永傷永懷曲瓊砥室望公之來公之精爽侯不邁哉梅源之里飛蝶之山是有名宦託體斯原清風百世佳城千年鼎銘阡表後起有賢

安遠訓導袁君墓志銘

辛師雲

嘉慶辛酉先少宰告養歸里其明年授徒城南之宋氏塾一時從游甚眾而蓄道德能文章粹然儒者則白良袁君勤齋其首也予時方九齡視君學業如在霄漢而君獨賞予於儔人中引爲忘年交者十年比予隨侍先少宰都門而君亦以丙子賢書連歲北上先少宰相見喜甚凡視學山左江南皆入幕校閱與予兄弟同堂講貫一如在塾時予方得次女而君亦舉子先少宰命爲姻好相得益歡君志壯甚每舉必赴丁酉計偕余以書速君因攜子來京就婚君回書道其衰病辭悲酸予愀然傷之越數月而君訃至矣嗚呼予與君性命之交殆四十年重以姻婭銘幽之作予之責也雖不文其敢

辭君諱開慶字平階一字勤齋系出汝南袁氏始祖庭玉由宜春遷居白良世有令德爲邑著族會祖寬祖廷瑤俱邑廩生父振河能詩早世以君官 馳贈修職郎妣周氏 旌表節孝 馳贈孺人君生六歲而孤事周太孺人朝夕溫清孝養備至念非讀書求科第無以顯揚其親因肆志於學名大噪自經史外於諸子百家之言無不通八比及詩古文詞每篇出輒軼其儕輩邑人爭頌尤長於駢體幾入庾徐之室弱冠入郡庠旋食餼辛酉以拔萃貢成均丙子舉於鄉道光丙戌大挑二等甲午選安遠縣訓導安遠故荒僻鄉學者少君以醇儒蒞官與士子闡發經術講究文藝手批口授亶亶不

倦又拔其最秀者加以獎勵士樂歸之興廢舉墜凡學宮考棚書院一時創建五年文教大興士風丕變以道光戊戌九月初八未時卒於官歸柩之日安遠人傾城走送紳士集河干舉奠多泣下者其遺愛及人若此君天性篤厚事季父繪甫公如父每事咨稟而行至老不衰繪甫公公諒正直或爲族人所忌公悉力禦侮歷艱危不悔然人卒服其誠信無敢犯生平至誠待物抑然善下然遇事有不可者折以義理鬚髯戟張人謂仁者之勇喜排難解紛雖極強暴者得其一言無不悅服邑中公事如志局賓與族事如祠宇譜牒皆主其事而觀厥成友人湯馥堂巢繩齋兩孝廉客死於外皆經紀

其喪俾旅櫬得歸其他義舉類如是尤篤於師恩事先少宰三十餘年相從中外恂恂弟子職凡先少宰一言一動無不身體而力行之嘉慶丁卯戊辰間邑人相鬩君獨守師訓持正拂衆論不畏強禦有吾道于城風予兄弟嘗有急君傾身障護走數十里相救應屢遭紛呶不顧也嗚呼君仁孝行於家庭信義篤於師友教澤施於學校其文足以壽而行足以傳可謂有道君子矣昔先少宰於天下所取士得鄭解元兼才於里中教授士得君嘗喟然曰兩生學術人品皆不愧古人皆堪爲當世用而皆不能成進士其將蓄之久而後通歟抑將食報於其後人歟嗚呼使斯言而信勤齋之文之行可

以不沒矣乎君生乾隆癸巳九月十三巳時距君之沒享年  
六十六元配張孺人連舉數子皆不育繼配楊孺人生一子  
芳泰娶辛氏卽余次女也以道光庚子十一月卜葬於本鄉  
銀盆淘珠之原銘曰天兮無意何生哲人天兮有意何喪斯  
文胡豐其才而靳之名躬仁履道乃有艱屯懿矣袁君吾黨  
之儁積學力行服膺師訓鼓俗春風與物無競內介外和賢  
愚愛敬君之氣度休休有容公輔之器大臣之風是將行道  
澤被無窮何膺一命學官以終章句小儒或騰霄漢景拔電  
飛雕蟲刻篆燕許鴻裁卿雲詞翰胡爲一第不償厥願德薰  
桑梓道被鄉閭使膺民社澤我烝黎安遠之學經師人師使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全九

持文柄公道宏施命也何如天道難論爰有一解天佑善人  
不於其身於其子孫熒熒遺孤庶大其門銀盆之原皈化之  
里鬱鬱佳城環山抱水千秋而下鄉人仰止是有人焉有道  
君子

湖北試用知縣周公育人墓誌銘

李慶咸

公諱樹贊字恬孫號育人周氏世居萬載之黃茅鄉代有隱  
德曾大父繼德公孝友齊家七世同居無異爨乾隆五十年  
合邑請

旌義門大父金彩公積學未遇父治康公邑增生聿繩祖武相率  
儉勤家法成童卽執有常業秀士樸農無敢游惰公生而樸

茂內慧不外露稍長父命服田帶經而鋤安之若素然性倜儻有大志歲丙戌同胞兄樹楷補弟子員公瞿然曰温飽非吾所志奈何外事阡陌耶乃輟耕而讀壬辰歲入郡庠踰年舉優行補增癸卯登鄉薦益勵前修枕經胙史孜孜不倦作文必自出機杼不拾人牙慧雖六試春官乙巳會試呈薦卒以額溢見遺蓋其勃窣理窟湛深經術之言見者無不心折有由然也余與公爲姻親自丁未同赴禮闈每試必俱惟冀相與有成乃一第之難同深慨歎數亦奇矣公以功名未遂老母在堂定省夙疎又值粵氛不靖騷擾江湖道途梗塞不獲馳歸遂致憂鬱成疾迨癸丑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北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九

試用始迂道旋里抵家後延醫診脈僉謂元氣大傷刀圭恐難爲力而公方日夜焦勞謂江漢經賊匪蹂躪勞來安集措手維難輾轉籌思疾益增劇未幾遂至不起嗚呼使天假之年以其學術發之爲經濟則其所敷布正未有艾胡優於才而厄於數不得藉手以展奇才惜哉公卒咸豐癸丑年十二月初九日巳時距生於嘉慶辛未年六月十一日子時得年四十有三德配郭氏子三人長漢章出繼胞兄樹楷爲嗣次光琦聘媳宋氏三光璋尙幼卽余女婿也女二長適龍次適郭余先公數月南旋久傷離索會公伯兄樹楷以明經貢成均藉入賀爲良覲詎登堂而公已屬壙數時矣嗚呼數年聚

首一朝永訣余其何以爲情耶哲嗣等卜以明年正月十八日良時葬本村虎形山之原乞爲墓誌余雖不文其何敢辭銘曰公之才足以有爲公之學未展所施孰奪其算天實爲之積厚流光食報未已不於其身於其孫子勒石銘幽以告於禩

通奉大夫唐公逢辰墓志銘

大學士 曾國藩

君諱逢辰字芳行號蘋洲姓唐氏江西萬載縣人父錫鐸官陝西留壩廳同知君隨父任習吏事不樂以科舉帖括自程限入資爲縣丞分發湖南補湘潭縣丞大計卓異升知縣旋補耒陽縣調湘鄉縣積功累保同知直隸州以知府記名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九十一

澧州事擢衡州府知府加升道君服官三十年廉靜慈惠號稱循吏而所在以武功能辦賊顯在耒陽值郴州劉大偉之亂分股擾及耒陽油榨墟君自率民兵遮擊之賊遁去其年粵賊洪秀全陷道州遂由桂陽州郴州至永興距耒陽城數十里所至官吏望風遁君獨閉城治守具戒士紳募勇殺賊立功賊亦遂掠縣境而北陷安仁茶陵不一犯縣城而常寧之白沙結油榨墟餘匪尹安恒劉高明等乘隙謀作亂人心洶懼君詢知其情急掩捕之盡戮其渠耒陽民竟不知有兵事乃皆大懽明年調署湘鄉前令朱君孫詒故有政聲湘鄉民聞君至張目以伺及見君行政相謂曰吾憂故府君之難

為繼也今得唐侯可以無憾咸豐四年洪秀全既踞金陵遣其將羅綱上窺湖南時國藩奉

命治水陸各軍討賊方以水師扼長沙而賊將侯世瑄徑由甯鄉趨湘潭橫出江車君以民兵扼石潭賊以故不得越石潭而西文明年衡陽洪樂市土匪起毘連湘鄉南境君又扼兵石地方花門樓以拒襲殺數百人於是湘鄉團練之名聞天下無敢稱兵犯縣境者權知澧州始至訪得積匪一人戮之澧州民故强悍相戒毋敢犯君法而在湘鄉以捐例推廣文武學額置田計息為鄉會試賓興及歲科兩試卷費在澧州值咸豐七年蝗災君為除蝗通力書散之所屬士民而設局收

買蠲子親歷各鄉捕治蝗終不為害九年擢升衡州府知府府北石鼓書院當蒸湘之交商船輻輳齋舍湫隘葺廡前守高君人鑑嘗藉蓮稅充膏火君感縮居積籍其贏餘議增建石鼓別墅於石鼓峯之南改建耆棚繕葺育嬰同仁兩堂鉤稽出入俾資經久同治元年歲荒君開常平倉輸穀於民而設粥以濟餓者蓋君性慈和而遇事能斷所行政及捕治亂民應機立決無疑難用能受成於一心而孚惠於民所至翕然稱善而在湘鄉最久士民思之尤深當粵賊至永興耒陽居民皆走避君獨募勇數十人乘城時徵存民稅萬數千金或勸君留充勇糧君曰此數十人食城中穀有餘耒陽一孤

城賊所不爭或幸不至卽死耳留此何爲是時州縣被賊  
所徵民稅皆免君獨完解君之廉能不欺其心以能獲信於  
上而致功與名施顯有聞蓋由此也君生於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十月二十三日寅時卒於同治元年壬戌九月初六日  
酉時年七十葬於萬載縣四區大埠頭綠豆園元配陳夫人  
生女一繼配彭夫人生子林棠軍功保舉同知賞戴花翎女  
五孫鼎豐候選知縣孫女三曾孫女四銘曰猗歟唐君衆趨  
利以忘其生君漠不聞難則至矣而人惜其元官則勞矣而  
人憚其勤名聲惠愛惟所掇取而拱手以讓之人猗歟唐君  
其施惠於吾楚二縣一州而達於一郡其藏形者三尺之墳

世相承爲良吏永徵信於斯文



墓表

贈君郭公孟牖墓表

明禮部侍郎 王英 撫州

人之有德者天必佑之昇之福壽或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焉斯言也豈不可徵信哉予於萬載郭公見之公諱孟牖字善慶世爲名族曾祖德新祖壽軒父彥正俱有學行母龍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志

卅四

淑德素聞公性端敏自幼嗜學及長博究羣籍而工於詩賦深有思致鄉先輩器重之名譽日著公自持以謙和有司欲薦其才則以親老力辭由是謝絕人事深居簡出於富貴利祿澹如也公事二親篤盡子道旦夕必侍側出入必告供膳必自理凡親意所欲爲必順成之未嘗少拂親沒號慟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三日葬祭盡禮人稱其孝家多腴田歲積粟遇饑貧者必以濟里鄰有急難赴之人有爭訟爲剖決之子長力教之詩書俾之成才公之操行蓋如此生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以永樂己丑五月初十歿春秋四十有七葬其邑地名竹渡紫蓋山之陽旣葬之三十五年爲正統癸亥公之

子刑科給事中瑾以葬有誌納諸幽室而墓未有表乃奉貴  
州布政司左布政易節之狀請文爲表公配龍氏繼韓氏子  
二長瓊次瑾俱龍氏出瓊以徵辟授國子監博士瑾登進士  
擢刑科給事中顯赫甚大皆公之教訓所致也朝廷推恩贈  
公給事中光榮賁于元壤論者謂公有學不仕而於親能孝  
於人能周卹其德允臧雖未享上壽而有子顯揚於後且孫  
枝蕃衍非天之報公也耶士之垂名于世者豈特以位哉有  
德而隱者皆當論著也故以瑾之請爲書之俾刻石以表於  
墓過者式焉

辛先生墓表

國朝主事陳鶴元和進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九十五

先生諱炳昭字能濟號熹亭江西萬載人袁州府學歲貢生  
也曾祖金澄廩生祖汝獻湖口縣儒學教諭

贈江南道監察御史父樹貴本生父樹國俱增生先生善事父母  
推之兄弟宗族媿黨暨乎一鄉一邑之間恆以信義見推初  
贈御史公卒羣從兄弟以家事委先生其後季父病革復以  
身後事相屬先生謹司其財產出入無纖毫私有妹婿素封  
交不擇人妹憂之先生割宅與其處朝夕規勸終妹世得無  
敗妹卒壻遂蕩其產則數調給之甥旣長議婚不能取爲資  
而取之邑有學田公舉先生司理凡十餘年佃民愛戴若父  
母邑應童子試者千五百餘人以目攜坐具爲苦諸搢紳謀

創立試院而艱於費因率諸有力者出錢諸有力者曰非辛先生任其事吾儕終不出錢時先生已老謝不與事諸搢紳強起之事始集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縣學教諭某首舉先生而府學教授某爭之曰此府學諸生也豈可不自我舉乎八年八月卒年七十有六將易簀命諸子治喪不以佛老惟朝夕設奠如禮邑人士多效之其葬也白衣冠而送者幾千人遠近嗟嘆以爲從來布衣諸生所未有蓋先生之爲人類乎王彥方陳仲弓而上希乎夫子所謂信則人任焉者然先生固經生嘗謂讀書不如鈔書課寫五經至一再遍年逾六十猶爲諸穉孫鈔經寒暑不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九十六

輟信平經義與治事相兼而信義之所以著於人人者皆自學問中得之也嗚呼斯貞克副乎孝廉方正之科者已乎七人紹基附生紹業嘉慶元年進士國子學正誠質增生紹顯紹模增生紹訓庠生紹良孫十八人曾孫七人墓在上高縣山棗渡江北月形山之原

國子監助教敬堂辛君墓表

閣學

翁方綱 大興進士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年來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其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歸於一是

不爲泛鶩不爲矜異之說今年春尙爲新城魯君嗣光校定  
尙書說已酉江西選拔諸子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密魯君嗣  
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  
已君爲人誠信篤敬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禮三傳  
皆考辨補析凡若干卷君乾隆己酉舉於鄉乙卯中會試嘉  
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以同知用諱紹業字復先一  
字敬堂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  
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配王孺人子四价公弼僕俊孫三僕  
庚午舉人今扶柩歸葬狀其略來求表於墓道雖不獲書丹  
於石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九十七

追贈中憲大夫原任廣西泗城府知府調署桂林府知府

諭賜祭塋盧公翰坡先生墓表

陳啟邁

余撫江右之二年公嗣子書浙來謁余以通家子弟延見書  
浙泫然流涕百拜稽首泣曰先君原任廣西泗城府知府辛  
亥四月調署桂林府知府爾時粵匪肆逆攻陷城邑戕害吏  
民

欽命文華殿大學士賽中堂暨巴達二都護統大軍進勦營駐省  
城先君督辦糧臺并支應各營軍餉兼理全省捐輸事務軍  
書旁午昕夕靡遑積勞成疾不幸於九月六日卒於官時上  
下戒嚴王子春始獲扶襯歸里冬間卜塋於本邑麻田龜山

之麓雖蒙中堂暨各大憲憫先君爲

國隕軀奏請卹典荷

恩賜祭葬贈道銜并蔭一子以縣丞用自足光前壤而慰精誠而  
墓門碑碣尙自缺然何以表其阡而垂後世不孝偷息人間  
幾無以立於天地敢請余聞之慨然曰公在浙著循良在粵  
多勞績所到之處興利除害如農桑水利盜賊詞訟凡有關  
於民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力而於作養人才創建書院則下  
車伊始卽以是爲首務蒞任數邑無者創之廢者新之民皆  
愛慕不忘各邑均奉有長生祿位浙人至今猶稱道弗衰粵  
俗强悍不同於浙公勦撫並用安良除暴大著勤勞揆諸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九十八

法孰大於是余向官西粵時聞公居官不避難不趨利不事  
逢迎實深敬佩及因公來見則又渾厚和平毫無圭角遂與  
定交雅忘形迹迄今回憶霽月光風故人如在余不表之其  
將誰待公諱昆鑾字金成號翰坡系出范陽盧氏袁州萬載  
人先世家傳清德代有青衿世以詩書爲業祖諱毓奇國學  
生以公貴賜贈奉政大夫考諱文宇國學生誥贈朝議大夫  
祖考妣皆贈如例公生卽岐嶷兒時見祖父以邑公事受累  
思發憤以慰之初入學誦讀聲琅琅然師奇之目爲偉器及  
長益刻苦自勵雖解館家居服勞奉養外惟事披吟性極謙  
退儕輩或擾亂窘辱之弗與較澹如也學業由是大進老宿

皆奇其文公不自恃讀如故年十九入邑庠越四年登賢書  
又三年捷南宮謁選籤發浙江充同考官三歷縣四始臨安  
繼調石門海鹽平湖中丞富以公賢能保送入覲奏對稱

旨

天子嘉其樸誠記名待用及回浙值海甯塘決大吏以公能奏陞  
東海防同知公未抵任

特旨已陞授廣西明江同知浙撫臣奏留修塘兩載告竣功成赴  
粵補官不久以憂去服闋引見

朝廷重邊檄仍命發往廣西歷龍州南甯同知署鎮安思恩等府  
鬱林直隸州事前後十餘年派充文闈內簾監試官委管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九十九

請盤查全省虧空局務督辦湖南粵西會匪調撥兵弁給發  
軍糧隨機應變竭慮殫精殲除巨憝解散脅從股匪肅清以  
功陞泗城府知府未幾金田逆匪猖獗李官保視師西粵引  
公入幕府司糧餉隨營數月旋奉

諭旨以桂林爲首要之區必得公正廉明之員上官以公入奏調  
署桂林竟以勞瘁而終不竟其用惜哉公享年五十有五歷  
任三十載爲政不事嚴刑峻法惟以德化故每去一邑民皆  
攀轅遮道依依不舍嘗聞其在鹽邑時有巨盜孫某案成潛  
遁久未緝平邑獲之不解赴本官越境以獻公重賞之不受  
詰之曰小人聞公長者懼爲公累非貪賞也卒辭而去此以

知公之愛民感深隣境刁民不得肆其奸使天下長民者皆如公恩威遠被民知自愛盜賊無由潛匿又何至養癰貽患釀成巨寇重煩

朝廷顧慮其視公爲何如哉余爲公述其始終以表於石非徒以垂後世蓋以爲牧民者法也表曰渤海龔遂治化循良武都虞詡盜賊潛藏信臣爲守修築隄塘與民興利澤沛一方公更博大兼擅其長中牟異政屢擢巖疆文教丕振化洽膠庠鉅工底定慎固海防揆文奮武夷險皆臧揭竿伏莽小醜跳梁膺命禦侮厥績孔彰留侯借箸決策非常星隕諸葛返旆南陽功畱浙粵日久彌光緬懷巔末青史流芳書之墓石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墓表

一百

作有芒

傳

盧慎體翁傳

李魁春 邑庠生

翁諱志勝字漢興爲人慷慨有謀略好排難解紛見人阨輒傾身佐之爭鬪聞翁言卽解故族里中事無大小皆取決又雅好交游邂逅如故四方之士亦咸樂與交崇禎間天井窩盜起攻城陷陣所過殘滅官軍咸震怖公獨毅然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碌碌於世何所用乃召集豪傑同官兵勦之賊恐遂降時袁臨侯總督三省除翁建昌守備翁之任年餘郡守倚如干城洎罷歸父老皆流涕擁馬足不得行 本朝

順治初起用爲游擊偕總兵郭天才駐袁州袁故吳楚衝也  
兵馬蹂躪間井邱墟民苦兵久矣翁至下令軍中敢取民間  
一草一木者斬由是按堵如故厥後郭公別調翁亦罷袁之  
城空焉

上命總兵蓋出鎮之聞翁能表授參將其有功地方甚多不能殫  
述後數年忽動歸興歎曰功成不退身之災也遂解綬家居  
脫然無累或琴於室或羨於淵以自樂焉贊曰翁之度量越  
人甚遠翁之才猷應運而顯交賢納士聞聲載慕翼難扶危  
羣情翕附時丁末季盜賊如蜂翁豎義旗誓翦羣兇雷轟電  
掣谷靜山空爾功旣立侯嘉乃績式佐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一百一

新朝授以顯秩翁之中年兩鎮於袁維桑與梓咸沐其恩功成  
身退賢如之何著於竹帛千載不磨

辛孝子傳

辛炳喬

邑優貢

乾隆十九年萬載縣鄉紳袁建中偕里老族鄰以辛金岫事  
略呈學遞上之大府得咨部後陳守修志列諸雜傳語寥寥  
且弗本呈官事略非所以紀實也謹撮要別爲之傳按孝子  
辛金岫字首亮志稱字住岐源方八歲胞伯母劉年二十九新  
寡乃繼爲嗣稍長受鄰傭早晚問安習以爲常而仍勤鄰家  
事遇佳節予之肉弗食必以饋母遠鄉雇之值雖豐不赴也  
顧繼母有痼病針指紡績皆廢惟以雞爲羞則病希發孝子



所得貲輒買雞以進母嘗浣衣於塘忘攜杵因置衣塘側而歸覓杵孝子自外歸鄉中輕薄子戲呼曰爾母溺塘矣乃疾趨果見母所浣衣而不見母也急投水救母水深且濶良久不出忽似有人托之而上者母亟呼人救起腹彭亨置牛背閱一二時乃甦自是孝子之名大著雍正元年棚民作變孝子負母匿山中遇賊於小石橋將繫其母去以要贖金孝子長跪號泣以頭搶地血丹橋石賊顧問曰爾何人曰辛某然則孝子也舍之去至今呼是橋爲孝子橋母之卒也不復受傭賣薪得錢卽市楮幣焚墓凡廬墓者五載初小源人唐與仁聞孝子赤貧不能聘妻乃自以女妻之生五子

原呈四邑子誤

侯嚴在昌旌其間曰孝行可風乾隆二年無疾端坐而逝

鄧與齋先生傳

辛從益

君諱斯沂字浴儒與齋其別字也世爲邑名諸生父諱鏞太學生長厚最鄉里君幼而沈粹穎敏過人授以經書輒通悟十歲從歲貢郭秉銓先生學爲文出筆雋雅郭大器重之甫弱冠以郡試榜首補弟子員尋偕益仲兄淑郵游李厚岡先生門並稱高足當淑郵與益入泮時君已名噪縣庠中歲科試屢超等已而淑郵以選拔貢太學君舉優補廩膳生邑子弟從君遊者甚衆君旣年長於余文名亦較余著甚然君不以後進視余每見輒傾倒相與暢談竟日或各出文藝互商

間有指摘余悅君君亦不余怪也君既與淑郵聯姻兼友誼相得每屆鄉試僦舟赴省租寓君必與余兄弟偕余兄弟亦非君不樂也君善文而精衡鑒歲癸卯鄉闈畢邑中知好過寓舍必令自誦其闡文君意皆不甚許可獨激賞余文以爲必中謂淑郵曰兄文雖高不如弟捷之速也是科吾邑惟益幸雋人咸謂君決科不爽云然君竟久困諸生中至乾隆甲寅始舉於鄉乙卯留京刻自揣摩數以文囑余直評余慮其過於勤苦勸少休而君所居郡邸西上房地狹而熱所服丸多補劑不宜於暑邸中寓人頗雜或呼盧竟日君不能耐乃夜讀達旦邸人多笑之所隨僕以不諧於眾遣去君益鬱鬱

不自得語郡人曰我若寓辛宅明年必獲雋也郡人爲余言且以爲癩余始不之信既察之良然乃迎入余舍與余姪敬堂同居敬堂知醫囑爲藥之君亦不甚肯服也居半年癩不已然當發時聞余言一道破輒爽然止常喃喃自誦其文謂余曰蒙君前所批某篇某股今已自改矣諦聽之較前實爲精警超脫然自文外其他語則皆不可曉矣蓋性之所好業之所精雖癩不迷如此適淑郵以乙卯公車入都與同廳居見其狀曰噫浴儒信癩矣亟郵書其家厥弟秀濤來迎之以歸歸二年醫不效竟卒邑人惜之君性孝友弟六人皆從君讀一八泮餘皆彬彬雅能自樹立太學公年既老不欲久理家

政乃析箸君意不樂然諸弟間有闕乏輒引爲已憂或代爲借償不令知也有戚某嘗負百金或勸君控遑君不可竟還其券讀書大唐寺見爨夫私泣詰之知爲債家所逼將鬻妻以償君邀同志出金代償之一小婢聘者願出八十餘金君告以此婢愚蠢祇取原價遣之其尙義疎財類如是性恬淡得失不介懷待人甚寬厚然遇同輩被強梁所凌輒義形於色己亥科寓董家塘試畢將還挑夫十餘輩索值甚昂乃另僱他夫至則前十餘人者脅制之勢洶洶行李不得發時同寓七八人皆束手無如何君體貌魁梧雄傑直前擒其渠渠愕不敢動其黨乃解散去君鄉薦房師爲卞坦綸先生謁見

時見君貌偉益奇之謂才不虛生必能爲國家出力顧不虞君一上公車遽病廢以卒也嗚呼以君天性之厚與文行之美皆宜大用於世乃早歲盛名年近艾齒始一登賢書而又不竟其才良爲可惜意者天祚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後固將以有待耶君之子五人一曰可廷予兄淑郵女壻孫七人長朝颺可廷子文庠有聲

劉君恬齋先生傳

辛從益

吾友恬齋歿之十二年其孤廷杰等以狀來乞爲傳余與恬齋交最稔知恬齋最深其敢以不文辭君初名鳴臯字鶴和後改名時耕字學禾一字恬齋君考雲臺先生以懋遷勤儉

起家母楊孺人有子六君其季也少負奇氣倜儻有大節壯  
乃肆志於學爲文雄快俊偉不蹈恒谿稱其爲人太守馬公  
府試閱其文甚器之取冠軍入泮歲科試皆高等壬子鄉闈  
薦未售君陰念得失有數不可強而昆季相繼去世羣從皆  
幼弱家事無可諉遂棄舉業援例貢成均壹意理家政撫子  
姪皆成立今江口諸劉多席先業擁厚貲詩禮雍然兼慷慨  
好賓客君之力也君勇於爲義乾隆甲寅乙卯間郡守張公  
五緯飭各屬建育嬰堂君首倡同志捐貲置田以成之邑向  
無考棚士子自携試席坐具出入艱劬君糾邑中紳耆呈縣  
尹創建考棚捐貲董其役廊舍堂署規制煥然試者便之其

後郡人改建試院君命姪步雲獨建一棚而躬至郡經理其  
事工以完固邑中歲祲米價踴貴民情洶洶君倡議聚公米  
平糶首出貲勸輸輸者雲集邑賴以安其他修橋梁道路惜  
字惜牛諸義舉君無不與事亦非君不辦也君軀幹修偉美  
鬚髯目炯炯有光重然諾喜排難解紛視人事如已事戚友  
皆倚重之顧胸次軒豁識超邁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介然  
不肯爲人有惑者立勸止之雖嫌怨不避故人益重君始余  
識君於竹溪書塾喜君語言俊爽遂訂交焉余官京師久告  
養旋里君假館課生徒命子一恕從予游前後幾十年朝夕  
過從歡甚比余服闋入都而君以長逝聞矣嗚呼君始當父

兄繼逝之餘子姪百餘人以一身支持門戶卒能使一家競  
爽羣季和睦外侮不生其才有過人者晚年閱世益深見道  
益熟意氣日益和平顧雄才大略不獲大用於時僅著於家  
庭鄉里間爲可惜也已嘉慶乙亥卒年六十有八以子廷杰  
官

封登仕郎福建貓霧司巡檢

陳孝子傳

鍾斯敬

邑舉人

孝子姓陳名盛森居邑北之黎源里父世龍生子二孝子其  
仲也甫七齡隨父廬大母墓曰必歸省其母劉孺人無間人  
故詢則應曰吾父知有母我豈忘之乎衆由是奇之稍長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百六

外傳喜聞先生長者談忠孝事晨出暮還依依父母側雖兒  
曹數復翫戲絕不往已而孝子成立親齒日以衰家又無涖  
歲資遂輟學習岐黃焉母羸善病偶疽發背潰委頓牀第間  
不堪逼視孝子時以口吮潰處傅之藥乃漸平復初不覺其  
穢臭然父犯喏血氣喘而瘖瀕危孝子愴憤願以身代遍召  
醫巫衣不解帶者兩寒燠聞楚有神甚著卽祇肅走數百里  
祈之路遇人授紫丸二因進諸父疴頓失嗣又侍父奔母族  
喪比反而雨暴至臨岬父忽驚眩墜溪中其時溪漲驟發孝  
子躍而入浪花全湧力挽之始得幸抵岸而父已息奄奄不  
省人間事矣急昇回家半晌卻甦卒以濡濕中傷成蠱磬百

方莫能愈後有不識者扣扉爲言得雄雉和棧餌當已孝子  
竊幸轉復以雉難卒索爲慮越日舍之西園瞥一鳥飛來趨  
而睨之雉也且雉亦不去孝子獲焉果以是瘳其父是二疾  
也胥沉綿殄殊非尋常微恙比卽孝子亦幾窮於調護所遇  
與扣扉者究不知何許人要其所指授皆驗而雉之應念而  
至則益奇鄉之人咸適然驚齊其口謂非純孝之所致無此  
也孝子貌不踰中人而坦真抱慙或免醫治癥瘕不啻身受  
歲時供侍一取給於業醫常示甘旨作饌而已故食淡人饋  
之雞豚必盡留養父酬醫者佩其德頌體其孝瓜果珍饈之  
投往往麻集父以此彌暢壽躋八十乃終終之日孝子一慟

幾絕旣塋倚廬墓所朝夕號痛寢寐中猶時呼阿父戚鄰勸  
其節哀輒愴然曰昔吾母逝吾不敢以哀毀傷父心不得廬  
終喪委曲承歡慰父然背父固屢屢泣不能自巳今苦塊餘  
生復何往不令吾肝腸寸裂耶言次復嗚咽不能成聲聞者  
莫不流涕喪畢每飯仍設七箸奉父母遇忌日弗勝悲戚亦  
所謂事死如事生者矣至孝子篤友于善排解首創家廟捐  
襄義塾諸可稱事甚富余以爲俱孝德之所發者

跋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元虞集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  
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甕盎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

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  
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  
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  
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萬載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  
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  
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嘆曰  
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  
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  
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  
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

無一事之跡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跡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采學古錄補

韋侯邑志跋

明知州 辛敏道 邑舉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九

是志之修也有名公巨筆弁之於前已得作者之意而揚扃之予何敢贅一詞顧萬之有志者權輿於成宏增葺於嘉靖代不乏成書亦危修危廢致令文獻莫徵丹鉛無主迄今九十餘禩一旦屬其成於侯振一邑陞典然後知侯之七年不遷天故留之爲予萬垂不朽之澤者也夫昔之涖茲土者豈無志薄鷹鷂者乎然而未必皆鸞鳳豈無寧爲保障者乎然而未必皆尹鐸又豈無寓撫字於催科者乎然而未必皆陽



城比三載考績卓犖者固超次而升循資者亦秩滿而擢獨  
侯七年於茲三善十奇數登薦剡兩隨計偕蓋跨尹鐸鞅陽  
城而獨以鸞鳳枳棲於彈丸凋瘵之邑如此其久也甲戌春  
主爵者條上治行卓異悉奉內召而侯與焉萬之民拭目踰  
踏金馬之班烏臺青瑣之列矣竟以逋累留滯至今夫惟歷  
年多因是閱歷熟而諳練深凡山川之險夷戶口之登耗徭  
役之繁簡人文之衰旺士習之貞邪累代之沿革廢置民間  
之凋敝痛苦靡不悉其腴理載在民隱諸刻若越人之洞見  
一方以故隨事編摩臚分縷析成一邑之書勒千秋之鑑俾  
後之人得以按圖索驥探病得方真適治之指南而救時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十

鍼砭爲予萬垂不朽之澤者也今聖天子銳意吏治詔求天  
下郡邑志此志進而垂乙夜之覽必將曰萬之洞悉民隱如  
此何憂吏治哉異日徵書且至曰予爲萬得人此志其矯矢  
矣予故曰侯之七年不遷天故留之豈無意乎若夫摭摭品  
藻幾經校讐閱陵谷之變遷痛江河之日下發前所未發增  
前所未增則固翩翩司馬而雁行董狐矣諸名公已能道之  
予何贅是爲跋

韋侯志跋

明知縣

鮑紹湯

邑貢生

邑有志猶國有史也國非史何以統異而致同邑非志何以  
徵往而俟來顧史之法在略非好略也採摭難實眞廣難核

不得不略也志之法在詳非好詳也蒐羅宜徧收錄宜恕不  
得不詳也有能於非詳非略間而邑以志重志以邑傳者乎  
若韋侯青岑翁吾邑之志是已吾邑稱巖邑實疲邑也侯繇  
名進士莅茲土下車以來蒿目時艱束於功令思欲寬撫而  
不可得當路之索解甚亟小民之供輸愆期朝夕持籌矻矻  
靡寧獨能於簿領冗沓中作詩文若干卷尋且繙閱舊志歎  
息嘉靖甲辰缺布迄今九十餘禩世數既遠遺事實繁私念  
綰符七載此志不一重新之曷以令通邑生色而政教不幾  
頓乎因是召諸鄉紳暨弟子員并耆老有知識者進而諭之  
若謂今昔殊時修建有待曩山川之勝復宣洩幾何人文之

美復映發幾何貢賦之納復加增幾何政績之善復興舉幾  
何高逸名藝與孝義貞淑之可嘉賞者復流傳幾何各以所  
知見無溢美無索瘢不次而陳之侯受而覽焉自公之頃不  
厭猥瑣不恡心目之力俱手自刪改自訂正自繕草以付之  
剞劂與過疑寧過信與過廢寧過存用意忠厚真得善善從  
長之遺大要出於詳而要亦不得不詳也志成是可徵往俟  
來矣抑侯之成是志也詎徒肆搜稽示整暇以備近代之偉  
觀已哉亦惟曰吾旦夕脫離去而後之宰是邑者閱若志當  
必有灑然迥然親自勸以勸邑人覩其美則反是者醜矣居  
官者務跨軼前修貞教有方董率有條引之康衢大道以爲

民計待治者務力追雅道急輸公無煩官府督責而後者變而樸澆者變而馴悉茲飭振起以自爲計俾山陬增美戶多可封人多君子允成醇龐景象侯之意在斯乎侯之立言與德功並垂不朽亦在斯乎至若侯之苦心焦慮恤邑仁邑者具在民隱六刻中邑中父老子弟戴侯誦侯者具在德政錄中茲不復贅湯黤淺非能文者因粗述其概以復

鵝峯詩草跋

國朝 李榮陞

詩之作也矜其富不若率其真行滿天下歸於陶冶性靈而已乾隆戊寅歲予就館城東與鵝鼻峯近汪子濟川作楫頻過晤語予曰吾不赴近人詩壇於詩不多作亦無留稿也以

是轉徵其可詩然君蘊出羣之才以經務鳴於縣惟癖山水與予同重九日偕宿檀下辛象川館攜以登城南天馬之山四顧愴然曰吾其終老窮山乎久聞廬山名勝多地主宜得附遊以抒吾興明年秋闈畢遂相偕下舟章水屆朱溪風阻起陸一火夫持被間關山之南山之頂十餘日隨興留詩返舟會城值揭榜以予獲售經理旬日而歸比予通籍南北獲覽佳山甚衆於匡廬亦環繞不一未嘗忘舊遊而君去世矣前歲歸里屬其族賢崇納曰君家某叔吾忘年交也遇未酬其才在昔縣事糾紛君率二三同志爬梳就緒邦人士咏之其勞勤委曲恐久而易渝願得自臚一切并所雜著讀之既

而其家有所避僅將詩稿來予反復再四喜其意新而不涉於浮詞愜而不墮於俗性情夷然盡洗酬應矜夸之才筆墨間時露山川光氣陶冶至此卽詩亦足傳生平矣君晚歲息影鵝峯間一附糧艘至都門覽宮闕之壯賦詩云含情默欲效三呼歐陽公所謂老而志不衰深可念也此編前半皆戊寅己卯之作早以相示然今稿中訛字乃多又脫去孝服僧黃嵩二首記憶之餘悉爲補訂完好併予同作二首附後他年有續廬山故實者或不遺焉丁巳季冬

書辛君映斗請減瑞袁浮糧後

尙書 萬承風 義寧進士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年命入覲吏陳地方利弊江西右布政使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十三

公應會巡南道僉事安公世鼎以瑞州袁州重賦告

天子下其章於大司農令量吏覈實以聞得

恩旨減免於是兩郡七邑之民莫不含和吐氣頌

皇仁之如天而深感二公之能承宣乎德意以布於下也乃其事之

謀於始以善其成者實出於萬載辛君方二公之入覲也泄

江右未久不習知民間事疏甫屬草君前請曰在官言官禮

也盍請減瑞袁二府浮糧乎莊公固深知君安公亦以莊故

同聲曰若何君袖中出一紙本未粲然二公矐之疏於朝閱

一載而果如所請當是時微君言幾無有言之者旣而中丞

檄郡縣覈元明糧額二郡士民執志乘爲左驗而袁州在前

明時有大勢力者宜早請請宜無不應中丞詰袁袁之民無以辨事幾隙矣於是君乃得比校法蓋袁屬邑與吉安之安福臨江之新喻鄰安福新喻田三則上則之糧僅及袁之半袁田惟一則磽确不肥地醜而租挈重徵課或乖昔準中丞允其議嚮使君無任事之才度務之智襍被從使車後輪籍計帳逋餘懲負枵鑿其言言也或未必聽卽聽矣而中遭駁詰不精司會參互之術瑞賦減而袁賦未必果減也君之見理明而處事當卓然有賢士大夫之風矣是舉也君出已貲三百金爲勾當之費事賴以集厥後有議田分三則加丁糧者卒以前議莫可增益而止君之力能除前三百年之害而利且被於後百有餘年昔陳宜中之先爲吏常以利物爲心缶投一錢後遂不可勝計孰若君之一舉而衆善備哉宜乎後嗣之益昌而大也君名映斗字鼎卿袁州萬載人其他行具家傳余不復書書其請減瑞袁浮糧始末如此嘉慶十六年辛未仲夏月

壬辰邑志跋

郭大經

右新纂志乘三十卷蓋邑侯衛松甫楊肖巖兩先生屬經偕同志輯而成之也邑之有志爲一邑公論所由定卽後世公論所由定成於一手實難集衆手爲之苟或依違涉私公論曷定哉斯志之輯就舊志所存者修其蕪而歸於簡明飾其

俚而加之潤色其他生傳瑣事譜序壽詩輓章諸以失檢貽譏者概從芟易舊志舛錯者取証史書亡軼者蒐宋嘉定等志及直省各通志先正諸集補綴之要其論之所定悉以程中丞刊發章程爲準式存乎其公詎能徇乎人之喜厭非經與分輯諸公有所矯異於其間也誠不敢沒一邑公論以存後世公論而已後之博雅君子覆眎舊志諦審斯志當必有共諒此衷而仍存公論者不無厚望焉道光十二年秋七月巳酉土著志跋

辛辰雲

易邑志爲土著創也曷爲以增訂原編言名創而實因不敢攘善也先是癸未甲申閒邑先達郭星嶠先生應聘修志遐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十五

引旁徵裁以程式整嚴博瞻視昔之冗濫而多遺者不但過之惜衆論不一傳者寥寥幾爲名山秘藏矣然補疏漏訂舛詭旣有光前乘又自雍正後志曠不修經羣力上下蒐羅俾九十餘年人文故實粲然著明以爲後來者憑藉功尤不容沒奈何因細故掩全美乎雲念此久思與賢士大夫商訂畫一期可通行而未得其會客歲大中丞吳公擬修通志徵乘各屬劉象久明府奉檄集議僉以新舊兩志爲疑而屬雲總其成夫弁陋如雲何敢言志哉顧念傳述易於創作遠溯不如近徵郭先生原編具在稍加釐正增輯事半功倍即可應命因諭先生子海門明經海門欣然出以相示諸事和衷期

歸委善雲方喜海門不膠俗見可謂善繼善述而同事諸君亦皆合心并力踴躍趨公若以鄙見爲不謬者豈非先生之書應時而顯之一會耶不圖客籍自分畛域不得已呈明分修兩不相謀以杜爭端此土著志所由名也然名雖別而實則一凡本籍事宜壹以原編爲底本衆欲亡者亡之衆欲補者補之衆欲續者續之意所未安時復盡愚事增文省篇帙略相當非敢謂有功先生亦庶幾千慮一得使先生廣蒐文獻之深心不因細故而晦而雲亦得附青雲而顯也韓子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豈雲與先生之謂夫道光己酉季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頁六

學馨堂册跋

辛孚德 邑主事

己巳春鮑君鍾瑞持學馨堂册囑予跋其後予讀是册有名公巨筆弁之於前取捐建諸公之意而發揮之奚俟予之贅言鮑君曰 聖誕致慶盛於江浙江右惟樂安縣首先奉行他邑尙多缺畧是册之刊所以記往事而風將來也願得一言以爲勸予思神廟香火佛門供養皆以福田利益之說聳動人心求之者多故奉之者衆至於 聖人則祈禱有所不敢祇以立人之極理所當尊非若求神禮佛之出於冀幸也向非有所觀感人心曷由奮興乎昔臧榮緒以庚子日陳經拜奠史傳書之膾炙儒林然止一人之事尙未能以一

人之誠敬使千百萬人得藉以抒其誠敬維典禮於不做也  
今鮑君於 文廟葺新之時捐錢若干緡嗣復倡捐田畝又  
有郭君如衡如磐捐田若干把踵起應之宋君鳴謙鮑君承  
宜相繼捐貲而 文廟香火 聖誕祭費及增修祭器得以  
概舉俾一邑之士於上丁釋菜而外齋戒沐浴駿奔走執豆  
籩踴躍濟濟如升闕里之堂而效陳經之拜是以一人之誠  
敬使千百萬人得藉以抒其誠敬也較之新廟宇崇寺觀以  
有用之貲財興無名之土木其爲人之賢否若何也章程契  
約詳載是冊井井有條行見散布各郡縣聞風興起共襄盛  
典以仰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十七

聖朝尊師重道之雅意將以是冊爲號召焉是又諸君用心之深  
且遠也詎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予故樂書之以爲好義者  
勸

濟渴堂跋

劉履安 邑廩生

曩者

安

先君與堂內諸

先輩釀金若干以興此郵亭驛站

烹茶止渴之舉名其堂曰濟渴自嘉慶六年迄今道光三十  
年已閱四十九年載其間始進斯堂者五十五人頂進者十  
八人續進者十五人各一股共成七十股但股中前輩存者  
少而沒者多甚且徙居靡常聚首維艱每當祭虔先代 茶  
神及妥同堂 先靈各後嗣或不來其來者必待詢及先世



而後知其為某前輩之裔諸君子懼久而難稽也爰商立冊以紀七十股之人標其姓名詳其年齒錄其子嗣俾來者彰彰可考而凡一切堂內條規與夫所置田宅店房各契據亦皆附載至七十股之人之里居行事祖父孫曾則概從畧蓋修冊非同修譜其體固宜如是是舉也始濟渴於東一路而繼及於西其南北兩路將次第而漸濟之耳冊成

安承諸君

引

高岡雅韻引

明范以淑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跋

百十八

萬載鳳池劉君以名家子聯姍王室秩眎下大夫歲食縣官租稅稱驟貴矣而為人溫然如玉恂恂如儒生雅有聲俊傑間方三十壯耳而諸文人客卿各為歌詩慶之既而出以示余請數語弁端夫劉君者不以翠釜具列娛其口不以輕縑文繡華其躬不以螭首蛾眉悅其目不以暹雲落塵逸其耳不以怒馬雕輪適其手足襟度迥出常人而惓惓於聲詩之是求其人中之鳳乎詩有之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干彼朝陽今劉君際聖天子龍飛之運從容來儀視枳棘之栖奚翅千里較秦臺當復勝之而諸君子之作皆雖雖大雅鼓宮鼓商靡不叶應卽嶧陽之桐音不是過也余乃艷羨之

而以高岡雅詠名焉第余乃以春蚓秋蛩之鳴先之能不駢面因附諸君子質於劉君以爲然否

茅窠微聲引

明學正

龍愚卿

邑歲貢

予爲兒時見羣稚輩戲逐相競選茅管之巨者截其兩端長僅五六寸許剝中實修其膚之完而空窠者以吹之吭然有聲鏗然悲壯仍宛轉抑揚高卑亮節與篳篥相似不能附響於樂府也及予頗知向方尋繹章句餘暇博採古韻三百篇無論已求其所謂漢魏晉宋之乘宗旣又究盛唐中晚之法律穎悟未透識趣未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靈龜出水無蹤可追於是研精孳志搜元剔遐而根極理要刻苦煅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引

百九

煉尙齊集獲或因事寓物或感愴懷思凡一切發揚蹈厲諷誦比賦咸欲其體備文質情兼雅怨然而明暗異姿靜躁殊形賢愚有常類拙訥相倚薄以故格體卑俗氣調促迫竟未能脫越舒徐卒廼翳類蒙昧短忌膠固雖學步藻林苦覺邯鄲之刺謬效顰藝圃徒窺西子之精神大都興象泯迹風骨詮落嫩惡弗暫勸懲曷由而昭耶是以未敢擬古作者姑自爲一家言牒帙成叶揮毫積韻殆猶茅窠之聲弄戲於少小已爾因驟括取譬以茅窠微聲名篇豈曰詩云乎哉嗟夫俯仰物情流連景耀頻觀法於大雅未半解於小乘登高日卑行遠屢邇信乎作者之難也予不才攻玉於山石速戾於鼠

璞不愧謫陋狂僭益甚庶幾大雅君子萬一矜吾志焉可也  
是爲引

縣試公宇樂助簿引

代邑令來

國朝

辛炳晟

故事鄉會試有號舍學使者按臨所部有考棚用以壹思慮  
便勾稽也郡縣試之於學使者試特始事也其得失宜若無  
所厚繫然而始進之階其由郡縣試尤多裁擇之不慎則有  
能者不得與使者亦無所據而知苟防閑不密或居處不如  
法不獲專意文事以盡一日之長卽裁擇無由當則試舍蓋  
其重也余筮仕萬載歲丙辰丁巳兩奉文縣試縣童生來者  
千三百而未止扃署門試之堂廡不能容多露坐階下甬道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引

百二十

中雨至無所避則散坐儀門及內署各軒下勾稽固難焉而  
所爲試席坐具官不能辦必待其人之自備計縣之爲置百  
有四每考符一下鄉居者競走數十里入縣假具戚友家無  
則謀諸寓肆往往先期輒爲人移去稍遲又無地可庋唱名  
旣入而索且爭者聲相鬩也或臨事乃將則懷餅囊筆力旣  
不任而又格不得行及卷已納獨力不能持必待其曹四鼓  
旣瘁矣三兩人肩捧肘挾而出署門固餘地無多諸童僕偵  
迎者復擾塞其間力盡氣竭物相戛擊有聲而敗闕不可得  
償者比比也其每覆而入而出也復然值天苦雨水泔泔著  
背項間鞋襪踏泥濘猶相與力排負而前蓋不獨鄉之人苦

之城之人無弗苦之余每見未嘗不勞苦之也諸應試者聞  
余勞苦爭羅拜而前曰是無試舍使然也縣之人病此久矣  
願有以易之公立試所繚以重垣列以廊廡爲厚板使凭與  
坐承以巨石使無動移如是則一勞永逸大功德無量已而  
諸父兄送試者復以請徧詢之士紳亦胥言便而余猶難之  
蓋官地經費無出官文書亦未易了也衆曰不然請無用官  
地並不費官帑卽無勞官文書而事可集蓋先是縣守備旣  
裁其廩地奉文變鬻縣人醵金公購之將事此者有年矣去  
署地不數十武一發卽至也其費則城鄉間有子弟與試者  
胥能任之誠一倡鼓掌應者當百倍余曰果若是是其可行  
於是其擇尤公正者若干人司其事繕輪冊以聞於余余乃  
戒之曰諸能輸者多寡唯其意不能者止能而不欲勿強言  
未旣而踴躍願輸者趾相錯也雖然益慎之財入出必謹毋  
侈毋苟以謀終久是在首事者蓋天下事意雖美患衆之不  
從助雖多患已之不善以余所見州縣著稱者省會有試館  
都門有會館鄉會試道路之費有田苟衆樂從而善厥事豈  
惟縣試之宇哉其由是有餘力焉卽一切可次第舉也勉之  
而已衆以爲然請識其緣起遂書此爲引

惜牛堂引

辛炳晟

夫私宰之有禁也本諸無故不殺之文此亦道與教合之一

事也有心者更引以業報之指刷印徧布說法益明且切敬  
信宜滿天下而近在一縣尙有不及變者惟其依託於禮與  
法所得行黠者因緣竊以爲姦利而久且成俗此吾黨惜牛  
堂之所由起也先是學中丁祭春秋例購大牢必與販鬻者  
謀之祀禮成而歸胙於主者暨所事一切輒使殺牲者坐而  
割肉於庠門屠沽者見而心利之每先期暗勾致竊匪窩戶  
牽牲入城曰此祀牲也屆期則明目張膽列肆懸權而鬻之  
曰此祭肉也旣而武廟之祭有三文昌廟之祭有二亦復然  
於是一歲中學前之屠牛無算矣而諸鄉中村市墟場各有  
赴集及演劇賽神之期皆公爲宰劊遍設湯鍋不得問所從

來蓋雖有委以彈壓者積習相沿非徒視爲固然亦氣餒而  
利奪弗能禁也嗟乎物力之不惜而耕本日以艱耗生計之  
難保而盜風莫可蹤詰無罪而就死地曾莫閱焉蔑法敗禮  
更無待言此政澤之所無由徧及守土者之所未遑一一整  
飭也有人心風俗之責者忍坐視晏然無以振救之乎吾黨  
諸同志乃相與謀於是丁祭之牛則學中首事領其值於官  
而代具之諸同人又醵金購產爲惜牛會每武廟及文昌廟  
之牛則以會中之貲佐其值於官而代具之每祭唯供一牛  
不得濫冒多牲肆刑殺也諸墟市神會則屆期共請官爲厲  
禁有私市牛肉者相糾發無少貸率歲以爲常其有餘貲則

僱傭畚土以遍培近城暴露墳墓嗚呼若是其或可久矣乎  
會既成承事有年立冊垂後爲書其首嘉慶庚午年孟春月  
朔八日

雜著 凡雜文及一體而獨作者俱歸雜著依時代編次

黃璧元瑜字說

元吳澄

玉之爲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有琥有璜焉而禮天  
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爲貴昔有一璧當十五城天下皆  
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蓋非他玉所能同也萬載黃君名璧而  
字與其名不類予爲更其字曰元瑜瑜者玉之至美也非至  
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百十三

無垢可磨接於人者溫如斯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  
其宜於禮天也吾知其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  
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信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  
爲轉運司屬官持身謹清夙異儔輩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  
之若無漠然不以動於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  
其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予既更其字因爲之著其說  
而俾異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采草廬集補

瞻思堂解

明葉璽

石堂龍子善一日持瞻思堂冊事狀以請云以仁少失母壯  
失父次第空歸結廬於墓時邑侯義成劉公清江張公暨庠

師鄉英咸哀之詞扁其堂矣世人羣而議之余因其請愧弗能寫其心姑爲之解人之議者曰而過爾矯情爾近名爾且飭於昭肆於冥爾夫割股廬墓賢者過之然吾觀世之峩冠方屨誦詩書師周孔者或於其親不能無違言臨喪無戚容旣葬置之無復徘徊瞻戀之意此孰與子善之過乎曰矯則矯耳獨不云習與性成乎矯而至於父母之喪悲號歲月試設身孺慕不已難乎若曰好名也非有意爲善乎古之君子篤實而券名今之君子徇名以就實實至而名從之正惟恐其不好名亦何惡於名也而至於匿瑕飾瑜之說益刻核之論矣子善之爲是舉也非人強而迫之非法制而繩之胡不

可徇俗而必爲此者非真心自不容已乎充此慕終身焉可矣議者又曰孝必有徵古之人若王中楊暉華秋輩皆因廬墓動天地感物類龍子之孝天亦何靳而不徵之以祥乎噫孝者天之命人之心也君子盡人之命以立天之命固不以祥不祥爲加損也古云和氣致祥離則不祥莫大焉吾以人子順親得親苟其心一毫未協皆君子所憂爲不祥者舜底豫而武周無憂乎文考非家之祥乎乃曾子易簣啟手足而呼小子是又不以死爲不祥而以全父母之遺體與無憾於分義之爲祥也子善邱園自珍顯揚未遂一出言舉足兢兢焉存冰淵之恐以無貽憂先人明發式穀繩繩振振休徵孰

與鳩兔甘露親喪所自致區區物論固木秀之風行高之疑  
惡足爲子善重輕哉嗟嗟世人盡子善子善不足稱子善不  
多有而不予善者可愧可赧而何暇置喙也子善勉之

禱雨文

明邑令 陳 璨

上命濫宰是邦生民休戚之所係年歲豐歉之所關言念子  
民方盡力於三農忽驚心於亢旱方當早稻秀而將實之際  
晚禾苗而將秀之秋高旱則葉捲苗枯低窪則泉乾水涸東  
作之功安在西成之望何有倘臻奸貪蠹政殘虐良民有傷  
兩儀和氣之祥有傷天地好生之德璨甘當一已之咎毋貽  
百姓之災特於六月七日爲始建設壇場於城隍祠下命延  
僧道看誦經文一誠歸命於穹蒼萬乞幹旋於造化甦禾稼  
於將枯之日潤隴畝於旣涸之餘於焉五鄉無呻吟之悲百  
里有謳歌之樂官民胥慶市野同歡謹告

祈晴文

陳 璨

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辰時至二十九日巳時霖雨傾盆有頃  
公廨毀損人民渰沒田疇稼穡衣糧牲口房屋橋梁漂流浸  
壞不可勝計而雨猶不止推原所自蓋由縣令匪人民受其  
殃本職素無才德忝膺是任若有欺公壞法貪賄害民甘以  
一門受殃伏乞散雲息雨大明麗空毋貽黎庶受災庶幾責  
有攸歸生民幸甚國家幸甚



驅虎文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災宋均至而東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寄神膺國家顯佑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足以驅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若用神兵驅之或隱遯山林或遠避東渡乞賜陰陰陰三玻若用獵戶捕之使粉身碎骨或剖腹詣街乞賜陽陽陽三玻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祭龍觀察文

明邑令 徐一唯

禮莫大於分道莫大於忠惟公秉乾坤之間氣爲昭代之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十六

雄堅貞起於天性忠義篤於淵衷按浙省而持憲節居藩輔而抗至尊原其心不甘事夫二主而衣帶數語誠執世範俗之奇功是公之死可謂善道又何愧文山之正氣與張許之高風茲當道特表行跡崇祀典俾血食於芹宮一唯奉文到日景仰熱中拜首豆觴惟靈爽是依來格於斯尙饗

瞻思堂賦

并序

徐一唯

余讀七篇至端木公築室於塲獨居三年事嘗撫卷曰賜於尼父心喪者也尙依依不舍如是况親喪固所自盡者乎近世學者執漢儒廬墓非中之說遂視此事若有所託而逃不知事固依乎中庸尤當觀其誠僞洵根於一念之

誠則古人友于兄弟者固有以身代之以痛分之者矣又安得以廬父母之墓爲迂耶余令茲邦三易歲矣探風問俗令有責焉龍生以仁孝行久勒口碑值公暇披閱瞻思堂集玩諸名公載筆而龍生之瞻思誠所謂常目在之中心藏之者也車溪之廬誠身與之依而神與之游矣龍生賢矣哉因託意命詞作爲茲賦以附風人之旨而事之印證固反之此心而自得云

夫何怙恃之蚤逝兮方週期而子遺製芟荷之無從兮誠弱質之易逃長夜徂以難旦兮慨寧氏之栖栖倚北極以延佇兮慕梁公之與歸悼嚴慈之不復起兮歎此離幸有母姨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百十七

以想像兮刻木者誰盼彼車溪兮若天漢之流漸有岡可眠兮寥寥者在茲諒天路之豈遐兮不可階而升隨感四序之迭運兮惟野聞之淒其惟予懷之弗渝兮知造次必於是曾參養皙兮羊棗之不忍嗜親未及養兮徒絕粒以興悲築室於場兮賜慕師尼昊天罔極兮舍親之坵墓何依景曜未照兮苦奔獸之疾趨岸谷岑寥兮聽蟋蟀之鳴時少發憤於下帷兮念書香之不可墮畢集於採芹兮何皇於衡門之棲遲誦梁甫之吟兮九野纍纍笑荷鍤之過兮埋也何爲奄大塊之飄塵兮駟馬未追冥宮之難再啟兮孰是靈衣有墓可廬兮踐履不遺思親而不見兮見親之壤卽若與親而相依

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庸彼蠅飛而蚊聚寄光景於逆旅兮顧  
堂與於薜荔視榮華於朝露兮繚蓬實於辛夷嗟夫邈無內  
顧兮刑于寡妻牛眠逶迤兮以續以似檄諭褒嘉兮帝命且  
至天理之在人心兮孝子永錫爾類

檄交夷黎維潭文

張璧

爲夷情事先據思明府土知府黃承祖揭報安南諒山宣撫  
司黃廷愛等牒呈內稱黎氏孫維潭統兵復國擒斬都統莫  
茂洽收獲印信署掌監國今差宣撫榮國公黃廷愛等領兵  
追捕莫氏遺族及招撫地方本國民盡皆歸服黎氏乞爲轉  
達等情連宣撫司所牒呈該府呈文由繳到道爲照莫氏乃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十六

天朝封賜印章世爲貢屬恪奉正朔未見有何罪狀黎氏果  
何人斯輒敢興兵逼弑握印受成似此亂臣賊子誠國法所  
不容天討所必加者但據牒呈思明府公文不出自監都統  
印之黎維潭而出自諒山宣撫黃廷愛不由南關正路達之  
督備官而由私隘達之土官黃承祖則真僞猶未可必若遽  
興師問罪誠恐濫及無辜且當時諸司勘報稱黎氏俱已盡  
絕今日又焉得復有黎維潭者出哉卽黎氏果有後自當感  
激先朝曲赦厚恩安守臣節一旦弁髦王章公行篡叛法在  
無赦除呈三院會題候命調集京省土漢兵征勦外合先馳  
檄宣諭該國臣民若果能悔悟篡弑之非改圖自新迎歸莫

氏納反符印退守臣節縛出首事叛惡送赴軍門請罪庶城中生民可免塗炭爾等官屬亦可保全首領如終執迷則天兵雲集威震山谷區區小醜如探雀雛本道念切爾曹夷獠無知忍令自貽伊戚合先開諭禍福反逆爲順在今日舍存卽亡在今日幾介微茫毋貽後悔

采連城集補

贈龍母袁氏貞節文

張璧

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事之大者莫如節今考詩以節著者衛共姬一人而已仲尼刪詩存柏舟於經得非闡發幽光以輔翼世教歟然共姬以至戚欲奪其志乃爲自矢之言仲尼於此蓋不能不悲其志矣其後夏侯令女不忍文叔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十九

死至斷髮刑耳鼻然後免於至親之見奪而以節自終爲曹氏婦千載下傳其事者有餘傷焉假令遇仲尼又不但悲其志已也乃今見龍母袁孺人益有感云孺人歸月塘龍先生七年而龍先生逝哀毀幾絕如是者三其子德正君纔四歲德中君尙在襁褓形影相弔服且闕矣於是媼黨憐之諷以再圖所歸時有富室慕孺人賢欲爲子議配孺人聞之遂斷髮斬指以誓議者始寢其謀而孺人之志得不奪自是含哀致毀以禮自防堅持日月瑩然白璧無點瑕而力撫二孤訓之學以成名養其父母完其節歸見先生於地下蓋始之所遭與共姬令女同而終之所成共姬令女有不及也夫婦女

鮮不狎暱而嚴重師儒以訓二孤戒飭禮義以維家範惟從容立於死不死之間彼求者不諒徼幸一嘗之豈其未聞程嬰之言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彼以我能成事若龍母者其能成事者歟彌留之日大能受命歟幾於達生乎哉彼其心蓋與下報趙宣子一揆矣豈惟報夫而已自龍母能婦而舅姑寬然不重遺以憂孝之屬也舉家數千指累世雍雍無間言毋亦內德之茂者足助焉家人利女貞有味乎言之鄉台慷慨而於事無濟是尙爲其易而以難者更遺何人將何以復於世之求多者嗟嗟終夫之事者完婦也終母之志者孝子也今其子才且賢異日翻爲國華者二孤耶是又子與母所以交相成也天使授璧之夢至是徵也夫當月塘棄盛年豈不云促不知其促也顧其所以永也與

禱雨文

邑令 陶大邦

謹披素悃仰叩穹蒼亟盼甘霖以甦民困事切某承匱茲壤期冀民安奈何五月末旬洪水汜濫繼今六七兩月旱魃爲殃時將兩月之交天無一滴之注早稻成粟而垂熟者悉轉枯槁晚禾已青而吐穗者殆爲焦萎縱有得於桔槔之灌且潤而晝已焦或滂於畎澮之深源乾而流則竭兼以蝗蟲蔽塹竟何望慰有秋時事孔艱心分徒慘盈盈國稅不無逋負之虞總總民生盡罹填壑之苦某前已虔誠同巫步禱擊之

泉泉神弗應詣之洞洞闕無靈雖然雲起自郊隱隱聲藏霹  
靂奚見月離于畢洵洵瓢瀉滂沱今擇七月二日再合法人  
某等祈叩元天上帝洎城隍神位惟神鎮天立極治世存神  
皂纛高牙北方壬癸水惟其統御元龜鋒劍南方丙丁火敢  
與抗衡威赫四封靈昭一邑擬患災之禦捍藉蒼赤之綏安  
今上澤壅而弗流實天譴示而未已某等吏無善狀致茲旱  
以誰尤神乃有知矜此民之何辜重念青黃之值接豈宜饑  
饉之游臻憂念如薰靡神不舉伏願傳宣風伯號令雨師雉  
封四郊頒三日以往之霖則廟食一方作萬載長生之福鞠  
躬以俟刻候爲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十一

畢侯闢荒圖說

知縣

鄭邦德

邑選

萬載窮鄉也田多亢曠而租入有限地且僻陬而穀又難通  
以故輸納不前逋負日多況與異境相連貽累荒賊種種難  
舉如西鄉河嶺連接瀏陽之東鄉大圍山烏虎洞黃石洞盜  
巢也其田瀏陽之人越境而占萬載之糧曷自而輸此民之  
大患存也再風嶺山書堂白水離縣遙遠田率荒蕪民皆逃  
竄田之荒者愈荒糧之欠者常欠又奇圍竹渡橋墩高城濠  
田皆亢陽無水之區雖日有事於耕耘而不能享夫粒食畧  
觀數處自昔爲患使無道以處之不知後之狀何如斯土斯  
民曷由而濟乎我侯勞心焦思事爲之所曲爲之謀或捐俸

以給牛種或貸錢以立甯車或授之役差以爲抵銷流移者  
招撫之失所者莫居之民樂桑麻之境還買犢之風桔槔有  
聲刈穫相望立一時之規遺萬世之利以視唐張全義闢關  
中蕪地者同轍也宜圖各處地土之益以昭示不朽云

策筮館聽鐘鳴說

譚經濟

鐘之鳴必視實之大小以爲鳴之遠近擬升之鐘崇尺之磬  
擊之使鳴近不過聞一室遠亦不踰百步非擊之不力聽之  
不聰也其實小自竭其聲而不能加耳若萬石之鐘則不然  
小擊之則鳴聞數十里屢曩之山不能蔽茫洋之江不能阻  
掀天撼地之風不能逆之使返蓋其實大鳴之遠自如是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三

豈惟鐘哉鐘以聲鳴人之鳴不止於聲也上者以道學鳴次  
者以功業鳴又其次者以文章詩詞鳴或鳴於當時或鳴於  
異代或鳴於無窮與天地相悠久何莫非由實之大小爲聲  
之遠近哉外此或以酒鳴或以琴鳴或以刑名鳴或以術數  
鳴他道鳴怪僻瑣碎不足數也然則由鐘之鳴以求人之鳴  
其近其遠緣實詣何如耳顧鐘之所以能鳴遠者人知聲之  
出於銅不知銅不自以其聲鳴也曠歲累月以採之積之既  
豐則又百煨百煉去其似銅而實爲銅累者或三取其一十  
取其五然後治之鎔之納之於範圍密其外洞其中又釁之  
以牲而懸之於高虛而後聲出焉否則銅與瓦礫無別聲且

無安能鳴遠哉知鐘之所以鳴遠則知人之所以鳴遠有自也余館淨安山房盈盈一水之隔清夜聞鐘洋洋盈耳因題說於壁以爲有志者勗焉

禱雨文

韋明傑

嗚呼萬邑居山谷間陂塘蓄洩水不以時雨暘稍愆則旱澇爲憂迺者自春徂夏霖雨連綿早禾薄收民已告苦入秋以來亢暘爲虐晚禾焦枯民情皇皇莫必其命吏茲土者寢食不甯禱於爾神亦旣三日矣雲欲合而忽散雨欲滴而旋止赤日皎皎星河在天意者誠未至神勿格歟抑亦政刑有未平賦役有未均奸蠹有未除冤鬱有未伸歟將毋功令森嚴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三

連負歲積莫之請寬荒瘠日甚莫之議恤上控或未力歟胡兩年率沐神之麻而今至此極也吏卽失職咎實在吏民則何罪願神其憫民之苦赦吏之愆速爲請命於天呼吸雲騰甘雨沛至俾坼者以潤槁者以蘇稍救萬一皆神之賜不然一日不雨苗其槁矣再日不雨苗其盡矣一方民命判在須臾憂心如灼嗟何及矣神之念之能無恫然其無使久疲之民重罹災沴而國課將無從出吏之爲罪滋大也是用率我士民匍匐申請待罪神前仰祈昭鑒

再禱雨文

韋明傑

天乎而竟不雨耶神乎而竟不請命於天耶惟茲秋旱嘉禾



將枯以蘇民困則惟甘雨元雲方合胡復開也霖雨欲濛胡  
復止也吏率士民匍匐街衢五步一拜十步再俯雖云以文  
此心則虔惟神有靈胡漠不之恤也將謂民之頑悍宜降以  
殃則加派已苦豈堪又重之罰將謂吏之失職獲罪於天則  
願以身當豈宜遷怒於民繁此田穀非獨民藉以康食將國  
之常供於是乎出豐年穰穰猶恐不足以應徵求也而今既  
罹於水復罹於旱三農失望無成焉有民無民焉有賦吏之  
降級亦云極矣將不益甚之罪耶昔有令望蔡者歲旱視民  
田災甚者悉蠲之抗章自劾曰甯吾得罪毋病我民竟獲所  
請今功令何如而可言及此耶惟神享民之祀愛國之典當  
爲吏籌之熟矣敢微靈貺甘澍下傾膏我槁苗少冀有成將  
國與民兩賴其賜是用設爾壇墀齋祓以祈神其如在憫茲  
微誠倘弗終拒錦水龍山敢忘神祐

禱雨涂泉文

韋明傑

嗟此疲邑苦旱連綿何期今歲又不逢年八夏以來烈日熬  
煎青青禾黍立槁原田竹山取水震隸方涓旋復浹旬不見  
淪漣吏心憂皇寢不成眠爰考志乘城之東偏有龍居之是  
名涂泉亢暘爲虐官民禱焉乃率僚屬親詣告虔于和召灾  
實余之愆萬姓嗷嗷情則可憐願言湔滌呼號于天勅彼龍  
神或躍于淵尺水與波時一轉旋雲霓望切忽復遷延民力

無施徒勞朕胼國課安出吏罪萬千匍匐伏請假詞以宣庶  
幾終惠仰藉重元

禱雨城隍廟文

韋明傑

某莅茲土已及五稔歲禱爾神皆以雨澤愆期也今四五月  
多雨民獲播種庶幾有秋不謂六月以來正大雨時行之候  
商羊不舞旱魃爲虐穰者不實莢者不秀饑口嗷嗷倚爲續  
命天忽奪之嗟乎痛哉吏實不德召災者屢民則何辜被災  
者數躬同父老率我士民亦旣沿街步禱而精誠未孚神罔  
顧咎嗣當徧告羣神互相默佑竊念神爲一方之宰朝廷勅  
封顯佑歲時奉祀專有責成願神其速請於天興雲致雨立  
蘇槁苗以解民困毋使羣神得分其功憶昔歲旱呼神不應  
擬往竹山禱於石洞忽荷神床霖雨滂沱行遂以寢至今誦  
神之功茲豐凶之闕只在信宿計無復之將吸龍宮之水以  
施法部之仁神其有意相茲行也則亦神之終惠斯民也若  
吏之失職其請以身當之

禱雨竹山洞文

韋明傑

惟茲石洞實龍之宮源出竹山水經其中前後虛敞深窅穹  
窿空谷傳聲乃蘊靈蹤歲旱必請有感斯通禍今六月烈日  
如烘陰雲作合忽散以風田疇焦卷有害稼種秋成失望責  
在我躬爰遵舊典禱於應龍惟神變化爲天所崇願施法水

暴雨瀧凍飛甘灑潤大地沖融以蘇槁苗歲事有終農民歡  
呼誦神之功吏亦鼓舞尸祝無窮

聖廟雙桂書事

韋明傑

歲壬申余議葺學宮學博徐君董其事薛君蔡君左右之已  
告成廟貌如故堂廡一新因婆娑雙桂之間見秀色獨挺標  
韻襲人有欣欣而向榮者問誰種之則鄧生文輝移自山中  
問幾何年則萬曆丙午曾未三十年而老幹新枝扶疎暢茂  
廣可偃覆高可參天其有神物呵護者歟嘗聞天子手植檜  
榮枯關世運汗隆斯文興廢我聖祖肇興於至元間久罹兵  
燹者故根重發盛與初本均特有異焉則闢乾坤洗日月開

萬年有道非偶然也而茲胡以雙桂森發亦若與地俱靈者  
然意萬士人文其在今日乎遂進諸士而前曰夫采春華者  
秋則零矣桂不隨桃李爭妍乃於風霜獨秀其色黃其味辛  
其位兌孕五行之金氣而體其堅凝運四時之秋氣而同其  
擎斂蓋示諸士以斂華就實之思也是故不可以不植也抑  
又聞之桂枝之下無雜木取桂屑數斗勻布砌縫中草經宿  
卽萎今天下喙喙爭鳴人立一赤幟家立一標榜聖道榛蕪  
不墮於仙卽墮於釋甚且墮於曲學逢世得是桂老辣之性  
爲之闢榛塗掃畦徑使凡芳衆卉無敢與爲伍者聖道其如  
日中天乎是又不可不植也然道嚴而寬教惠而普夫子木

鐸萬世其提撕在文字其接引在精神上自搢紳先生下至  
耕夫牧豎無論得解與不得解其靈明所入靡不沁以天香  
而滌其穢臭况諸士林沐浴元化寢息此中借彼津筏闢我  
性靈解脫語言文字人人自有夫子語不云乎如聞木樨香  
吾無隱乎爾則桂豈在樹哉得是說而存之鄧生知植桂當  
知所以植桂之意也而第俗之所期香飄雲外種落人間爲  
廣寒仙本爲郗林一枝則猶有功名之心淺之乎植桂之意  
矣學博諸君解頤而笑曰有是哉桂之爲義大也請因以紀  
之遂勒諸石云

零丁代族人受實作

有序

國朝 辛金澄

邑廩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頁二十七

族人聯珍字惟上幹練才也康熙甲寅長沙告變 大兵  
屯劄於萬勦平後誤擄聯珍去其子受實才十歲至孝性  
成日夜涕泣欲往求之以祖父母老諸弟穉不果越五年  
弟漸長遂決計北行噫可哀也已以其年幼聲僮途中難  
於問訊爰倣東漢戴良零丁體書以授之庶有憐其志而  
指示蹤跡者乎

揭零丁訴零丁可憐失怙苦零丁願君子眼垂青指示前途  
識已經僕本萬載人住居東隅族縉紳生逢

聖代無戰征父子相依甘食貧詎意康熙歲甲寅長沙變起烽火  
驚大軍駐萬旂幟明夜半喇叭鼓角鳴鼓角鳴欖槍平唱凱

歸師好光榮牛酒飽喫意氣盈擴得民父給糶薪可憐上有  
龍鍾鶴髮之雙親下有九歲七歲四歲三歲之孤嬰實也較  
長纔十齡八口供養我何能慟哭山阿劇黃精飢腸雷轉合  
家呻生死茫茫斷信音地角天涯何處尋諸君子請細聽民  
父名聯珍昂藏七尺眼如星兩脅直豎若劍橫雙顴隆起侵  
入鬢黃金臉兒國字形暗嗚叱咤聲雷霆嗜哩鄉語辨易真  
藍布短衫足裹膝多斤擔子不丁行去時三十一數零鳥飛  
兔走今五春諸君子指迷津或在山高或水深倘然迎得返  
柴荆鑄金事之天鑒誠

存龍河書院十三經注疏牒

署令 武穆淳 偃師舉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五十七

余承乏萬載已期月於地方利弊與剔慙無毫末補惟得從  
書院諸生童勵朋友講習之業是殷殷也茲屆受代之期爲  
捐廉置善本十三經注疏全部鈐印牒存齋舍俾諸生童誦  
復講貫期爲明體達用之儒因之留語勗勉曰古人三年而  
通一經窮經卽以致用漢儒去聖未遠師傅淵源訓詁有自  
宋儒倡明理學而朱子未嘗不以道學問爲宗惟明人行語  
錄空談直欲舉聖人刪定續修瘁一生之精勤思以貽教萬  
世者皆可度架高閣廢爲無用之書良足慨也我

朝經學昌明

御纂

欽定各經說直接古聖人心印今學官已頒有全書惟注疏卷帙浩

繁虞有無力購藏者故以是書餉之諸生誠能從事於訓詁之學其於禮樂制度名物象數之委竟皆可就是而瞭如指掌物格而后知至宋儒誠正之學不外乎此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乎此哉尤願有志之士由經而史而子集逐漸購藏用以擴充見聞將見士盡經明行修人鮮空疏無用未始非余有以肇其端也余用是不能不有餘冀於陽樂之人士矣道光六年仲夏月

禱城隍神文

署令 楊際華 閩縣舉人

朝廷縣設令而卽飭令祀城隍之神春秋致祭惟謹凡以爲民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百七十九

令治民於明而神保民於幽智力所得而及者令司之智力所不得而及者神主之水旱螟螣所必求呵護於神也今夏五六月邑三遭水患田廬被淹庶民艱食令率紳耆平糶民稍得安茲早穀旣登晚秧初插官民方共望有秋而蟲復傷稼何吾民之多厄也鄉民循俗迎火龍以禳令教以灑油及用菸草毒之之法智力之所及者盡於此矣然蟲未胥滅民懼無禾惟食爲天歲何堪此際華所不得不爲民呼籲也神尙鑒之令果失職則當降罰於令而何爲移禍於民民或應災亦當爲請命於天而何忍坐視其病乞神念無辜之赤子培方植之良苗扇以清風浥以涼雨祛彼蠹賊貽我豐年俾

令所不得而轉移者神實降靈而陰佑之是則神之恩民之福而亦令之慶也際華當敬率民薦德馨而申虔祝永答神功伏惟神察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辰刻虔禱是日申酉戌三刻大雨如注蟲盡殲旃神應何其速也際華謹率士民上神功奮迅四字匾懸廟門以誌神庥

七月二十四日記

春秋內外傳類文疏義

江西巡撫張芾

咸豐元年三月歲試饒州浮梁教諭辛君以是編見示余閱其書輯左氏內外傳文分類而疏解之內傳分六十四類編爲二十卷外傳分三十九類編爲十卷合成三十卷凡古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雜著

百四十一

文章之體例具備而訓之形聲悉明誠善於說經可以別樹一幟者也夫書無注讀者不能了然未讀羣書不可注一書欲注一書者必合群書而會其通乃能曲暢其指是書有不注者固不贅一詞有不得不注者必苦心分明考據精核足補服杜諸家所未詳其於古音今音之同異正義俗義之是非本義借義之可通與否無不剖析入微至於糾正舊說有所析衷或參議論於注釋之中亦皆切中情事講小學者莫能出其範圍習古文者皆可尋其涯涘其有功於學者豈淺鮮哉君著述甚富此特僅見一斑吾知不脛而走海內矣

請赴 吳公講堂文課啟

辛炳喬 優貢

吳公講堂者前邑侯崇祀名宦故海豐進士陸任河東道  
吳公克菴先生造士之遺也夫其延陵華胄康樂好官拒書  
使於逆藩銷鏑烽於危縣義旅有知方之號孤城免陷賊之  
虞固已報在馨香蹟詳志乘矣若其恩隆衿佩化溥絃歌開  
別館以廣生徒育英才而宏獎勵稽經誦史句讀親釐說禮  
言詩饗庖賜飫慈惠既深於保障栽培益切於師儒故爾時  
丕振文壇而後世常留講院雖復仙遊鳧舄僅遺雪跡於鴻  
泥家遠桐鄉空戒手攀於棠樹而推德化者祀文翁於石室  
緬教思者奉李渤於廬山豈其俎豆猶新淵源頓杳者哉所  
以凜承訓指珍奉文規雖陳迹久移而新宮別構歲時展祀  
既修釋菜之儀朋友輔仁尙闕會文之典夫家祠義塾亦有  
課程鄉陬精廬不無甄勸而令層城月旦莫並龍河茂宰風  
流空存槐舍非所以推揚教澤廣啟士途也於是誕日告虔  
同人來會宰官拜後紳士座中因支用之稍舒謀均財之必  
當僉謂擇英髦而肄業則惠有難周緣集課以普旌則義尤  
盡善爰抒新意本年爲首甲之科更定前期五月展中天之  
節比流觴於曲水畢集群賢追奪錦於文標纔逾三日約以  
仲夏初入闔邑本籍茂才講堂會課自行備卷先報芳名奉  
學師以鎮息囂浮相與如臨監史請宦達以商量得失庶幾  
先覩星雲伏冀鄉城彥士遠近鴻才不憚光臨相邀社會餽



饌聊飽敢言夏屋之餐經籍有腴同聽春蠶之葉蓋造車合  
轍難獨信於閉門華國聘珍必先徵於待席雖霓裳仙詠知  
音豈語於折楊而雲錦天襄麗製爭看於倬漢與其褐懷璧  
彩一卷自矜何如地擲金聲千人共見至於銜華佩實清麗  
各殊異曲同工官商自辦陳思王好人譏彈賈浪仙待尹推  
敲不虧量斗之才無損薰香之供有冰柱雪車之句何妨壓  
倒名流無容刀墨水之嫌儘許沉酣試席縱使王前盧後畧  
下雌黃肯教魏竊邢偷罔分皂白長盡一日無須擊鉢之催  
藝角先秋必有泥金之捷所望稟經酌雅抽秘騁妍各矢元  
音並揮魁墨興酣落筆文峰之塔影如搖氣逸冲霄奎閣之  
神光欲爛天荒愈破三元非仙路之登人傑可憑先輩有前  
旌之導三千字金門射策恰待揚眉六十年甲榜輪科最先  
刮目務使梧岡翹羽預騰吉士之聲先教桂殿分香隱慰賢  
侯之意若乃霧雲隱豹風雨奉龍當年舟送滕王捐俸賞勞  
掖助茲者縑貽皇甫體懷聊壯文行雖案乏青瓊慙美人之  
繡段而絲酬黃絹配學士之青錢此則珠玉報揮益廣培風  
之澤錯刀留贈專希染翰之雄者矣同候文旌共成雅集於  
戲俯筵瞻梯記菁莪育士之心摘藻摭華爭桃李春官之種  
奏祥雲於大史他時群宴杏林近珠氣於文昌此日名書桂  
籍又如舞雩稗齒嘯詠能偕芄葉芳齡薪槲必採乘時立志

正在問年餘力學文先於入塾趁火樹銀花之看飽絢爛成章借金尊檀板之興豪縱橫試筆別以正月廿日報名赴課一如前例謹啟

書孫孝子事

辛辰雲

老友周茂才融孫爲余述孫孝子汝淑事甚悉非有卓絕奇行可驚世駭俗者也第循服勞奉養之常而返之爲人子心若未能一日盡非真誠所將何以至此汝淑居大關嶺東幼隨父食力椎魯人耳而至性甚著父歿事母胡愛尤曲致寒爲烘被捉蝨暑則扇枕驅蚤每三日必翻掀蓐薦令鬆軟終母身無少間母或有故舍怒長跪爲解至於涕泣霽顏乃起

稍違和憂形於色餐頓減終夜侍內寢不離母安然後復初鄉有白馬廟每朔望鄉晨輒具香楮祝親壽雖嚴霜盛雪門未啟肌粟以俟家僅溫飽出必袖錢施丐遇小爭競卽用以解紛糶穀必減價有虧短聽自補償不復索點者故少齎以欺之自若也意蓋爲母資福云母喪面深墨三日始粥不讀禮經而闇與之合其爲子如此此非至平無奇者哉然而行之實難夫孝本庸行其奇行卓絕皆不幸遭其變者也必以奇行爲孝是爲頑嚚有聖子義慈竟無佳嗣也問安視膳之世子何以云止孝哉且遭變或出強爲奇行容可僞飾爲處順而行其常出乎心之不容已行乎天之不容僞不容已故

不待學問不容偽故無間終身人人可爲實人所不能爲斯乃真孝可風耳余故樂書之以風世之爲人子者

書宋孝女尋墓事

辛辰雲

余族樹瀛公配宋氏大學生寶之女生而失恃寄養外家郭寶好游恒數年不歸母之祭掃闕焉氏年十三思以時展拜而未知墓所日夜涕泣夢一婦人撫之曰無慟吾在郭村某山若偕季舅往斯得矣氏覺知其母也如言往則邱壠已平荆榛榮蔓肆莧無端倪日將暮舅強之歸痛哭坐地誓死不空還山下田叟怪而問之因詢其葬時畧指以處斷碑埋首微有跡起而剔之姓氏儼然乃封樹焉迄今歲祭兩家無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四百五

人稱宋孝女云傳此事者不一或云白鬚老父爲指墓所倏忽不見其說近誕此據氏內姪瑞齡述宜可信昔范從規尋祖忠宣墓不得望祭悲號天爲降雨露碣以今視之通夢通天誠孝所感一也而得之幼女尤難故特表而出之

補遺

盧君翰坡先生傳贊

廣西 巡撫 鄒鳴鶴

公諱

昆鑾

字金成

號

翰坡姓盧氏江右萬載人余壬午

恩

科會試同年也通籍後公筮仕浙江與余天各一方而公之政績浙撫臣保舉卓異每見諸邸報以故嚮慕久深今夏余奉

命來撫西粵時粵匪滋逆

欽命大學士賽統大軍進勦駐紮省垣戎馬倉皇余懼不勝任遙聞周制軍吳方伯屢請於李宮保營調公返署桂林府事深幸相助得人先於途次札詢賊情並員弁優劣公剖析詳陳畧無隱諱到任後公一日與余數見商確軍政洞中機宜大有裨益當茲羽檄紛馳智慮稍有未及即貽悞非輕公審慎精詳好整以暇此非器識宏深者不能何期倚任方深竟於九月六日中痰而薨全省官紳軍民皆流涕痛悼欽差大臣以公積勞成疾歿於王事援軍營例入奏

天子賜祭葬贈卹予廕如例公之忠誠亦無忝矣今令嗣沈浙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五十五

將扶輿返里請余傳余謂公儒林循吏口碑遍於浙粵豈必藉余言以傳然余以年誼感令嗣之誠爰按狀以爲公傳公祖父以詩書啟家一門孝友公生有至性家學淵源年未冠爲名督學王省崖先生拔置邑庠越四年己卯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謁選以知縣籤發浙省屢充鄉試同考官得人最盛初宰臨安邑荒僻無顯達公下車卽訪求疾苦百廢具修而於作養人才尤爲厪念邑素無學校公捐廉倡建錦城書院俾生童肄業刑政稍暇則詣院親課優其賞賜不數年民富士興屢有顯達邑人愛之歌頌不輟任滿調石門歷海鹽平湖石門衝繁鹽與平皆海疆素稱難治公到任興利除害

一以治臨邑者治之而民之愛公亦與臨無異并祠生主於各邑書院故公每去一邑民皆攀轅遮道河干祖餞有哭泣挽留者蓋公之德澤人人深也癸巳中丞富以公治行爲浙最專摺保舉入覲奏對稱

旨

諭部記名將任邊徼公回浙適海甯石塘崩塌諸大吏謀改造并外護柴塘以冀垂从商能任其事者僉曰惟盧令可復具摺保升東海防同知而

朝廷簡放廣西明江同知之

旨下浙撫留修塘工兩載績成而公之賠累不少矣公慨然不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高六

爲意乙未赴粵題補龍州同知庚子以憂免服闋仍揀發粵西歷署明江南甯同知鬱林直隸州知州鎮安思恩府知府粵地苗民雜處風俗強悍公勦撫並用所在有善政邇來大吏過於優容州縣以無事爲福養癰貽患刁民每揭竿蠢動公承委捕勦前後帶兵撲滅屢著勤勞嗣新甯全州雷李與安龍勝李林諸賊目聚眾陷城邑殺吏民猖獗尤甚公統率兵弁直搗巢穴殲厥渠魁擒其餘黨股匪肅清以功升泗城府知府公大小常變動罔不臧山海深沉莫可測已迨後金由會匪叛逆李宮保督師柳郡引爲行軍司馬省中以首區簡用經屢請不得已方允履任洵知人哉贊曰公嚴以律已

寬以待人謙以接物恕以平情屏絕繁華敦崇樸實善勞兩忘名利不役惟惓惓於功業之未成雖隕身而弗惜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其有焉德配李恭人節儉仁慈善勸內政克成公志子六人長書澍議叙九品次清沆三錫榮皆邑諸生四書浙候選州同五書湖議叙八品出繼胞弟展甫爲嗣六書潭業儒女一字本邑候選州同宋公階明次子候選布政司理問世材孫十有餘人皆足嗣公而世其家者也

唐君蘋洲先生傳

大學士曾國藩

唐君逢辰號蘋洲江西萬載縣人父錫鐸留壩廳同知有善政君自必即習吏事隨父任析疑決策多所贊助援例以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傳

七

丞分發湖南補湘潭縣丞升補耒陽縣知縣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連陷郴州興寧永興逼近耒陽城居民走徙一空君募勇得數十人乘城日伏城堞間夜輒炬火發礮賊偵至疑有重兵乃趨安仁北竄而君徵收民稅萬數千金方遣解省城而賊已陷永興或勸君留勿遣君曰此數十人食城中見糧無虞缺乏賊至即死耳吾留此待賊乎立遣之行於是湖南巡撫以君守城捍賊而所收民稅不爲私利緩急可倚恃有意嚮用之矣明年調知湘鄉賊由金陵上犯再陷湖北省城上窺湖南以水陸各軍集省城乃西趨寧鄉陷湘潭擾及縣境君立扼石潭馬托使賊不得西竄在湘鄉四年廣學額

置賓興田前令朱君孫詒故有惠愛而君能繼之巡撫駱公  
屢奏君才可大用調署澧州治蝗尤有聲除慝懲奸鋤其強  
梗升補衡州府知府至則增修書院建試院更定育嬰同仁  
兩堂章程同治元年衡州荒穀踊騰貴君飭各屬開常平倉  
平糶設廠施粥以濟貧民以籌捐軍餉叙勞加升道未幾卒  
於官君抱負奇偉而慈惠温温平易近人所至士服其教民  
感其誠令出惟行無有扞格自奉甚儉而敦尚友愛推分弟  
姪不有其私鄉鄰戚族貧不能贍者周濟無缺年過七十而  
聰強完固如少壯時論者謂其所負宏而施之不逮而一病  
且死之尤可惜也



萬載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下

詩

四言

我我亭

有序

元學士

揭傒斯

富州人

殷仲堪答桓溫書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宜春黃元瑜取以名其亭曰我我為賦詩一首

我遊於袁於龍之于有闢閑閑有環言言有構桓桓維集之  
安我居我處我笑我語有翼其所而敢予侮我植孔嘉我構  
孔華會莫之迎而莫我多彼馳者子亦孔勞矣我既觀矣亦  
莫我迷矣嗟殷氏之老猶弗桓是友我不我友將誰歸咎溫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溫其和瀏瀏其清藹藹其芳煥煥其明嗟維古之人尙或予

聽 采通志補

有竹五章章四句為龍孔目駿賦

明大楊

溥

石首人

有竹猗猗維茂如簧君子樂之載歌淇澳 有竹猗猗中通

外直君子樂之四時一色 猗猗者竹挺挺其標不以春妍

不以寒凋 美矣君子翰林之英來遊來歌治世音聲 猗

歟治世千載重熙樂協簫韶鳳凰來儀

題王永誠綠筠清室圖

張璧

繫惟王丈人中之英蘭亭啓曹槐株植庭驅馳宦轍賢勞著  
聲解組賦歸勁節尋盟創垂課子驚人一鳴慶挺玉樹綸閣





寵榮年逾尚父矍鑠稱評軍持紫芝煜煜騰馨徠松翠偃  
蹇參冥噫嘻斯圖也豈宮琴書瀟灑披對於疎櫺殆衍龍鳳  
之奇種抑亦昌後裔之<sub>此</sub>也

溥泉吟有序

國朝 孫馨祖

余城居之西有溥泉迤城北注於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  
夫達淵之泉固不同於在井之泉通志載此乃與井泉無  
別安知溥泉之澤借湖漢而入於海爲莫可涯涘哉余既  
飲而樂之號曰溥翁翁勞人也又將遠行未必能樂於是  
意未嘗不在是  
也作溥泉吟

澹澹溥泉注於蜀水風雲在望咫尺江海孰泳其淵自溥翁  
始 泉之溥翁居之下抱甕而汲餅罄有缶不驚波浪何勞  
車馬 醉翁壯年以翁爲戲霜髯不翁強顏老驥入少年場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

飲酒易醉不如飲水適溥翁之味 短歌聲促長歌聲慢亦  
有心聲在聲之外寫水聽風可是天籟

五言古

衝雨萬載道中得逍遙觀遂託宿戲題

宋 黃庭堅 分寧舍人

逍遙近道邊憇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  
蒙籠室屋壅塵空僕僮侍偏側涇渭清濁渾

采山谷詩集

題李西傑水竹居

劉 章

在昔香山老水友而竹師心虛是師道性靜友亦宜孰謂物  
理妙乃爲高賢資佳哉隴西子結屋溪之湄溪上亦何有有  
竹如在淇娟娟峙寒碧澄澄燭須眉微風一披拂雜佩聲參

差俄頃萬籟寂粹然澹餘姿可但子師友我方師友之未到  
三歎息徒勞形夢思

前題

章穎

水清湛無波竹直勁有節風味與誰隣夷齊采薇蕨羨君廬  
其間塵事俱掃絕無求萬慮空清夢化爲蝶高垣繞華榭未  
免畏炎熱何如李君好芻襟澡冰雪玉山曾品題價重萬金  
埒幽尋勝得趣靜對物理徹雖貧亦何傷政恐汚我潔吾言  
儻未然歸聽此君說

寄題張氏中隱堂

張孝祥

吾家中隱君才比萬斛泉短小精悍姿一劍當雄邊去年柳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

州賊俯視衡嶽巔君從襄陽來孤忠作戈鋌談笑百雄安淨  
洗湖嶺煙謂當酬王勳金印如斗懸言歸遽如許此意誰爲  
宣小隱卽居山大隱卽居廛夫君處其中政爾當留連早晚  
有詔書喚君遠朝天欲爲中隱游更着三十年

以上三首采  
嘉定志補

題歐陽龍南朝所藏羅雉川秋江晚景

元揭傒斯

弱齡習村曠隨景慕追遊散策步隆阜揮袂陟高邱仰送微  
霄翮俯鏡清川流攀條賞韶穠折穎弄芳柔湘南擬詞賦江  
左狎吟鷗不識年歲邁詎貽軒冕羞一從黜仕版羣憂積岑  
樓朝隨車馬塵暮與形影儔雖荷明主知百志靡一酬懷祿  
已云忝抗迹豈末由流電三十載回腸幾萬周朱顏日去面

白髮日滿頭君子委繚素丹素含嶺秋寒蘆被枉渚橫靄澹  
長洲草樹一消落鳧雁各飛浮亂石夕流駛空郊朝景收庶  
類趨晏暮孤生增隱憂覽物因有觸流詠慨前修

采贛州府志補

題東岐山房

虞集

秀挺東岐山雲氣常覆之林邱翳幽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  
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夙所敦求  
道遠有師雅志尙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履詠歌足遐  
思啟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古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  
植高節鬱鬱含令姿衆木不同泯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石谷賦

虞集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

東南有高邱下臨萬家邑汪洋挾春潤沃衍盛秋入羣山若  
浪波起伏翠重襲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圍綺間周  
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  
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高隴臥風雨濕一川  
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虞集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彌文朝事接  
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雝述盛德工歌贊前勲流蕩桑濮靡何  
由返咸雲陳肆輒有見吳季真不羣公子有古絃歷然宮徵  
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以居之樂康永欣欣

以上三首

采道園學古錄補

桐岡書屋

明會 梁永豐少詹

梧桐在高岡下有隱者居屋後山削玉屋前水鳴渠屋中何  
所有插架多古書竹簡識科斗芸香驅蠹魚豈伊惜寸陰庶  
用勤三餘名教有真樂孜孜遂忘劬及茲得賢嗣發軔登雲  
衢追陪青瑣賢出入承明廬聲光動鄉邑此屋信不虛黃金  
雖滿籛視斯諒弗如墨莊有遺訓永矣垂名譽

靜樂軒

鄒緝吉水庶子

雅志樂幽夔遠隔塵市喧屏居林壑間息心以忘言背水結  
茅屋面嶺開柴門羣峰當簷出修竹遶舍繁時事不相及外  
物寧為昏翛然一室內習靜臨前軒希夷絕塵想泯默謝囂  
煩至樂惟在茲擾擾焉足論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

前題

王英

伯陽貴清靜莊叟樂恬熙寓心得所止達者斯為宜遺隱在  
林麓逍遙復何為軒窗極明豁草木皆芳菲適意聊泛覽忘  
情豈知疲眾紛諒已卻慮澹志自怡乃知靜者趣真默真吾  
師安得謝輪鞅相與探元微

綠筠書室

易節

我愛西鄰交王君多意氣植物慕佳卉營構擇幽地三徑色  
蔥蘢一室清陰蔽若人珊瑚姿虛心遺世累晚節固自堅桃

李終僮婢孰云林下風而無諸侯貴何當賦歸來與子同高致

高岡雅詠

楊宏備

藹藹君子廬乃在宜陽間門環康樂水圖畫五名山夫君懷  
隱德優游非等閒酌酒摘瓊枝仙人相與還五色散烟霞頃  
刻成斑斕文章多令子鳴珮玉珊珊

山田大智寺古柏

并序

熊頤清江

萬載之北鄙五十里有奇栢焉一本九幹大可蔽牛枝下  
垂仆而復起軒舉怒張怪異莫可名狀甲戌子客湖溪主  
李先生維則之廬詰旦主人具酒食邀諸友往視而寺僧  
適來相與取道江干徐步山椒林木陰崖擺風振雨忽聞  
泉聲清徹如鳴珮環至則方池半畝可鑒鬚眉栢於此托  
根焉夫山榛隰谷各止其所栢不山而水是生此殆天地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

奇尤所鍾不可常理  
論者也因作詩以紀

晨熹動山牖剝啄聲頻叩羣友恣探奇相邀陟靈鷲行行俯  
澗濱灘聲喧石溜噴浪怒雪飛激響雷霆鬪已足駭神魂更  
復窮巖岫絕壁隱禪棲披雲參雪竇泉聲活活來古栢驚奇  
遘虬枝怪怒張虎攫紛馳驟兔起鶻復落矯矯勝葱峭一本  
幹九枝森然列長幼埴倡和以篋風至號萬竅寒泉盤其根  
蒼蒼依井甃吁嗟造物奇耳目安可究昔予謁孔陵老檜傳  
曲阜萌蘖不徒生千古何能又嗣聞武侯祠結曲雙栢秀意  
謂宇宙間無復臻奇妙快哉此日遊眾言良不謬瀾茗出山  
猶園蔬雜釘餛坐久竟忘疲歸途已殘晝搦管速成詩慚余

先擊缶

舟中留別汪生映極

國朝 吳自肅

昌黎文起衰世俗皆爲怪可憐太古音時人偏不解君才絕  
等倫揮毫獨瀟灑孫陽世所稀修翎嗟屢鍛我誠肉眼人亦  
嘗爲君戒遇合自有期勗哉斯征邁

壬戌春自桐山旋里賦別辛生承頊并寄講堂諸子

吳自肅

薄遊憶當日遭時何太否舉動半違心面目全非已幸於戎  
馬間勉強栽桃李皮骨今尙存所慰猶在此辛子才獨絕奎  
聚執牛耳縱橫理學窟伐毛兼洗髓筆走跳天門賦貴洛陽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七

紙善是是亦足而不寧惟是軒冕視如塵肝腸更似水豈獨  
號文人真堪稱國士龍江舟上別屈指四年矣我來客龍眠  
鵝嶺人伊邇思之不能忘折簡勞尺鯉命駕賁然來歡予爲  
倒屣握手話當年旣悲復成喜開篋出新詩光芒氣成紫非  
直冠一軍佇看凌風起聯沐甫淡旬予復還梓里臨行再叮  
噓努力青雲裏同志紛多賢並借問諸子

陶家巖

辛聯昌

邑舉人

曠蕩今古間高人不世出餘韻日卽微百代猶髣髴陶公徂  
徠客清名妙六逸平生一杯酒無心計得失晚歲慕康樂密  
跡托巖穴高崖根青冥與曠洞天豁嵌空俯深溪何殊仙人

室向來經遊眺高軒蔭清樾花明春未老好鳥相膠夏白雲  
屯層岡孤月松際出徘徊仰餘照發興驚勝絕伊人去已遠  
碧草委霜雪如何埽地盡并此巖俱汨椎鑿雷奔崩剝落骨  
流血谿砢悲風來泉聲夜哽咽悠悠後來輩空尋昔賢蹟陰  
陽有代謝物理杳難必茲巖自興廢今古渾如一

南嶺

李榮陞

吾里環萬山地平不多畝高者無如何往往贅培壤南嶺如  
灼瓜分頭上下走又如構重垣睥睨當關守岐原與烟竹鼎  
列問誰手坐令同井墟秦越判媼友高低連兩巒天馬側身  
驟午日標松顛寒泉豎谷口駕言何所如揭水得耕耦遠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八

增雨餘深光沐烟後飄蕭萬竿接陰壑埋春韭未知雲氣流  
翠罨破廬否茲山對吾居相狎遊亦偶蒼然圍屏橫歸徑屢  
側首

天湖山

李榮陞

迴嶂攀將窮一俯萬丈隻孤村鎖東南夾水峰遞應九頂穿  
雲秀源山躍相命旁羅波陀間廬舍紛餽釘荒臺隱霄漢鳳女  
誰薙松楸淨飄然騎鳳仙委化草常靚跪飲帝漿餘坐斟

天壺竟

天壺泉

摩挲蝕苔字未與玉雪稱黥僧習猿嬉宛轉歎

天穿破慳身一賭餘崖不可遠

捨身崖

叢石挺雞冠

雞冠尖

雄聲

半空鷹陰竇潛虺蛇陽葩照梨杏東岡何迢迢氣象姿包孕





跌坐空塵想流連終未慊乘暇復來訪

萍鄉張明府粒民書郭孝子事見貽跋後却寄

魯鴻

汚泥亦有蓮荒郊亦有麟誰言丐兒賤金玉貴其身康城有  
郭擦孝行芳千春乞食養母弟求仁而得仁王政先無告何  
况病且貧柰何令孝子不得奉晨昏靈藥天所貺至誠實感  
神富人病如擦踵門求一九卻金匪小節大懼辱其親富人  
亦人子廩擦如所生辭受依於禮母教信不愆古之庠序校  
皆以明人倫丐者行如擦可以充嘉賓願君廣物色無令失  
此人

采陳府志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十

遊雲峯洞

魯鴻

百里入雲峯山形如覆盎嵒岨豁天開俯瞰不計丈徑絕無  
鈎梯側身氣沮喪趾厥前人頂後來勢居上垂危爭杪忽入  
險得平曠偉哉造物奇狡獪千萬狀篆籀錯尊鼻珠琲疊屏  
障石乳紛倒垂冰柱屹相向恍如閶闔開排列羽林仗又如  
禹鼎成神姦窮罔象想當混沌初融液氣酣暢磊砢鬱不平  
女媧力批亢雕鏤虛無根瓊屑事勾當娟妙難具詳茲遊荷  
靈貺傳聞洞源遠百折不流宕神物中屈蟠窟宅鎖紐壯世  
無然犀人詭怪勞想像列炬稍深入復覩高門伉進退分勇  
怯力疲覺神王投石驚雷霆天空裂層嶂目曠耳亦聾招魂

幸無恙古來荒僻區靈異語或誑茲洞置城市遊屐添幾兩  
秘惜自地靈智巧歸天匠薄暮下山歸空聆樵牧唱高吟懷  
謝公千載永相望

題龍江橋圖

辛從益

一水穿城來北流合西派雙江匯龍河豁然放清快東西崖  
竟絕渡險舟人戒長虹倏偃波劃若天所界巖業鎮巨鼇何  
由騁水怪既免呼航勞復勝徒杠隘諸鄉路交通爾我胸無  
芥誰歟建此橋橋成力已憊毀家利民涉吾宗德種邁初像  
今何存行人當下拜

橋西書屋昔祀建橋者像今屋爲劉氏有

我昔下筠洪輕舟發山脚洞鏡入江天鳴橈響幽壑仰視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十一

虹人行空想複閣自別京華春返棹溯康樂津亭倏在望風  
景尙如昨崢嶸雁齒排橫江何秀削清川旣夷曠雲樹煙艇  
泊洲平莎徑遙輿徒人繹絡惜哉崇文堰吼聲撼城郭梁石  
漸欹危誰爲防崩落披圖發三歎利濟施真博食報在後人  
文章方連躒

石庵

辛紹業

靈巖闕幽景石洞窈以深人言古寺好細路踏嵒陰山氣無  
六月峭寒落衣襟長風倏震蕩白日晝蕭森乳泉時一滴長  
作雨餘音佛像塑奇古未令蝠糞侵老僧兩人布衲穿遙  
岑渾渾泯知識麋鹿久同林一語及世事無言如聾暗頗疑

義皇代遺民遂至今欲從知不能抵徊違寸心

龍龍山墓

辛紹業

寒鴉噤空山獨樹冷無暉下有忠義骨感我心增悽憶昔明  
一葉攬槍掃紫微徵符來燕壘執詞矯且非戈矛起蕭牆辱  
主莫知歸長史排羣議屹立不可揮獨保危城小遙遙護帝  
畿神器移北藩蘊毒矢發機檻車日千輛焉問麟與豨維時  
方景輩錚錚犯嚴威齒抉猶能罵皮脫仍欲飛纍然環十族  
血染御街緋凜烈信莫干中道亦或稀長史外陪臣足未闕  
帝扉緘嘿豈不好要非心所希臣職既當爾臣死焉敢違從  
容成仁義嗟公其庶幾首卽今在此魂魄天孫依千載樹臣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

節雪高霜澹澹

會仙塘

辛紹業

古墓浸寒水云是會仙藏會仙眼如月愛此水雲鄉天機杳  
莫測仙獨識微茫有質靡不化聖詰道其常安有千年骨朽  
壤闕愈光況復迂愚昧餘蔭說休祥徘徊山之宅山川鬱以  
蒼雲日舒清景草木亦芬芳殷勤田間叟就我絮語長如聞  
百年前盜掘意匪良土衣杜侵毀實賴遺識彰太息下土頑  
茲理信難詳

同蕭大

招仙

登九龍山

辛紹業

蕭君好奇者招我登九龍初行密竹徑曲磴盤危峯翠氣生

襟袖丹雘秀芙蓉冷露晝滴瀝幽花間白紅決意逞先步險  
途跼後蹤翹首一天門雙卓鼓與鐘力盡不得上輕矯羨飛  
鴻山腰野人家小憩聊從容一招甘泉水洗我煩心曾數轉  
益高峻巖巒蔽晴空古德杳何許遺跡白雲封悟彼桑下意  
慨茲世情濃鼓勇到絕頂寒日淡濛濛黃皮與紫蓋屹立眾  
所宗大瀉橫西北割空如崇墉天風四山下萬壑聲洶洶祇  
疑人世絕仙樂聞撞椿相對久無語晚煙生重重迢遞下山  
去倦焉路旁松

夏日讀書大悲山房

彭賢賡

邑廩生

余愛山之幽山亦愛余拙暇輒來山中廿載此清絕青山長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七

此青余髮已半白落落舊生涯幾人自怡悅老屋數椽支浩  
歌慣擊節猿鶴久相習狎處豈分別石古松枝平蘚深水泉  
冽枯禪響虛籟寒巖冷白雪此地虞與歐

元虞伯生歐陽圭齋

也曾臥

車轍空山有神物何年啟丹穴

秋霽登峯頂山眺遠

辛啟泰

窗晴諸鳥散林淨覺山秋偶尋蠟屐着高峯宿霧收老竹穿  
石瘦古洞闕雲幽振衣陟絕巘逸興渺滄洲決背天地外羣  
山若沈浮仰睇天門詆日月轉雙毬秋色蒼然來地軸清氣  
迢何當登泰岱俯視小九州

會仙塘

辛炳喬

灌木鬱暝色沙澍杜蘅香好風吹汎瀾言尋曾公塘曾仙眼  
如月天機參微茫結廬人境外叱石猶叱羊行歌蒿里曲寄  
此水雲鄉歲歲春復春白鶴下翱翔石壁研然開御風恣徇  
徉剔蘚讀薤書蒼煙扃仙莊

留別絮言 二十首錄六

衛鶴鳴

步上南浦橋南浦水盈盈山原忽開朗十里稻畦平往來袁  
州路霜中月下行多少惜別人對此不勝情

碧水繞花園兩岸垂楊柳寥廓九仙塘一灣烏溪口回瀾石  
橋下空天立釣叟烟籠月照中消我酒幾斗

不知雙虹橋深遮白日幽當年倩溪渡今者市人稠何事眾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十四

忙忙日夜行不休欲與洗塵心泠泠聽上流

秋聲北門外懸流聽不住每當心意煩坐此消百慮露墮橋  
上月風入城邊樹欲以載酒船併載清涼去

泛舟下龍河長橋駕橫空河邊幾高竹併作橋間風悠揚讀  
書韻來自桂花叢聽之忘返棹山迴夕照中

生有山水癖離之覺心痒況多素心人願與恣清賞城中可  
採蓮城南可盪漿秀絕筆架山看將應春榜

哭辛筠谷學憲

教授

盛大士

鎮洋舉人

蒼松無媚姿獨得乾坤正公以古名儒躬遇

天子聖立朝持大體臨事毋不敬入參廊廟謨出握文章柄道氣

含冲和柔色式儀令瑩然冰雪胸中有薑桂性

愛民如保赤所賴慈惠師如何催科吏半屬良有司東南

凋敝元氣誰扶持昌言闢羣議獨荷

主上知莠草固當鋤勿傷蘭與芝苦心庇孤寒積憂病難支失聲  
哭寢門此意復告誰

士氣屈者伸士習衰者起鼓篋肄三雅乃是進身始以彼不  
肖徒穿窬弄長技或嫌法大苛誰識意良美至今感恩者翕  
然稱國士

美人隔雲端嗟我落塵鞅自分曩後桐遑冀物外賞一詩題  
江亭十年涉夢想使車泣淮海王事勞鞅掌我無孝章名公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

如孔文舉我非寒山石公爲庾開府苦調空復彈哀絃不忍  
撫羊曇過西州落葉紛如雨

我生胡不辰賦命嗟窮薄童烏輟元草予季年又弱秦鏡堂  
前懸驪珠暗中索遂令樗櫟材亦荷門墻託開尊悲喜集東  
筍詩篇作以詩受公知有淚爲我落我詩持奠公我淚已先

涸

一棹冒秋雨晨起謁我公歡其辱投轄欲效陳遵風抵掌議  
時政出口無雷同家事及瑣屑一一詳始終客歸不可留凌  
然與公別送我江之干昏黃日無色贈物表素心何以報公

德

容懷鬱不樂衰病日以深北去一葉帆遽令音書沈聞公吳  
門歸亦受風霜侵道心定而靜瘦骨寒能禁泰山胡然頽素  
車馳已晚巫陽下九閭或望靈旗返

古人慕修名公自千秋擅曾聞有道碑絕勝丁儀傳諸孤泣  
致辭猥以屬下賤負重力不勝答書手顫顛彈琴不成聲收  
淚且磨研音容不可追文字空餘悲茫茫泉壤隔此恨公其  
知

七言古

靈棲巖

宋 宋 蒙

巖巖業業山如簇磊磊落落石如屋上有綠樹之陰陰下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

寒溜之泔泔通天有竇十餘丈遊子捫蘿來復往是中端合  
巢神仙桃花流水何杳然我來正值春風暮似笑賢勞又還  
去準擬醜酒聊從容對此坐想飛來峯

舊志作張謬詩  
茲從嘉定志

謝山劉長者讀書堂

楊萬里 吉水學士

前輩學詩如學仙吾謂讀書當亦然神丹九轉骨可換聖門  
一簣功相先劉公結屋高山巔豈效羽客餐霞煙鄴侯三萬  
足高尙霧雨養豹知幾年文章笑拍班馬肩書堂看來咫尺  
天會當擢桂廣寒邊祇借謝仙雲鶴鞦

前題

謝 謬 新喻尚書

憶昔侍親宰鈴岡首訪盧老讀書卿鍾山臺高蹟成古苔漬

墨沼文猶香常嗟盛事少繼躅喜聞劉公志幽獨結堂宛在  
謝山巔仲初成仙舊巖谷牙籤萬軸填窗樞煙霞鎖封寧著  
塵風雲夜伴幽人宿便覺富貴來逼人况公一方爲長者兒  
郎競立文章價他時定有奪錦標要與老盧爭逸駕

送張元直合萬載

蕭 燧

少年秀發似洛陽文章氣焰鼎力扛嶄然頭角何可及輩流  
見之心自降詞源湧出遏不住渾令冷泉亭下開閨聲淙淙  
十八年前識芝宇期以功名拾芥俊逸兼奇龐驂騮一日走  
千里胡爲暫淹子男邗春意先聲到雛雛父老望望飛鳥雙  
漢庭諸公說佳政召音早晚來龍江自應寘之政言地不爾  
欲寫贈言意慙無健筆如長杠

采嘉定志補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元 吳淵穎

南平酒行山險巖日暮猛虎相抱持僕夫辟易不敢近雙手  
現出十狻猊口乾大喊眼光爍腰無寸鐵起徒搏沙飛石走  
風爪牙草折林摧雪齧齧人強獸勇盡力爭形格勢禁遵用  
兵英雄變化動霹靂富貴偪棧收欖槍老罷當路叱咤予指  
揮六州稱刺史摩挲虎須淮甸鬪啖嚼虎膽闔城靡少年本  
是貧少年狂卒成功等醉癩盜應有道幸竊柄王竟不死還  
橫鋌一時豪特誰與畫千古畫圖專足戒投弓棄箭浪紛紛



馬上愧殺裴將軍

采陳府志補

題歐陽龍南所藏雙龍圖

揭傒斯

七十待罪奎章閣羣玉府中光璀璨就中董元出蟄圖萬物  
如睹聖人作天昏地黑雷雨垂魚鰕盡逐神龍飛飛流上天  
灑天風絕壑似與天河通山開石裂電火紅萬木顛倒助豪  
雄先皇一覽驚且愛高懸長與御榻對真龍已入白雲鄉空  
有畫圖今尙在何處飛來兩神物開卷淒然滿頭雪

采贛州府志補

大悲禪刹

虞集

不夢金人長丈六中華那得通西域象教流行遍海隅龍江  
崇奉成真癖佛殿峩峩高倚山經聲細細朝運夕邇來行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

行路難促裝常候鐘敲畢

鼓樂名山

虞集

太平和聲天下作太平去後清風薄後庭玉樹久摧殘南苑  
霓裳竟寂寞此山萬古留住佳名此地萬年得長樂風清月白  
天籟鳴滿耳如聞奏韶獲

雲松巢爲胡志同作

明梁寅

雲松巢誰所居乃是洪崖之老仙高栖宜陽北翠谷同匡廬  
松花金粉酒堪釀茯苓截肪疾可扶戶牖玲瓏碧雲人以當  
瑤席掀龍鬚峨峨雲岑鬱鬱松陰白鶴宵唳元猿晝吟今之  
曹劉沈謝輩爲歌雲松多妙音妙音世希有老仙筆下蛟龍

走雲松歌詞看在手仙字詩留天地間馬蹄之金其長久石

門集補

草書歌為志同作

梁寅

憶昔弱冠遊南昌健步文苑多賢良草書追古今鍾王胡君  
筆勢妙莫當春秋一經究周綱短長詩歌攀晉唐以書得名  
時所尚矯矯龍遊鴻驚翔鷹之海青馬驪驪豨鬣稍健煤漆  
光冰紈繭紙疎作行水蒼玉軸懸堂房觀者駭肝環若牆珊  
瑚文犀璆琳瑯無足乃能走四方跨楚連吳譽飛揚荆金充  
貢驪珠償怒貌抉石石顛僵渴驥飲泉泉礪硯羞彼蚓蛇壑  
穴藏昔臨鮮于爪翅張後師班侯變老蒼當時同流爭頡頏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七

百羽竟避孤鳳凰揭樓擅奇白玉堂晚有危素擅芬芳大江  
以南獨騰驤君胡為乎遯僻荒二十年來異故常雲松結巢  
老宜陽嬪嬙靚服誇宮牆劍舞尤羨公孫孃嗟余與君友求  
羊白頭俱在猶康強欲如鴻燕星參商百金一字懷不忘緘  
書遠寄文錦香為寫此歌為報章百齡慎愛遙相望

采石門集補

袁州守何澄為郡人郭瑾給事作山水圖求題

習嘉言 新喻詹事

青山翠嶺開芙蓉層巒崿嶂橫蒼穹白雲片片間紫翠似接  
岷峨千萬重山下湖光漾明鏡碧波一包涵天淨湖邊喬木  
列森森人家占得湖山勝人家共喜逢時平年來雞犬亦不

驚煙迷渡口無過客白日欲暮孤舟橫伊誰貌入畫圖裏竹  
鶴山人性所喜山人出守向宜陽郡中惟有佳山水山水怡  
情春晝長公餘無事退黃堂興來隨意恣點染筆與造化爭  
毫芒黃門郭君郡中彥得貺新圖增歎羨官舍朝回清翫時  
恍惚故鄉長對面我家清江江上居煙霞近隔咫尺餘謝官  
他日共歡賞寄書先託雙鯉魚

采新喻志補

### 題綠陰書屋

大學 劉定之 永新 士

君家任在清池邊繞池松竹高參天綠陰深處讀書屋薜蘿  
結構三兩椽翠梢滴雨溼窗紙風送落花入硯水烏啼祇近  
當戶枝飛來飛去鏡光裏嗟君讀盡家藏書致身當路逢唐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

虞春來回首思故居萬卷森然猶自如後人爲我咀芳腴莫  
遣紛紛走蠹魚

### 綠筠書屋

黃恭 邑人 教授

世人紛紛皆草木惟有王君獨愛竹愛竹之意豈有他軒居  
瀟灑絕塵俗軒前軒後竹萬竿飾金戛玉報平安每從詩禮  
庭見免久向琴書窗下看大根臨夏翻晴籜小莖沿砌森頭  
角會裁斂作紫鸞簫和音嫋嫋諧鈞樂君不見當年姚魏牡  
丹花雖富貴何足誇又不見章臺昔日依依柳雖號風流  
詎能久曉冰霜寒沍時淡煙疎雨只空朽何如此物獨堅  
剛托根處處多簣簞座上每看渾不厭四時長有色蒼蒼

綠筠書室

龍

駿

邑人知縣

幽篁夾徑春雲起曲閣長廊淨如水曉日移陰上石闌主人  
嘯傲煙霞裏時從賓客坐徘徊翠色娟娟浮酒栝直須勁節  
拂霄漢會見九苞丹鳳來

小嶺樵歌

知縣宋九儀

邑貢生

郊坰不禁芻蕘往歸路夕陽歌興爽信步閒忙早早遲相呼  
前後三三兩兩芒屨篠杖足生涯斷隴橫江到處家檣樁一肩  
堪舉火擔頭收拾度年華

坤山夕照

宋九儀

西來一帶山容碧對峙參差如兩腋太古常看晚照妍中天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十一

時有陰雲繹橫徑關鎖澗泉流入郭縈紆穩渡頭不是斜陽  
銜暮景誰憐春色在林邱

萬載謠

國朝守道施閏章

江寧進士

山城夜閉中夜雨夜聞城中嘯猛虎十家九家聲暗吞城中  
人少荆棘存城高丈五半傾裂中貫長河無水門盜賊哀憐  
不肯入官吏倉皇征稅急雁集鳩居一何多土人拱手客種  
禾殺牛沽酒醉且歌滿眼蕪田奈爾何

麻棚謠

施閏章

山棚鬱鬱多白苧問誰種者閩與楚伐木作棚禦風雨緣岡  
蔽谷成儔伍剝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爾隄

原爾原主人不種甘宴處客子聚族恣馮陵主人膽落不敢  
語嗟彼遠人來樂土此邦之人爲誰苦二篇采陳志補

鵝鼻峯

辛繼攀邑貢生

陽樂城東小蓬萊蒼翠照耀金銀臺草堂相對空相望落莫  
大懼山靈哈林間不速三五友奇懷拗膽輕崔嵬遙看銅鉦  
日初上山花山草明巖隈長空好縱千里目無端濃雲潑墨  
來顛風吹雨西北角憇陵猛氣走電雷草木爲仆石爲泐如  
將遇敵鋒交摧須臾滅沒輕煙捲仍餘礮谷聲喧逐浮光黯  
黯天漠漠巒岡半入雲濤堆百年此山遇此客靈臂曷不撐  
天開得無虛名悞觀者故吐雲霧深藏埋或畏筆墨工鐫刻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二

秀靈洩盡天爲灾欲知特呈煙雨障空歎此日敗興回酣醉  
村家悞腳酒分袂平曠各徘徊龍江山下頻回首應念茲遊  
眞快哉

月臺山寺

有序

辛金澄

月臺山踞邑上遊其寺故民居也山後有古木一株扶疎  
秀挺及遭喪亂廬舍悉毀而樹亦朽先君子於順治間讀  
書七寶山房爲遊同志共建三官殿不踰月而朽株復生  
秀結如蓋甲寅之變孤城兩陷焚民舍殆盡廟貌如故更  
建關帝祠宇於其右益信地脈  
發祥非偶然也因賦此以志喜

嗟彼月臺兮久翳榛莽中霜冷生愁籟露白助燐紅  
隱徧寥廓天矯枯槎虬龍若呶呶啞啞夜棲烏辜負長空舍  
寂寞地靈人傑果何憑枉傾北斗望月吟先君從來山水癖

爲邀同輩結叢林叢林蔚起發幽趣飛錫跨鶴任相取疊閣  
層巒出雲霄寶幢橫空龍蛇走枯枝頓起弄春風金波奮躍  
耀長虹光浮萬嶺嵐如翠雨霽千家珀色濃紫葢頂銀山堡  
康城河作帶鵝峯勢回抱果爾神人居鈞轉造化機縹緲生  
帝坐歲歲挹清輝

龍山

乾隆己卯以忠節龍公  
鐔號龍龍山載郡志

辛廷芝

康樂龍山山中傑俯視諸山等坵埵克生龍氏英毅人此日  
精華應欲渴文疊袁山峙一方嵯岬秀出南斗旁此山風格  
遙相望要與三山無低昂天下名山多稱最空山無人曷足  
賴吾以斯人號斯山落落聲名從此大好將得人賀山英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三

耀不藉春花榮當年偶爾供登眺此日清風萬古情

冠邱山

辛廷芝

白良山繞成城郭左右迴環萬馬躍雨水夾浮龍欲飛一峯  
中尊天外落山往倏爾巖巖開小有洞薄金銀臺瑤草不隨  
秋霜隕山風似帶仙氣來曾公一墓寒塘裏眼窺天奧何取  
此氣擁南屏北障雲秀挹千巖萬壑水地能蔭人人何在陵  
谷千年亦變徙畢竟青鳥術何恃我起呼龍龍不起

九頂山

李榮陞

石屏西側連夕望九頂全嶂墨堆雲夜夢山神滌山出未明  
顛倒開衡門風日遲回果愜眺諸兄曳杖相追奔峭磴入自

寬阮口曲折登履平畝紙確疏泉風爲守盤石醉人濃於  
酒繞籬新玉欹數枝弄瀑其中迅雷吼人言此是山之心仰  
睇雲端轟者九低徊先驚撥前茅蜿蜒左右窺龍巢遙峯拔  
地四面包中有削成蝮脊高躋攀分寸落不落萬里一瞬窮  
秋臺人生橫據十笏大誰以天地爲輪蓋礪柯團霄撫辰魄  
依稀控氣觸仙蛻仲兄採藥師神農季兄長嘯御列風餘山  
鎖電驅雷公驚出黃貓跳天空晚燈碎碎因撲地絕頂已著  
霞綃幪

克巢寨 有序

李榮陞

高村東行二十里溪南有山虎牙屹豎絕頂開平高多五  
窟故老傳云元末居民捍寇之地劉克巢寨主也故以名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四

或言僞漢將歐普祥滅之又謂明世土寇就飲山下豪家  
而敗豈有賊巢密邇山下人得晏如者齊東語不足辨山  
南西有豎旗峯甚險側稍西有梳粧臺土人云當時對山  
擁水絕高溪積爲長湖望上游九頂虛映如婦人窺鏡整  
鬢亦一  
奇也

芙蓉搖霜秋向暮野艇橫篙少人渡羣峯蘸影夾溪源溪煙  
數里平山根窈窕丹黃綴天末溪女連袂歌采葛山頭餘石  
驚雷碾山曲衝風迅箭筈頗聞元末兵寇喧有客過水峻重  
垣巢幕焚林亦難壽踟躕窮谷聲併吞紛紛齊語詎須辨霧  
豹安可儕風犬望湖之亭稱望夫後代婁妃節因顯漢女豈  
受花源迷秦人自得捍關選粧臺西攬天鏡慳梳出切雲崔  
崖鬢當時逃死足佳趣恰借眉窩夢雲雨脂香剝盡氛亦平

野花年年臺下路

董洞

李榮陞

石亂無路蒿平肩洞口垂蘿暗炊煙敲火下踏饑蛟涎聖巷  
斜通丈室巔白衣臞老蒙頭禪宛轉熹光反而復樵蘇踪斷  
怯幽獨翳翳董園搖風萊悵然穿暝下山麓回首怪峯左偏  
臺

讀書紫蓋山

孫馨祖

紫蓋山屬謝仙島仙去山中餘茂草當年丹竈不可尋空餘  
寺鐘聲縹緲孤峯聳出勢最奇日登絕頂摩蒼昊羣山不敢  
相倚傍蒼茫萬里人浩浩山下集雲舊遊處八年奔走失故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五

道眼底浮雲在寥廓富貴如何此山好山靈笑客心無常安  
能長此守枯槁棲山自覺面目清八世安知壘埃老清泉白  
石不解取雕蟲蝕蠹空論討嗚呼山靈莫相惱卽今讀盡山  
中書他日歸來應須早

題龍江橋圖

法式善

蒙古祭酒

龍江橋下江雲飛龍江橋上行人歸行人稱羨橋營緝三十  
年中祖孫及孝孫敬奉橋圖來未述祖德先悲哀我對丹黃  
心獨喜載誦新詩歎觀止匡廬石氣鄱陽風生平慨想柴桑  
翁青原峽雨澹秋夢洞底猿聲江上送推窗延月照畫圖萬  
峯蒼翠松濤呼夕陽在山紅滿湖晚風獵獵吹秋蘆尋詩人



至不下驢擔者荷者漁樵徒指點江上辛公廬辛公子孫能  
讀書

書堂山懷古

辛炳辰

翟泉鵝飛尙典午景略不屑桓宣武撫枕寂寂河壺生卻喚  
孫郎計門戶樂陽太守謝病歸漢晉書成厭跋扈當年蹇步  
習家池間巷浮沈守環堵豈知五丈池草滋滄海橫流沸鼙  
鼓夫人城崩萬氏人馬蹄平蹈千衡宇空將半士誇漢南鼉  
聲紫色焉足數飄飄可惜彌天雲蹉跎抽身免圭組故山風  
鶴難可懷間關迢遞歸王土衣冠吳越正朔存南董何人老  
胡虜艱危想見入林深西山窮谷遠豺虎世亂生還定無藁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六

坐闕巾箱送風雨卽今憑弔讀書堂星霜著迹知幾部尋眺  
故蹟追風流四山松桂浩無主耆舊襄陽此流寓居遊應將  
國史補十六國事如牛毛十八家書只帳簿書生識地何崢  
嶸隻義猶堪紫陽祖棗木山空魂魄棲兒孫奕葉依屋斧策  
馬卻問騎省墳江山半壁悲終古

遊謝山

彭賢賡

鐵筌羽鶴何年跨不道茲山姓猶謝神哉造化留混茫何人  
探奇開闢洗洪荒芙蓉削出萬仞岡千葉蓮花世界藏我來  
剔蘚攀蘿訪仙跡黃毗以西聳牛壁仙人呼之渾欲出幽巘  
層厓歷不盡望去若近行難覓疑有疑無思悄然滅沒隱見

見飛鳥下有白兔搗藥之丹竈上有袂襪跣趺之翠石頃刻  
霧露晝晦陰冥天風琅琅耳畔聞聲攝入太虛如雷如霆層  
雲靄兮盪滌丹梯豁兮空靈髣髴夢之初覺醉而忽醒吁嗟  
乎丁丑開山幾時代蟲書鳥跡真奇怪仙人已往山不老笑  
我不與黃鵠比翼又烏測乎塵囂之外祇今松壑間疊疊風  
泉響虛籟

遊石嶺巖洞

湯彬士 邑人

頑石磊砢亂突兀萬古前誰鑿山骨峭石橫排作屏風下有  
深洞黑羅刹遊人秉炬方敢前云是前代蛟龍窟初歷一洞  
尙虛豁漸進逾幽路較濶危磴幾級石髓滑陰風慘慘凜霜

雪入眼恍惚生精靈蝙蝠驚飛去無形積水之深不計年游  
魚無目忘陰晴冷氣全欺炬光凌點點熠熠鬼燐青遊人力  
竭心骨驚深處畏進足自停當年蛟龍戰風雨穿山穴石留  
險阻相傳異僧求甘霖探幽曾一窮步武我意未盡興勃然  
旣出更跨層石巔捫苔刻壁書詩篇山靈我欲共千年

紫葢尖

辛元辰 邑貢生

秋澄景物歸山水亭亭迤西峯獨紫紅日一輪曉霧收丹梯  
百丈青山峙行行斜徑足蹒跚扶疏濃翠遙相倚忽聞天半  
讀書聲犬吠有人爲倒屣名山自古得名人分韻香清聚蘭

芷

時王介眉聞子銘  
昆玉在寺讀書

爐煙縹緲鎖禪關書卷縱橫堆寺几相

攜旋復陟其巔一覽眾山皆小矣極目雲天四望賒浩蕩情  
懷千萬里霜楓如醉倚山腰身在朱霞映朱履幽崑曲壑隱  
斜暉照耀層巒如散綺蕭疎荻葉幾灣分迢遞布帆數棹止  
歸來已是月黃昏過眼風光疾如駛安得太白驚人句芙蓉  
削出青天裏

書堂山彥威書院落成喜賦

辛師雲

魏丕禪漢作天子誰其繼之司馬氏紛紛篡奪相效尤乃與  
六朝相終始仲達方欲師阿瞞晉臣焉敢議漢祀東西百五  
十年中暗室無燈人心死誰秉直筆陵董狐咄哉四海習鑿  
齒習公博洽著漢南征西幕府更誰比風期直邁劉景升奇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八

才推重袁建武河內大縣紫髯翁雄武專朝恣跋扈爲爾寂  
寂文景笑寮佐惛息敢正視襄陽別駕氣如虹獨批逆鱗申  
諫沮笑彼疊疊謝侍中君拜臣揖作何語直道難容觸雄猜  
遠郡滎陽一麾指天惜良史教生全太守蹇步歸田里永固  
龍驤萬騎來空將安輿辱牛土身雖可致道難屈全節不受  
苻奏仕可惜彌天釋道安同輦乃遭權翼毀中原互解國步  
危翩然逸翮辭簪組歸來卻卧茲山中烟嵐清潤供吟几五  
十四卷漢晉書褒貶直堪春秋擬帝蜀黜魏尊本朝皇皇正  
統論非侈千秋亂臣心膽寒豈獨操賊奸魄禱閣令史本  
蜀臣三國尊魏義何鄙覓千斛粟作佳傳識見庸庸固應爾

孫干奇詭王混淆鄧謝冗複滋無取野民晉紀寓懲勸亦復  
屈身事逆楚曷若彥威貶偽朝大義遂爲紫陽祖書堂兀坐  
閱滄桑不聞中原沸鼙鼓英雄割據競戈矛書生筆削嚴鉞  
斧卽今公去千餘年四山猿鶴悲烟雨松風猶作清嘯聲谷  
花尚妍精舍址坐令勝蹟久湮埋墨池蒼涼復何是清河張  
君真好竒日策筇杖生仰止山椒爲闢讀書堂歲歲生徒奠  
清醕應招八君此遨遊棗木之塋相尺咫余亦弱冠觀羣書  
論史幾合前人旨生逢

明盛希利見有道貧賤聖賢恥廿年浪跡走燕齊辜負茲鄉好山  
水何時蠟屐踏碧霞手摘溪毛拜靈宇舉頭卻見卓筆峯一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九

尖屹立青雲裏

五言律

題湯周山

唐失名

湯周二大仙廬此得升天風俗因興廟春秋不記年錦雲張  
紫葢琴溜瀉鳴泉丹竈猶存鼎仙花發故園

題高城雪堂

宋邑祝勛三衢

築室煙霞窟門開紫翠堆眞成雲挽住不爲景催回山月窺  
檐入溪風掠坐來鑪薰兼茗飲淨拂綠琴埃

自題樂隱軒

元譚觀南昌太史

一徑營門曲重檐壓路危杏花村店酒楊柳野橋詩地暖鶯

來早山深雲出遲雨餘動東作旋鑿蔭田池

柴門櫟木屏村店野花稀粟熟酒初釀黍香雞正肥園紅曉

霜改崑白暮雲歸眾鳥從林盡天空一雁飛

歲暮田事畢農談相往來茶香冰澗水詩思雪村梅甕熟茅

柴酒鑪深榭柚灰陽和露消息東作又相催

錢塘贈黃子中還江西

明王禕

逆旅暫攜手東風拂面塵乾坤戎馬日江海別離人歸路鄱

陽外羈愁浙水濱歸哉倍珍重行勿負蒲輪

采西江志

靜樂軒

易節

高懷絕塵想習靜棲幽林寧甘元默處肯與喧囂尋止水見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

初性澄潭諧素心樂茲足自養千載希其音

桐岡書屋

大學士楊士奇泰和

桐岡白雲淨中有讀書軒竹色清依檻波光綠繞門吟詩暢

餘興把卷詠微言亦有幽棲者時來共討論

崇信寺

彭澄

城西南郭寺崇信幾經年市近塵猶遠門深路自偏鐘傳百

里韻香繞萬家煙誰識浮生夢談空覺皎然

遊謝山

彭箋古邑人經歷

躡足謝山上肩輿路幾程殘花四五樹啼鳥兩三聲雲向山

腰起人從樹頂行羽流如有約兩兩路旁迎

次張明府遊淨安寺韻

龍玠邑貢知縣

促席坐繁陰  
雲林積翠深  
笑談傾臘蟻  
啁晰響山禽  
吟眺舒酣思  
閒遊稱賞心  
高陽舊時侶  
公暇一登臨

贈藍近山學博

班

李一德

北闕除書遠  
南溟振鐸賢  
衣冠餞洛汭  
簫鼓度瀧川  
雨滿枕椰暗  
風輕蕩翠妍  
青瑣多暇日  
應理舊時篇

淨安寺

宋九儀

淨域臨江滸  
僧堂瞰石門  
風雲隨去住  
鐘鼓自朝昏  
天棘閒秋色  
蒼苔賸路痕  
猶懷元閣草  
燈火夜深論

從江西詩徵改

遊九仙宮

宋九儀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十一

羽客翩躚去  
珠宮馥郁開  
煙霞達道隔  
簫管洞天來  
池夢生瑤草  
庭經朗玉臺  
不知天上鶴  
縹嶺幾時回

龍江雪霽

楊遇用邑人

雪色開江浦  
晴曦動曙天  
平蕪涵宿潤  
野樹破寒煙  
一水浮光轉  
千峯遠翠連  
南來數行鴈  
搖曳白雲邊

翠巖亭小集分得遙字

楊遇用

別業臨江渚  
幽尋一逕遙  
池魚依凍藻  
籬雀戀寒條  
酒氣林中暢  
茶煙竹外飄  
醉餘凭望處  
隔水見歸樵

翠巖亭小集分得光字

張汝誠邑人

路繞青山曲  
亭孤綠水旁  
風帆懸晚照  
沙鳥覩寒光  
谷口終

耕鑿濠梁儘坐忘當尊裁白雪吾輩總高陽

翠巖亭席上題

張汝誠

石徑逶迤好孤亭聳翠巖竹涼收羽扇藤老掛絺衫坐裏聞  
漁調杯中過客帆對君思處士谷口有招緘

遊東樵書屋

周業孔 安福知州

車馬全非郭煙雲半是村雙池平抱戶一徑曲通園柳色搖  
書幌梨花落酒樽七年經史意重得細評論

謝山靈應觀劉長者讀書堂

劉芳譽 邑人

厭俗橫青眼尋幽陟翠微門深鎖蘿薜徑滑翳苔衣含霧書  
堂寂迎風崖樹欹雲關鐘磬裏拂石坐忘機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十一

題莊嚴寺壁

郭孜仁 邑人

古寺依城僻重來路不迷山川春日麗殿閣野雲低老樹空  
堂色幽禽對客啼秋風如再過擬向此中棲

贈萬載令范抑庵

國朝 史大成 浙江修撰

撫字朝廷意催科好酌量遙知民力竭應不異吾鄉亂後花  
洲在公餘荔子香殷勤能愛惜風雅即循良

自瀏陽還萬載

史大成

青霜三日曉微雨萬山東澗斷危橋度峯迴遠徑通僕夫移  
樹杪煙火出雲中行路難何有歸思逐雁鴻

遊翠巖亭

張日豫 邑人

禪室臨洲渚巖亭擁翠開祇園閒世界方丈小蓬萊獨鶴穿  
林去孤僧採藥回圖書今尙在留共曉猿哀

遊新庵

張日豫

倚杖崎嶇裏半山邱壑連結茅依古木汲水引寒泉鳥道藤  
蘿織僧居煙雨懸雲堂深處磬空谷一聲傳

宿周家市山庵

吳自肅

不是偷閒步胡爲到此來逶迤尋徑入剝啄始門開匹馬荒  
村暮孤行寒雨催懸知今夜夢定在白雲隈

月臺山寺

常維楨

香刹山城近庭階盡碧苔雲凝千樹合風漾百花開入院知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十三

僧靜聞鐘見鳥回莫愁歸路晚自有月光來

采府志改

其二

常維楨

花開幽徑滿風動野雲過五夜鐘聲近三秋客夢多紅樓迎  
翠竹白鳥啄青蘿已悟浮生事山僧意若何

暮秋之花塘偶作

常維楨

馬頭紅葉落谷口白雲生莫怪驚風急還疑疎雨聲山溪流  
出靜嶺樹影移輕一日秋空遠寒蛩隱草鳴

秋夜之藍田

常維楨

山徑行來晚一灣月掛西竹高疑路斷星密覺天低溪水三  
秋淨村雞半夜啼白雲含露冷何事未尋棲



宿白楊山寺

常維楨

鐘罷僧歸室禪燈繼夕曛樓高千佛靜柏古萬枝分夜柝聲  
如塞晨爐香若雲因思支遁事更憶遠公文

讀書莊嚴院

辛金振 邑廩生

不從塵市擾築墅傍莊嚴梵唄傳高閣天花拂畫檐溪迴萬  
井合雲繞數峯織讀罷追遺響蟲聲已度簾

重過莊嚴院

辛金振

憶昔溫經處巍巍古殿齊棟摧迷蔓草砌冷躍莎雜莫辨風  
旛動徒窺雲鳥低我生非幻夢陳壁且留題

題鎮龍庵

張列辰 邑人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四

白竹勢巖從凌霄有梵宮雲棲禪榻冷月映佛燈紅白鶴巢  
珠樹青獅絢寶甍心空塵自遠說法可降龍

夜讀半雲庵

宋希陳 邑舉人

漏滴催幽客殷勤意最真燈孤惟有我僧定若無人斗室空  
千古疎窗映列辰一番風雨過庭草又生新

題莊嚴寺壁和郭孜仁韻

辛金沂 邑貢生

七寶何年建門幽覺徑迷欲求芋魁熟但看石頭低山斷雲  
來續林空鳥倦啼個中尋了悟為假一枝棲 從家集定本改正

龍河書院卽事

魯鴻

別業依城北蕭然水石間有時招月醉盡日看雲閒煙雨門

前渡牛羊屋上山隔林聞犬吠鐘定覺僧還

吏隱吾何敢山林興未輸談經淹日月行路識生徒亦有榛

芥夢其如松菊蕪故人重勸駕懷古意躊躇

高峯寺訪慈茂禪丈不遇

郭大鼎 邑人

遠公緣不遇絕境足初經竹懶迎風動雲凝度壑靈怪禽人

對語幽澗水搖鈴惆悵尋歸路回看一抹青

紫蓋峯

辛文彬

古寺嵐光滿寒陰積未晴青松含雨意綠竹助風聲春暮花

仍放山空鳥自鳴悠悠澄俗慮鐘磬有餘清

西屏山寺

辛紹業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五

喬木簷邊合新秧夾路長

寺內稻畦數畝

禪扉人寂寂經室梵琅琅

幡影看臨砌鐘聲不過牆淡然銷百念鼻觀旃檀香

輓辛筠谷學使

知縣

李兆洛

常州進士

哲人悲日遠模範至今垂樸訥仍儒素殷勲作導師薰猶令

自擇蕭蕙許同滋已盡嗟薪火無窮是教思

文豈輪轅飾詞由德業成一心培國脈百計軫民生陳力無

中外當官有性情願憑青史筆為勒太常名

五言排律

謝真人還舊山

唐范傳正

麾蓋來仙府笙歌入舊山水流丹竈缺風起草堂關白鹿行

爲衛青鸞舞自閒種松鱗未老移石蘚仍斑望路煙霄外迴  
輿嶺岫閒笑他遼海上空見羽衣還

康樂風景

國朝  
常維楨

溪澗西江接峯巒南嶽連邑荒城落雁市寂院啼鶉雉堞藤  
蘿絆羊籬橘柚編山中多鹿跡竹裏少人煙密雨常經月淒  
風更接年喜邀高嶺入恨速夕陽偏桂實秋深結梅花春到  
妍官貧無宿米民病半蕪田棄葛空絺綌遺桑擲繭綿蒼茫  
難自慰長嘯獨生憐

石庵

常維楨

石洞危巖下琳宮峭壁前高岑惟鳥過幽徑獨僧旋鐘度長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十六

松老風吹嫩竹偏磨麈不避客嵐霧只迷天秋有飛鴻報春  
憑杜宇傳雨來千澗滿雲起萬峯連應是鴻濛日神令鬼斧  
穿

常侯別墅

宋希陳

康樂荆榛闢委蛇三徑開哀鴻今慰矣馴雉日悠哉杜母興  
情協潘花滿縣栽公餘惟飲水乘興便登臺環戶蕉抽綠侵  
階露濕苔垣低迎月入庭敞任風來鵝嶺當窗矗龍河繞帶  
洄敲詩不讓李步雪獨宜梅不假簪纓氣居然鳳閣材佇看  
丹詔下移座向三台

七言律

雲蓋山泉

唐虞廩萍鄉正字

危嶠高高幾十層  
梵王宮裏一泉澄  
引來石竇明如玉  
瀉落山廚冷似冰  
淨影不關秋賦客  
清音時警夜禪僧  
從茲洞口潺湲去  
勢入滄溟豈可仍

采嘉定志補

獻江西鍾令公

劉望

負笈蓬飛別楚邱  
旌旄影裏謁文侯  
卽隨社燕來朱戶  
忽聽鳴蟬泣素秋  
歲月已嗟迷進取  
煙霄只望怨依投  
那堪思切溪山路  
家苦篔簹淚欲流

采嘉定志補

宿萬載廣慧寺

宋黃庭堅

鴉啼殘照下層城  
僧舍初寒夜氣清  
風亂竹枝垂地影  
霜乾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七

桐葉落階聲不遑  
將母傷今日無以爲家笑  
此生都下苦無書  
信到數行歸鴈月邊橫

諸志俱作張謬題崇信寺詩此從嘉定志按山谷集赴德平作

逍遙閣

洪炎

傑閣龍樓倚翠微  
中秋午夜望清輝  
桂枝委地三千尺  
柏影垂壇四十圍  
簫鼓或疑風雨下  
雲霞猶想錦帆飛  
只今井臼依然在  
不見歸來丁令威

采通志補

送張元直令萬載

謝謬

嘗抗封章奏九重  
忠言讜論動宸衷  
合從京國陪諸彥  
先向江鄉宰一同  
聯事每思天咫尺  
愛民常見日冲融  
如公人品非凡器  
想在黃扉手記中

采嘉定志補

建成道中

呂本中

建成南路入袁州怪石縱橫水亂流盡日衣冠足圖畫百年  
心跡在林即中原未起重歸興胡馬能令此地憂浪迹江湖  
亦吾分運籌帷幄有留侯

宋嘉定志補

靜樂軒喜成

張諤 邑令

山縣爲官不見山一朝列嶂忽當關抽身牒訴時舒眼領客  
杖藜聊解顏常樂本來由我靜倦飛每爾愧知還莫嫌邑小  
仍兼陋曾有涪翁賞是閒

送龍南歐陽縣尹

元黃潛

絲綸閣下伴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八

未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  
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宋通志補

賦得越王臺送萬載敖司令之官

郭鈺 吉水

層臺高與越山齊南斗諸星入地低海氣秋澄鴻雁到野煙  
春合鷓鴣啼官船北走輪珠翠幕府南開振鼓鼙側想到官  
多暇日登臨長聽玉驄嘶

宋西江志補

和寄龍長史

郭鈺

扇外風塵素不干湖光遙送酒船寬錦箋傳草春詞好銀燭  
燒花夜枕安四海交遊空老大百年世事半悲歡子真谷日  
深相憶黃獨無苗風雪寒

宋元詩選補

憶樂隱故址

譚觀

朝暉初斂夕陽收雲自無心水自流縱飲直將杯似海卧遊  
聊以屋爲舟橋分草色斜通寺樹罨山光半入樓歸隱始知  
閒是樂誰人肯向此中求 參江西詩徵改

歸石門山居寄胡志同

明梁寅

一別鍾陵音問稀金門應召燕鴻違江湖屢涉詞人老書劍  
猶存遠客歸春雨刷蒼思養病秋風製芟可爲衣暮年情味  
還相似幾誦停雲思欲飛 采西江志補

被械寄家弟

龍鐔 邑人長史

一陣西風破鴈羣兩年消息未通聞祇圖宦達從先進豈料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三九

才疎負聖君黃壤好將收白骨青鸞無復駕紅雲信知秋雨  
梧桐後翦紙招魂誦祭文

悟元樓

參政龍儀 邑進士

祥雲渺處異香飄百尺巍樓構紫霄鶴轡應知天路近鸞乘  
那見玉京遙陰陰翠柏傳天籟冉冉元風引洞簫獨羨紫微  
居勝閣幾班仙侶任遷喬

題廣報觀

易節

翼翼仙宮傍紫霄玉皇香案御煙飄天河倒浸星壇近風露  
寒生月殿遙琪樹枝頭巢鸞鸞碧桃花裏聽笙簫倦遊欲學  
長生訣且向雲房覓子喬

送劉迪誠判通州

易節

同步青雲折桂香復聯珂珮侍明光判州已喜花生筆行卷  
驚看錦載囊京國十年交誼重河梁千里故情長黃堂到日  
多清簡好奇平安字一行

桐岡書屋

彭

昶

邑人御史

幽齋虛敞遠塵氛滿架牙籤漫討論涼沁綠陰松入座光分  
翠色柳環門晝閒當午琴三奏賦罷清宵酒一尊訓子已能  
酬素志殷勤曾見課諸孫

題泰和觀

秦舊昂

迢迢仙境若難尋身到蓬瀛小翠岑梁棟倚天香霧台闌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罕

傍日曉光臨碧桃紅杏千年實翠柏青松半畝陰重沐相從  
情思好更煩揮翰寫清吟

前題

張益謙

邑人教諭

仙真昔日記曾遊遺迹如今幾度秋宛若瑤池環翠水空疑  
蓬嶠在丹邱風雲上接元都界星斗遙懸紫綺裘白鶴不歸  
丹竈冷幾回延月轉西樓

綠陰池

何文淵

廣昌侍郎

卜築依林絕世氛林間雅趣在斯文薜蘿繞徑秋先到竹樹  
侵檐日易曛研沼松陰凝紫翠紙窗花霧散清芬披圖卻憶  
藏修處充棟牙籤插典墳

其二

何文淵

松竹森森繞屋栽綠陰池上講堂開夜深燈影波中落晝靜  
書聲樹底來煮茗埽殘三徑葉敲詩踏碎半庭苔居人久作  
黃門客耿耿文星照上台

題廣報觀

侍郎郭瑾邑進士

巍峩樓觀聳層霄凜凜天風六月飄香裊金爐仙仗肅簾開  
寶閣畫圖遙紅塵不到閒丹竈彩鳳長鳴叶洞簫試問大還  
回首處滿懷歸思出林喬

憶郭贈君

鍾復吉安

縣城南面綠陰池上有高人樂盛時酒後靜觀前代史花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一

閒和昔賢詩春風門巷鶯啼早夜月樓臺客退遲捐世共憐  
成蝶夢承家應喜有麟兒

輓劉處士

李時勉安福祭酒

藜閣雲孫世共誇林泉幽隱老煙霞門前種竹惟三徑屋裏  
藏書過五車舊友每尋陶令宅行人猶問鄴侯家朔風蕭瑟  
空齋冷惟見梧桐幾樹花

贈別郭邦器給諫

艾廣永豐大理

幾年簪筆侍明光此日焚黃思甚長薊北秋風雙去旆江南  
雲水一歸航青蘋幽薦元堂遠紫誥親承御墨香別後重期  
何處是春風聯珮月蒼蒼



贈李蘊素之任汀州

大學士 萬安 眉州

玉麟遙捧向臨汀五馬翩翩喜氣生  
斷鴈謾添分袂恨東風  
偏稱過家榮官升已協三刀夢  
政治還聽五袴聲見說謝公樓  
尚在陳軒佳句好重賡

前題

李

紹安成  
侍郎

詞苑春宮有令譽分符今喜拜新除  
朝班已別雙龍闕驛路遙乘五馬車  
致治政須勤撫字過家甯用久躊躇  
到來燕寢多清暇請看龔黃列傳書

前題

黎

涪華容  
尚書

當此安民任老臣近承遷秩寄專城  
春隨畫戟朱旛遠秋共終為郡尚有  
三台待爾平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二

丹山碧水清聚散每懷金殿直循良  
都是玉堂情到時莫說弔元翰林譚  
觀樂隱

張元禎

南昌庶子

雲擾中原幾屈伸碧山何事解簪紳  
溪邊恍似桃源路巖裏猶疑晉代臣  
翰苑久無金馬夢草堂聊與蕨薇親  
焚魚豈為逃鱗弋龍戰龍飛蚤繫神

遊九仙宮

邑令 陳 璨

幾年聞說元都境此日登臨興轉深  
白晝井寒龍吐霧黃昏煙暝鶴歸林  
道童熟煮爐中藥仙客橫彈席上琴  
卻憶避秦人去遠茫茫世事古由今

題謝仙觀

易聖教 邑人

浪說真人煉九還曾棲此地掩元關仙壇竈煖浮雲紫寶砌  
砂明照日殷劍卓降魔精化石丹成升馭鶴來山年開丁丑  
知何代真訣誰傳與駐顏

坤山夕照

龍江八景錄一

黃

景

上高侍郎

落霞散彩映簾櫳欲墜金盆嶺面紅鳥雀入林青嶂外牛羊  
歸路碧煙中酒帘處處收餘暝砧杵家家動冷風最苦無情  
烏兔急遞相催老白頭翁

寓靜安寺書壁

嚴

嵩

分宜少師

山城下馬對寒松古寺重門一徑中林靜已知巢鳥定月明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學三

初覺梵堂空驚傳警鐸敲殘夢愛聽絃歌振古風卻歎此身  
渾似寄萍蹤明日又西東

遊九仙宮

嚴

嵩

鶴馭鸞驂去不還千年遺跡在人間應隨絳節朝金闕尙隱  
丹爐閉竹關福地煙霞元不改洞宮雲水自長閒無因得聞  
長生訣乞取刀圭一駐顏

前題

彭

澄

黃子求仙轉九還尙留丹室寄人間諸天雲外連三島萬載  
山中開一闢翠竹停鸞煙霧隔青溪飛鶴洞門開昔年儼館  
曾舒卷今日移尊欲解顏

幽隱自吟

張樂邑人

綠水青山是舊家種桃溪畔記年華招來仙侶因繁實勾引  
漁郎是落花欲向門前植楊柳何知野外樹桑麻早輸公賦  
供王事剩得閒身蠹五車

題靜安寺

失名

龍江江上一奇峯遙望樓臺聳碧空夾道喬松招夜月滿林  
幽竹喚秋風迎人野鳥間關語惱客巖花爛漫紅讀罷傳燈  
回首處禪關時有白雲封

重過靜安寺

龍愚卿邑貢  
學正

黃竹橋邊訪舊林上方隨起翠微陰和風梵宇疎櫺透皓月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十四

禪房曲徑深三世種緣寧問報一經揮塵自須尋松窗蓮榻  
重相過細與山僧話古今

翠巖亭

吳山高安  
尚書

翠巖宛在龍江上占斷青山萬疊幽泉石座間成一笑乾坤  
高處著雙眸紅塵不到亭常靜明月來時夢正悠老此巖居  
何所事清風千古說巢由

贈彭水部

吳山

羨君今作治河使卻憶扁舟共濟時寒夜客牕頻過酒中流  
擊節並哦詩風塵擾擾原無定松柏蒼蒼久自知結綬彈冠  
如可慶青山綠水更相期

前題

張春 新喻編修

四郊煙雨馭輕雷水漫河橋畫鷁催聖主正須經國計使君  
應是濟川才湖山杳靄開淮甸雲樹霏微接楚臺莫道抵京  
都邑盛年年憑仗萬艘來

送宋培節還康樂

范欽 浙江知府

秦淮秋日錦帆開江上芙蓉伴酒杯天府蜚英稱弱冠帝鄉  
作賦見雄才星隨使節南昌遠日計征途北斗迴歸到重陽  
無別眺仙郎高築讀書臺

送伍給事謫萬載丞

湯顯祖 臨川進士

年來清奏出陪京每向秋江送客行給事舊從關令尹為丞  
新失漢公卿星通百粵蠻差少地接長沙溼較輕自是世情  
能物色不妨黃綬去逢迎

瞻思堂集

張棟 邑人

空山風景遞晴陰孝子銜哀日夜臨想像音容儼若在痛思  
恩愛慕何深鳥啼花落非吾事物換星移獨此心幾度白雲  
空悵望低頭無語自沈吟

遊九仙宮

鮑紹湯 邑貢知縣

冉冉乘雲竟不還驚傳紫氣在人間稚川雞犬留丹室綬嶺  
笙簫度碧關一沼洪深春不斷千家隱見洞常閒徜徉此地  
仙蹤杳玉蕊峯頭挹笑顏

前題

辛圖猷

邑人知縣

蓬萊宮闕寄塵寰，鶴筆蹁躑霄漢間。  
寶殿瑞煙通玉殿，竹關紫氣出函關。  
簫臺鳳去雲陰冷，瑤樹風清月影閒。  
一別千秋誰識面，何須大藥駐朱顏。

讀書莊嚴院偶成

辛圖猷

七寶何年奠此山，青青翠柏藹禪關。  
風霜不老仁王像，歲月仍深古木顏。  
藜火夜分僧入定，茶煙朝起鶴飛還。  
木蘭遺事皆陳跡，莫放光陰白日閒。

畢侯祠成

張紹渠

邑人

六載披星理僻鄉，僅惟一水飲龍江。  
買牛給種桑麻盛，捐奉空囊豆粥香。  
化被綠林荆棘淨，春融鬢序李桃芳。  
遮留借寇知難挽，遺愛千秋寄召棠。

康樂橋

張紹渠

兩岸青山擁石磯，長橋跨水鎖江扉。  
墩侵浪裏陽侯宅，樓礙河邊織女機。  
古柏烏棲啼夜月，垂楊鶯語戀朝暉。  
謝公祠外行人渡，應望龍光拜袞衣。

題畢侯冊頁

彭自新

邑人按察

四邑花封此最衝，賢侯冠蓋日從容。  
政成大壑趨流易，才擬干將出匣同。  
苦節自甘惟飲水，烹鮮有序見屠龍。  
士民已荷中牟令，姓字還看徹九重。

康樂橋

劉芳譽

彩虹長卧碧灘頭  
傑閣凌虛四面秋  
古柏枝高巢鶴穩  
空江日落暮帆收  
千年夢草人何在  
一片浮煙水自流  
獨倚危闌傷往事  
白雲相對思悠悠

過謝公祠

劉芳譽

古廟幽沈瞰卓峯  
山雲長擁書牒臃  
年深樹杪盤蘿薜  
地迴書臺長蕞蓬  
斷碣無文消古字  
乞靈有客扣晨鐘  
夕陽幾度明檐屋  
疑是仙來駕彩虹

康樂橋

鄧繼耀

邑人

謝家春草賦江東  
此地津梁駟馬通  
百丈虹光亘地軸  
千層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七

錦浪蹴天風帆歸小市官亭驛  
旖拂靈祠古柏叢  
煙路牛羊喧渡口  
迴瀾猶頌濟川功

自題雅人之居

喻懋敬

邑舉人

光中現影幻和真  
習靜觀空自不貧  
鳥語天機明牖我  
花呈生意默提人  
倦來欹枕清無夢  
醉去揮毫妙入神  
燕處超然長自在  
風光不竭四時春

寓安德寺讀書次前人韻

龍玠

尋幽養學寓珠林  
晝掩重門春意深  
風遞水聲鳴碎玉  
日臨花影漏疏金  
菱荷展破寒潭碧  
山鳥啼酣綠樹陰  
講罷庭前閑眺望  
盡收好景入豪吟

築篁館有懷

譚嘉猷

邑人

自憐肺病未曾蘇且向深林獨據梧亂木風聲隨遠近空階  
草色白纒紆謾言五嶽真禪客仍是高陽舊酒徒縱使悠悠  
俱白眼寸心還與月同孤

中秋日偕友遊西庵

楊邁用

撫景秋中強笑顏聯鑣尋樂踏松關細碎樹杪風吟葉霽色  
窗前水映山蛩響寒階僧自定蘇留雲徑客常閒那知身世  
俱成幻一任鬢鬆鬢去斑

飲林家渡

張汝誠

小市臨江盡日幽偏宜酌酒對江流遊人眼醉春花媚買客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八

船來晚照收興擬濠梁還自放心同谷口亦何求孤城新月  
看看上更載清尊泛剡舟

輓龍德剛長史

長史 劉本彝

玉樹經秋事已非臨風不覺淚頻揮一朝遺世心傾日百代  
留名血染衣雲暗楚天仙永逝月明華表鶴空歸鶴鶴原上  
飛鳴急讀罷應知儔侶稀

前題

沈

葆

吳興人

天命陰移事已非孤忠有淚向誰揮抗師豈爲全忠計就逮  
何辭濺血衣骨返龍江蛟欲吼氣浮紫蓋薜來歸卽今日月  
還依舊惆悵先生絕調稀

前題

王國斌 宜春

定論千秋有是非英雄血淚不須揮  
綱常大義堪維世忠孝餘馨尚襲衣  
介性豈思天意改游魂多逐月明歸  
稜稜生氣今猶烈不負君親宇宙稀

康樂風俗

邑令 陶大邦 會稽

瓦白家家似帶霜茅柴水洒徧村鄉  
士衣布褐雲鞵淺女插荆釵蟬鬢長  
五月稻梁登野圃三秋瓜果足山莊  
池魚宴客隨投網不似人間逐逐忙

題廣報觀悟元樓

韋明傑

西郊飛閣上千霄卓劍仙風奕世飄  
古木龍從環界繞羣峯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四九

縹緲望中遙雲封石屋留丹鼎月滿空庭聽紫簫  
漫自登臨舒阮嘯冷然出谷恍遷喬

秋日入黎源

韋明傑

雄關天造楚江分景值秋高思入雲繞廡長流清見底環雲  
列嶂曠無垠那堪野老殷為主惟願山魃永息氛乘興遠來  
觀保障歸途漫賦夕陽曛

題紫雲庵

有引

韋明傑

癸酉秋日予入黎源所過皆崇山峻嶺鳥道盤旋因有穿雲  
轉石此身輕之句歸泊岐陽信宿即發不數里有紫雲庵結  
茆嶺上仰矚香漢俯瞰溪流予散步入庵室僅如斗而行人  
小憩其中等於招提問僧此何地則云古荒阮是今俗改芳  
阮予笑謂僧云禪心入寂何分芳與荒諱荒為芳亦邊隅之  
見耳迤邐而下轉為十八洞其洞不可考則見古木交映寒



泉瀉流山光雲影間多磊砢危石令人應接不暇惜胸無山水者未免眼前錯過也因拈一律書以紀遊

登臨怪說古荒阡歷盡幽深思轉清泉瀉涓流鳴曲澗山迎  
朗旭照林明僧依嶺畔松為侶客躡雲根石送程得趣不知  
還上下紆迴險道履如平

慨慕黃竹關和嚴分宜韻

韋明傑

一片虛明自往還翛然飛上白雲間何年辟穀全遺世此地  
成丹萼掩關物外煙霞留竹韻壺中日月掛松閒塵勞千古  
誰能脫慨慕仙蹤祇汗顏

遊紫霄宮

王若棟 邑人

言尋郭外喜相招步入仙宮近紫霄影落空壇松色古寒生

高郵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辛

深殿柏陰饒地偏迴覽塵緣斷心淨應知習氣銷倘得三花  
猶未落終期宗遠訪逍遙

前題

龍兆楨 邑貢  
知縣

危樓高倚碧雲霄爽氣朝來玉殿飄琅象細參元覺近金經  
頓解悟非造彩雲未散燒丹竈紫炁長流遶洞簫不盡登臨  
今古意還須世外訪王喬

前題

鄧文輝 邑人

高樓積翠矗層霄道氣仙風奕世飄滿殿煙霞丹竈古三峯  
福地紫微遙乘牛束度開金鑰跨鳳西飛品玉簫欲覓葛洪  
勾漏令緱山那得會王喬

高岡雅詠

張壽朋

人中巢許自衣冠不愛華軒愛考槃帝女瑤臺雙鳳起仙郎  
桂樹五枝攀青山雅足供棋局白日何須問羽翰况我入公  
招可致定將鴻寶授劉安

筆架山

馮其恆 邑人

綠滿平蕪石一拳微分數罅筆牀偏不從萬疊迴巒出獨與  
千秋泮水連山樹影臨毫散采江霞色映錦飛箋文園再有  
松煙染指顧鬮磯錦硯圓

春遊新庵

馮其恆

駐馬深山萬綠中鷓鴣啼處杜鵑紅石鳴春澗泉初急花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辛一

晴巖香暗通樵徑草深朝過雨僧房衣冷晚多風年來遊倦  
思肥遜徙倚禪關思不窮

贈別明經韓克忠

國朝 吳自肅

回首康城事已非獨憐知己共依依片帆江上因君住尊酒  
舟中送我歸照眼桃花隨浪暖牽情楊柳正春肥論交自是  
文章久莫向東風怨落暉

課農

常維楨

長夏循行徧隴阡村村頻囑莫貪天晨須藿食趨田早晝勿  
松陰枕石偏日落記牽門外犢雨過休洩澗中泉課餘暫息  
垂楊下多少兒童聚馬前

暮春至康樂橋卽事

常維楨

勒馬孤村疎竹外溪流時帶落花輕  
幽林雨後雲知去野徑人過鹿未驚  
鳥送春歸聲切切風搖樹晚影橫橫  
杜鵑猶自啼深處似有依依不舍情

遊月臺禪院

常維楨

纍案盈函亦自清同人約步出孤城  
石苔巖下承趺坐山鳥林中雜梵聲  
雨過萬峯青髻出香浮一院白雲輕  
年來撫字知無術爲愧河陽花不生

早秋勘荒宿新庵

常維楨

沿流投止見禪關修竹千竿屋數間  
僧向溪邊依石坐鳥從谷口伴雲還  
低垂綠樹迷幽徑徧起紅霞繡暮山  
豈是閒遊恣信宿循行只爲惜民艱

贈義學汪生映極

常維楨

濂洛眞傳首豫章於君今日道重光  
席榮臬比非爲僭帳列笙歌未是狂  
分俸自慚山邑小從游敢托簿書忙  
喜看時雨均沾化漫道文翁守蜀疆

九日登月臺山有懷

汪映極

邑人

楓樹凝丹落葉忙飛飛細雨送輕涼  
山猿哭抱空枝瘦塞雁聲催野菊香  
世事堪愁愁不斷物情若夢夢偏長  
橫塘弱柳門前老那是當年醉客場

題石庵

郭遠 邑人

岩巖拾級上方通石屋天然色相空峭閣連雲蒼靄裏疏簾  
捲雨翠微中雉屏竹影迎棲鳳鶴蓋松陰隱落鴻好景牽懷  
情緒亂幾能飛鳥在飄蓬

遊石庵

宋希商 邑人

虛靈竅闢境通元裏外穿雲別一天獻果猿歸青嶂裏咽泉  
蟬噪碧巖前虬松有意孤隨月疎竹無心密補煙門戶洞開  
諸品淨半栖雲鶴半栖禪

次郭遠同常父師遊大尖峯韻

宋希商

嶂峙尖峯勝玉林中藏古剎護濃陰樹雲山色一屏畫蕉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十三

溪聲幾曲琴松落烏啼煙帶遠日高僧話雨花深無邊好景  
難都覓且看先賢駐馬吟

重建文廟有感

宋希商

無端難發起西封到處干戈到處空百里燎原無吠犬一城  
積礫有哀鴻軍營未息烽煙警文廟誰傷草莽中幸際清廉  
常邑宰起衰振敝有成功

九日登靈鷲院訪僧

辛 劬 邑貢生

九日尋僧到上方蒼顏白髮不尋常水流石澗龍歸鉢花轉  
清陰蝶繞廊數卷楞嚴消永晝一簾風月任徜徉攢眉欲效  
陶潛別衣袂飄飄風露涼

中秋日遊月臺山步韻

張汝梅 邑人

臺閣凌霄帶霧開，松風滿地拂塵埃。  
遠山有意供青翠，野鳥無心任去來。  
長笛聲邀天外月，疎林影送坐中杯。  
雲籠半榻柴門靜，那識上方儲駿才。

步月南浦樓

何士傑 邑人

一溪碧水靜無聲，兩岸風蟬帶露鳴。  
明月移秋雲入岫，荒山傍晚鹿投城。  
萋萋茅屋陰蘿掛，寂寂柴門蔓草生。  
猶憶當年啼鳥處，戎衣千騎佩刀行。

登紫蓋尖

辛金振 邑人

岩巖高聳碧雲寒，覆蓋凝輪紫氣蘭。  
峯險盡如迴雁嶺，溪流不減釣魚灘。  
日從海面天邊小，雨過山腰頂上乾。  
聞道仲初遺世處，空留蘭若倚危巒。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四

不減釣魚灘，日從海面天邊小。  
雨過山腰頂上乾，聞道仲初遺世處。  
空留蘭若倚危巒。

登康樂城晚眺

張日豫

城頭極目接秋空，古木寒山盼不窮。  
茅屋同居蕭瑟裏，街衢總在寂寥中。  
纔生秋月三江碧，未了殘陽半壁紅。  
雖然半菽炊煙少，絃誦新聲有治功。

遊丁田橋

張日豫

草色青青陌上深，馬蹄帶露踏輕陰。  
斷橋水港荒煙度，古剎苔垣冷雨侵。  
幾處犁鋤忙綠野，數聲雞犬隔疎林。  
隴頭試問春多少，默默桃紅泛水心。

丁田橋

龍上元 邑人

江天十里墜長虵裘馬翩翩選勝游西落斜暉催客舫東凝  
曉露棹漁舟浮空樓閣星辰近遠檻峯巒霧靄收來往漫思  
前輩跡姚侯功德鎮千秋

前題

張列辰 邑人

流水遙穿郭裏來滔滔寒玉去無回長虹遠帶青山出傑閣  
高從碧漢開複道逶迤通駟馬游人絡繹動塵埃吟風古柏  
多清韻似問於今題柱才

憶遊石庵

宋希陳

曾度蠶叢入洞天磷磷澗石咽清泉不須巧匠揮斤斧自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五

瓊花傍几筵古寺雲閒橫古樹新篁風發擺新煙遠公一笑  
渾如昨何日重來問大還

暮春遊竹山洞

張 鏊 邑貢  
訓導

怪石層崖護竹山洞門虛敞幾重關春深草蔓階長綠雨後  
苔錢地滿斑水冷雙溪沙畔古風香數樹碧桃閒從今得箇  
清幽趣欲識仙凡舉步間

宿翠巖亭

辛 顯 邑舉  
人

翠巖深處上方家古木參差一徑斜石倚坐間生異草泉通  
竈下試新茶環池飛動舍風閣到岸逶迤逐浪槎夜半聞鐘  
塵慮淨羣僧競起覓袈裟

都門春日雜憶麴腦山房五首

錄二

龍鳳祥

邑人知州

石室何人起大觀渠渠終古不勝寒嶺頭雲木霜根皺洞口  
茆亭月露溥久別名山憑夢到每思舊友取書看時名謝得  
從吾好金碧潭心把釣竿

橫截山腰開局面直撐洞口卓簷牙神斤鬼斧天人地穴處  
巖居伯仲家鵝嶺有田分鶴料龍潭無路透牛車珠崖翰墨  
清香水活火新烹蒙頂茶

筆架迴瀾

辛文彬

曾聞椽筆夢奇觀石架天然水際蟠色麗珊瑚光翰墨香滌  
芹藻襲衣冠璇源細織澄江練砥柱中分學海瀾長傍巖宮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十六

標勝概何人文藻重詞壇

石筍凌空

辛文彬

霹靂何年裂石嶺嶙峋巨筍迸厓中孤標不受風霜蝕終古  
還疑節目空玉版孰參真妙旨靈根長護藉神工莫誇解籜  
能成實勁質羞儕集鳳桐

釣魚臺

盧爾洛

邑廩生

山迴岸曲翠屏隈怪石江皋擁釣臺映碧潭空懸倒影瀕涯  
水落長新苔忘機跌坐朝還暮任意垂綸去復來髣髴富春  
漁隱地清時頻起渭濱才

桐溪灣

盧爾洛

涓涓一曲赴桐溪繞麓穿崖石壁西澗底游鱗時隱見巖前  
飛鳥倏高低小橋谷口潑河抱長堰陂頭去住迷知有問津  
人未至碧梧看取鳳凰樓

龍龍山祠

辛燈元邑歲貢

大節當年孰可攀後人追號擬龍山秋風烈士相憑弔月夜  
忠魂自往還下邑專祠今特立東鄉議卹早相關袁山並峙  
同千古扶植綱常振懦頑

龍河晚渡

鄧斯沂邑舉人

夕陽斜映綠楊紅喚渡人來認短篷一棹水痕城郭外半江  
煙景畫圖中漁翁罷釣歸新浦騷客沾春醉晚風古寺鐘聲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七

催月上匆忙影散各西東

筆架迴瀾

辛炳晟

浩蕩城心幾笏冠生花飛座尙泥蟠劇憐活水如清腑消得  
中書一免冠鸚鵡洲邊羞浪墨珊瑚架下賽文瀾迂生更有  
凌雲筆直擬簪從玉檢壇

龍河晚渡

辛炳晟

江干斜照豔丹楓滿目飛鴻繞樹重暝色十分臨近岸行蹤  
一樣鬪歸容寒煙馬腦山前棹深竹涼亭寺裏鐘送盡朝來  
城市客繫舟留渡水中龍

小嶺樵歌

辛炳晟



東臬薄暮白雲遙羣下危峯驀澗橋落日半肩人近市秋風  
一徑銜橫腰都將好夢忘占鹿誰學披裘笑敝貂穩有青山  
消不盡勞歌談道解憑超

石筍凌空

辛炳晟

何來斗絕奮奇峯踴躍龍山黑子中出地幾曾驚坼偏著鞭  
突欲碎虛空雷風咫尺猶難定袍笏商量總未工根到九泉  
終勝竹枝生浪說半生桐

龍江泛舟

辛啟泰

洲環錦水碧迢迢古渡人來唱六幺畫裏江亭依晚照鏡中  
煙樹落長橋波涵扇影魚還暖渚漾旗風檝自搖兩岸疎鐘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八

雲壑靜鳧鷗散處想清標

坤山夕照

邑令周澍 錢塘

城闔西去見坤剛恰好郊行趁夕陽嶺外飛來孤鷺白山凹  
露出遠峯黃鹿柴鳥散煙初暝牛背人歸影倍長萬丈霞光  
烘晚景攜筇獨自立蒼茫

湯周雪霽

周澍

擬向湯周訪謫仙殘冬冰雪一年年難尋鴻爪留泥蹟又是  
鵝翎送腸天洗盡塵埃歸大澤參空色相悟前緣袁眠戴隱  
尋常事翹首清風獨悄然

涂泉八景 錄四

辛師雲

何人屹立金鼇頂手捧朱輪過海來山勢渾如虛閣迴日光  
恰向曉峯開珊枝髣髴凝烟樹火齊玲瓏嵌石臺漫向神山  
觀若木此間便是小蓬萊

浮樓曉日

清秋皓月照波心萬頃琉璃一鑑臨雙槩載將桃葉麗扁舟  
放入藕花深空明槎似浮銀漢皎潔身如在鏡林玉笛幾聲  
人遠近天風吹送廣寒吟

明月泛舟

蕭樓靜坐夜三更忽聽遙村杵四鳴秋水半塘煙欲暝寒空  
萬里月孤明敲砧詎擬征人怨相唱猶含樂歲聲白露滿庭  
人寂寂聽來逾覺道心清

村虛夜舂

柔祇終古毓靈泉湧出明璣顆顆圓定有鮫人潛止水漫勞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五九

象罔索深淵璿源激射光難定璧沼潑洄勢欲旋更喜文昌  
星夜照珠光相映徹中天

珠泉萬顆

五言絕句

登祝融峯

南唐

李徵古

邑人

欲上祝融峯先登古石橋鑿開巖險處取路到丹青

采南唐近事補

記萬載風俗

宋

蔣之奇

居民覆其屋大半施白瓦山際兩三家如經新雪下  
官酤米爲麴釀出成紅酒里社醉豐年便是宣城耐

田中多峭石蒼玉亂欹斜怪似湘中見封域近長沙

萬志作謝謬詩

誤編爲五古一首又府志通志俱作祖無擇詩此從嘉定志

寓崇信寺宿僧知晉禪房

明推官 陳 輅 高要人

禪關留幾日風雨過西堂老衲渾無事煩來炷博香

漠漠山城暮秋深寒氣生江村煙雨裏遙望不勝情

廣報觀閒步

聞應期 邑舉人

百里山河外孤城雨雪中遷鶯猶未起應是待春風

過坤山

喻應魁 邑人

露冷蛩聲急雲寒雁影偏蕭疎滿目意斜日照山川

登龍河城樓

喻懋敬 邑舉人

谷竅風吹萬江天月印雙魏樓觀四達遠秀入虛牕

靜安寺

喻懋敬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本

月照殘燈後鐘鳴夢醒初虛堂無法說默坐契真如

翠巖寺

國朝 魯 鴻

古寺遙臨水招邀得此君梵聲與清磬疎冷入秋雲

六言絕句

龍河晚眺

魯 鴻

芳樹落霞綺麗淡雲將雨清酣遙望海鴻歸去聲聞江北江

南

七言絕句

辭南平鍾王召

唐 僧 軌 章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野人

何事苦搜尋

次萬載

宋 蔣之奇

碧嶂千層附城出清江一條穿市飛聞說當年謝康樂雲間  
雙屐去忘歸

萬載道中

阮

閱

知袁州府

謝家山下雁聲中道上逢僧問上功寺名漠漠雨絲千萬縷織

成煙素靄秋空 采嘉定志補

萬載縣

阮閱

門橫路斷竹爲籬雪色漫漫瓦屋稀黃嶺青腰墟市罷盡沽

紅酒夕陽歸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十一

寄題張氏中隱堂

鮑同

當年蚤有菟裘意歲晚塵埃尙困予聞說龍江真可隱欲將  
餘日寄仙居

問舍知君困欲還才高那得卧家山由來甘井人爭汲卻恐

心閒身未閒

采嘉定志補

題春風亭

王克勤

舊時康樂庭前地今日春風更揭堂堂上詩情仍對酒妙於  
草色映池塘

愛民盛意醇如酒閭里遙知絕歎愁只恐天邊爲翹手趣歸

清廟薦黃流

采嘉定志補

訪龍長史不遇

明郭鈺

鸚鵡窗深鎖翠寒  
松花不埽紫苔乾  
自將名姓題修竹  
延桂樓前第五竿

坤山夕照

吳節

縣西有路過坤岡  
荆楚雲山入渺茫  
行客不須憂日暮  
幾枝高柳掛斜陽

筆架迴瀾

吳節

巨石崔嵬架筆鋒  
千年長對素王宮  
試向雙虹橋上望  
詞源倒挽盡回東

龍河晚渡

黃恭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李二

清溪一曲抱龍江  
沙際舟橫水渺茫  
隔岸行人遙喚渡  
歸心斷絕日昏黃

翠巖四時歌

曾夢祺

知州

誅茆結屋枕龍江  
鈎引春光到小堂  
獨立東風塵夢醒  
杖頭時帶落花香

博山添火裊沈煙  
石枕藤牀午夢便  
棋子一聲山鳥去  
翠巖偏覺日如年

巖桂浮香襲短袍  
黃花綠酒薦霜螯  
梧桐未老孫枝秀  
拭月清霄有鳳毛

翠巖高聳玉峯寒  
人在冰壺眼界寬  
閒傍梅簷索春意  
未春

時節正宜看

漢源嶺莊

喻應魁

金鶯玉鶯綴青林水曲峯迴路轉深樵牧放歌花氣馥雲中

雞犬武陵陰

靜安寺

鄭邦德

繚繞迴廊通碧殿密蒙繁樹蓋山軒白雲滿地無人到雨打

松花落寺門

遊丁田作

宋良翰邑人通判

得意尋春曲徑賒山間好鳥和鳴蛙登虹疑是蓬萊窟收得

春風兩袖花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三

瞻思堂

歐陽材

重來廬墓倚斜暉雲鎖松楸欲掩扉一自蓼莪詩廢後有誰

更舞老萊衣

過如是庵

袁汝柷邑舉人

如來世界自清涼白晝談禪未覺長挾破個中無隱義木樨

滿院放秋香

釣魚臺

在潭頭

潘璧邑人

蘆白沙明宿鶩飛桐江蟠水隱淪希一絲九鼎千鈞重謾向

漁人話此機

永天別業

張汝誠

小築江皋架滿書水天澄徹浸吾廬晝長倦欲停披卷起見  
忘機鳶與魚

獅巖

劉芳譽

獅踞巖空蹟尙留書巖人去幾春秋世閒事物消磨盡惟有  
寒灣長對流

百歲作

張藥

石田茅屋野人家百番春風換歲華盡道長生緣辟穀不知  
香飯有胡麻

龍山晚眺

國朝  
常維楨

小小孤城不斷雲蒼山止處碧流分晚煙初起迷村樹漸有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十四

樵歌送夕曛

清泉山小憩

常維楨

樹密鳥飛人不見杜鵑啼散暮春花隔林竹影搖溪水靜繞

山村一一家

登紫蓋峯

辛 礪

偶上龍山第一峯禪關時有白雲封高人身在蓮花府隔斷  
煙嵐數十重

龍河晚渡

辛 礪

龍江城下水如梭尊酒論文幾度過無限風光波浪裏綠楊  
隱隱起漁歌

雲峯道中

宋希商

盛夏炎蒸按轡回雲峯迎我入雲隈無端風雨前村過剩有  
餘涼馬上來

采府志

竹山洞

張鏊

洞門虛敞幾重關怪石玲瓏水竹間滿地白雲春雨後風香  
數樹碧桃閒

采府志

觀音洞

錢志遙

情懷半載未曾開此日公餘選勝來不是相宜賢處士怎能  
塵跡印蒼苔

問津先許叩柴關主客相攜一往還何日拂衣塵事了洞邊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李五

分與屋三間

采引玉集

前題

吳游

螺旋一逕傍巖開可似青蓮托跡來長得此身觀自在落花  
紅雨滿蒼苔

洞口柴門不掩關採芝人去暮方還此中迴有仙凡別相望  
盈盈一水間

采引玉集

夏日過月臺山寺

魯鴻

康樂風流蹟已陳卅年手澤尙重新

寺有先太父通政公題額

老僧未解  
沈吟意翠竹蒼松是故人

萬載山中追和同年辛景淳題壁韻

府教授熊日華  
新進士



風高鶴嶺羽書遲  
飲馬巖城欲暮時  
十八渡頭飛鳥盡  
一緘冰雪故人詩

庚辰秋仲遊上鄉各山

李榮陞

二龍行廟在昌田  
羽士無聞像就湮  
畢竟僧家憑藉得  
誰云

神力怯安禪

昌田廟

有元鄉校盛江南  
下里生徒嶽麓參  
辛苦榮錫恢廟器  
祇今

無路覓張巖

獲富

九州望祀各名山  
古往今來瞬息間  
尊甚泰皇秦記確  
無人

引義繕遺壇

泰皇山

晉世名流蹟可思  
襄陽建業往來疲  
彥威於此留貽厥  
蕪沒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李六

書堂紹者誰

書堂村

正議不磨萬古傳  
正峯不缺一錐圓  
卓哉此筆尼山授  
漢晉

春秋綱目先

卓筆尖

捨逕就荒高脊平  
闔無人跡草綿生  
九龍長是負雲霧  
漏出

金盆日腳明

九龍山

東面天梯不假攀  
身騰鼉背俯人寰  
剛風又迫南寮去  
徑熟

無憂行地難

玉皮尖

過黃田庵懷僧子山

李榮陞

盼睽青巖引步遲  
嫩松披偃逕叅差  
庵前桐樹宛相笑  
憶爾

涼衫匝繞時

同穿霧雨半天行銀海遙連足底平轉過山腰雲似鶴凌空  
還讓錫飛輕

風門凹

聚石峯巔萬法身祖師借力牧童勤高天雷輓徹根盡拍手  
遊僧更不嗔

煉魔場

飄零湖海夢重回泉谷生疎興未灰心洞暫教燃漆去髻峯  
還擬挂冠來

重過樂阬庵有感

辛文彬

細石蒼苔曲逕穿禪林重到記前緣道傍塔影清陰匝曾倚  
琅玕聽暮蟬

寂寂回廊鐘磬稀登堂疑是復疑非綠何十畝開金地換作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二十七

田家白版扉

寶巖寺訪慧遠上人不過

辛啟泰

樹杪山橋十里程綠扶纖草午風輕寒巖欲莫空山落獨倚  
長筇聽鳥鳴

詩餘

煙雨觀

水調歌頭

宋縣

丞趙師俠

江流清淺外山色有無中平田坡岸迴曲一目望難窮波面  
輕鷗容與沙際野航橫渡不信畫圖工路入神仙宅翠鎖梵  
王宮俯晴郊增勝概氣橫空雲林城市層列知有幾重重  
更上危亭高處徙倚闌干虛敞象緯逼璇宮要盡無邊景煙

雨看空濛 采陳府志

補輯

遊謝山

何良 邑副貢

白雲翻石壁鐘梵落半天蕭蕭凌倒景翳翳依飛泉陟嶺山  
重覆涉溪水回沿飛樓凌絕壑精舍繞層巔朝猿霜皚皚夜  
鶴露涓涓枯松倒澗澗古竹卧荒烟近矚塵襟滌遠視幽情  
宣逍遙懷七至疎散話四禪趨喧人事雜卽曠道心全願叅  
維摩術長謝區中緣

遊西源菴

何良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虛壁山空人遙絕石磴流玉液有客獨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六

冥游逍遙杖輕策流詠三清言俯讚八會籍析空偕釋子談  
寂證禪席興感道自陳心契理弗隔一悟超劫塵何必此投  
迹

仙人洞

何良

白鹿何年至青牛此地閑仙人昔證道於此閉禪關洞風吹  
古座石乳滴前山不見烟霞侶惆悵獨自還

謝康樂廟

何良

先生六朝秀歛迹謝寵祿發韻寄烟蘿超興自林麓鑿險搜  
洞壑縋幽窮水陸逸翰紛雲委縵旨交綺屬荒祠托巖阿遺  
像祀山足虛幌暗塵生古座蒼苔伏容範雖代去微猷動心

曲視瞻薦蘋藻高風徹流俗

謝山尋道院故址

何良

大谷元關古荒林祕館空欲尋仙境人獨步野橋東金竈寒  
雲外丹池夕照中惟餘小山桂浙浙動秋風

送袁廷鰲之官閩中

辛從益

聚散東西雲偶與天風會十載京邸逢飛飛復南旆斗酒今  
日樂明發燕山外八閩古巖疆東南海襟帶奧區衍靈淑陸  
離燦珠貝遊宦此亦樂山水天然繪顧惟司牧親舉動關利  
害掣肘虞上官積習紛難汰君子志恤民所慮非殿最俊傑  
識時務身名俱兩泰守已物或乖枉尺計終昧依違道俗間

萬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詩

六十九

占決費著蔡先生吾鄉彥才望傾名輩文壇舊飛將脫手走  
珠琲廣文一冷官氣與高峯對諸生競濯磨仰瞻齊斗岱遂  
令春風座轉起甘棠愛大吏廉賢能交章薦廷內循良且旅  
進

天恩已銜戴壽顏看龍媒拔之驂駟隊由來干將器吹毛了無礙  
新礪試盤錯神鋒肯藏退吾聞海疆寇出沒窺堰埭官捕或  
非實桃僵乃李代又聞漳泉州械鬪死不懟秀者得海氣才  
若江河潰往往潮瀾翻金屑雜沙塊剛柔謹調馭文章亦不  
廢此事任良牧推袁誰競大當官有巧拙知命無顯晦達人  
守大閑小節無妨貸秋風動潞河南轅方淑載苦憶昔年遊

